义和团运动史料丛编

第二辑

本书系供有关研究工作的内部參考資料請注意保存

义和团运动史料丛编

第二輯

北京大学历史系

中国近現代史教研室編

中華書局出版

（北京复兴門外翠微路2号）

北京市书刊出版业营业許可証出字第17号

北京新华印刷厂印刷

850×1168毫米 1/32・11 5/16印张・287,000字

1964年5月第1版

1964年5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0,001—1,500　定价：(9)1.60元

統一书号：11018・486　63.5.京型

义和团运动史料丛編第二輯目录

第一編　直　隶

直东剿匪电存

林学瑊編

編者案：《直东剿匪电存》五卷，林学瑊編。林氏字叔鴻，福建閩县人，庚子年任天津县减河主簿。全书輯录直隶总督裕祿在光緒二十四年九月十五日至二十六年五月十九日間，为鎮压义和团、保护洋人教民及保护鉄路电杆等事，与候补道张蓮芬、提督梅东益、藩司廷杰、臬司廷雍、提督聶士成、直隶各州县地方官，以及山东巡撫毓賢、张汝梅、袁世凱，总理各国事务衙門，督办鉄路事务大臣盛宣怀等人往来之电报六百八十一件。从这些电报里，我們可以看出义和团在直隶山东交界处、及京津保地区活动的情况；也可以看出这些貪官污吏們在义和团运动汹涌发展时，积极調兵遣将极力鎮压的凶恶相与惊慌失措手忙脚乱的狼狽相。因此是研究这一地区义和团运动的重要資料。

本书只有光緒三十二年石印本，今已不易見到。这里把它全部采录进来。原书无目录，为了便于查检，我們編了一个詳細目录，并把电文排上号碼，注明收发电人姓名及日期。各处发致裕祿的电报，原书仅在电首注出收到日期，凡非当日收到者，我們均将原电尾代日韵目注出发电日期，以便讀者。

原　序

庚子拳匪之祸，审其萌蘖，实始于戊戌。其年九月，长白裕制軍初涖畿輔，即与山左① 电牍往来，合筹剿办；而朝議方持两端。旣項

② “山左”及下文“东境”，均指山东省。

城袁宫保戡定东境，直乱仍未尽戢。庚子四月，涿、良①事起，当軸乃专主撫，于是义名所被，势成燎原。五月十五、二十等日，京师遂有焚杀之变。維时学瑊主簿海河，冗官末秩，不足与知当世之务。二十二日以后，外侮愈棘，制軍命从事戎幕，因得窃聞緒論，乃干电牍所載有关剿匪顚末者，輒自手录。軍书旁午，日昃不遑，及綫杆被毁，仅得原电六百余則，追随炮雨枪林，濒于十死，而此袠迄未散佚。复乞諸公子敬甫观察，出折片各稿，登之冠首，合成五卷。嗟夫！天下事所聞异辞，所传聞又异辞，惟实見之施行者，終始不可磨灭；簡策之存，殆非无故也。其間忧国諸賢与当局者諮議殷勤，固已深衷若揭；后之君子浏覽斯編，慨然于肇祸致衅之由，庶几为論世知人之一助已。閩南林学瑊謹識。

直东剿匪电存目录

② 涿、良指涿州、良乡。

緒二十五年四月〕十五日申刻到
〔光緒二十五年七月〕
45.大名庞道〔鴻书〕电〔光緒二十五年〕七月十四日巳刻到
46.复〔大名道庞鴻书〕电〔光緒二十五年七月十四日〕
47.致东撫〔毓賢〕电〔光緒二十五年七月十四日〕
48.大名道〔庞鴻书〕电〔光緒二十五年七月〕十五日酉刻到
49.复〔大名道庞鴻书〕电〔光緒二十五年七月十五日〕
50.致大名呂統領〔本元〕、王鎮〔連三〕、吳守〔积墾〕电〔光緒二十五年七月十五日〕
51.致呂統領〔本元〕电〔光緒二十五年七月十五日〕
52.大名道〔庞鴻书〕电〔光緒二十五年七月〕十六日午刻到
53.〔大名道庞鴻书〕又电〔光緒二十五年七月十六日到〕
54.复〔大名道庞鴻书〕电〔光緒二十五年七月十六日〕
55.大名道〔庞鴻书〕电〔光緒二十五年七月十六日〕酉刻到
56.大名鎮〔王連三〕电〔光緒二十五年七月十六日〕未刻到
57.复〔大名鎮王連三〕电〔光緒二十五年七月十六日〕
58.致大名守〔吳积墾〕电〔光緒二十五年七月十六日〕
59.东撫〔毓賢〕电〔光緒二十五年七月〕十七日巳刻到
60.大名道〔庞鴻书〕电〔光緒二十五年七月〕二十一日申刻到
61.〔大名道庞鴻书〕又电〔光緒二十五年七月二十一日〕酉刻到
62.复〔大名道庞鴻书〕电〔光緒二十五年七月二十一日〕
63.大名鎮〔王連三〕电〔光緒二十五年七月〕二十八日未刻到
64.〔大名鎮王連三〕又电〔光緒二十五年七月二十八日〕
65.大名道〔庞鴻书〕电〔光緒二十五年七月二十八日〕
66.复大名鎮〔王連三〕、道〔庞鴻书〕电〔光緒二十五年七月二十八日〕
67.大名道〔庞鴻书〕电〔光緒二十五年七月〕二十九日辰刻到
〔光緒二十五年八月〕
68.致大名守〔吳积墾〕电〔光緒二十五年〕八月初八日
69.大名吳守〔积墾〕电〔光緒二十五年八月〕十三日申刻到
70.致东撫毓〔賢〕电〔光緒二十五年八月〕十五日
71.又〔致东撫毓賢〕电〔光緒二十五年八月十五日〕
72.东撫〔毓賢〕电〔光緒二十五年八月〕十六日巳刻到
73.〔东撫毓賢〕又电〔光緒二十五年八月〕十七日酉刻到
74.致东撫〔毓賢〕电〔光緒二十五年八月〕十八日
75.呂統領〔本元〕电〔光緒二十五年八月〕十九日申刻到
76.致东撫〔毓賢〕电〔光緒二十五年八月〕二十一日
77.东撫〔毓賢〕电〔光緒二十五年八月〕二十五日午刻到
〔光緒二十五年九月〕
78.清河道〔高駿麟〕电〔光緒二十五年〕九月初七日巳刻到
79.大名道〔庞鴻书〕电〔光緒二十五年九

月〕初八日申刻到

80.复〔大名道庞鸿书〕电〔光緒二十五年九月〕初九日

81.致大名守〔吳积翌〕电〔光緒二十五年九月〕十二日

82.清河道〔高驂麟〕电〔光緒二十五年九月〕二十日亥刻到

83.致东撫〔毓賢〕电〔光緒二十五年九月〕二十六日

〔光緒二十五年十月〕

84.东撫〔毓賢〕电〔光緒二十五年〕十月初三日巳刻到

85.致东撫〔毓賢〕电〔光緒二十五年十月〕初四日

86.又〔致东撫毓賢电〕〔光緒二十五年十月〕初五日

87.东撫〔毓賢〕电〔光緒二十五年十月〕初六日戌刻到

88.德州〔陶式鋆等〕来电〔光緒二十五年十月〕初八日

89.致东撫〔毓賢〕电〔光緒二十五年十月初八日〕

90.东撫〔毓賢〕电〔光緒二十五年十月〕初十日巳刻到

91.致东撫〔毓賢〕电〔光緒二十五年十月〕二十四日

92.东撫〔毓賢〕电〔光緒二十五年十月〕二十六日午刻到

93.景州牧〔王兆騏〕由德州〔来〕电〔光緒二十五年十月二十六日〕申刻到

94.复〔景州牧王兆騏〕电〔光緒二十五年十月二十六日〕

95.致东撫〔毓賢〕电〔光緒二十五年十月〕二十七日

〔光緒二十五年〕十一月

96.天津罗鎮〔榮光〕新城来电〔光緒二十五年十一月〕初六日辰刻到

97.天津鎮〔罗榮光〕大沽来电〔光緒二十五年十一月〕初七日午刻到

98.〔天津鎮罗榮光大沽〕又电〔光緒二十五年十一月初七日〕未刻到

99.景州牧〔王兆騏〕由德〔州〕来电〔光緒二十五年十一月初七日〕申刻到

100.复〔景州牧王兆騏〕电〔光緒二十五年十一月初七日〕

101.致梅統領〔东益〕电〔光緒二十五年十一月初七日〕

102.总署电〔光緒二十五年十一月〕初八日酉刻到

103.复〔总署〕电〔光緒二十五年十一月初八日〕

104.致梅統領〔东益〕电〔光緒二十五年十一月初八日〕

105.两司〔廷杰、廷雍〕电〔光緒二十五年十一月〕初九日未刻到

106.梅統領〔东益〕德州来电〔光緒二十五年十一月初九日〕酉刻到

107.天津鎮〔罗榮光〕电〔光緒二十五年十一月初九日〕戌刻到

108.复两司〔廷杰、廷雍〕电〔光緒二十五年十一月初九日〕

109.复梅統領〔东益〕电〔光緒二十五年十一月初九日〕

110.致天津鎮〔罗榮光〕电〔光緒二十五年十一月初九日〕

111.致梅統領〔东益〕电〔光緒二十五年十一月初九日〕

112.天津鎮〔罗榮光〕电〔光緒二十五年十一月〕初十日申刻到

113.梅統領〔东益〕电〔光緒二十五年十一月初十日〕戌刻到

114.复天津鎮〔罗榮光〕电〔光緒二十五年十一月初十日〕

115.景州牧〔王兆騏〕电〔光緒二十五年十

151. 致两司〔廷杰、廷雍〕、清河道〔高骖麟〕电〔光绪二十五年十一月二十三日〕
152. 署东抚袁〔世凯〕电〔光绪二十五年十一月〕二十四日巳刻到
153. 范管带〔天贵〕德州来电〔光绪二十五年十一月二十四日〕
154. 中协〔张士翰〕电〔光绪二十五年十一月二十四日〕未刻到
155. 复东抚〔袁世凯〕电〔光绪二十五年十一月二十四日〕
156. 梅统领〔东益〕、张道〔莲芬〕电〔光绪二十五年十一月〕二十五日午刻到
157. 复〔梅统领东益、张道莲芬〕电〔光绪二十五年十一月二十五日〕
158. 梅统领〔东益〕、张道〔莲芬〕电〔光绪二十五年十一月〕二十七日酉刻到
159. 致梅统领〔东益〕、张道〔莲芬〕电〔光绪二十五年十一月二十七日〕

〔光绪二十五年〕十二月

160. 梅统领〔东益〕、张道〔莲芬〕电〔光绪二十五年〕十二月初一日未刻到
161. 复〔梅统领东益、张道莲芬〕电〔光绪二十五年十二月初一日〕
162. 致东抚〔袁世凯〕电〔光绪二十五年十二月〕初五日
163. 东抚〔袁世凯〕电〔光绪二十五年十二月〕初六日戌刻到
164. 梅统领〔东益〕、张道〔莲芬〕电〔光绪二十五年十二月〕初八日子刻到
165. 复〔梅统领东益、张道莲芬〕电〔光绪二十五年十二月初九日〕
166. 致东抚〔袁世凯〕电〔光绪二十五年十二月初九日〕
167. 东抚〔袁世凯〕电〔光绪二十五年十二月〕初十日未刻到
168. 复〔东抚袁世凯〕电〔光绪二十五年十二月初十日〕
169. 致梅统领〔东益〕、张道〔莲芬〕电〔光绪二十五年十二月初十日〕
170. 两司〔廷杰、廷雍〕、中协〔张士翰〕电〔光绪二十五年十二月〕十四日未刻到
171. 赵州孙牧〔传栻〕、宁晋胡令〔锡綸〕由获鹿〔来〕电〔光绪二十五年十二月十四日〕申刻到
172. 致两司〔廷杰、廷雍〕、中协〔张士翰〕电〔光绪二十五年十二月十四日〕
173. 致梅统领〔东益〕、张道〔莲芬〕电〔光绪二十五年十二月十四日〕
174. 致正定镇〔董履高〕电〔光绪二十五年十二月十四日〕
175. 梅统领〔东益〕、张道〔莲芬〕电〔光绪二十五年十二月〕十六日午刻到
176. 正定镇〔董履高〕来电〔光绪二十五年十二月〕十八日午刻到
177. 山东尙粮道〔其亨〕电〔光绪二十五年十二月十八日〕酉刻到
178. 复〔山东尙粮道其亨〕电〔光绪二十五年十二月十八日〕
179. 致正定镇〔董履高〕电〔光绪二十五年十二月〕二十日
180. 致东抚〔袁世凯〕电〔光绪二十五年十二月二十日〕
181. 东抚〔袁世凯〕电〔光绪二十五年十二月〕二十一日未刻到
182. 梅统领〔东益〕电〔光绪二十五年十二月二十一日到〕
183. 复〔梅统领东益〕电〔光绪二十五年十二月二十一日〕
184. 东抚〔袁世凯〕电〔光绪二十五年十二月〕二十三日酉刻到
185. 正定镇〔董履高〕赵州牧〔孙传栻〕电〔光绪二十五年十二月〕二十五日午刻到

186.梅統領〔东益〕电〔光緒二十五年十二月二十五日〕酉刻到
187.复正定鎮〔董履高〕电〔光緒二十五年十二月二十五日〕

卷二

光緒二十六年〔正月〕

188.梅統領〔东益〕电〔光緒二十六年〕正月初三日申刻到
189.大名道〔万培因〕电〔光緒二十六年正月〕初七日午刻到
190.两司〔廷杰、廷雍〕电〔光緒二十六年正月〕十八日未刻到
191.中协〔张士翰〕电〔光緒二十六年正月十八日〕酉刻到
192.复〔中协张士翰〕电〔光緒二十六年正月〕十九日
193.复两司〔廷杰、廷雍〕电〔光緒二十六年正月十九日〕
194.两司〔廷杰、廷雍〕电〔光緒二十六年正月〕二十日巳刻到
195.中协〔张士翰〕电〔光緒二十六年正月二十日〕申刻到
196.张道〔蓮芬〕德州来电〔光緒二十六年正月〕二十二日酉刻到
197.致藩司〔廷杰〕电〔光緒二十六年正月〕二十四日
198.藩司〔廷杰〕电〔光緒二十六年正月〕二十五日申刻到
199.复〔藩司廷杰〕电〔光緒二十六年正月二十五日〕
200.致梅統領〔东益〕、张道〔蓮芬〕电〔光緒二十六年正月二十五日〕
201.梅統領〔东益〕德州来电〔光緒二十六年正月〕二十六日巳刻到
202.复〔梅統領东益〕电〔光緒二十六年正月二十六日〕
203.梅統領〔东益〕、张道〔蓮芬〕电〔光緒二十六年正月〕二十九日

〔光緒二十六年二月〕

204.梅統領〔东益〕、正定董鎮〔履高〕、张道〔蓮芬〕电〔光緒二十六年〕二月初九日戌刻到
205.梅統領〔东益〕、张道〔蓮芬〕电〔光緒二十六年二月〕十二日申刻到
206.复〔梅統領东益、张道蓮芬〕电〔光緒二十六年二月十二日〕
207.梅統領〔东益〕、张道〔蓮芬〕电〔光緒二十六年二月〕十六日戌刻到
208.梅統領〔东益〕电〔光緒二十六年二月〕十七日巳刻到
209.复〔梅統領东益〕电〔光緒二十六年二月十七日〕
210.两司〔廷杰、廷雍〕电〔光緒二十六年二月〕十八日辰刻到
211.复〔两司廷杰、廷雍〕电〔光緒二十六年二月十八日〕
212.致梅統領〔东益〕、张道〔蓮芬〕电〔光緒二十六年二月十八日〕
213.梅統領〔东益〕、张道〔蓮芬〕保定来电〔光緒二十六年二月〕二十三日酉刻到
214.复〔梅統領东益、张道蓮芬〕电〔光緒二十六年二月二十三日〕
215.梅統領〔东益〕、张道〔蓮芬〕电〔光緒二十六年二月二十三日〕亥刻到
216.致中协〔张士翰〕电〔光緒二十六年二月〕二十七日
217.中协〔张士翰〕电〔光緒二十六年二月〕二十九日巳刻到

〔光緒二十六年三月〕

218.荣中堂〔禄〕电〔光緒二十六年〕三月初七日巳刻到
219.张道〔蓮芬〕电〔光緒二十六年三月初七日〕戌刻到

220.两司〔廷杰、廷雍〕电〔光绪二十六年三月初七日〕戌刻到
221.复荣中堂〔禄〕电〔光绪二十六年三月初七日〕
222.致两司〔廷杰、廷雍〕、中协〔张士翰〕电〔光绪二十六年三月初七日〕
223.两司〔廷杰、廷雍〕、中协〔张士翰〕电〔光绪二十六年三月〕初八日申刻到
224.盛京卿〔宣怀〕北京来电〔光绪二十六年三月〕十四日巳刻到
225.复〔盛京卿宣怀〕电〔光绪二十六年三月十四日〕
226.总署电〔光绪二十六年三月〕十七日亥刻到
227.复总署电〔光绪二十六年三月〕十八日
228.致两司〔廷杰、廷雍〕、中协〔张士翰〕电〔光绪二十六年三月十八日〕
229.藩司〔廷杰〕中协〔张士翰〕电〔光绪二十六年三月〕十九日巳刻到
230.两司〔廷杰、廷雍〕电〔光绪二十六年三月〕二十三日辰刻到
231.保定电局电〔光绪二十六年三月二十三日到〕
232.总署电〔光绪二十六年三月二十三日〕酉刻到
233.复两司〔廷杰、廷雍〕电〔光绪二十六年三月二十三日〕
234.复总署电〔光绪二十六年三月二十三日〕
235.致两司〔廷杰、廷雍〕电〔光绪二十六年三月二十三日〕
236.两司〔廷杰、廷雍〕电〔光绪二十六年三月〕二十四日辰刻到
237.两司〔廷杰、廷雍〕电〔光绪二十六年三月二十四日〕巳刻到
238.复〔两司廷杰、廷雍〕电〔光绪二十六年三月二十四日〕
239.两司〔廷杰、廷雍〕电〔光绪二十六年三月〕二十六日申刻到
240.两司〔廷杰、廷雍〕、中协〔张士翰〕电〔光绪二十六年三月〕二十七日
241.复〔两司廷杰、廷雍〕电〔光绪二十六年三月二十七日〕
242.致两司〔廷杰、廷雍〕、中协〔张士翰〕电〔光绪二十六年三月二十七日〕
243.中协〔张士翰〕电〔光绪二十六年三月〕二十八日午刻到

〔光绪二十六年四月〕

244.两司〔廷杰、廷雍〕、中协〔张士翰〕电〔光绪二十六年〕四月初一日子刻到
245.复两司〔廷杰、廷雍〕、中协〔张士翰〕电〔光绪二十六年四月初一日〕
246.致臬司〔廷雍〕电〔光绪二十六年四月初二日〕
247.臬司〔廷雍〕电〔光绪二十六年四月〕初三日酉刻到
248.两司〔廷杰、廷雍〕、中协〔张士翰〕电〔光绪二十六年四月初三日〕戌刻到
249.复臬司〔廷雍〕电〔光绪二十六年四月初三日〕
250.致两司〔廷杰、廷雍〕电〔光绪二十六年四月〕十二日
251.两司〔廷杰、廷雍〕电〔光绪二十六年四月〕十三日巳刻到
252.两司〔廷杰、廷雍〕又电〔光绪二十六年四月〕十四日辰刻到
253.涞水县〔祝芾〕电〔光绪二十六年四月〕十五日〔到〕
254.两司〔廷杰、廷雍〕电〔光绪二十六年四月〕十六日亥刻到
255.中协〔张士翰〕电〔光绪二十六年四月十六日到〕
256.两司〔廷杰、廷雍〕电〔光绪二十六年四月〕十七日申刻到

257.张道〔蓮芬〕高碑店来电〔光緒二十六年四月十七日到〕
258.中协〔张士翰〕电〔光緒二十六年四月十七日〕亥刻到
259.天津鎮〔罗荣光〕电〔光緒二十六年四月十七日到〕
260.致两司〔廷杰、廷雍〕、中协〔张士翰〕电〔光緒二十六年四月十七日〕
261.致中协〔张士翰〕电〔光緒二十六年四月十七日〕
262.致两司〔廷杰、廷雍〕、中协〔张士翰〕电〔光緒二十六年四月十七日〕
263.致天津鎮〔罗荣光〕电〔光緒二十六年四月十七日〕
264.致聶提督〔士成〕电〔光緒二十六年四月十七日〕
265.天津鎮〔罗荣光〕电〔光緒二十六年四月〕十八日巳刻到
266.两司〔廷杰、廷雍〕电〔光緒二十六年四月十八日〕午刻到
267.〔两司廷杰、廷雍〕又电〔光緒二十六年四月十八日〕未刻到
268.总署电〔光緒二十六年四月十八日到〕
269.复天津鎮〔罗荣光〕电〔光緒二十六年四月十八日〕
270.复两司〔廷杰、廷雍〕电〔光緒二十六年四月十八日〕
271.又〔复两司廷杰、廷雍〕电〔光緒二十六年四月十八日〕
272.中协〔张士翰〕电〔光緒二十六年四月十九日〕
273.天津鎮〔罗荣光〕电〔光緒二十六年四月十九日〕巳刻到
274.聶提台〔士成〕开平来电〔光緒二十六年四月十九日到〕
275.总署电〔光緒二十六年四月十九日〕亥刻到
276.复聶提台〔士成〕电〔光緒二十六年四月十九日〕
277.复总署电〔光緒二十六年四月十九日〕
278.张道〔蓮芬〕、楊分統〔福同〕涞水来电〔光緒二十六年四月〕二十日申刻到
279.两司〔廷杰、廷雍〕电〔光緒二十六年四月二十日〕亥刻到
280.复总署电〔光緒二十六年四月二十一日〕
281.复两司〔廷杰、廷雍〕电〔光緒二十六年四月二十一日〕
282.两司〔廷杰、廷雍〕电〔光緒二十六年四月〕二十二日辰刻到
283.保定营务处司道电〔光緒二十六年四月二十二日〕未刻到
284.中协〔张士翰〕电〔光緒二十六年四月二十二日〕酉刻到
285.复两司〔廷杰、廷雍〕电〔光緒二十六年四月二十二日〕
286.致聶提台〔士成〕电〔光緒二十六年四月二十二日〕
287.致两司〔廷杰、廷雍〕电〔光緒二十六年四月二十二日〕
288.聶提台〔士成〕芦台来电〔光緒二十六年四月〕二十三日巳刻到
289.两司〔廷杰、廷雍〕电〔光緒二十六年四月二十三日〕酉刻到
290.复聶提台〔士成〕电〔光緒二十六年四月二十三日〕
291.复两司〔廷杰、廷雍〕电〔光緒二十六年四月二十三日〕
292.致两司〔廷杰、廷雍〕电〔光緒二十六年四月二十三日〕
293.聶提台〔士成〕电〔光緒二十六年四月〕二十四日未刻到
294.涞水祝令〔芾〕由高碑店急电〔光緒二十六年四月二十四日到〕

295. 中协〔张士翰〕由高碑店〔来〕电〔光緒二十六年四月二十四日〕申刻到
296. 张道〔蓮芬由〕高碑店加急电〔光緒二十六年四月二十四日〕戌刻到
297. 两司〔廷杰、廷雍〕电〔光緒二十六年四月二十四日〕
298. 复淶水张道〔蓮芬〕电〔光緒二十六年四月二十四日〕
299. 致聶提台〔士成〕电〔光緒二十六年四月二十四日〕
300. 致聶提台〔士成〕电〔光緒二十六年四月二十四日〕
301. 两司〔廷杰、廷雍〕电〔光緒二十六年四月〕二十五日巳刻到
302. 聶提台〔士成〕电〔光緒二十六年四月二十五日〕
303. 邢統带〔长春〕电〔光緒二十六年四月二十五日〕
304. 聶提台〔士成〕电〔光緒二十六年四月二十五日〕未刻到
305. 张道〔蓮芬〕电〔光緒二十六年四月二十五日〕
306. 邢統带〔长春〕电〔光緒二十六年四月二十五日〕申刻到
307. 复两司〔廷杰、廷雍〕电〔光緒二十六年四月二十五日〕
308. 复聶提台〔士成〕电〔光緒二十六年四月二十五日〕
309. 致邢統領〔长春〕电〔光緒二十六年四月二十五日〕
310. 致张道〔蓮芬〕电〔光緒二十六年四月二十五日〕
311. 通永李鎮〔鏞邦〕电〔光緒二十六年四月〕二十六日申刻到
312. 复〔通永李鎮鏞邦〕电〔光緒二十六年四月二十七日
313. 鉄路总局〔楊士琦、唐紹仪〕急电〔光緒二十六年四月〕二十七日申刻到
314. 复〔鉄路总局楊士琦、唐紹仪〕电〔光緒二十六年四月二十七日〕
315. 张道〔蓮芬〕由定兴〔来〕电〔光緒二十六年四月〕二十八日辰刻到
316. 复〔张道蓮芬〕电〔光緒二十六年四月二十八日〕
317. 长辛店鉄路局〔联芳、夏人傑〕急电〔光緒二十六年四月〕二十九日酉刻到
318. 中协〔张士翰〕电〔光緒二十六年四月二十九日〕戌刻到
319. 孙道〔鍾祥〕保定来电〔光緒二十六年四月二十九日〕亥刻到
320. 韓副将〔照琦〕大沽来电〔光緒二十六年四月二十九日〕
321. 致中协〔张士翰〕电〔光緒二十六年四月二十九日〕

卷三

〔光緒二十六年五月〕

322. 盛京卿〔宣怀〕汉口来电〔光緒二十六年〕五月初一日〔到〕
323. 复〔盛京卿宣怀〕电〔光緒二十六年五月初一日〕
324. 复长辛店鉄路局〔联芳、夏人傑〕电〔光緒二十六年五月初一日〕
325. 邢統領〔长春〕保定来电〔光緒二十六年五月初一日〕巳刻到
326. 复〔邢統領长春〕电〔光緒二十六年五月初一日〕
327. 又复〔邢統領长春〕电〔光緒二十六年五月初一日〕
328. 許侍郎〔景澄〕北京加急电〔光緒二十六年五月初一日〕申刻到
329. 复〔許侍郎景澄〕电〔光緒二十六年五月初一日〕
330. 邢統領〔长春〕电〔光緒二十六年五月初一日〕酉刻到

331.致藩司〔廷杰〕电〔光緒二十六年五月初一日〕
332.两司〔廷杰、廷雍〕电〔光緒二十六年五月初一日〕戌刻到
333.复两司〔廷杰、廷雍〕电〔光緒二十六年五月初一日〕
334.色〔楞額〕热河来电〔光緒二十六年五月初一日〕
335.复〔热河都統色楞額〕电〔光緒二十六年五月初一日〕
336.致荣中堂〔祿〕电〔光緒二十六年五月初一日〕
337.致聶提督〔士成〕加急电〔光緒二十六年五月初一日〕
338.馮道〔斅高〕京局来电〔光緒二十六年五月初一日〕
339.复京局〔馮道斅高〕电〔光緒二十六年五月初一日〕
340.总署电〔光緒二十六年五月初一日〕
341.复总署电〔光緒二十六年五月初一日〕
342.盛京卿〔宣怀〕电〔光緒二十六年五月初一日〕
343.复盛京卿〔宣怀〕电〔光緒二十六年五月初一日〕
344.复孙道〔鍾祥〕电〔光緒二十六年五月初一日〕
345.唐守〔紹仪〕丰台来电〔光緒二十六年五月〕初二日子刻到
346.唐守〔紹仪〕丰台来电〔光緒二十六年五月初二日〕辰刻到
347.聶提督〔士成〕电〔光緒二十六年五月初二日〕
348.聶提督〔士成〕电〔光緒二十六年五月初二日〕
349.复聶提督〔士成〕电〔光緒二十六年五月初二日〕
350.复唐守〔紹仪〕电〔光緒二十六年五月初二日〕
351.林司馬〔紹清〕由京〔来〕电〔光緒二十六年五月初二日〕
352.复〔林司馬〕电〔光緒二十六年五月初二日〕
353.許侍郎〔景澄〕电〔光緒二十六年五月初二日〕午刻到
354.复〔許侍郎景澄〕电〔光緒二十六年五月初二日〕
355.孙道〔鍾祥〕电〔光緒二十六年五月初二日〕
356.复孙道〔鍾祥〕电〔光緒二十六年五月初二日〕
357.盛京卿〔宣怀〕电〔光緒二十六年五月初二日〕未刻到
358.复盛京卿〔宣怀〕电〔光緒二十六年五月初二日〕
359.荣中堂〔祿〕电〔光緒二十六年五月初二日〕
360.中协〔张士翰〕电〔光緒二十六年五月初二日〕申刻到
361.韓副将〔照琦〕大沽来电〔光緒二十六年五月初二日〕
362.〔韓副将照琦大沽〕又电〔光緒二十六年五月初二日〕
363.〔韓副将照琦大沽〕又电〔光緒二十六年五月初二日〕
364.聶提督〔士成〕电〔光緒二十六年五月初二日〕酉刻到
365.盛京卿〔宣怀〕电〔光緒二十六年五月初二日〕
366.〔盛京卿宣怀〕又电〔光緒二十六年五月初二日〕
367.致宋宮保〔庆〕、馬提督〔玉崑〕电〔光緒二十六年五月初二日〕
368.宋宮保〔庆〕、馬提督〔玉崑〕山海关复电〔光緒二十六年五月初二日〕

369.韓副将〔照琦〕电〔光緒二十六年五月初二日〕戌刻到
370.〔韓副将照琦〕又电〔光緒二十六年五月初二日〕亥刻到
371.致总署电〔光緒二十六年五月初二日〕
372.致中协〔张士翰〕电〔光緒二十六年五月初二日〕
373.盛京卿〔宣怀〕电〔光緒二十六年五月〕初三日子刻到
374.韓副将〔照琦〕电〔光緒二十六年五月初三日〕
375.聶提督〔士成〕电〔光緒二十六年五月初三日〕辰刻到
376.盛京卿〔宣怀〕电〔光緒二十六年五月初三日到〕
377.韓副将〔照琦〕电〔光緒二十六年五月初三日〕巳刻到
378.聶提督〔士成〕电〔光緒二十六年五月初三日〕
379.林司馬〔紹淸〕电〔光緒二十六年五月初三日〕午刻到
380.邢統領〔长春〕电〔光緒二十六年五月初三日〕
381.两司〔廷杰、廷雍〕、中协〔张士翰〕电〔光緒二十六年五月初三日〕
382.联道〔芳〕北京来电〔光緒二十六年五月初三日〕未刻到
383.宋宫保〔庆〕、馬提督〔玉崑〕电〔光緒二十六年五月初三日〕
384.总署电〔光緒二十六年五月初三日〕
385.韓副将〔照琦〕电〔光緒二十六年五月初三日〕
386.叶統領〔祖珪〕、韓副将〔照琦〕电〔光緒二十六年五月初三日〕戌刻到
387.盛京卿〔宣怀〕电〔光緒二十六年五月初三日〕
388.〔盛京卿宣怀〕又电〔光緒二十六年五月初三日〕
389.总署电〔光緒二十六年五月初三日〕
390.致两司〔廷杰、廷雍〕电〔光緒二十六年五月初三日〕
391.两司〔廷杰、廷雍〕电〔光緒二十六年五月初三日〕亥刻到
392.复宋宫保〔庆〕、馬提督〔玉崑〕电〔光緒二十六年五月初三日〕
393.致中协〔张士翰〕电〔光緒二十六年五月初三日〕
394.复总署电〔光緒二十六年五月初三日〕
395.致盛京卿〔宣怀〕电〔光緒二十六年五月初三日〕
396.致聶提督〔士成〕电〔光緒二十六年五月初三日〕
397.致总署电〔光緒二十六年五月初三日〕
398.又〔致总署〕急电〔光緒二十六年五月初三日〕
399.总署电〔光緒二十六年五月〕初四日寅刻到
400.〔总署〕又电〔光緒二十六年五月初四日〕巳刻到
401.盛京卿〔宣怀〕电〔光緒二十六年五月初四日〕
402.韓副将〔照琦〕电〔光緒二十六年五月初四日〕
403.总署电〔光緒二十六年五月初四日〕午刻到
404.〔总署〕又电〔光緒二十六年五月初四日〕
405.盛京卿〔宣怀〕电〔光緒二十六年五月初四日〕
406.〔盛京卿宣怀〕又电〔光緒二十六年五月初四日〕
407.唐守〔紹仪〕电〔光緒二十六年五月初四日〕未刻到
408.复〔唐守紹仪〕电〔光緒二十六年五月

初四日〕
409.唐守〔紹仪〕电〔光緒二十六年五月初四日〕申刻到
410.聶提督〔士成〕电〔光緒二十六年五月初四日〕酉刻到
411.栄中堂〔祿〕电〔光緒二十六年五月初四日〕戌刻到
412.鉄路总局〔楊士琦、唐紹仪〕电〔光緒二十六年五月初四日〕
413.南洋大臣刘〔坤一〕电〔光緒二十六年五月初四日〕
414.通永沈道〔能虎〕电〔光緒二十六年五月初四日〕亥刻到
415.盛京卿〔宣怀〕电〔光緒二十六年五月初四日〕
416.两司〔廷杰、廷雍〕电〔光緒二十六年五月初四日〕
417.中协〔张士翰〕电〔光緒二十六年五月初四日〕
418.复邢統領〔长春〕电〔光緒二十六年五月初四日〕
419.复总署电〔光緒二十六年五月初四日〕
420.盛京卿〔宣怀〕电〔光緒二十六年五月初四日〕
421.致通永道〔沈能虎电〕〔光緒二十六年五月初四日〕
422.复聶軍門〔士成〕电〔光緒二十六年五月初四日〕
423.致总署电〔光緒二十六年五月初四日〕
424.复鉄路总局〔楊士琦、唐紹仪〕电〔光緒二十六年五月初四日〕
425.复南洋大臣〔刘坤一〕电〔光緒二十六年五月初四日〕
426.致总署电〔光緒二十六年五月初四日〕
427.邢統領〔长春〕电〔光緒二十六年五月〕初五日子刻到
428.盛京卿〔宣怀〕电〔光緒二十六年五月初五日〕
429.张道〔蓮芬〕电〔光緒二十六年五月初五日〕丑刻到
430.盛京卿〔宣怀〕急电〔光緒二十六年五月初五日〕丑刻到
431.〔盛京卿宣怀〕又电〔光緒二十六年五月初五日〕寅刻到
432.中协〔张士翰〕电〔光緒二十六年五月初五日〕巳刻到
433.聶提督〔士成〕电〔光緒二十六年五月初五日〕
434.湖广总督张〔之洞〕电〔光緒二十六年五月初五日〕
435.邢統領〔长春〕电〔光緒二十六年五月初五日〕未刻到
436.孙道〔鍾祥〕电〔光緒二十六年五月初五日〕
437.聶提督〔士成〕电〔光緒二十六年五月初五日〕申刻到
438.〔聶提督士成〕又电〔光緒二十六年五月初五日〕
439.孙道〔鍾祥〕又电〔光緒二十六年五月初五日〕
440.盛京卿〔宣怀〕电〔光緒二十六年五月初五日〕酉刻到
441.〔盛京卿宣怀〕又电〔光緒二十六年五月初五日〕亥刻到
442.韓副将〔照琦〕电〔光緒二十六年五月初五日〕
443.复聶提督〔士成〕电〔光緒二十六年五月初五日〕
444.复盛京卿〔宣怀〕电〔光緒二十六年五月初五日〕
445.复栄中堂〔祿〕电〔光緒二十六年五月初五日〕
446.复两司〔廷杰、廷雍〕、中协〔张士翰〕电〔光緒二十六年五月初五日〕

447.复邢統领〔长春〕电〔光緒二十六年五月初五日〕
448.致两司〔廷杰、廷雍〕电〔光緒二十六年五月初五日〕
449.致两司〔廷杰、廷雍〕、中协〔张士翰〕、孙道〔鍾祥〕电〔光緒二十六年五月初五日〕
450.总署电〔光緒二十六年五月初五日〕
451.复总署电〔光緒二十六年五月初五日〕
452.总署急电〔光緒二十六年五月初五日〕
453.复总署电〔光緒二十六年五月初六日〕
454.两司〔廷杰、廷雍〕电〔光緒二十六年五月初六日〕丑刻到
455.两司〔廷杰、廷雍〕、中协〔张士翰〕电〔光緒二十六年五月初六日〕
456.盛京卿〔宣怀〕电〔光緒二十六年五月初六日〕巳刻到
457.〔盛京卿宣怀〕又电〔光緒二十六年五月初六日未刻发〕
458.〔盛京卿宣怀〕又电〔光緒二十六年五月初六日〕午刻到
459.〔盛京卿宣怀〕又电〔光緒二十六年五月初六日〕
460.〔盛京卿宣怀〕又电〔光緒二十六年五月初六日〕
461.孙道〔鍾祥〕电〔光緒二十六年五月初六日〕
462.聶提督〔士成〕电〔光緒二十六年五月初六日〕
463.复聶提督〔士成〕电〔光緒二十六年五月初七日〕
464.聶提督〔士成〕电〔光緒二十六年五月初七日〕
465.邢統領〔长春〕电〔光緒二十六年五月初六日〕未刻到
466.許侍郎〔景澄〕电〔光緒二十六年五月初六日〕
467.孙道〔鍾祥〕电〔光緒二十六年五月初六日〕
468.順天府电〔光緒二十六年五月初六日〕
469.总署电〔光緒二十六年五月初六日〕戌刻到
470.盛京卿〔宣怀〕电〔光緒二十六年五月初六日〕
471.韓副将〔照琦〕电〔光緒二十六年五月初六日〕
472.韓副将〔照琦〕又电〔光緒二十六年五月初六日〕亥刻到
473.复盛京卿〔宣怀〕电〔光緒二十六年五月初六日〕
474.复許侍郎〔景澄〕电〔光緒二十六年五月初六日〕
475.复总署电〔光緒二十六年五月初六日〕
476.致鉄路总办〔楊士琦、唐紹仪〕电〔光緒二十六年五月初六日〕
477.楊道〔士琦〕等复电〔光緒二十六年五月初六日〕酉刻到
478.致两司〔廷杰、廷雍〕电〔光緒二十六年五月初六日〕
479.致司道等电〔光緒二十六年五月初六日〕
480.致司道中协等电〔光緒二十六年五月初六日〕
481.致正定鎮〔董履高〕电〔光緒二十六年五月初六日〕
482.致中协〔张士翰〕电〔光緒二十六年五月初六日〕
483.致张道〔蓮芬〕电〔光緒二十六年五月初六日〕
484.致总署电〔光緒二十六年五月初六日〕
485.通永道〔沈能虎〕电〔光緒二十六年五月〕初七日子刻到
486.盛京卿〔宣怀〕电〔光緒二十六年五月初七日〕寅刻到

〔光緒二十六年五月初八日〕
526.致两司〔廷杰、廷雍〕电〔光緒二十六年五月初八日〕
527.总署电〔光緒二十六年五月〕初九日巳刻到
528.察哈尔群都护〔麟〕电〔光緒二十六年五月初九日〕
529.通永鎭〔李安堂〕电〔光緒二十六年五月初九日〕
530.两司〔廷杰、廷雍〕、中协〔张士翰〕电〔光緒二十六年五月初九日〕
531.〔两司廷杰、廷雍、中协张士翰〕又电〔光緒二十六年五月初九日〕
532.聶提督〔士成〕由楊村加急电〔光緒二十六年五月初九日〕
533.孙道〔鍾祥〕电〔光緒二十六年五月初九日〕申刻到
534.总署电〔光緒二十六年五月初九日〕酉刻到
535.口北鍾道〔培〕、宣化陈鎭〔飞熊〕电〔光緒二十六年五月初九日〕
536.盛京卿〔宣怀〕电〔光緒二十六年五月初九日〕
537.聶提台〔士成〕电〔光緒二十六年五月初九日〕
538.〔聶提台士成〕又电〔光緒二十六年五月初九日〕戌刻到
539.致两司〔廷杰、廷雍〕电〔光緒二十六年五月初九日〕
540.致順天府兼尹赵〔舒翘〕、府尹何〔乃瑩〕电〔光緒二十六年五月初九日〕
541.致鉄路局总办〔楊士琦、唐紹仪〕电〔光緒二十六年五月初九日〕
542.致总署电〔光緒二十六年五月初九日〕
543.又〔致总署〕电〔光緒二十六年五月初九日〕
544.又〔致总署〕电〔光緒二十六年五月初九日〕
545.致通州徐統領〔得标〕、龔营官〔先第〕电〔光緒二十六年五月初九日〕
546.徐統領〔得标〕、龔营官〔先第〕电〔光緒二十六年五月〕初十日子刻到
547.栄中堂〔禄〕急电〔光緒二十六年五月初十日〕
548.盛京卿〔宣怀〕电〔光緒二十六年五月初十日〕
549.〔盛京卿宣怀〕又电〔光緒二十六年五月初十日〕丑刻到
550.聶提台〔士成〕电〔光緒二十六年五月初十日〕辰刻到
551.通永鎭〔李安堂〕电〔光緒二十六年五月初十日〕巳刻到
552.邢統領〔长春〕电〔光緒二十六年五月初十日〕
553.邢統領〔长春〕又电〔光緒二十六年五月初十日〕午刻到
554.聶提台〔士成〕电〔光緒二十六年五月初十日〕未刻到
555.馬总統〔玉崑〕由榆关〔来〕电〔光緒二十六年五月初十日〕
556.两司〔廷杰、廷雍〕电〔光緒二十六年五月初十日〕酉刻到
557.江督刘〔坤一〕电〔光緒二十六年五月初十日〕戌刻到
558.復通永鎭〔李安堂〕电〔光緒二十六年五月初十日〕
559.復盛京卿〔宣怀〕电〔光緒二十六年五月初十日〕
560.復榆关馬总統〔玉崑〕电〔光緒二十六年五月初十日〕
561.致鉄路局电〔光緒二十六年五月初十日〕
562.致中协〔张士翰〕电〔光緒二十六年五月初十日〕

563.致緣餉局司道电〔光緒二十六年五月初十日〕
564.致通永鎮〔李安堂〕电〔光緒二十六年五月初十日〕
565.总署电〔光緒二十六年五月〕十一日子刻到
566.通永鎮〔李安堂〕电〔光緒二十六年五月十一日〕
567.荣中堂〔祿〕电〔光緒二十六年五月十一日〕丑刻到
568.通永道〔沈能虎〕电〔光緒二十六年五月十一日〕午刻到
569.徐統領〔得标〕等通州来电〔光緒二十六年五月十一日〕
570.聶提督〔士成〕文案处电〔光緒二十六年五月十一日〕
571.盛京卿〔宣怀〕电〔光緒二十六年五月十一日〕
572.聶提台〔士成〕楊村来电。此电系〔光緒二十六年五月十一日〕由津轉荣相者
573.两司〔廷杰、廷雍〕电〔光緒二十六年五月十一日〕申刻到
574.盛京卿〔宣怀〕电〔光緒二十六年五月十一日〕
575.张道〔蓮芬〕电〔光緒二十六年五月十一日〕
576.保定緣餉局司道电〔光緒二十六年五月十一日〕
577.总署电〔光緒二十六年五月十一日〕
578.〔总署〕又电〔光緒二十六年五月十一日〕
579.复江督〔刘坤一〕电〔光緒二十六年五月十一日〕
580.复总署电〔光緒二十六年五月十一日〕
581.复荣中堂〔祿电〕〔光緒二十六年五月十一日〕
582.复张道〔蓮芬〕电〔光緒二十六年五月十一日〕
583.复总署电〔光緒二十六年五月十一日〕
584.致总署电〔光緒二十六年五月十一日〕
585.致鉄路总局电〔光緒二十六年五月十一日〕
586.致通永道〔沈能虎〕电〔光緒二十六年五月十一日〕
587.通永道〔沈能虎〕电〔光緒二十六年五月〕十二日午刻到
588.江督〔刘坤一〕电〔光緒二十六年五月十二日〕未刻到
589.通永道〔沈能虎〕电〔光緒二十六年五月十二日〕酉刻到
590.鄂督〔张之洞〕电〔光緒二十六年五月十二日〕
591.复总署电〔光緒二十六年五月十二日〕
592.复通永道〔沈能虎〕电〔光緒二十六年五月十二日〕
593.致通永道〔沈能虎〕电〔光緒二十六年五月十二日〕
594.复鄂督〔张之洞〕电〔光緒二十六年五月十二日〕
595.致聶提台〔士成〕电〔光緒二十六年五月十二日〕
596.盛京卿〔宣怀〕电〔光緒二十六年五月〕十三日子刻到
597.聶提台〔士成〕楊村来电〔光緒二十六年五月十三日〕
598.〔聶提台士成〕又急电〔光緒二十六年五月十三日〕寅刻到
599.中协〔张士翰〕电。此电由北京商栈〔于光緒二十六年五月十三日〕丑刻轉到
600.通永道〔沈能虎〕急电〔光緒二十六年五月十三日〕
601.聶提台〔士成〕电〔光緒二十六年五月

十三日〕巳刻到
602.江督〔刘坤一〕电〔光緒二十六年五月十三日〕申刻到
603.献县〔令吳爨〕泊头来电〔光緒二十六年五月十三日〕
604.两司〔廷杰、廷雍〕急电〔光緒二十六年五月十三日〕
605.张道〔蓮芬〕电〔光緒二十六年五月十三日〕
606.邢統領〔长春〕电〔光緒二十六年五月十三日〕
607.〔邢統領长春〕又电〔光緒二十六年五月十三日〕
608.营务处司道电〔光緒二十六年五月十三日〕
609.中协〔张士翰〕电〔光緒二十六年五月十三日〕戌刻到
610.孙道〔鍾祥〕电〔光緒二十六年五月十三日〕
611.两司〔廷杰、廷雍〕电〔光緒二十六年五月十三日〕
612.盛京卿〔宣怀〕电〔光緒二十六年五月十三日〕
613.〔盛京卿宣怀〕又电〔光緒二十六年五月十三日〕
614.复中协〔张士翰〕电〔光緒二十六年五月十三日〕
615.复献〔县〕令〔吳爨〕电〔光緒二十六年五月十三日〕
616.复江督〔刘坤一〕电〔光緒二十六年五月十三日〕
617.复张道〔蓮芬〕电〔光緒二十六年五月十三日〕
618.复邢統領〔长春〕电〔光緒二十六年五月十三日〕
619.复营务处司道电〔光緒二十六年五月十三日〕
620.复孙道〔鍾祥〕电〔光緒二十六年五月十三日〕
621.复两司〔廷杰、廷雍〕电〔光緒二十六年五月十三日〕
622.复盛京卿〔宣怀〕电〔光緒二十六年五月十三日〕
623.致总署电〔光緒二十六年五月十三日〕
624.致聶提台〔士成〕电〔光緒二十六年五月十三日〕
625.致两司〔廷杰、廷雍〕电〔光緒二十六年五月十三日〕
626.致通永鎮〔李安堂〕电〔光緒二十六年五月十三日〕
627.通永道〔沈能虎〕电〔光緒二十六年五月〕十四日子刻到
628.孙道〔鍾祥〕电〔光緒二十六年五月十四日〕午刻到
629.通永鎮〔李安堂〕电〔光緒二十六年五月十四日〕申刻到
630.聶提台〔士成〕电〔光緒二十六年五月十四日〕
631.〔聶提台士成〕又电〔光緒二十六年五月十四日〕酉刻到
632.复两司〔廷杰、廷雍〕电〔光緒二十六年五月十四日〕
633.致总署电〔光緒二十六年五月十四日〕
634.致鉄路局电〔光緒二十六年五月十四日〕
635.致两司〔廷杰、廷雍〕中协〔张士翰〕电〔光緒二十六年五月十四日〕
636.盛京卿〔宣怀〕电〔光緒二十六年五月〕十五日子刻到
637.邢統領〔长春〕电〔光緒二十六年五月十五日〕午刻到
638.楊統領〔慕时〕电〔光緒二十六年五月十五日〕
639.臬司〔廷雍〕电〔光緒二十六年五月十

五日〕未刻到

640.中协〔张士翰〕电〔光緒二十六年五月十五日〕申刻到

641.两司〔廷杰、廷雍〕电〔光緒二十六年五月十五日〕酉刻到

642.盛京卿〔宣怀〕电〔光緒二十六年五月十五日〕戌刻到

643.复〔盛京卿宣怀〕电〔光緒二十六年五月十五日〕

644.复邢統領〔长春〕电〔光緒二十六年五月十五日〕

645.复楊統領〔慕时〕电〔光緒二十六年五月十五日〕

646.复中协〔张士翰〕电〔光緒二十六年五月十五日〕

647.聶軍門〔士成〕电〔光緒二十六年五月〕十六日子刻到

648.〔聶軍門士成〕又电〔光緒二十六年五月十六日〕

649.〔聶軍門士成〕又电〔光緒二十六年五月十六日〕丑刻到

650.东海关李道〔希杰〕电〔光緒二十六年五月十六日〕

651.邢統領〔长春〕电〔光緒二十六年五月十六日〕酉刻到

652.总署电。此电〔于光緒二十六年五月十六日〕酉刻由驛递津

653.梅統領〔东益〕电〔光緒二十六年五月十六日〕戌刻到

654.两司〔廷杰、廷雍〕电〔光緒二十六年五月十六日〕亥刻到

655.通永鎮〔李安堂〕电〔光緒二十六年五月十六日〕

656.复东海关李道〔希杰〕电〔光緒二十六年五月十六日〕

657.致邢統領〔长春〕电〔光緒二十六年五月十六日〕

658.致两司〔廷杰、廷雍〕、中协〔张士翰〕电〔光緒二十六年五月十六日〕

659.致两司〔廷杰、廷雍〕电〔光緒二十六年五月十六日〕

660.盛京卿〔宣怀〕电〔光緒二十六年五月〕十七日亥刻到

661.梅統領〔东益〕电〔光緒二十六年五月十七日〕

662.楊統領〔慕时〕电〔光緒二十六年五月十七日〕

663.滄州商牧〔作霖〕电〔光緒二十六年五月十七日〕

664.中协〔张士翰〕电〔光緒二十六年五月十七日〕亥刻到

665.张道〔蓮芬〕电〔光緒二十六年五月十七日〕

666.致张道〔蓮芬〕电〔光緒二十六年五月十七日〕

667.致东撫〔袁世凱〕电〔光緒二十六年五月十七日〕

668.致东撫〔袁世凱〕电〔光緒二十六年五月十七日〕

669.鄂督〔张之洞〕急电〔光緒二十六年五月〕十九日子刻到

670.两司〔廷杰、廷雍〕电〔光緒二十六年五月十九日〕

671.张道〔蓮芬〕电〔光緒二十六年五月十九日〕

672.中协〔张士翰〕电〔光緒二十六年五月十九日〕

673.楊統領〔慕时〕电〔光緒二十六年五月十九日〕辰刻到

674.苏撫鹿〔传霖〕电〔光緒二十六年五月十九日〕巳刻到

675.江督〔刘坤一〕电〔光緒二十六年五月十九日〕未刻到

676.邢統領〔长春〕电〔光緒二十六年五月

卷　首

光緒二十四年十月

1. 总署來电 光緒二十四年十月初六日戌刻到

奉旨：直东边境拳民，时与教民为难，隐患甚巨。玆据裕祿电称：广平拳民姚洛奇，于冠县、威县一带，勾匪鬧教，业經拿获审办。該党結会众多，一旦借端滋事，势将不可遏抑。著张汝梅①密飭地方文武，加意弹压，随时防范，以弭衅端。仍著裕祿将撫恤保护一切事宜，妥筹办理，毋稍大意。欽此。魚。初五日致总署电列后

〔光緒〕二十六年二月

劾棗強淩令②縱放拳匪片 光緒二十六年二月二十六日

再，自上年夏秋以来，山东边界，时有拳匪滋事之案，直隶河間、深、冀等属，与东省毗連之处，亦漸被匪徒誘惑习拳滋事，全在地方官妥为諭禁解散被惑愚民，查拿滋事首要，方足以資綏靖。迭經奴才严飭各牧令，認眞办理。

乃訪聞正任棗強县知县淩道增，上年冬間于飭緝該县匪首王庆一一犯，并不認眞緝拿，且有任听該匪首出入衙署，致令聞拿逃逸等情事。即經飭令藩、臬两司派員密查。玆据該司等委員查复：該員淩

---

① 山东巡撫张汝梅，字翰仙，河南密县人。
② 棗強知县淩道增，安徽定远人。

道增，因该县有拳匪馬玉堂等与教民滋事之案，听信家丁吳浚川之言，以王庆一系拳民教师，令其出为处和，遂任听王庆一出入衙署。迨兵役由景州往緝，該匪首业已远颺各情。訪查均系属实。至王庆一脫逃，是否吳浚川暗与送信，采訪輿論，僉称事涉私密，不能确指，若以情形而論，不无可疑。現吳浚川于淩道增撤任后，即不在县，应查緝到案，訊明究办等情，由藩司廷杰①、臬司觉罗廷雍②，請将正任枣強县知县淩道增奏参前来。

奴才查該員淩道增，于民教滋事之案，并不妥为查办，輒听信家丁吳浚川之言，令拳匪王庆一出为处和，已属办事乖謬；迨經景州兵役赴該县查緝，王庆一又致聞风脫逃，更难保非該署家丁吳浚川暗通消息；該員有縱匪不拿情事。除飭严拿匪首王庆一暨該县家丁吳浚川，务获訊明究办外，相应据实奏参。請旨将枣強县知县淩道增即行革职，仍俟拿获匪首王庆一，該县家丁吳浚川到案，訊明有无迴护縱匪情弊，再行照例拟办。謹附片具陈，伏乞圣鉴訓示。謹奏。

奉硃批："淩道增著即革职，余依議。欽此。"

嚴禁設場習拳片〔光緒二十六年〕三月初十日

再，光緒二十六年正月二十二日，承准軍机大臣字寄：光緒二十六年正月二十日欽奉上諭："总理各国事务衙門奏請飭严禁拳会一摺。上年据山东巡撫电称，各属义和拳会以仇教为名，到处滋扰，并及直隶南境一带。迭經諭令直隶、山东督撫派兵弹压。此种私立会名，聚众生事，若不严行禁止，恐无知愚民被其煽惑，蔓延日广，迨釀成巨案，不得不用剿办，所伤实多，朝廷不忍不教而誅。著直隶、山东各督撫，剀切出示晓諭，严行禁止，俾百姓咸知私立会名，皆属违禁犯法，务宜革除恶习，勉为良民。倘仍有执迷不悟，复蹈故轍，即行从严懲办，勿稍寬縱。至民教同是編氓，凡遇詞訟案件，該地方官务当秉

① 廷杰字用宾，滿州正白旗人。
② 觉罗廷雍，字劭民，正紅旗人。

公审断，但分曲直，不分民教，不得稍有偏倚，用副朝廷一视同仁之至意"等因。欽此。并准总理各国事务衙門抄录原奏，咨会前来。

奴才伏查直隶河間、深、冀一带，毗連山东，前聞有义和拳会蔓延直境，設場練拳，滋扰教民，当經派委分統淮軍右翼新授貴州提督梅东益①、候补道张蓮芬②带队前往，督同地方官妥为弹压解散。并于有教堂之所，拨兵保护。迭經該提督等將設立拳場、煽惑滋事首要匪犯拿获，交由地方官懲办。其无知愚民被誘入会习拳者，均令取具妥保，不准再行演习。其民教交涉之案，并飭地方官迅速持平理結。欽奉寄諭，即經奴才恭录諭旨，剀切出示晓諭，严行禁止，分发各州县，徧为张貼。仍于各屬派拨营队，認眞巡緝，如有私立会名，設場习拳情事，即行随时查禁，不准稍涉疏懈。除已將告示抄咨总理各国事务衙門查核外，所有遵奉諭旨，出示严禁拳会緣由，理合附片复陈，伏乞圣鉴。謹奏。

奉硃批："知道了。即著随时認眞查禁，毋稍疏懈。欽此。"

遵旨筹議据实復陈摺（光緒二十六年）四月十八日

奏为遵旨筹議，据实复陈，恭摺仰祈圣鉴事。窃奴才于光緒二十六年四月初五日，承准軍机大臣字寄：光緒二十六年四月初三日奉上諭："有人奏，义和团蔓延日甚，請飭筹办团練一摺。据称直隶、山东两省，拳民殆徧，将及近畿，数月以来，仍未解散，請飭派員办理团練，以弭隐患，等語。所奏是否可行？著裕祿、袁世凱各就地方情形，通筹妥議，据实复奏。总期消患无形，毋任聚众滋事，致启衅端。亦不得強勉从事，徒滋紛扰。原折均著抄給閱看"等因。欽此。奴才查核原奏条陈各节，自为安輯民情、消弭隐患起見。惟良民农隙講武，練习拳棒，自卫身家，原为例所不禁。而游手好閑不务本业之流，自号教师，演弄拳棒，教人学习，遍游街市，射利惑民，应严行禁止。如

① 貴州提督、直隶淮軍右翼統領梅东益，字如云，安徽人。

② 直隶巡防营务处总理、即补道张蓮芬，字毓渠。

有不遵，凡教誘之人及随同学习者，則罪应分别流徒，例禁綦严。团練本古人守望相助之义，良民为之，則足以互相联絡，保卫乡里；莠民为之，則必致恃众生事，流弊无穷。其中良莠之分，不可不詳审区别。

义和拳会始自山东，其传习拳棒者，皆系无籍游民，託言持符念咒，能以降神附体，金刃不入，枪炮不伤，游行各处，誘惑乡愚，拜师传徒，立厂設坛，聚众而演习。其所供奉之神，大都采择稗官小說之人，穿凿附会，荒誕不經。并知各处民教，多因雀鼠之訟，口角之爭，积有嫌怨，故假以仇教为名，使其言易于动听。甚至編写无名揭帖，揑造謠言。或云拳会思逞，定期拆毁教堂，以恐吓教民；或云教堂害人，井中置毒，以煽惑乡愚。种种所为，无非为誆騙錢文，牟取衣食之計。此等教拳匪徒，經地方官获案訊驗，并无眞实本領。所传率系十余岁幼童，閉目跳舞，状若瘋癲。所演拳棒，毫无門路，究之信者，概系乡間愚蠢之人，稍明事理者不为也。

似此无知愚氓，其技旣无可取，而其教习之人，又皆匪类，用为团練，未必能奉公守法；而公正有为之紳士，亦断不肯出为倡导。且該拳会方以仇教为名，屡与教堂搆衅，若再假以官势，更恐恃众生事，外人益有所借口。詳度情形，如原奏所称，委道府正佐各員督率办理，因其私团而官練之，行之似非所宜。

窃維乡民习学义和拳，皆由外来匪徒所誘惑，教民倚恃洋人庇护，与乡民結怨者到处皆有，乡民謂此可以抵制教民欺侮，因而传习漸广，匪徒即借此布散謠言，与教民为难。地方文武一有所聞，立往查办。其所报之处，有事出有因者，有全系謠言者，并有教民与乡民向有嫌隙，欲借此中伤，亦有彼此相疑，羣聚防备者。

其河〔間〕、深、冀等处，自派提督梅东益、道員张蓮芬督同地方官弹压劝諭，拿获滋事匪徒，分别懲办；仍分拨駐防营队，会同地方官加意巡查，毋令散而复聚，此风已漸次止息。惟保定一带，尙有民教不和，搆衅生事之案，业飭秉公查办。現惟仍当飭令提督梅东益、道員张蓮芬等，随处稽查，督同地方各官，切实开导，如查有学习拳技之

处，謹遵前奉諭旨，只論其匪不匪，不問其会不会，分别妥为办理。既不可姑息养奸，亦不可累及良善。

至民教不和，亦实由于习教者率多莠民，往往借洋人为护符，欺压乡里，以致人心积忿不平。正本清源之計，尤要在遇有民教爭执之案，該地方官持平审断，只論是非，不分民教；有洋教士出而干預者，申明約章，以理辨駁，不存敷衍迁就之見，方可尽释猜嫌，共敦輯睦。其各属保甲团練联庄等事，仍当严飭各該地方，遵照定章，选派公正紳耆，督率良民，实力举行，認眞經理，以仰副朝廷保安黎庶、消患无形之至意。所有遵旨筹議，据实复奏緣由，理合恭摺具陈，伏乞皇太后皇上圣鉴訓示。謹奏。

2. 致总署电〔光緒二十六年〕四月二十五日

总署鈞鉴：本月十五日涞水之高洛村，定兴之仓巨村，拳匪滋事，伤毙教民，焚烧房屋。当派道員张蓮芬、練軍分統楊福同①带領兵队，前往查办。旋在高洛拿获拳民二十名，起获符袋及黄紙牌位、器械等件。曾将办理情形，电达鈞署在案。連日該道等查拿捕緝，并搜获教民尸身数具。高洛、仓巨匪徒，漸已解散。

复又聞定兴县属之石亭地方，有匪徒聚众設立拳厂之事。二十三日，分統楊福同前往劝散、查禁。該匪抗拒，当經拿获二名，余众均散。二十四日，又散而复聚，楊福同带队七十人复往劝导。詎該匪等均匿村外，于楊福同甫抵村外，匪众数百人突起围住，持械猛扑，用长矛将楊福同連扎致伤墜馬，旋卽殞命。該匪等仍复进村，負嵎抗拒。

查該拳匪等聚众設厂，借仇教为名，燒杀搶掠，扰害地方，并胆敢恃众戕官，实属穷凶极恶，法所难容。若不予以懲創，必致頑梗者益肆強梁，被胁者难于解散。現在匪徒肆行无忌，亟应添調营队，分布涞水、定兴、安肃、涿州一带，查拿首要，解散胁从。如敢再行抗拒，卽

① 直隶練軍分統楊福同，字云峯，直隶保定人。

飭严行剿捕，以免致成巨患。至分統楊福同劝諭聚众拳民，遽致被匪戕害，实堪憫惻。除飭查明該員死事詳細情形，奏請恩恤外，所有淶、定拳匪滋事情形，謹請代奏。裕祿。有。

3. 总署來电〔光緒二十六年〕四月二十七日申刻到

北洋大臣：奉旨："裕祿电悉。查拿首要，解散胁从办法，均是。此事各处情形不同，迁就适足养奸，操切亦恐滋变。該督务当严飭派出文武，相机操縱，勿稍大意，是为至要。余依議。欽此。"感。

4. 致总署电〔光緒二十六年〕五月初一日

总署鈞鉴：頃据芦保鉄路委員知府夏人杰面禀："二十九夜，聞涿州至琉璃河一带，猝被拳匪将鉄路焚毁。詎今早由琉璃河至长辛店一百余里，沿途鉄道、車站、桥梁，并局所洋房，均有拳匪蜂起焚燒。三河店所住洋人二十余人，現尙不知下落。丰台、黃村势甚危急"等語。裕祿現急由津先拨步队一营，今日坐火車赶往丰台、黃村一带，保护鉄道。惟匪势甚众，恐兵单不敷弹压捕击。而天津除拨赴淶、定、河間等处外，营数无多，尙須留防租界。拟卽商令聶士成①，亲带所部馬步数营，至丰台、长辛店一带相机查办，以免滋蔓难图。謹請代奏。裕祿。东。

5. 总署來电〔光緒二十六年〕五月初二[三]日酉刻到

北洋大臣：奉旨："近日拳匪滋事，琉璃河至长辛店一带，車站局厂均被焚毁，亟应懲前毖后，认眞弹压。著裕祿飭令聶士成，将芦保、津芦两路电綫鉄道，专派队伍妥为保护，毋任再有疏虞，是为至要。欽此。"江。

---

① 直隶提督、武卫前軍統領聶士成，字功亭，安徽合肥人。

6. 总署來电〔光緒二十六年〕五月初七日申刻到

北洋大臣：奉旨："裕祿电悉。芦保鉄路工司洋人，据法使毕盛、比使姚士登赴总署称：被戕四人，受伤四人。是否属实？著卽詳查明确电知总署查照。欽此。"虞。

7. 致总署电〔光緒二十六年〕五月初十日

总署鈞鉴：拳匪自焚毁鉄路电杆后，匪势頓形猖獗，涿州聚匪尤多，勾結党类，肆行滋扰，如任邱、霸州、东安、永清等处，与教民寻仇，迭次燒杀搶掠，甚至戕害洋人。近則靜海、青县亦属响应，明目张胆，不服劝諭，竟敢在天津县属之郭家村焚杀教民，官兵前往查禁，列队抗拒，虽經派队击走，而天津、靜海附近一带，尙未解散。至于芦保、津芦鉄路有兵分守，仍敢肆意焚毁、拒捕、伤兵，其凶悖情形，实属法所难宥。

現在各处拆毁教堂，各国洋人已甚忧憤。而天津租界之洋人，尤深惊恐，屢以中国办理太松，欲派兵助剿为言。此时我軍自行剿办，尙可操纵自如，若至外人干預，則事更难措手，且与国体有关。

目覩情形，拳匪如此鴟张，不止专与教民为难，断非仅恃劝导所能解散。趁此匪势初起，必須剿撫并用，尙可尅期而定。带兵之員，如再存因循姑息之見，必致釀成大患，不可收拾。惟有請旨飭諭聶士成暨带兵各員，先于涿州、定兴一带拳匪聚集之处，探明巢穴，迅速认眞剿办，不得迁延观望，致誤事机。其果系胁从者，亦卽查明解散，以免株累。謹請代奏。裕祿。蒸。

8. 又致总署电〔光緒二十六年〕五月初十日

总署鈞鉴：奉初九电查黃村車站被燬情形，等因。祿于初八午間聞該站被燬，卽飭鉄路局确查。現据查明，初八日寅刻，突有匪徒持械到黃村車站放火，聶軍左路后营管带张継良，率兵两哨弹压劝阻，該匪等不服，胆敢率众抗拒，我軍上前捕击，因匪聚众多被围，致該軍伤

亡八十余名,余队逃至郎坊。計焚毁車站一所,旱桥一座,电綫数十根等情。查該匪等滋扰鉄路、电杆,均已派队按站設防。惟匪势猖獗,必須添拨队伍,方足鎮慑。現已由聶士成調前右两路各营,开赴楊村,相机分布,妥筹办理。謹請代奏。裕祿。蒸。

9.聶提台〔士成〕急电〔光緒二十六年〕五月十三日丑刻到

荣中堂、天津大帅鈞鉴:頃探,拳匪偸渡保营,径袭天津,劫我軍后路,关系甚大,非痛剿不能支拄。不及請旨,已督馬步队拦头截击,然后次第剿捕,以維大局。伏乞代奏。士成謹电。元。

〔軍机处寄直隶总署裕祿上諭〕〔光緒二十六年五月十七日〕

軍机大臣字寄直隶总督裕:光緒二十六年五月十七日奉上諭:"京津一带电杆,現被匪徒拆毁不少,著裕祿即行电商盛宣怀,迅派妥員,尅日集料兴工,逐段修复。其电杆未經复設以前,所有津沽近日情形,及外来消息,著即按段添設馬拨,逐日知照軍机处,以期呼应灵通。至津芦鉄路,現聞洋人有干預修复之説,亟应自我复設,免致授人以柄。著裕祿会商許景澄[①]、张翼[②],迅速勘修。所有修复电綫鉄路两項事宜,并著裕祿酌派得力队伍,随时認眞弹压,毋致再有阻抗。将此由五百里諭令知之。欽此。"遵旨寄信前来。(編者按:此上諭亦見《义和团档案史料》上册,一三三頁。)

〔軍机处寄裕祿等上諭〕〔光緒二十六年五月十七日〕

軍机大臣字寄直隶总督裕、直隶提督聶、升授喀什噶尔提督天津鎮总兵罗[③]:光緒二十六年五月十七日奉上諭:"前据裕祿报称,日內有洋兵千余,将由鉄路到京等語。現在近畿一带土匪滋事,办理方形

① 总理各国事务衙門大臣、吏部左侍郎許景澄,字竹筼,浙江嘉兴人。
② 津鎮鉄路帮办张翼,字燕謀。
③ 天津鎮总兵罗荣光,字耀廷,湖南乾州厅人。

棘手。各国使館先后到京之兵，已有千余名，亦已足敷保护；倘再紛至沓来，后患何堪設想！著裕祿迅将聶士成一軍，全数調回天津附近鉄路地方，扼要駐扎。倘再有各国兵队欲乘火車北来，責成裕祿实力禁阻。并著聶士成整齐队伍，备豫不虞。其大沽口防务，并著督飭罗荣光一体戒严，以防不測。如有外兵闖入畿輔，定惟裕祿、聶士成、罗荣光等是問！将此由五百里各諭令知之。欽此。”遵旨寄信前来。

卷　一

光緒二十四年〔九月〕

10. 东撫張〔汝梅〕电〔光緒二十四年〕九月十五日

寿帅台鉴：据临清州电禀：威县沙柳寨拳民聚众，現在冠、威两县交界，忽聚忽散，势欲滋事。梅已派营前往弹压。地关两省交界，又有教堂林立，恐釀巨祸，亟須消弭。乞速派营赴威；并飭县会同东省营印，併力弹压解散。至为感祷。汝梅。咸。

11. 致大名吳鎮〔殿元〕① 万道〔培因〕② 电

〔光緒二十四年九月十五日〕

頃接东撫电：“据临清州电禀：威县沙柳寨拳民聚众，現在冠、威两县交界，忽聚忽散，势欲滋事。已派营前往弹压。地关两省交界，又有教堂林立，恐釀巨祸，亟須消弭。乞速派营赴威，并飭县会同东省营印，併力弹压解散”等因。应飭大名吳鎮，迅派得力营弁，酌带練軍馬队，即日馳往威县；并飭万道飞檄威县；并遴派委員馳往，会同东省营印，赶紧实力弹压、解散，勿任釀成巨患，致干重咎。仍将遵办及現在情形，飞速电复。勿延！删。

---

① 大名鎮总兵吳殿元，字嵛峯，安徽合肥人。

② 大順广兵备道万培因，福建崇安人。

12.復东撫〔張汝梅〕电〔光緒二十四年九月十五日〕

翰仙中丞鉴：咸电敬悉。刻已电飭大名鎮、道，就近酌拨馬队，派員前往，并飭該县会同东省营印，实力弹压、解散，以期消患未萌。

13.大名道〔万培因〕电〔光緒二十四年九月〕二十日巳刻到

督宪鈞鉴：删电諭祇悉。查十四据威县稟：冠县梨园屯十八魁拳民散布聚众，及該县沙而寨拳民赵洛珠等逃避无踪，并聞有劫囚鬧教等謠。已据稟轉詳，并商請大名吳鎮，于十六日带馬队亲往弹压。昨据范教士知会，赵洛珠为十八魁逼胁而去，房已被燒。十八魁已聚众在东境寻扰教民。复又飞飭威县确查、戒备，尚未得复。現商大名馬队徐管带緩出冬防，酌拨馬步練軍，随同委員高令式欏等，迅赴威县实力弹压、解散。

惟查大名練軍只有三营，一出冬防，则地广兵单，已嫌不敷分布；而出防地面，多邻东境，教亦滋多。似須另拨防营，专駐威、曲①等县，方免顾此失彼。拟乞宪恩，飭令盛軍馬队，由津速拨一营，迅赴防堵；并請飭令水师营，将应拨南运河炮船十二只，速即前来择要巡守。是否有当，統乞鈞夺諭遵。职道因东省既已派营，兵力必厚，大名練軍单薄，窃恐乘虚而入，与教为难。不敢不冒昧电陈，以防意外。培因。篠〔十七日〕。

14.〔大名道万培因〕又电〔光緒二十四年九月二十日〕午刻到

督宪鈞鉴：篠电計已邀覽。頃据威县望日稟称：該匪現往威县东南，与冠、临交界黑刘村、紅桃园等处糾党借馬，十四在曲周大寨等处打尖，至临清之东龙、上固等村住山，已聚众四五百人，得馬二三十匹，形同叛逆。該县練勇无多，拳民随处皆有，恐蔓延愈难解散。請速添

① 曲指直隶曲周县。

拨練軍星往防緝。查大名吳鎮及徐管带，先后带去馬队，数仍单薄；現飞函商請向駐开、东盛軍馬队后右两营，各暂抽拨二三哨，迅往威、曲，择要扼守。并飭威县集团互卫，晓解拳民，通飭各属，严密防护。惟匪势方张，趋向靡定，开、东馬队，仍須回防。务乞宪台，将前电所請馬队、炮船，飭速前来，以資防堵。嘯〔十八日〕。

15.〔大名道万培因〕又电（光緒二十四年九月二十日）酉刻到

督宪鈞鉴：嘯午电計已邀覽。頃差弁递回威县十七稟，据称：实因东勇越境至沙而寨斂众起衅。十一夜十八魁逼胁赵洛珠全家而去，房未被烧；十三在冠县紅桃园、邱县柳疃聚二三百人；十四在曲周大寨邀人借馬，至临清龙上固住宿，聚至四五百人；十六仍在龙上固及临清杏叶村等处；十七龙上固一股，聚有五六百人，住紅桃园等处；杏叶村一股，聚有三四百人，馬四五十匹，現往曲周白果树、辛庄等村。所聚多系匪徒，安分拳民均不肯随。各处尚无滋事。已約邱、冠两县設法防撫，集团联教互卫。惟党众地寬，能添劲旅扼防始幸。并囑回差面稟。赵洛珠遣人至威县丁家寨借粮要馬，該村未与。亦飭防备等語。似此起衅甚微，裹胁日众，自当防撫兼施，或免滋蔓。拟請电咨东撫宪，飞飭山东营印，会同戚令，及添派赵巡检秉鈞等，設法解散。并請仍飭盛軍馬队迅往扼防，庶几慑以兵威，寬其旣往，或可消患未然。伏候宪諭。

16.復〔大名道万培因〕电（光緒二十四年九月二十日）

篠、嘯两电均悉。已飞飭呂鎮① 迅派馬队一营，馳往威、曲等县，扼紮防堵。水师营炮船亦飭尅日开往。惟道远，急切难到，应仍由該道会商吳鎮，就現有兵力分布巡緝。并严督县委，实力弹压，及早解散，通飭各属，一体严防。拳民随处皆有，恐其勾結蔓延，滋扰教堂，

① 呂鎮指总兵呂本元。

酿成巨患，必須妥为防护，毋得稍涉疏懈为要。現駐开、东之盛軍后、右两营，应飭各暂抽拨数哨，迅往扼守，俟續派队伍到彼，再飭回防。仍将籌办情形，随时电聞。号。

17. 致大名道〔万培因〕專送呂統領〔本元〕电
〔光緒二十四年九月二十日〕

威县、曲周等处，現有拳民聚众，在山东冠县一带滋扰、鬧教，大名吳鎮已带队前往弹压、解散。惟地广兵单，不敷分布，应再派拨該軍馬队一营，星夜馳往威、曲等县，扼要屯扎，会同大名練軍，及各地方官，实力防堵，保护教堂为要。除备文专送馬厂营次遵办外，再电，飭查照。

18. 东撫〔張汝梅〕电〔光緒二十四年九月〕二十一日未刻到

寿帅台鉴：据冠县电禀，威拳十八解散，忽有广平拳民姚洛奇等勾通紅桃园匪类，于黎明放火，并杀害教民二名，受伤一名。已詣験，派队追緝，匪走威、曲一带等語。乞即飭营及各地方官，会同弹压、兜拿匪犯，以期速获为祷。箇。

19. 致东撫〔張汝梅〕电〔光緒二十四年九月二十一日〕

翰仙中丞鉴：迭据大名万道电禀："直东交界威、冠等县拳民聚众，十三在冠县紅桃园、邱县柳疃聚二三百人；十四在曲周大寨邀人借馬，至临清龙上固住宿；十六七在龙上固及临清杏叶村等处。現查龙上固一股，聚有五六百人，住紅桃园等处；杏叶村一股，聚有三四百人，往曲周白果树、辛庄等村。所聚多系匪徒，安分拳民均不肯随，各处尚无滋事。已約邱、冠两县設法防撫，集团互卫。惟党众地寬，亟当防撫兼施，或免滋蔓"等語。現已添派盛軍馬队，馳往威曲等县扼防；并飭大名吳鎮酌带練軍，会督地方文武弹压解散。应請尊处飞飭山东营印，会同籌办，防撫兼施，以期消患未萌为要。午〔刻〕。

20. 致大名道〔万培因〕电〔光緒二十四年九月二十一日〕

电悉。添派之盛軍馬队，昨已飞檄飭令迅往扼防。并电請东撫速飭山东营印，会同妥办矣。該道仍速与大名吳鎮，督飭印委各員，防撫兼施，解散胁从，設法訪拿首恶，禀办，勿任滋蔓，是为至要。馬。

21. 復东撫〔張汝梅〕电〔光緒二十四年九月二十一日〕

頃发一电，想邀覽。箇电誦悉。已电飭大名鎮、道，督率派出队伍，会同各該地方官跟蹤兜拿，务期速获。余詳前电。

22. 致大名道〔万培因〕电〔光緒二十四年九月二十一日〕

頃甫复电，旋接东撫电称，据冠县禀："威拳十八解散，忽有广平拳民姚洛奇等，勾通紅桃园匪类，于黎明放火，并杀害教民二名，受伤一名。已詣驗，派队追緝，匪走威、曲一带"等語。应飭該道，飞致吳鎮、呂鎮，迅飭派出馬步各队，严督曲、威两县地方文武，会同东省营勇，跟蹤兜拿匪犯，以期速获，毋任远颺。一面設法弹压、防备各属教堂。并应通飭实力保护，毋稍懈忽，致釀巨案，同干严譴。是为切要。呂鎮現在何处？吳鎮带队前往如何布置？速查复。未〔刻〕。

23. 东撫〔張汝梅〕电〔光緒二十四年九月〕二十三日未刻到

寿帅台鉴：两奉箇电，即轉飭遵办。頃据冠县电禀，会同飞虎等营追匪至沙柳寨，将首犯姚洛奇拿获，并获从犯及格毙多名。謹电聞。漾。

24. 大名道〔万培因〕电〔光緒二十四年九月二十二日酉时发〕

督宪鈞鉴：頃据委員高令等禀称："威、邱两县諭飭紳董，将赵洛珠及安分拳民，于十七八日已經劝散安业，惟无知匪徒尚勾聚遊弋。二十午刻，聞冠县紅桃园教堂，于十九五鼓被匪焚烧，杀死教民二人，毆伤一人。营印差探属实。該匪路經威县第三口村，亦烧教民房屋三处，

幷未伤人。营印現已往查虛实。惟徐营官駐威馬队仅五十名，兵力甚形单薄，亟盼开、东馬队速来"等語。幷据范教士所言相同。查开州馬队，昨日魏管带亲携百名抵大名，今早已同赵秉鈞馳赴威县；东明年管带亦来，所抽馬队八十名，明日可到，拟暂扎元城边界，以防闌入。現在匪已滋扰，防撫交急，曲周昨已請队，运西处处空虛。吳鎮念日已回。現拟同荣守往商吳鎮，将大名馬队悉拨威、曲，步队两营，分拨大、广两府，沿边扼扎。即請宪台电飭吳鎮，赶速遵拨，緩出冬防，先其尤急，以便布置。养，酉。

25.复东撫〔張汝梅〕电〔光緒二十四年九月二十三日酉时发〕

漾电敬悉。冠县拳匪，經东省营县追获首从各犯，甚以为慰。余党已否解散？仍望随时电示。漾，酉。

26.东撫〔張汝梅〕电〔光緒二十四年九月〕二十四日戌刻到

寿帅台鉴：漾电敬悉。拳党已散，仍請飭营印会同弹压、保护，免再滋事。敬。

27.大名道〔万培因〕电〔光緒二十四年九月二十四日〕

督宪鈞鉴：号电諭祇悉。已将吳鎮电专送。惟由馬厂馳至需时，乞照养酉电禀，电飭吳鎮赶速分拨扼防，先其尤急，以防闌入。

28.致大名吳鎮〔殿元〕电〔光緒二十四年九月二十四日〕

頃接万道养电，威、邱两县拳民已劝散安业，惟匪徒尚勾聚遊弋山东，冠县紅桃园教堂被焚，杀死教民，威县第三口村亦燒教民房屋三处，尚未伤人。徐营官駐威馬队仅五十名，兵力甚单。开州馬队，魏管带已馳赴威县；东明馬队，年管带暂扎元城边界。匪已滋扰，防撫交急，兵力不敷分布等語。应飭該鎮，速将大名馬队，悉拨威、曲两处；步队两营，分拨大、广两府，沿边扼扎；緩出冬防，先其所急。前飭

吕鎮本元，添調盛軍馬队一营，如已到大，即速会商万道，妥为布置。各属教堂，并应实力保护，勿稍疏虞。昨东撫来电，冠县首匪姚洛奇已追获。余党曾否解散？望飭派出各队，会同东省营县，不分畛域，一体防捕为要。

29. 致大名道〔万培因〕电〔光緒二十四年九月二十四日〕

养电悉。現已电飭吳鎮，速将大名馬队，悉拨威、曲两县；步队两营，分拨大广两府，沿边扼扎；緩出冬防，先其所急。前飭吕鎮本元，添調盛軍馬队一营，如已到大，即速会商吳鎮、吕鎮，分别屯扎，妥为布署。各属教堂，并应实力保护，勿稍疏虞。昨接东撫电，冠县首匪姚洛奇，业經追获。余党曾否解散？仍望督飭派出各队，及地方营县，会同东省营印，不分畛域，一体防捕为要。

30. 大名道〔万培因〕电〔光緒二十四年九月〕二十五日巳刻到

督宪鈞鉴：威县有徐管带馬队一哨，昨早魏管带又迎去盛軍馬队百名。今早遵奉箇馬电諭，力商吳鎮，又派去馬队两哨，并允将右营步队，飭防曲周，中营步队，分防大、元边界。現飭两府，同往布置，严飭印委，会营兜拿防撫，并迎咨吕鎮，飭队迅赴威、曲，以抒宪廑。梗〔二十三日〕，申。

31.〔大名道万培因〕又电〔光緒二十四年九月〕二十七日巳刻到

督宪鈞鉴：念五接威县念二禀称："威拳解散后，突有广平姚洛奇勾結匪类，激怒附近拳民，复聚百数十人，于十九夜五更，在冠县紅桃园焚燒教堂及教民房屋百余間，杀死教民二名，毆伤一名。該匪路过威县第三口村，亦燒教堂及教民楊兴凤、石景行家房屋念余間，并未伤人。两省营印会同追緝，于念一日在威县候未村，合力击获首犯姚洛奇，及从犯十五名，格毙四名，馬一名，解冠审办，余党四散。留大名馬队二十名，在沙柳寨巡緝余匪，并保护附近教堂教民。将安分拳民編（原作

綏)入民团,悉善联絡。惟余匪未尽,拳教积怨,非多拨晁旅,会东巡防不可"等語。現在岑守已赴該县,續拨馬队,亦已到防,馬厂盛軍計亦将到。已飭岑守,会营严督印委,妥速防拿筹办。径〔二十五日〕,申。

32.复〔大名道万培因〕电〔光緒二十四年九月二十七日午时发〕

径电具悉。广平匪首姚洛奇在冠县滋事,已会东省营县拿办,余党当可解散。續拨馬厂盛軍,計将到大。拳教积怨已久,难保不乘間扰害,該道应会同吳鎮、呂鎮,督飭府县,認眞查緝;各处教堂,尤应实力保护,切勿稍涉疏虞。威县第三口村教堂被烧,教民楊、石两家房屋亦被波及,应速查明詳細情形禀办,以免教士借口为要。沁,午

33.大名道〔万培因〕电〔光緒二十四年〕十月初三日亥刻到

督宪鈞鉴:頃准呂鎮函咨:該鎮念七行至連鎮,苏統带所領大队,是日可抵郑家口油坊一带。現均遵电星夜兼程前往,嘱先电陈。威县第三口村被烧教堂,及教民房屋,府县当禀。現拟分別筹修、撫恤,与彼磋磨,尙未就緒。萧〔二日〕,申。

34.致总署电〔光緒二十四年十月〕初五日

总署鈞鉴:前于九月十五日据大名万道禀:直东边界一带,向有一种拳民,其中良莠不齐。現聞山东冠县拳民糾众,欲与教民为难。該县与直隶威县毗連,恐滋事端。并准东撫电,請拨营会防。当即电飭大名吳鎮,迅带馬步練軍,亲往弹压解散;又添派盛軍馬队一营,前往威县、曲周,扼要駐扎,督飭各地方官严加防范。旋据鎮道及威县来禀:有广平拳民姚洛奇,勾結直东各匪,赴冠县紅桃园村,焚毁教堂及教民房屋,杀毙教民二人,伤一人。路过威县第三口村,亦焚小教堂平房九間,及教民楊兴凤、石景行平房各九間,幸未伤人。經練軍地方文武,会同东省营县,併力追緝,立将姚洛奇拿获,并获从犯十五名,格毙四名,余匪逃散,犯解冠县审办。威县被焚教堂房屋,現飭道

府即筹款，分别撫恤，迅速了結，免致借口。刻下地面均尙安謐，仍严飭各营县实力保护，毋稍疏虞。謹将办理情形，电請查照。再該处教民，系归法教士所管，并聞。歌。

35. 大名道〔万培因〕电〔光緒二十四年十月〕初七日辰刻到

督宪鈞鉴：苏管带三十日領队抵威。呂鎮由油坊繞道紅桃园等处，查看被焚教堂，随在劝戒，亦于初一日馳抵該县。体察刻下情形，因惧兵临，暫可无虞。現商防捕，囑先电陈。昨据赵巡检稟称：訪有受伤拳匪，在南宮东大城村及威县苏村伏匿，已带眼綫，并請府、县、魏、徐两管带，准于初一四更，督同往捕。旋准徐管带初三函称：是夜緝获王国庫、王小便二名，由县带回收审。已飭确查稟办。申〔刻〕。

36. 复〔大名道万培因〕电〔光緒二十四年十月初七日〕

歌电已悉。昨奉电旨，以直东边境拳民，时与教民为难，飭令加意弹压，随时防范。并将撫恤保护一切事宜，妥筹办理等因，欽此。該道应即欽遵，会商吳鎮、呂鎮，督飭各营管带及地方文武，实力防捕，毋稍大意。威县第三口村被焚教堂房屋，如何撫恤了結，即飭妥速办理、稟报，不得迁延，致滋借口，为要。徐管带拿获王国庫等二名，亦即訊明稟办。阳。

37. 大名道〔万培因〕电〔光緒二十四年十月〕十一日〔到〕

督宪鈞鉴：威、曲两案，据赵巡检面称，統共由县賠給京錢一千七百吊，作为了結。盛、練各軍，亦均屯扎周密。获犯王国庫、王学逊，正在研审。均經府县通稟。已飭該員回任。盛軍右营，現亦回防。职道俟晤呂鎮后，即捧香赴工祀謝。泰〔九日〕，酉。

38. 复〔大名道万培因〕电〔光緒二十四年十月十一日〕

泰酉电悉。威、曲两案，由县撫恤了結，办理尙妥。仍督飭各軍，

严密防范，毋稍大意。眞。

39.大名道〔万培因〕电〔光緒二十四年十月〕十二日申刻到

督宪鈞鉴：阳电諭祇悉。查威县第三口村一案，范教士因感宪台迭次派队严飭保护，又念府县营委訊眞緝犯，已商其由县共給賠修撫恤京錢一千五百吊，作为了結；曲周前案，另給撫恤二百吊。尙屬妥速，昨已电陈。吕鎮今日来大，晤悉。盛、練各軍，择要分防，亦极周密。現在商飭鎮府营县研审犯供，实力防捕，以紓宪廑。卦〔十日〕。

40.署藩司廷〔雍〕电〔光緒二十四年十月〕二十七日戌刻到

督宪鈞鉴：威县拳教之案虽結，善后全賴賢有司合力維持。查邻境清河、曲周、鸡泽、广宗四县，人地未宜，可否择調？請示祇遵。雍。沁。

41.复〔署藩司廷雍〕电〔光緒二十四年十月〕二十八日

劭民兄鉴：沁电悉。弟到任未久，于四令才行尙未深知，該处地方紧要，如人地未宜，自以择調为是。惟該四县皆在威县邻境，甫值威县拳民滋事之后，人心未定，若四县令同时驟換，交替需时，轉恐防撫疏懈；似更調亦未可急，总以择定妥人，次第更替为妥。仍希大裁。

42.致藩司〔廷杰〕电〔光緒二十四年〕十二月初十日

用宾兄鉴：威县教案，法領事屢来商論。現署威令与教士不洽，久处必不相宜，現在商論之事，旣有意見，亦非該令所能办理，只可将該令調省，或飭回本任，或另調別缺，由司酌核办理。其威县一缺，查后补直牧胡良駒，洋务熟习，以之署理，可了此案。已檄令該員迅往署理。仍希由司照章札委。至該处教案，关道詳請委員，并拟遴委江守槐序前往，会同广平府岑守、署县胡令，妥为查办。先此电聞。余由公牍詳达。蒸。

光緒二十五年〔四月〕

43.致清河高道〔駿麟〕① 电 〔光緒二十五年〕四月十一日

現据关道禀：接准英領事函称：据英国教士瑞电：冀州属枣強县地方，有义和拳匪持械滋事，将教堂司事华人搶去、勒贖，声言如不給銀五百两，欲害洋人等語。虽經呈报，枣強县官不肯保护。現在人心惶惶，該县福音堂教士三人，带有眷属幼孩，該匪势将鬧教，若不急为防范，恐釀成案等情。应由道迅派妥干之員，即日馳赴枣強，查明实在情形，会同該县認眞保护，实力防范，毋得稍涉疏虞，別釀事端，致干严譴。仍飭将查办情形，迅禀复，勿延为要。眞。

44.清河高道〔駿麟〕張中协〔士翰〕② 电

〔光緒二十五年四月〕十五日申刻到

督宪鈞鉴：枣強拳教一案，前因淩令人尙晓事，当即专馬告以扼要办法，幷飭先行查复。頃据复称：此案因演戏启爭，現已将人放回等語。除俟委員查明另禀外，合先电禀。駿麟、士翰。未。

〔光緒二十五年七月〕

45.大名龐道〔鴻書〕③ 电 〔光緒二十五年〕七月十四日巳刻到

督宪鈞鉴：昨据唐牧来工面禀：初九突有山东大刀会匪，至开州东乡石塞头地方，假冒官吏派查洋教，专搶教民，即于該村搶擄，內有土匪李家娓勾引。該牧带队馳往，督同乡团，已将擄去二人及劫物办回，李家娓旋亦拿获。惟匪首刘贊虞等尙在濮境彭楼未散。又聞濮境紅庙另有一股，扰及开清交界，亦有擄劫情事，当飭唐牧速回妥办，飞商开、东防营，速拨馬队，即往巡防。函囑吳守通飭所属，严加防护，幷

① 清河道高駿麟，字仲瀛，浙江仁和人。
② 督标中軍副将张士翰，字西园，山东济宁州人。
③ 大順广兵备道庞鸿书，字渠菴，江苏常熟人。

派員赴彭楼一带，查探情形。頃又据唐牧途間来稟：州属赵家庄等亦被滋扰，刻即往查；并恳轉請电告毓帅，派队查拿等情。职道密商张管带学俊，抽带东明馬队，立即前往，会同唐牧，沿边巡查，妥为布置，以資鎮摄。并嘱吳守体察情形，或自大名酌带馬队，迅往督办，以免蔓延。王鎮現在出郡閲边，日内可至高村，再与商办。应否电咨东撫宪，伏候鈞裁。鴻书。覃〔十三日〕，申。

46. 復〔大名道龐鴻書〕电〔光緒二十五年七月十四日〕

劬菴兄鉴：覃电悉。已电致东撫毓佐帅①派队查拿，并飞飭王、吕两鎮，迅派队伍，分布严拿，以遏乱萌。仍由尊处严飭各属，認眞防范，毋稍疏虞。盐。

47. 致东撫〔毓賢〕电〔光緒二十五年七月十四日〕

毓佐帅鉴：頃据大名庞道电稟称：开州唐牧面稟：初九日突有山东大刀会匪，至开州东乡石墓头地方，假冒官吏派查洋教，专搶教民，即于該村搶擄，内有土匪李家妮勾引。經該牧带队馳往，督同乡团，已将擄去二人及劫物起出，李家妮旋亦拿获，惟匪首刘贊廣等尚在濮境彭楼未散。又聞濮境紅庙另有一股，扰及开清交界，亦有擄劫情事。当飭唐牧速回妥办，飞商开、东防营，速拨馬队，即往巡防。函嘱吳守通飭所属，严加防范。又据唐牧途間来稟：州属赵家庄等处，亦被滋扰，刻即往查，請电致东省，派队查拿等情。除飞飭王鎮、吕鎮拨队，分布严拿外，应請尊处派队迅赴濮州一带，認眞查拿，以遏乱萌。

48. 大名道〔龐鴻書〕电〔光緒二十五年七月〕十五日酉刻到

督宪鈞鉴：昨晚接开州毕教士专函称：山东刀匪勾結土匪，闖入直境，迭在州属石墓头、赵庄、独木寺、曲六店，及东明刘成村等处，滋扰

---

① 山东巡撫毓賢，字佐臣，滿洲正黃旗人。

教堂，并搶毁教戶多家。又称：匪徒初来百余，三五日間竟招聚五百余，声言赴州城搶总教堂；深以开城仅制兵百余名，馬队又分防各处。恳速派兵救援云。当卽咨行鎮府营，卽派队协团赶赴防护，飭属查明迅禀。王鎮刻未来工，自尙在途。并于鎮咨內請由代行衙門，速商各管带拨队迅往，会同开协严防。仍飭府往办，請呂鎮在防。各恳宪台照飭呂鎮，并电飭王鎮、吳守，会督营印，妥速防护、解散。淸丰王令十三来禀，尙未扰及，已飭防。咸。

49. 復〔大名道龐鴻書〕电〔光緒二十五年七月十五日〕

咸电悉。已电飭王鎮、呂鎮带队前往，并飭吳守亲赴該处，会督营印，实力防护，分别查拿解散，以遏乱萌。仍由尊处就近商令妥办，勿任蔓延为害。望。

50. 致大名呂統領〔本元〕、王鎮〔連三〕① 吳守〔積璽〕② 电
〔光緒二十五年七月十五日〕

呂鎮、王鎮、吳春生兄鉴：頃据庞道电禀：接开州华教士函称：山东刀匪勾結土匪，闖入直境，迭在州属石墓头、赵庄、独木寺、曲六店，及东明刘成村等处，滋扰教堂，并搶毁教戶多家。又称：匪徒初来百余，三五日間竟招聚五百余，声言赴州城搶总教堂。州城仅制兵百名，馬队又分防各处，恳速派兵救援。当卽咨行鎮府派队协团，赶赴防护。請电飭遵照等情。应由王鎮台、呂鎮台迅卽带队前往；并由吳春生兄亲赴該处，会督营印，实力防护，分别查拿解散，以遏乱萌，勿任蔓延为害。希卽照办。

51. 致呂統領〔本元〕电〔光緒二十五年七月十五日〕

呂鎮台鉴：頃据大名庞道电禀：接开州华教士函称：山东刀匪勾結土

① 大名鎮总兵王連三，字冠杰，河南邓州人。
② 大名府知府吳积璽，字春生，浙江錢塘人。

匪,闖入直境,迭在州属石墓头、赵庄、独木寺、曲六店,及东明刘成村等处,滋扰教堂,并搶毀教戶多家。又称:匪徒初来百余,三五日間竟招聚五百余,声言赴州城搶总教堂。州城仅制兵百余名,馬队又分防各处,恳速派兵救援。当卽咨行鎮府派队协团,赶赴防护。請电飭遵照等情。应請台端迅卽带队馳往,会同王鎮、吳守,实力防护,分别查拿解散,以遏乱萌,勿任蔓延为害。

52. 大名道〔龐鴻書〕电〔光緒二十五年七月〕十六日午刻到

督宪鈞鉴:盐电諭祇悉。遵卽咨行办理。頃据唐牧十四来禀:該州十三到署,卽据州属赵庄、独木寺、曲六店三村教民呈称:刀会百余闖入伊等各村,擄掠教戶。并称:赵庄擄去教民一人,余只劫去衣物。随派馬队往拿。旋据守护石墓头馬队捆送一人,声称該牧去后,匪复出掠,經馬队协同差役拦格,因王帮带受伤,勇愈奋击,登时格毙四匪,活捆一匪,及受伤二匪。該州訊供不諱,已将三犯监禁。惟李家妮狡不承認。該州刻往各村查勘,业經通禀。并据函禀声称:所获三犯,一伤尤重,拟恳电請就地正法,以快人心,可否仰乞宪台电飭大名府,迅至开州,悉心复审。如果情眞罪当,卽由該府电請飭遵。咸〔十五〕。

53.〔大名道龐鴻書〕又电〔光緒二十五年七月十六日到〕

督宪鈞鉴:頃据唐牧本日卯刻自柳下屯来禀:刀会头目刘廣詔卽刘贊廣,自十三开仗,败回彭楼后,正拟回竄山东,經州役赵姓誘其出巢,馬队脫去号衣,匿在砦門口,将該匪首合力拿获。王鎮得信,派队迎提,經該州在柳下屯訊供,直認头目不諱,已解州监禁。該党聞信,卽已竄去,民心稍安。至前次陣获受伤尤重之犯,因将垂毙,已經王鎮割取首級,交給該州,携往曲六店等处悬示。其曲六店三村,前报被扰各教戶,亦經勘明,均系穷家,失物无多,并未散失人口。該州現商王鎮、张管带,拟于石墓头及交界处所扎队鎮压,以防死灰复燃。并称:所获各匪,可否解郡审办云。查該州督率勇役,于五日之間,卽将首

匪拿获，并获伙匪数名，余党現已窜去，大局粗安，尙属奋勉。已由职道将出力勇役先行批飭嘉奖。仍責成該州禀商鎮府，会同防营，筹布善后事宜。惟首伙各犯，拟仍請宪台电飭大名府，迅往督审，如果情眞罪当，卽准該府在州惩办，以免疏脫。并候电諭。〔咸〕。

54. 复〔大名道龐鴻書〕电〔光緒二十五年七月十六日〕

頃两接咸电，均悉。唐牧督率勇役，拿获首伙各匪，大局粗安，办理尙属妥速。已电飭吳守馳赴开州，督审明确，电請正法、梟示，以昭炯戒。仍由尊处商同鎮守，将善后事宜，妥筹布置。

55. 大名道〔龐鴻書〕电〔光緒二十五年七月十六日〕酉刻到

督宪鈞鉴：頃据东明罗令① 禀称：昨午有县属刘成村及沙山寺教民来报，該村各教戶于初十、十三等日，被山东刀匪搶劫等情。該县因考試，囑营兵同馬队往勘弹压，并恳請电咨东撫宪，电飭曹州鎮府查拿云。查刘成村前据县禀，系与曹县交界，自系另有一股，已令該县勿拘常例，仍往勘办，并会营协团，严防迅禀。至开州所获首匪刘賡韶，聞系山东附生，党类尙繁，已囑鎮府营印，妥防兼顾。尙請电飭为禱。銑〔十六日〕，巳。

56. 大名鎮〔王連三〕电〔光緒二十五年七月十六日〕未刻到

督帅鈞鉴：曹刀匪二百余人入开境，搶教民、毁教堂，十三日至石墓头，連三督队，拿获首要刘賡韶等六名，枪伤数十名，追至小彭楼黄河沿散。已由驛馳禀。連三暂住距濮州二十五里开州境之柳下屯集，布置一切，合須电聞。王連三。

① 东明县知县罗鼎焜，广西平乐县人。

57. 复〔大名鎮王連三〕电〔光緒二十五年七月十六日〕

王鎮軍鉴：电悉。剿办鬧教刀匪，甚为得手，又极迅速，慰甚！大施現住柳下屯集，务希将善后事妥为布置，俾无后患，是所至要。

58. 致大名守〔吳積鋆〕电〔光緒二十五年七月十六日〕

昨因开州石墓头等处教堂，被山东刀匪滋扰，电請执事迅赴該处，会督防护查拿，計已邀覽。頃接庞道电禀：匪首刘廣韶，已由唐牧督率勇役拿获，直訊头目不諱。并获伙匪数名，余党窜去，大局粗安。仍請台端馳赴开州，将首伙各匪，督审明确，电請就地正法、梟示，俾昭炯戒。一面会商防营，妥筹布置，以善其后。

59. 东撫〔毓賢〕电〔光緒二十五年七月〕十七日巳刻到

裕寿帅台鉴：盐电敬悉。开州地方被刀会擄搶，赵簍庄等处，亦被滋扰，匪首刘贊虞等尙在濮境彭楼。并紅庙另有一股，囑卽派队查拿等情。查刀拳各会，良莠不齐：一、刀会听信外匪煽惑，招集曾受教民欺压者入会、复仇，欲索前訛財物者有之；一、教民勾串刀会，专扰教民，暗中分肥者有之；一、棍徒鬧教为名，波及平民者有之；一、強盜兼充刀会，擄人勒贖，兵到卽逃，嫁禍刀拳各会者亦有之。敝处訪聞旣确，凡安分者，自保身家，原不禁止；若眞有捉人勒贖、搶掠无忌情事，亦卽派队查拿。已分別出示，剴切曉諭，各在案。近日曹州龙鎮，本按月常赴曹属，四处巡緝。近来謠言太甚，确查多屬奸虛。除再电飭龙鎮，諸宜鎮靜，尤須防范。并派队迅赴濮州一带，肃愼查明，分别办理，妥为弹压外；先此电复。删〔十五日〕。

60. 大名道〔龐鴻書〕电〔光緒二十五年七月〕二十一日申刻到

督宪鈞鉴：迭奉望銑电諭，均遵办理。时因教士別有指拘之人，恐須質訊，并飭府确审酌办。前因东明匪亦闌入，又聞王鎮添队至开、随

各县，請飞嘱张营官率队回顾本防。頃据县禀，东明共扰七处，內刘成村亦非特建教堂，房只三間，并未住人，仅損房門，已为修理。此外教戶多已聞信搬移，所失亦仅粗件。旋获犯七名，已将勘验細情，由县通禀云。現嘱张管带周历巡防，并飭該县严防、确审。智〔二十日〕。

61.〔大名道龐鴻書〕又电〔光緒二十五年七月二十一日〕酉刻到

督宪鈞鉴：前因刀匪闌入开、东，迭請王鎮派队协防。頃准咨复，开州教堂，已調后营步队駐城，同黃协保护，并拨后营一哨至石墓头，同魏营馬队駐守。其开境散居教民，仍由魏营分布巡护。另調徐营馬队后哨赴东明，协同张营弹压、訪緝。飭令前营慎防郡城教堂，兼顾后路。并由府商拨龙王庙馬队，前往南清填扎。惟兵力尚单，該鎮仍駐柳下屯，俟曹鎮派队至濮，民心稍定，再移州城居中策应云。查刀匪散布曹南，靡处不有，全視兵力为斂肆。現在匪踪虽已散去，而与教积怨益深，宜防报复。拟俟呂鎮到后，商其酌駐开、东，往来兼顾。吳守亦报十九启程。知关宪廑，据以电聞。箇，辰。

62.复〔大名道龐鴻書〕电〔光緒二十五年七月二十一日〕

智电悉。东明已获之犯，务希赶紧办結，免致久生枝节。其开州、东明等处地方，仍祈轉飭营队，加意严防，勿稍疏虞为要。馬。

63.大名鎮〔王連三〕电〔光緒二十五年七月〕二十八日未刻到

督宪鈞鉴：迭次电諭及照飭，职鎮均已懍遵照办。东明、长垣，前有刀匪鬧教，已飭徐营官輔廷，亲督后营馬队，先后馳往，会拿首要，解散党羽，以安民教，而遏乱萌。

64.〔大名鎮王連三〕又电〔光緒二十五年七月二十八日〕

督帅鈞鉴：蒙飭調徐营赴正，刻随办鬧教刀匪吃紧，万难移动。呂扎威县馬队，距冀州九十里，似可兼顾，正后左营馬队，可兼巡深州。乞

酌核示遵。

65.大名道〔龐鴻書〕电 〔光緒二十五年七月二十八日〕

督宪鈞鉴：王鎮以徐营随防、刀匪势幷、請留，尙系实情，应否飭移赴正？伏候鈞裁。威县馬队已兼顾曲周等处，不审能否再顾冀州？东明所获各犯內，有幷訊滋扰长垣大黃集教民之案，大黃集与东明南境連界，吳守拟一幷禀办。勘，巳。

66.复大名鎮〔王連三〕、道〔龐鴻書〕电

〔光緒二十五年七月二十八日〕

来电均悉。徐輔廷馬队后右营，原系专顾深、冀，故归正定鎮統属；呂鎮馬队，专顾大名，难以再顾他处；且駐防处所，皆系奏定，未便改移。惟大名防务紧要，徐营正在随办，該馬队可稍緩赴正，俟防务略定，仍飭赴正定本防，不得稍留。俭。

67.大名道〔龐鴻書〕电 〔光緒二十五年七月〕二十九日辰刻到

督宪鈞鉴：頃接吳守自开来禀，以开、东案犯，均經督审，因情节非电文所能詳述，拟分禀办，专馬送津。恐关宪廑，嘱代电陈。并以此时尙嫌队少，拟留徐营馬队暂緩赴正云。勘〔二十八日〕，戌。

〔光緒二十五年八月〕

68.致大名守〔吳積鋆〕电 〔光緒二十五年〕八月初八日

初八日接沁禀：匪首刘賡韶等，率党二百余名，闖入开境，搶劫教民多家，官軍剿捕，又敢率党抗拒，实属凶暴昭著。現經台端督同唐署牧，提犯研审，均各供認不諱，亟应严行懲办。所有匪首刘賡韶即刘贊虞，匪党叶兴旺即叶富貴，王保全即王法田，李玉法，石广云即石广文等五犯，应如所拟，照章就地正法，传首犯事地方，悬杆示众。希接此电后，即将該匪等驗明正身，立正典刑，梟示，报查。其侯富貴一

犯，既据訊明，仅止为匪服役，并无同搶及拒捕情事，情罪尚輕；但既入会，亦非善类，应如所禀，将侯富貴监禁十年，屆时再行察看，办理。另单請将王森、李家妮提省审办各节，轉多周折；卽希台端就近相机办結，再回郡城。庚。

69. 大名吴守〔積璽〕电〔光緒二十五年八月〕十三日申刻到

督宪鈞鉴：十二东明途次奉庚电諭，立飭开州唐牧，将获匪刘賡詔等五名正法、梟示。直边境安，东获犯未办，匪稍斂迹，实未解散。积璽，元。

70. 致东撫毓〔賢〕电〔光緒二十五年八月〕十五日

佐帅鉴：頃接駐津美領事若士得函称：山东德州公理教堂来电：本处土棍聚有多人，要将教堂焚燒，刻卽要滋大事，請該領事赶紧函致北洋大臣，速电致山东撫台办理等語。所称是否属实，希卽迅飭該地方官查明，妥为弹压，勿致滋生事端为要。删。

71. 又〔致东撫毓賢〕电〔光緒二十五年八月十五日〕

前电当已邀覽。頃又据美領事函称："又接德州公理教堂来电：'現經該处土棍将看坟庄教堂业已拆完，看坟庄离德州城二十余里；今晚尚要拆庞家庄教堂，庞家庄离德州城五十余里；請迅速电致派兵保护庞家庄教堂。此教堂并有許多洋人居住'等情。請速电致山东巡撫迅速办理"等語。合再电达，祈卽迅速飭属弹压保护为要。

72. 东撫〔毓賢〕电〔光緒二十五年八月〕十六日巳刻到

裕寿帅台鉴：連接两删电，当卽电飭德州宋牧①，立卽会営弹压、保护。俟查明有无情形，再电复。銑。

① 山东德州知州宋森蔭，直隶乐亭人。

73.〔东撫毓賢〕又电〔光緒二十五年八月〕十七日酉刻到

裕寿帅鉴：据德州宋牧复电称，本月十三，平原董路口教民，被直东各县土棍拆毁数家，距平原之看坟庄甚近。州境向无教堂，胁从者有亦无多，容查名姓緝究。庞家庄属恩县，即飭該县保护。再电聞。篠。

74.致东撫〔毓賢〕电〔光緒二十五年八月〕十八日

毓佐帅鉴：頃据美国若領事来函称："接山东德州公理教堂电：'德州、恩县、庞家庄、看坟庄四处，今較前日杂乱尤甚，現在只見华兵四十名，不足弹压需用，仍祈函請北洋大臣电致山东巡撫，速由济南府調拨三百兵，至庞家庄保护教堂；再調两哨兵丁，至恩县保护教堂。現时德州地面华兵无有，只好由济南府調拨'等情。請即电致山东撫院办理"等語。特此电达，即希查酌办理。并祈电复。

75.吕統領〔本元〕电〔光緒二十五年八月〕十九日申刻到

督宪鈞鉴：元由威界到大，即馳各处查看。王鎮回署，遇于途。于开州晤吳守。渡黃，見庞道，会商一切。王、徐两弁，伤已就痊；伤倒二馬。該弁以十二騎擒斬数名，击散二百余匪，地方遂定；此皆唐牧多派卑部往剿之功。惟虑民教积怨甚深，未易解释。本元。

76.致东撫〔毓賢〕电〔光緒二十五年八月〕二十一日

毓佐帅鉴：頃接美国若領事函称："据德州公理会教堂来电禀称：'現在恩县地方，微見平定；并所派兵弁亦認眞弹压。惟平原县地方，仍然杂乱；請再电致山东巡撫，亦派兵弁，在該地方弹压为妥。'等因前来。相应函請电致山东巡撫"等語。用特电达，即希查照，酌办。馬。

77.东撫〔毓賢〕电〔光緒二十五年八月〕二十五日午刻到

裕寿帅台鉴：嘯、馬电，均悉。承囑平原地方杂乱等因，自应照办。查

据平原县禀复，焚毁实无其事。惟前教民与平民〔因〕细故口角，伊父年老病㲳，飾詞誣控，业早处了。①

〔光緒二十五年九月〕

78.清河道〔高驂麟〕电　〔光緒二十五年〕九月初七日巳刻到

督宪鈞鉴：朔日接奉鈞札，遵即专馬分飭。頃接冀州禀复，該州各属拳教偶有齟齬，俱經随时完結，并筹議保护办法。除俟故城复到再行禀复外；合先电禀。遇。

79.大名道〔龐鴻書〕电　〔光緒二十五年九月〕初八日申刻到

督宪鈞鉴：开、东、长教案議結，及刀会复在东境蠢动各情，均由吳守通禀。惟飭据清丰查复来禀，暨录送观城复信，謂刀匪于八月念五日，在朝城馬集滋扰后，即赴阳谷。徐营官初六自柳屯来信，亦謂朝城被扰多处，匪于念九向冠、莘两县。此股滋事头目，聞系赵兴吉，随从小头目五人，各带百名，并有旗帜云。查邻匪不靖，农田缺雨，深虑勾結为患；已迭請王鎮、吕鎮飭营严防，并分飭各牧令确探会同防范。庚。

80.复〔大名道龐鴻書〕电　〔光緒二十五年九月〕初九日

庚电悉。山东刀匪党羽众多，在朝城、阳谷、冠、莘等县滋扰，各該处均切近直境，应由尊处轉致王鎮、吕鎮，及行吳守，督率营汛、練軍，州县一体認眞严防，切勿任闌入直境滋事为要。佳。

81.致大名守〔吳積鋆〕电　〔光緒二十五年九月〕十二日

接九月初三日来禀，并单折，均悉。大名教民被扰之案，既与教士議定，其撫恤之款，除开、东、长三州县共認銀五百两外，其余五百

① 此电文未完，原电止此。

两，准如所禀，先在开州庫存留备搶险余款内，就近提給，以应急需。特先电复，即查照办理。余由来禀批达。文。

82. 清河道〔高骖麟〕电（光緒二十五年九月）二十日亥刻到

督宪鈞鉴：頃接冀州来禀，正定鎮奉宪札后，已拨馬队四哨前往。日来地方人心极为安靖。謹此电禀。号。

83. 致东撫〔毓賢〕电（光緒二十五年九月）二十六日

毓佐帅鉴：頃接美国領事若士得函称："据山东德州公理教堂来电禀称，前派兵弹压平原县、恩县等处土棍，尚且安靜。今山东巡撫将該官兵撤回，随即土棍聚有多人，要将平原县南門外，距城十五里李鑪庄地方教民杀害，刻即要滋生大事，請本領事赶紧函致，速即电致山东巡撫，赶紧派武官带兵弹压該处，万勿迟延，切要，等情前来。相应函請查照，随即电致山东巡撫照办为要"等語。合电台端，即希查夺、办理是要。宥。

〔光緒二十五年十月〕

84. 东撫〔毓賢〕电（光緒二十五年）十月初三日巳刻到

裕寿帅台鉴：宥电敬悉。查平原一案，前已派兵弹压，业經击毙三十余名，余匪潛逃四散，并飭附近州县截拿。現在平原一带安靜，該署县遇事粉飾，已另派員接署办理矣。冬〔二日〕。

85. 致东撫〔毓賢〕电（光緒二十五年十月）初四日

毓佐帅鉴：頃接美国領事若士得函称："据公理教堂禀称：'前山东平原县地方鬧教一案，本教堂已訪明匪徒头目张玉琢，率众土棍等寻衅滋事，至今仍不安分，請轉致山东巡撫，札飭平原县，将张玉琢究案，認眞重办，以免后日滋生大事'等因。相应函請查照，速致山东巡撫照办"等語。所有是否属实？用特轉达，即希察夺，飭属妥查办理。支。

86. 又〔致东撫毓賢电〕〔光緒二十五年十月〕初五日

支电計已邀覽。今日接美国領事若士得函称："据山东公理教堂电称：'前派弁兵弹压平原、恩县等处，該土棍等至今仍不安靜，今朝卽要滋生大事，請速电致山东巡撫，赶紧多派弁兵，弹压平原县、恩县等处，万勿迟延，切要！切要！'等因，前来。相应函請查照，随卽电致山东巡撫照办为要"等語。用特电达，卽希查照办理。歌。

87. 东撫〔毓賢〕电〔光緒二十五年十月〕初六日戌刻到

裕寿帅台鉴：支、歌均悉。教民欺压平民太甚，以致羣起不服，盜匪乘机窃发。現旣称张玉琢寻衅，当卽札飭平原查办，并飭队前往平、恩等县弹压。上月击毙匪徒多名，諒美領事无不知也。保护之力，可謂尽矣！魚。

88. 德州〔陶式鋆等〕來电〔光緒二十五年十月〕初八日

督宪鉴：近日故城甚安，案有端緒。昨晤教士，尙未十分就范。容設法續陈。陶式鋆、王德興同稟。

89. 致东撫〔毓賢〕电〔光緒二十五年十月初八日〕

毓佐帅鉴：頃据美国領事若士得函称："据山东德州公理教堂来电稟称：距德州东南百余里路，今日将天主教堂焚燒，該土棍等随又議定赴庞家庄，欲将本教堂焚燒，等語。刻卽要滋生大事，請貴大臣速卽电致山东巡撫，赶紧多派弁兵，弹压該处，万勿迟延，切要！切要！等因，前来。相应函請貴大臣查照，随卽电致山东巡撫照办为要"等語。特此电达，希卽查照办理。庚。

90. 东撫〔毓賢〕电〔光緒二十五年十月〕初十日巳刻到

裕寿帅鉴：庚电敬悉。燒教堂事是否屬实，已飭屬查办。庞家庄教

堂亦卽飞飭恩县保护，并派馬队弹压矣。青〔九日〕。

91.致东撫〔毓賢〕电〔光緒二十五年十月〕二十四日

毓佐帅鉴：美領事若士得函称："据山东德州公理教堂来电禀称：高堂地方教友被搶，并要贖身价銀两，如若不給，卽将被搶教友杀害，該处之官不管，弁兵亦是无用。請本領事禀本国欽差大臣，与总理衙門商議，电致山东巡撫，速将此案妥办为要。等因，前来。查此案，本領事观山东地方甚是杂乱，相应函請貴大臣查照，速卽致电山东巡撫，赶紧派弁兵弹压該处，保护教堂、教士、教友等，以免嗣后滋生大事，切要！切要！"等語。卽希查照办理为荷。敬。

92.东撫〔毓賢〕电〔光緒二十五年十月〕二十六日午刻到

裕寿帅鉴：亥、敬电，备悉。前因茌平、博平土匪鬧教，派吉道灿升①、馬副将金叙带队前往弹压，并再三給发告示，解散良民，严拿匪类，拳民业已各散。惟据偵探报称，解散拳民路过茌平境张庄教堂，堂中守护本僱把势匠多人，兼以庄內教民突出，开枪追捕，拳民情急，拚死拒敌，以致土匪附合，教民、拳民互有損伤。教堂內本有火葯，遂失火焚燬，等語。証以訪聞，大致相同。且匪首朱紅灯②暨丁家寺和尙，似有妖法邪术，能避枪刀，出沒无定，围以重兵，亦难得手。迨經吉道会同馬副将，严密购綫，不惜重賞，竟将朱紅灯暨丁家寺和尙，一并設法拿获，实非毓賢意料所及。現已将朱紅灯暨和尙录供、收禁。聞余匪尙未散淨，已飭馬副将往拿，当不致再滋大事。查此次焚燬教堂，系教民生事，自行起衅。賢迭派队勇，业将匪首拿获，办理教案，似亦可对外人。至教堂焚燬若何，教民被伤若干，俟茌平豫令查复，再行函达。先电聞。宥。

① 山东省济东泰武临道吉灿升，字剑华，陕西韓城县人。
② 义和团首領朱紅灯，山东茌平人。

93. 景州牧〔王兆騏〕① 由德州〔來〕电

〔光緒二十五年十月二十六日〕申刻到

总督宪台鈞鉴：阜州拳教决裂，危甚，叩請速賜处置示遵。王兆騏。

94. 复〔景州牧王兆騏〕电 〔光緒二十五年十月二十六日〕

景州王牧鉴：來电閱悉。前因景、故一带冬防紧要，已飭梅提督轉飭吳游击，将所带一营开赴景州、故城一带分防扼扎。候催令迅速拔队前往，一面仍由該牧妥为弹压保护为要。除禀批示外，宥。

95. 致东撫〔毓賢〕电 〔光緒二十五年十月〕二十七日

毓佐帅鉴：宥电謹悉。土匪滋事，經台端派队拿获匪首朱紅灯暨丁家寺和尙等二名，匪首就获，該处鬧教之风，当可少息。沁。

〔光緒二十五年〕十一月

96. 天津罗鎭〔荣光〕新城來电

〔光緒二十五年十一月〕初六日辰刻到

欽宪鈞鉴：初二奉飭挑拨两营，由梅提督带赴河間等处，分扎等因。現已遵照，派定前右、后左两营，带队前往。惟該两营系由亲兵正副营改編，向无帐房，請飭軍械局借給夹帐房十三架、单帐房八十六架，以便分用。荣光。

97. 天津鎭〔罗荣光〕大沽來电

〔光緒二十五年十一月〕初七日午刻到

欽宪鈞鉴：十月念七日奉飭挑拨一营，移扎祁口各处，等因。遵卽派遣后右营管带袁世坦，于本月初六黎明带队赴祁；前右后左两营，明

① 景州知州王兆騏，字检子，江苏阳湖人。

日开差。俟到防分布后，再行禀报。

98.〔天津鎮罗荣光大沽〕又电

〔光緒二十五年十一月初七日〕未刻到

欽宪鈞鉴：頃据梅分統电复，分統約会阜、故、吳、东各县，初八日在景州会哨后，由西道往献县。該县初五来請队，奉拨新城两营，一駐阜城，一駐献县单家桥、富庄驛，練軍副中营駐景州。

99.景州牧〔王光騏〕由德〔州〕来电

〔光緒二十五年十一月初七日〕申刻到

督宪鈞鉴：昨据英教士函称，阜州河渠鎮教友二人，为拳匪搶去，生死未定。卑职因病未能亲往，除請汛官往查外，求速委員即来署理，以免貽誤。

100.复〔景州牧王光騏〕电〔光緒二十五年十一月初七日〕

景州王牧：电悉。已电达梅分統，迅即認眞查办。仍由該牧会商妥办，务将被擄之人找回，勿稍姑息迁就。該牧屡次禀請委員接署，殊近規避，当振刷精神，尽心办理。身任地方，責无旁貸；倘办理不善，不能因有此数禀，即从寬恕也。阳。

101.致梅統領〔东益〕电〔光緒二十五年十一月初七日〕

如云兄鉴：接罗鎮軍电，知大麾所带三营，已分扎阜城、献县、景州等处，定于初八与阜、故、吳、东各县，在景州会哨。頃接景州王牧来电，据英教士函称，景州河渠鎮教友二人为拳匪搶去，生死未定，等語。电音簡略，情形未詳。即希尊处迅速查办。其一切事件，并望遵照前次各照会，認眞办理，勿稍姑息迁就为要。

102. 总署电〔光緒二十五年十一月〕初八日酉刻到

北洋大臣：頃英使函称，山东义和团贼匪已入直界，冀州有英人三家，孤住无所保卫，請設法保护英民性命、財产，速为賜复。又美使亦函称，深、冀一带甚危险等語。直东交界，是否有拳匪滋事，希迅查明，飭将各洋人实力保护为要。并电复。庚。

103. 复〔总署〕电〔光緒二十五年十一月初八日〕

总署鈞鉴：庚电謹悉。月前因山东边界，时有大刀会及义和拳匪徒，与教民滋事之案，漸侵及于直隶河間所屬各州县，經祿拣派淮軍分統梅东益，带領三营，于河間府所属各州县择要分扎，認眞查办，凡有教堂处所，派队駐巡，随时保护。現在队伍均到齐分扎。兹承电示，即当飞飭該分統，派队将深、冀教堂，会同地方官妥为保护；并将匪徒实力拿办，以靖地方。

104. 致梅統領〔东益〕电〔光緒二十五年十一月初八日〕

頃接总署庚电云："英使函称，山东义和团贼匪已入直界，冀州有英人三家孤住，无所保卫，請設法保护英民性命財产，速为賜复。又美使亦函称，深、冀一带甚危险，等語。直东交界是否有拳匪滋事？希速查明，飭将各洋人实力保护为要；并电复"等因。除电复外，所有总署电內指明冀州居住之英人三家，及深、冀有教堂处所，务希查明，派队駐巡，会同地方官实力保护，勿稍大意，是为至要。大麾現带去三营，如不敷用，尙須添調一二营，祈即示知，当商罗鎮軍赶紧派往。

105. 兩司〔廷杰、廷雍〕电〔光緒二十五年十一月〕初九日未刻到

督宪鈞鉴：前据献县吳令① 稟請，拨馬队帮同冬防等事；嗣又自行商

① 献县知县吳鼐，云南保山县人。

請現駐五河泊头鎮之馬队范管带,就近赴献。惟尙未奉宪示。窃揣冬防之名,事尙可行。可否卽派范管带兼駐献县?或另拨他营?伏候飭遵。廷杰、廷雍。佳。

106.梅統領〔东益〕德州來电

〔光緒二十五年十一月初九日〕酉刻到

督宪鉴:接阳电、庚电,謹悉。东益初八到景,与景、阜、故、吳、东各牧令会商,景州河渠教友,一友已回,一人平安,不致有意外。冀州有正定練軍出防,可无虑。东益已派人往探。此間三营不敷用,請飭罗鎮再派馬一营、步二营前来。东益另有电致罗鎮詳商。东益今日由阜城、交河、献县一带北行,各处布置,先行开导,如抗违,卽严行懲剿。十五准到津,面陈。东益。靑。

107.天津鎭〔罗荣光〕电〔光緒二十五年十一月初九日〕戌刻到

欽宪鈞鉴:頃接梅分統电,以現奉宪台电飭添营。察該处情形非重兵不可,已电請拨三营,并囑由淮軍右翼另派步队两营,开赴景州、故城一带等因。应否照派?請示遵。

108.复两司〔廷杰、廷雍〕电〔光緒二十五年十一月初九日〕

用宾、劭民兄鉴:佳电謹悉。月前因山东边界,时有大刀会及义和拳匪徒与教民滋事之案,漸及于直隶河間所属各州县,特派淮軍右翼分統梅东益,带領三营,于河間所属各州县择要分扎,专意訊眞查办。凡有教堂处所,均派队駐巡,随时保护;并查明著名首恶,滋事拳民,严行拿办,其附合者一概解散,不得姑息迁就。該分統已到景州,所带营队亦均到彼,办理情形尙未据报到。献县吳令因洋人总教堂在彼,就近商令范营官派队赴献,帮同防护,系初四之禀。未知其队已去否?范亦梅分統所管,現在梅分統在該处当可妥为布置也。

109. 复梅統領〔东益〕电〔光緒二十五年十一月初九日〕

青电悉。已电罗鎮速拨馬队一营、步队二营前往，听候大麾分布駐扎。至前电冀州洋人，系在枣強萧张鎮，不在冀州，已电达台端。仍当由尊处拨队数十名，实力保护为要。

110. 致天津鎮〔罗荣光〕电〔光緒二十五年十一月初九日〕

耀廷兄鉴：頃接梅分統来电，带去三营不敷用，請再派馬一营、步二营前来；并另有电致尊处詳商等語。現在义和拳匪到处滋扰，派队弹压拿办，及保护各处教堂，极关紧要；尊处飭即添拨馬队一营、步队二营，迅速开赴河間府，交梅分統分布駐扎。所派何队，仍望电复。

111. 致梅統領〔东益〕电〔光緒二十五年十一月初九日〕

昨总署电所指冀州住之英人三家，今日英領事来言，系瑞姓、梅姓、馬姓洋教士三人，住枣強县属萧张鎮等語。即希尊处速派拨队伍数十名，前往枣強县萧张鎮，实力保护为要。

112. 天津鎮〔罗荣光〕电〔光緒二十五年十一月〕初十日申刻到

欽帅鈞鉴：两电諭敬悉。飭添梅分統三营，应即遵办。惟馬队分防在数百里外，須有步队替出，方可开差。謹先派前后两营，整队前往。該两营向无帐房，請飭軍械局各借給夹十三架、单八十六架，分发領用。新城昨因三营开差，車輛僱空，并請飭天津县代僱大車三十輛，以資載运，而利开拔。

113. 梅統領〔东益〕电〔光緒二十五年十一月初十日〕戌刻到

督帅鉴：先电敬悉。枣強萧张鎮英教士三家之事，現派范营官带馬队前去保护。益今日到献县，明日到滄州，后赶紧到津，面禀一切。吳营官已于初九日到景州防所，益已北行，如有德州电，即請交景州范

营官防亥，以免迟誤。燕。

114. 复天津鎮〔罗荣光〕电〔光緒二十五年十一月初十日〕

电悉。昨弟处接梅分統电，請添营；当即电达台端，計已入覽。此事甚关紧要，非添营不可。梅分統所請馬队一营、步队二营，貴处务即照数派拨，飭令赶紧开往为要。

115. 景州牧〔王兆騏〕电〔光緒二十五年十一月〕十一日巳刻到

督宪鉴：卑州苏古庄堂，初八被焚；刘八庄堂，初十被焚；并燒民房十余間，伤教民四人；城乡謠言四起，总堂危甚。梅提督已赴津，求速救援。兆騏。

116. 臬司〔廷雍〕电〔光緒二十五年十一月十一日〕申刻到

督宪鈞鉴：密。昨奉宪批，由两司刷印《源流考》①，并会銜示禁。續接青电，謹悉。梅分統三营已赴河間等处，择要分扎。其南三府冀州一带，似应酌添馬步，借冬防，量为分布。各处領发司示之举，殊有关系，現在速办。除另詳請示外，合先电复。雍。眞。

117. 梅統領〔东益〕泊头來电

〔光緒二十五年十一月十一日〕戌刻到

督宪鉴：青电敬悉。萧张鎮事，初十午刻，派范营官由富庄驛前往。查富庄驛至該处二百五十里，計十二早晨可到。东益在献晤吳令暨馬葛两教士，教堂尙无恙，惟亟宜防范，先留勇一棚駐扎。东益十一回滄，俟将队伍拨定，来津面稟。

① 《源流考》，系指吳桥县知县劳乃宣所著之《义和拳教門源流考》。劳氏字玉初，浙江桐乡人。

118. 复臬司〔廷雍〕电〔光緒二十五年十一月十一日〕

劭民兄鉴：真电謹悉。正定、大名現有呂鎮馬队及練軍各营，尙敷分布，无須再添。其冀、深两属有拳民之处，昨亦飭梅分統分队弹压；兵力不敷，又于淮軍內为之添去馬队一营、步队两营，前后共去六营，当可足資分布。义和拳实系邪匪，并非义民，如近日山东所获朱紅灯暨丁家寺和尙，皆系其中匪首。該匪等党羽甚众，借闢教为名，煽惑倡乱。若再由州县敷衍姑息，必致养癰成患。一再筹度：办理此事，非稍用兵力，不能震慴解散也。《义和拳〔教門〕源流考》，关道黃花农已交书局石印，尊处可电花农送百余本，分行有拳民各属，告示并祈妥拟为荷。

119. 致梅統領〔东益〕电〔光緒二十五年十一月十一日〕

頃接景州王牧电禀：該州苏古庄、刘八庄教堂被焚，并有燒民房、伤教民情事，城乡謠言四起，总堂危甚；梅提督巳赴津；求速救援；等語。查梅分統来电，吳营官初九巳抵景州防所。現在該处事机紧迫，卽应上紧派队弹压、保护，查明滋事首要，严拿究办。梅分統現如北来，范营官接到此电，卽与吳营官先察夺情形，赶紧办理，勿稍延誤为要。

120. 景州王牧〔兆騏〕及吳营官〔有珍〕范营官〔天貴〕电
〔光緒二十五年十一月〕十二日巳刻到

督宪鈞鉴：真电謹悉。总堂巳带队保护，如不服弹压，官軍众寡悬殊、危急之际，应否击打？請示。兆騏、有珍、天貴。

121. 复〔景州牧王兆騏、吳营官有珍、范营官天貴〕电
〔光緒二十五年十一月十二日〕

吳营官、范营官、王牧鉴：电悉。拳民如不服弹压，胆敢抗官拒捕，該

营官等自应督队奋力捕击。如虑兵力不敷，应由該营官等催梅分統赶紧添队前往。文。

122. 致梅統領〔东益〕电〔光緒二十五年十一月十二日〕

頃接景州王牧等电禀，景州兵力尚屬不敷，拳民人众，势甚危急。新城所去各营，迅即酌拨前往，以免众寡悬殊。希刻速办妥为要。

123. 又〔致梅統領东益〕电〔光緒二十五年十一月十二日〕

頃飭张道蓮芬，会兄带队同往深、景。駕勿来津。

124. 致正定董鎮〔履高〕[①]电〔光緒二十五年十一月十二日〕

仰之兄鉴：頃接英領事函称：据公理教堂禀称，深州张司馬村，幷安平县地方，現有义和拳土匪，聚众甚多，欲将教友伤害，幷烧毁教堂及教友住房。又搶去教友，言以銀贖回，不然即杀。該处之官出示弹压，土匪等直若无聞。請速电飭弁兵，赶紧弹压該处，以免滋生大事，等情。請速办理，前来。应請尊处迅即派拨队伍，于深州张司馬村，幷安平县地方，刻速前往弹压保护，万勿迟延为要。

125. 致聶提督〔士成〕电〔光緒二十五年十一月十二日〕

功亭兄鉴：近日河間及深冀各属，义和拳匪鴟张日甚，弟处現派张毓渠、梅如云，带馬步六营，前往查拿首恶，弹压解散，幷保护教堂。惟地面太寬，以馬队为得力，現計步队敷用，馬队尙少，天津等处，无可抽拨。可否于貴部內派拨馬队二营，飭往河間、深、冀一带，会同毓渠、如云所带之队，办理此匪，俾地方早就安謐。敬乞卓裁。

① 正定鎮总兵董履高，字仰之，安徽合肥人。

126. 天津鎮〔罗荣光〕电〔光緒二十五年十一月〕十三日酉刻到

欽帅鈞鉴：电諭敬悉。昨接梅分統电，前拨两营，十一到滄，十二开往阜城、献县；添拨馬队一营，已由分駐冬防各处，調去步队两营，明日开。

127. 致荣中堂〔禄〕① 电〔光緒二十五年十一月十三日〕

中堂鈞鉴：近日山东义和拳匪鬧教之案，漸及于直隶河間、深、冀各属，現在派拨营队，分往弹压，附近調拨馬队，实不敷用。与聶功亭商酌，在武卫前軍內派邢統带长春②，带馬队二营，同該处各营妥为办理，事竣即飭回防。謹請查照。元。

128. 致梅統领〔东益〕、張道〔蓮芬〕电

〔光緒二十五年十一月十三日〕

如云、毓渠两兄鉴：現因馬队不能敷用，与聶軍門商定，在武卫前軍內添派馬队二营，令邢統带长春管带，准十六拔队到津，迅往河間、深冀一带，会同弹压。特此电知。

129. 致天津鎮〔罗荣光〕电〔光緒二十五年十一月十三日〕

現在河間一带拳民滋事地方，望兵弹压甚急。前由新城拨去两营，具报初八日开差，此时曾否接信已抵防所？又昨添拨之馬队一营、步队两营，并須赶紧前往。何日起程？祈一并示知。以慰鄙系。

130. 总署电〔光緒二十五年十一月〕十四日戌刻到

北洋大臣：美使称：接駐德州明教士电称，該处教堂十三日被匪打毁，該匪以献县为聚会之所，声称于十七日往打天主教大礼拜堂，等

① 軍机大臣荣祿，字仲华，满洲正白旗人。

② 武卫前軍先鋒馬队統領邢长春，字鶴田。

語。希飭派出官兵,于献县地方,严密緝捕,勿任匪徒聚結;并希轉飭地方官,于献县附近有教堂处,严密防范为要。盐。

131.复〔总署〕电〔光緒二十五年十一月〕十五日

总署鈞鉴:盐电敬悉。已分飭严密緝捕、防范。咸。

132.献縣吳令〔燾〕电〔光緒二十五年十一月〕十六日巳刻到

督宪鉴:梅部周带勇二百,十四到城。是夜西乡拳民与教民斗,拳民死四人,教堂无恙,势甚危急,請飭梅統領添兵速临。燾。删〔十五日〕。

133.复〔献縣令吳燾〕电〔光緒二十五年十一月十六日〕

献县吳令鉴:删电悉。已电飭梅統領、張道添拨队伍,迅赴該县办理。仍一面由該令会同周营官等,認眞弹压,妥筹解散;并实力保护总教堂为要。銑。

134.致梅統領〔东益〕、張道〔蓮芬〕电

〔光緒二十五年十一月十六日〕

献县吳令电禀:梅部周带勇二百,十四到城。是夜西乡拳民与教民斗,拳民死四人,势甚危急,請添兵速临等語。希速添拨队伍,前往該县弹压、保护,設法解散,免致拳教衅深,愈难措手,是为至要。

135.梅統領〔东益〕、張道〔蓮芬〕电

〔光緒二十五年十一月〕十七日巳刻到

督宪鈞鉴:頃接駐献周管带禀:十四夜拳匪围攻东大过教堂,該管带聞信带队飞救,幸教民奋御,击死拳匪五人,匪聞兵至,立即逃散,教堂未損。刻派何管带率馬队两哨,連夜由滄赴献,明晚可到。袁管带一营,今早往景。俟卞、李两营到滄,卽分赴献、景。蓮芬今夜先赴景州。东益、蓮芬。

136.〔梅統領东益、張道蓮芬〕又电

〔光緒二十五年十一月十七日〕亥刻到

督宪鈞鉴：东益、蓮芬在泊头、滄州先后接范营官由景州专人禀称：十四、五，拳匪首犯武修和尚，在刘八庄聚众起事，再三派人开导，置之不听。十六早，武修率众千余人往攻朱家河大教堂，范、吳、蔣各营官带队往阻，武修仍恃邪术，率众迎敌，枪伤勇丁一名。該营官等不得已，飭队发枪，立毙拳匪三十余名，当将武修拿住；幷陣前擒获和尚二名，拳匪七八十名，大鉄炮两尊，抬枪、洋枪、旗帜、刀矛、器械一百四五十件。現将武修等交景州王牧收禁、研訊，等語。理合先行电陈大略，余俟到景查明詳細再禀。篠。

137.复〔梅統領东益、張道蓮芬〕电〔光緒二十五年十一月〕十八日

篠电悉。拳匪在朱家河地方聚众，持械抗拒官軍，經該营官督队奋剿，斬获多名，立将匪首武修和尚拿获，办理甚为得手。亟宜趁此声威，解散胁从，严拿首要，以靖地方。至已获匪首武修等各犯，幷希督飭地方官迅速审明，分别禀办，暨飭該州严行监禁，加意防范，勿稍疏虞为要。巧。

138.致梅統領〔东益〕、張道〔蓮芬〕电

〔光緒二十五年十一月十八日〕

今日据英領事函称："接教士由蕭张来电，据称：現在該处义和拳頗为猖獗，不但教民数十家俱遭搶劫，幷将教民擄去数十人，局势危险已极，深盼添兵赶紧来蕭保护，以救被难教民等情。合請鉴照，添兵速往，幷将到蕭日期見复为悬"等語。查蕭张請添兵保护，英領事屡次函悬，务祈赶紧添派速往，加意保护，以免借口。添派兵数，及計算到蕭张日期，望即电示，以便函复英領事为要。

139. 袁侍郎〔世凱〕① 德州來电

〔光緒二十五年十一月〕二十日巳刻到

裕制台鉴：亥密。晤劳令，称：已稟恳奏請明降諭旨，懲办拳匪等，所述頗中肯要，未知尊处已否出奏？候示。凱。皓〔十九日〕。

140. 梅統領〔东益〕、張道〔蓮芬〕德州來电

〔光緒二十五年十一月二十日〕酉刻到

督宪鈞鉴：巧电敬悉。景州附近拳匪，自十六接仗后，大半解散，拳厂亦撤，拿获拳匪武修等八十余名。經王牧审明首要十余名，余系无知被誘，統俟訊明，由州稟办。惟深、冀各属，匪股甚多，聞尚聚众滋事。可否先将首犯武修和尚二名，先行正法，以儆外匪；无知胁从，准保責释，以安众心。乞电示。查义和拳匪共分八九門，各教徒众，河間、深、冀各属，同时起事，烧拆小教堂、教民房屋，搶夺教民粮物，各处皆有，幸献县、景州蕭张有洋人大教堂，經营兵保护穩固。东益、蓮芬先后到景，查明附城各村，匪徒逃散，近較安靜。枣強、故城势甚紧迫，已派馬步前往。一俟邢統带馬队两营、李营官步队一营到齐，即亲率分赴两武、衡、枣四县撫解。如仍抗拒，亦即剿拿。至将来清查各州县拳匪首要，安撫被害教民，尤宜随时查办，愈早愈好，免使借口。东益、蓮芬馳近千里，势难兼办。拟請速飭河間、深、冀各該管道、府、直牧，酌带明練識体人員，亲往赶办，俾东益、蓮芬专任督率各营剿撫事宜，更裨大局。是否？乞示。

141.〔梅統領东益、張道蓮芬〕又电〔光緒二十五年十一月二十日〕

督宪鈞鉴：二次巧电敬悉。蕭张鎮教堂，前經范营官派馬步三十名，前往保护，今奉电飭，立派馬队四十名，連夜前往，十九午刻必到蕭

① 工部右侍郎袁世凱，字慰庭，河南項城人。

张。一俟邢統带馬队两营、李营官步队一营到齐，东益、蓮芬再分督馬步，亲赴两武、衡、枣四属，分扎保护教民，剿办拳匪。

142. 复〔梅統領东益、張道蓮芬〕电

〔光緒二十五年十一月二十一日〕

皓两电均悉。景州漸已解散，深、冀股匪尚多，仍須赶紧捕击、解散，毋稍松劲。此事总須將首要悉数訪获，方可永杜后患；否则恐致有兵則散为民，兵去又聚为匪，安能永拨多营在彼鎮守？至查办此事，該管道、府、直牧，身任地方，难辞其責。惟各州县办理妥速，不致多生枝节，两兄于此事情形俱已查悉，祈拟一飭地方官分投清查办法章程，即当分飭速办。至武修及和尚二名，既訊属匪首，自可先行正法。惟未便仅凭电报正法，祈即赶紧录供具禀，以凭批示办理。其余应释各犯，亦即迅速禀办，俾成案牍。两兄何日由景起程？仍希見示。深、冀两处，匪已众多，并希速顾为要。箇。

143. 复工部侍耶袁〔世凱〕电〔光緒二十五年十一月二十一日〕

慰帅鉴：亥密。皓电敬悉。河間、深、冀一带，拳匪滋事，派兵弹压，敝处已經附奏，并电总署。近日查核拳匪情形，并无大技俩，但能捕获首要，胁从自易解散。若如劳令所禀，张大其事，奏請明降諭旨，所虑民教結怨甚深，有所挾持，妄攀誣指，多生枝节，轉非所宜。該令条陈六条，只可采择而行，似未可照禀出奏。謹以奉复。

144. 梅統領〔东益〕、張道〔蓮芬〕电

〔光緒二十五年十一月〕二十一日酉刻到

督宪鈞鉴：景州王牧連日力疾审訊各匪，实属过劳，現由东益函調吳桥劳令来景，会同审理。惟景境被扰教民，宜早查驗、撫結，請电两司，飭洪牧星夜赴任。今日据駐献各营官报称：十八午后，拳匪复围东大过教堂，各营官聞信往救，匪即退散，当即誘拿本村首从刘太福

等八名。駐防景属河渠哨弁禀称：十八夜，聞匪往攻羊牧教堂，該哨弁带队往护，匪竟拒捕，枪伤勇丁四名，当获拳匪馮益方等八名，均交官审办。并聞武強小范鎮集匪二三千，欲攻献县各（原作合）教堂报仇。已飭各营相机御剿。馬。

145. 复〔梅統领东益、張道蓮芬〕电

〔光緒二十五年十一月二十一日〕

馬电悉。拳匪自十六懲創后，仍敢屡次糾众滋事，抗拒官軍，实属慭不畏法，猖狂已极。看此情形，似宜查明渠魁所在，广設方略，以重兵探其巢穴，分别掩捕解散，随出示晓諭所以拿办之故，以安良民之心，方可使頑民知威畏法，不致曠日持久，多生枝节。即乞两兄妥为筹酌办理。王牧患病，調劳令帮同审訊各匪，甚好。洪牧，已电請藩司，催令迅速到任。現在調去队伍，均否到齐？如何分布？及現办情形，仍望随示为盼。

146. 致藩司〔廷杰〕电〔光緒二十五年十一月二十二日〕

用宾兄鉴：景州現正有事之际，該州王牧患病甚重，此缺已委安州洪牧調署，祈催飭洪牧迅速到任为要。养。

147. 梅統领〔东益〕、張道〔蓮芬〕电

〔光緒二十五年十一月二十二日〕

督宪鈞鉴：箇电敬悉。武修、成章和尚二名，遵示飭州录供具报，轉禀候批。至淸查拳匪首要、安撫被害人家，昨禀已陈大略。今飭酌定办法章程，本应即行遵示酌拟备采；惟現以各属离兵稍远村庄，尙复聚众滋扰，即宜先借兵威解散巨股，搜查首要，以靜地方。今日东益拟由交河、献县赴深属一带，蓮芬拟由景、故赴冀属一带，周历巡查，相机办理。俟回景州，再酌拟章程，禀呈宪鉴。又东益、蓮芬常往来各处，营中助理需人。查吳桥县劳令，熟悉情形，明习公事。吳桥本境

現无拳匪滋事，距景甚近。拟請飭委該員为卑营行营营务处委員，随时往来，办理一切，以資臂助。如蒙允准，請先电示，以便轉行。仍乞飭司轉飭遵照。

148. 藩司〔廷杰〕电〔光緒二十五年十一月〕二十二日申刻到

督宪鈞鉴：养电敬悉。景州缺，刻已給委署，安州张牧，即日赴安接署。催令洪牧遵速領委赴景州調任。

149. 复梅統領〔东益〕、張道〔蓮芬〕电

〔光緒二十五年十一月〕二十三日

养电悉。两兄常須往来各处，营中助理需人，請以吳桥劳令为行营营务处委員，随时往来，办理一切。应即照办，由敝处专札劳令遵照。仍祈尊处照电先行行知，公文随后寄到。再今日接英領事函，以萧张拳匪滋扰益甚，前距萧张有百余里，現仅距四里，請赶紧拿办等語。祈查核、速办为要。又两兄分赴深、冀各属，以后电报应交何处轉寄行营？祈示知，以便遵办。漾。

150. 致中协〔張士翰〕电〔光緒二十五年十一月二十三日〕

西园兄鉴：頃据法总領事来函："接北京天主堂副主教函称：附近保定府一带地方，亦多有匪徒蠢动，而束鹿境內尤甚，祈为函請拨队弹压保护，等語。本总領事查拳匪倡乱，为日愈久，则为害愈烈。可否亟为电飭正定鎭①，并保定中协②，就近拨兵前往各該处，以期严加懲創，借申国法，而安民教。抑或另作何項办法，悉出尊裁"等語。查束鹿地方，前經臬司詳加訪聞，多有捉人勒贖之案，已委梁守往查，因梁守委署遵化，現复改委袁守世廉前往查办。今据法領事函述各情，应由尊处查明匪徒蠢动地方，及束鹿境內多拨队伍，分路弹压保护，

① 指正定鎭总兵董履高。
② 指督标中軍副将张士翰。

并严拿匪徒，务获究办，以靖地方，勿致滋生事端，使外人有所借口，多生枝节，是为至要。拨队情形，仍祈速复。

151. 致兩司〔廷杰、廷雍〕、清河道〔高駿麟〕电

〔光緒二十五年十一月二十三日〕

頃据法总領事来函："接北京天主堂副主教函称：附近保定府一带地方，亦多有匪徒蠢动，而束鹿境內尤甚，祈为函請拨队弹压保护，等語。本总領事查拳匪倡乱，为日愈久，則为害愈烈。可否亟为电飭正定鎮并保定中协，就近拨兵前往各該处，以期严加懲創，借申国法，而安民教。抑或另作何項办法，悉出尊裁"等語。查前經司詳往查；束鹿地方捉人勒贖之案，梁守未能前往，已改委袁守世廉往查。玆据法領事函述各情，除电飭中协查明匪徒蠢动地方，及束鹿境內多拨队伍，分路弹压保护，并严拿匪徒，务获究办，以靖地方，毋致滋生事端，使外人有所借口，多生枝节外；祈即一体核飭办理，并严飭地方官会同营队妥办为要。

152. 署东撫袁〔世凱〕电 〔光緒二十五年十一月〕二十四日巳刻到

裕制台鉴：亥密。刻抵济南。皓电敬悉。筹画周詳，欽佩之至。凱。

153. 范管帶〔天貴〕德州來电 〔光緒二十五年十一月二十四日〕

督宪鈞鉴：养、漾两电謹悉，即专馬沿途送梅分統、张道，諭飭劳令为行营营务处，已将宪电轉达。萧张本駐馬步队。再聞昨晚武卫前軍邢統带，带馬队两营，于阜城属漫河鎮途次，晤梅分統，已囑連夜赶带一营赴枣強，一营赴武邑。且张道于昨午先赴枣強。查萧张即該县所属，距县十八里。梅分統往献县，均不过三四日回景。現天貴扼扎景防。如賜电諭，仍发德局，飭天貴轉送。

154. 中协〔張士翰〕电〔光緒二十五年十一月二十四日〕未刻到

督宪鈞鉴：頃奉电諭，謹悉。当向两司面商筹布。保定附近各州县，均称安靖，尙无匪徒蠢动。然景州一带旣有拳匪滋事，自应加意防范。查卑軍三营，除出防外，只存四百余人，而城內各局及护送各項差要，悉由此拨派；且省城重地，防备尤关紧要，更难遽行空虛。再再熟商，只可两相兼顾。兹派卑部馬队中营副哨官楊庆荣、副中营哨官赵徇亮，各带馬兵十五名，星夜前往東鹿一带駐扎，会同地方官認眞弹压妥协办理。倘遇捉人勒贖盜犯，当严行緝获，不得稍涉疎懈。日前面晤東鹿县馬令①，据云，深州一带拳匪滋事，惟与該处界連，自当严加防范。知关宪廑，合先稟聞。至卑軍各拨，已諭令加意訪查矣。

155. 复东撫〔袁世凱〕电〔光緒二十五年十一月二十四日〕

慰帅鉴：奉漾电，敬悉大旆已抵济南，恭賀任喜。敬。

156. 梅統領〔东益〕、張道〔蓮芬〕电

〔光緒二十五年十一月〕二十五日午刻到

督宪鈞鉴：匪自十九、二十日見馬步各营連夜冒雪前进，又因出示晓以利害，派人开导，憚于兵威，漸見解散，不敢搶掠。东益廿二、三带队巡历阜城、献县、武邑。抵献，探詢拳匪已撤，所属小范鎮夥匪，向南散尽。蓮芬带队巡历景、故、枣境，探詢拳場撤尽。邢統带两营，廿三亦抵两武、衡、枣分扎。又接范帮統稟，知景州一带亦无謠传。現各营星布，首尾相应，匪更知畏，料不敢聚抗。知念，謹陈。

157. 复〔梅統領东益、張道蓮芬〕电

〔光緒二十五年十一月二十五日〕

电悉。拳匪憚于兵威，漸見解散，亟宜趁势查拿首要，务获究办。

① 東鹿县知县馬乘时，山西解州人。

据探詢,献县小范鎮夥匪向南散尽。其景、故等属拳場撤尽,匪党亦必四散,尤应跟蹤捕緝,毋任在他处滋事。将来营队不能长此扼扎,必須絕其根株,党羽始能尽散,以免日后乘間窃发。是为至要。

158.梅統領〔东益〕、張道〔蓮芬〕电

〔光緒二十五年十一月〕二十七日酉刻到

督宪鈞鉴:蓮芬念四五,同邢統带巡历衡、武,晤商各令,将馬队两营择要分扎,派一哨至深界。并飭正定駐衡馬队两棚,連夜赴深,函告朱牧,有事就近飞告。邢統带前往,董鎮聞因病折回。已函催速派馬步队至深、冀防堵。完善之区,查訪匪股漸散,首要隐匿,营弁大半不識面,令各县購綫,派役会营捕拿。东益念五由献巡察武強、深州,蓮芬念六回景。讀悉径电,即通飭营县,赶緝首要。昨据駐故袁管带禀,念四訪获拳首山东恩县僧人大貴,交县供訊:〔系〕朱紅灯师弟。已飭县訊供,禀办。沁。

159.致梅統領〔东益〕、張道〔蓮芬〕电

〔光緒二十五年十一月二十七日〕

頃据美領事来函:"接保定府公理教堂电称:拳匪等今欲将深州、唐豊、遙[饒]阳三处地方教民杀害,迄今拳匪每日愈发增多,地面甚是杂乱,正定鎮至今并未曾派兵弹压,請赶紧严办等情。請查照,即电飭派弁兵弹压該处,万勿迟延"等語。查現接沁电,邢統带馬队两营已扎深界一带。即希轉致該营,查明深州、唐豊、遙[饒]阳三处情形,迅速筹顾,拨队保护,查緝首恶懲办,毋稍延緩,致有借口。是为至要。

〔光緒二十五年〕十二月

160.梅統領〔东益〕、張道〔蓮芬〕电

〔光緒二十五年〕十二月初一日未刻到

督宪鈞鉴:昨日奉沁电,即函告駐衡邢統带,抽队亲督赴深;駐献卞

营官派队赴饒阳，查拿聚匪。东益念六、七亲历武強、深州，詢知深、武交界，近日虽无搶掠，而拳厂倘观望未撤。念八早，訪知武西圈头鎮拳首朱胖子，仍聚二三十人，即同王令带队往捕。該匪見官兵来拿，即烧香請神，执刀迎敌，其党亦各持械抗拒。相持許久，枪伤匪徒二人，丁勇亦受矛伤。弁勇奋力向前，拿获朱胖子等十四名，刀械二十余件；并搜出該匪所搶深州西河头教堂銅鈡、神主楼各件；又获拳匪传单数张。知武邑南关倘匿匪首，即密派弁兵先回，拿获匪首苗树田、刘洛庆二名。又据吳桥劳令报称，县南孙公庙，連日突来山东拳匪百数十人，驅之不去，刻令范帮統督馬步队往捕，拳匪仍乘我兵未到之所，肆无忌憚，势非痛加懲創不可。前稟武修成章和倘乞速示正法，以儆匪类。东益念九回景。东。

161. 复〔梅統領东益、張道蓮芬〕电

〔光緒二十五年十二月初一日〕

东电悉。邢統带亲自带队赴深，卞营官派队赴饒阳查拿聚匪，均慰馳系。如云兄念八在武西圈头鎮捕获拳首朱胖子等十四名，搜出賍物、传单各件，又获匪首苗树田、刘洛庆二名，調度咸宜，办理得手，兵勇奋力可嘉。所获各犯，即請飭令迅速审办，应正法者赶紧录供稟請正法，以昭懲儆。孙公庙拳匪肆无忌憚，即希飭令范帮統，带兵痛加懲創，毋稍姑息。至匪首武修、成章两犯，业已批准正法，于念七专馬递去，今日計已接到矣。

162. 致东撫〔袁世凱〕电〔光緒二十五年十二月〕初五日

慰帅鉴：弟現在保定閱兵，接津海关黃道①电称：英国賈領事往晤該道，云山东乐陵县鬧教，甚属狂肆，囑求轉电山东撫宪派兵保护等語。用特轉达，即希查照酌办。歌。

① 天津津海关道黃建筦，字花农，广东順德县人。

163. 东撫〔袁世凱〕电〔光緒二十五年十二月〕初六日戌刻到

裕制台鉴：歌电感悉。現济、东、泰匪甚猖獗，尚未接乐陵稟报。卽飞飭查明，并保护弹压。魚。

164. 梅統領〔东益〕、張道〔蓮芬〕电

〔光緒二十五年十二月〕初八日子刻到

督宪鉴：念九，吳桥劳令报：該县孙公庙聚有拳匪，卽派范游击督队往查。是夜該匪二三百人赴該县庞家桥，烧毁教堂一处，焚劫教民六家，砍伤教民二名，杀死不奉教民一名而逸。范游击初一日早赶到孙公庙、赵庄等处，拿获十七人，发县訊明，系山东德州排子庄拳匪李发祥卽李庆海、李德海卽李振海、张开祧，赵家集拳匪郑凤亭为首，同往焚搶。初五日，劳令又訪聞，有拳匪多人聚集該县辛集店內，卽商令卑部哨官，带队前往拿获二十二人，发县訊明，系德州齐家桥拳匪李金荣、郑德茂为首，糾众百余人，将赴大齐庄焚搶教堂、教民。內节小廷一犯，系該教二师兄，勾結焚搶，拒敌官兵，情罪最重，拟請由县录供，稟請先行正法；并乞径批下县，以期迅速。余犯訊明，分等办理。惟匪首皆在德州，声势甚大，非会同东省拿办不可。拟請电致山东撫院，迅派营員統兵，会同德州并直省文武，不分畛域，协商拿办，以免滋蔓。东益初七赴吳桥察看，二、三日回景。蓮芬初八赴深州察看，二、三日回景。虞〔七日〕。

165. 复〔梅統領东益、張道蓮芬〕电〔光緒二十五年十二月初九日〕

虞电悉。吳桥所获各匪，应飭該县赶紧訊办。其节小廷一犯，旣系著名匪首，情罪最重，俟該县录供、稟到，卽行批飭正法。所示匪首皆在德州，必須会合东省，不分畛域，协商拿办，以免滋蔓。所見极是。已电商袁慰帅酌核办理矣。靑。

166. 致东撫〔袁世凱〕电 〔光緒二十五年十二月初九日〕

袁慰帅鉴：現在义和拳匪延蔓于直东交界各屬，首要各匪，此拿彼竄，何处兵少，卽在何处滋事。若不亟筹两省合办之法，恐根株一时难尽，致蹈兵至則散、兵去复聚之弊。似宜两省合力捕緝，請尊处专派营員，統兵在直东交界一带，与直隶所派文武各营員，不分畛域，会商协力拿办，以期早日安靜。至聞得义和拳老巢总根，实在冠县十八村，未知确否？可否派員将冠县十八村匪巢詳細查明，分别懲办，以清祸源。是否有当？尙希卓裁。

167. 东撫〔袁世凱〕电 〔光緒二十五年十二月〕初十日未刻到

裕制台鈞鉴：亥靑电敬悉。昨接德州电禀，已派尙道其亨①督队前往，会商緝办。上月已派吉道灿升，赴东昌各屬查办。卽飭就近会商，并赴冠县查办。因虑营員孟浪操切，故遣两道督率。东省拳匪，自三月滋扰至今，焚掠計数百家，教堂十余处。将来善后甚难。而言者捕风捉影，无奇不有，稍有顾忌，卽无从措手。懲办匪首，以清祸源，实为扼要办法。可否請将实在情形，詳細上聞，以杜浮議？統乞尊裁。蒸。

168. 復〔东撫袁世凱〕电 〔光緒二十五年十二月初十日〕

袁慰帅鉴：蒸电謹悉。德州东昌有尙、吉二观察督队查办，直界各营如有应行会商协緝之处，已飭知梅統領东益、张道蓮芬，与尙、吉二观察就近商办。至拳匪滋事、教民被扰情形，昨在保定时接总署轉录英使照会，弟处已将現办实在情形，詳細咨达。具奏一节，容俟斟酌办理。

---

① 山东督粮道尙其亨，字会臣，汉軍廂蓝旗人。

169. 致梅統領〔东益〕、張道〔蓮芬〕电

〔光緒二十五年十二月初十日〕

昨示电商山东撫院，派大員带兵在直东交界，会同协緝拳匪一节，即經电达慰帅。兹接电复，德州一带，已派尙道其亨督队前往会商緝办；东昌各屬，已派吉道灿升就近会商，并赴冠县查办等語。特此电聞。如有应与东省会拿，即希就近会商尙、吉两道，协力办理。

170. 兩司〔廷杰、廷雍〕、中协〔張士翰〕电

〔光緒二十五年十二月〕十四日未刻到

督宪鈞鉴：寒电謹悉。本月十一日据新城县謝愷① 报，东馬营等村，有演习义和拳彊童百余人，未曾滋事，現已設法禁絕，驅逐。并續准洋教士杜保祿函称，聞有十七日杀教之訂，請兵保护各等情。本司等当即批飭謝令認眞查拿。一面函复洋教士，并移知标下，业經酌派諳練晓事之弁，带勇数名，于十四日前往查拿梭巡，借資弹压，各在案。保定沈守② 亦遴委干員往查去訖。兹奉前因，除俟查明实在情形，再行馳禀，仍随时設法查拿外；合先电复。寒。

171. 趙州孙牧〔傳栻〕③ 宁晋胡令〔錫綸〕④ 由獲鹿〔來〕电

〔光緒二十五年十二月十四日〕申刻到

督宪鉴：初十，宁晋胡令来赵禀，义和拳匪李洛单等，由冀州至南孟庄，聚百余人，将唐邱教民江法来砍伤甚重，胡令亲往驅逐，不退，仍械斗。恐滋大患，請速飭正定鎮带步队一营鎮压。除胡令詳禀外，合先电禀。传栻、錫綸。

---

① 新城县知县謝愷，河南商邱人。
② 保定府知府沈家本，字子惇，浙江归安县人。
③ 赵州知州孙传栻，安徽寿州人。
④ 宁晋知县胡錫綸，奉天义州人。

172.致兩司〔廷杰、廷雍〕、中协〔張士翰〕电

〔光緒二十五年十二月十四日〕

頃据駐京法副主教林懋德函称：新城境界东馬营等村，拳匪甚夥，夜聚明散，习演邪术，潛謀不軌；虽屢經地方官出示曉諭，严行禁止，无如伊等置若罔聞，愍不畏法，約定十二月十七日起事，毁教灭洋。若不及早扑灭，势必退邇附和，紛紛效尤，益无底止。請迅为派兵弹压剿捕，歼厥渠魁，散厥胁从等語。所称是否确实？希迅速飭查，派兵前往弹压，以免滋事。并卽电复为荷。

173.致梅統領〔东益〕、張道〔蓮芬〕电

〔光緒二十五年十二月十四日〕

頃接赵州电禀，宁晋胡令赴州禀称：义和拳匪李洛单等，由冀州至南孟庄，聚百余人，将唐邱教民江法来砍伤甚重，胡令亲往驅逐，不退，仍械斗。恐滋大患，請速派队弹压等語。除电正定鎮外，应請尊处一并酌派队伍，迅速查办，毋稍稽延为要。

174.致正定鎮〔董履高〕电〔光緒二十五年十二月十四日〕

仰之兄鉴：頃接赵州电禀，宁晋胡令赴州禀称：义和拳匪李洛单等，由冀州至南孟庄，聚百余人，将唐邱教民江法来砍伤甚重，胡令亲往驅逐，不退，仍械斗。恐滋大患，請速飭正定鎮派队弹压等語。希卽由尊处酌量多派队伍，速往弹压查緝，毋稍刻延为要。

175.梅統領〔东益〕、張道〔蓮芬〕电

〔光緒二十五年十二月〕十六日午刻到

督宪鈞鉴：寒电敬悉。初十，董鎮力疾到深，与职道商定：徐管带輔廷，带馬队四哨，駐冀州、新河、南宮；許管带带馬步六哨，駐深州、饒阳、安平、束鹿；查禁拳厂。今奉寒电，沐恩等已飭函告邢徐二人，由

衡、冀各带馬队，赴宁晉查办。并属查訪附近州县，拳匪如多，速即函知，即拨淮軍往扎两武、枣強。邢統带馬队两营，专顾深、饒、安、冀、衡、南、新七属。抽出正定馬队，为赵州各属防剿。請飭由董鎮主持，以期各有专責。各营分扎要隘，不能即撤；倘再有他属告警，实难分拨。风聞津、保、正、赵所属，亦有暗迎拳师立厂之事。此輩学习数日，即图搶害教民，若不查禁于立厂之始，迨事出請兵，恐兵有不敷分布之日。速請密飭通省州县，严禁立厂、习拳，以杜蔓延。奉批办法三条，簡明尽善，感佩尤深；已赶行各属遵照。其余为难情形，有禀不能达者。职道拟一二日赴津面陈。删〔十五日〕。

176. 正定鎮〔董履高〕來电〔光緒二十五年十二月〕十八日午刻到

督宪鉴：职鎮初十到深，据教堂鲍称：韓林庄有王洛道，聚众数百人，意攻教堂。速派許兆貴带馬步队前往，拿获王道士，交深州管押。十五，宁晉县禀：南孟村义和拳匪百人，砍伤教民。鎮当派駐冀徐〔管带〕带馬步两哨弹压。复奉諭，即带队往宁巡防。回署后，再細禀。

177. 山东肏粮道〔其亨〕电〔光緒二十五年十二月十八日〕酉刻到

督宪裕帅鈞安[鉴]：亨奉东撫檄，会办直东拳会。請示机宜。巧。

178. 复〔山东肏粮道其亨〕电〔光緒二十五年十二月十八日〕

会臣九弟鉴：奉电敬悉。义和拳匪，散漫于直东各属，煽惑滋事，殊为地方大患。办理要义，当以解散胁从、捕除首恶，使知法有可畏，方能斂迹。惟当两省交界，此拿彼窜，聚散无常；若不亟筹两省合办之方，恐蹈有兵則散、兵去复聚之弊。是以电商慰帅，由两省合力办理。昨接复电，知景州一带委台从督办。兄已告知直隶所委之梅提督东益、候补道张道蓮芬等，遇有两省应拿之匪，彼此相商会緝，毋分畛域，以期早日平靜。梅、张二君駐景州，多望时通音信，互相联絡，遇事妥商，俾匪戢民安，得以速弭巨患，实为地方生民之福。企甚！ 祷

甚！嘯。

179. 致正定鎮〔董履高〕电 〔光緒二十五年十二月〕二十日

宁晉县属有拳匪滋扰，前接电复，已派馬步两哨先往，并由麾下带队往查。現接法国杜总領事来函，以接正定主教函称：宁晉县孟家庄，有教民数家被搶，并有教民一人受伤，請拨队保护等情前来。即希麾下迅即前往巡查，如有滋事匪徒，即拿交地方官訊办。智。

180. 致东撫〔袁世凱〕电 〔光緒二十五年十二月二十日〕

慰帅鉴：頃接英国領事賈禮士函称："本領事于本月初五日，面請关道黄，电請貴大臣，轉电山东撫台，迅即派兵到乐陵保护教士。未悉是否派兵到乐？嗣接教士信称：十四日乐陵仍未見有官兵，而拳匪刻已竄到乐陵，甚为危险。請电詢山东撫台，官兵何日到乐？立即电达台端"，在案。据称各情，祈即查照办理；并电复为荷。

181. 东撫〔袁世凱〕电 〔光緒二十五年十二月〕二十一日未刻到

裕制台鉴：智电悉。前已迭次飭查，旋接乐陵县何令①十四日来禀，該境实无鬧教情事，前偶有謠言，已分別解息等語。亦未接此处英教士来訴。奉来电，遵即飞飭防范；但东省兵均已拨駐西南各属，乐既无事，頗难移兵往扎，徒滋謠疑。馬。

182. 梅統領〔东益〕电 〔光緒二十五年十二月二十一日到〕

督宪鈞鉴：十八接山东尙道函称，带佐字两营到，約东益于十九赴刘智庙会商。昨已晤商，所有直东交界之处，分队防范，遇有匪扰，不分畛域，协力查拿。今日回景，又接駐山东博平吉道移开："奉东撫札开，聞逸匪閻书勤在邱县之吳家寨、长屯一带，聚二三百人将赴冠县

① 山东乐陵县知县何业健，陕西石泉县人。

之梨园屯滋事；并传聞，約东路匪众千余，到齐举事。經該处哨官派勇目曹中明，带勇张金得往探，該匪将曹中明凌虐致死，弃尸临境东沙河內；张金得被匪刑辱不屈，生死未定。現該匪等往直隶清河县境。查冠县十八村，为直隶清河、威、曲等县村庄环繞。請速派队赴梨园屯、紅桃园及临清之小卢庄扼扎，相机剿捕"等因。移請查照，协力查拿。

查卑部各营，分扎河間、深、冀，已属不敷分布，清河、威、曲各县，路隔四五百里，势难兼顾。应否預先就近派队防范？須請宪裁。現东益已派哨弁赴清河、威县一带，探听明确，再禀。张道蓮芬，于十八赴津，晉謁宪台矣。〔智〕。

183. 复〔梅統領东益〕电〔光緒二十五年十二月二十一日〕

智电悉。逸匪閻书勤聚集匪党，有赴冠县梨园屯滋事之謠；并聞該匪等現往直隶清河县境。匪势蔓延，所有清河、威、曲等处地方，均属吃紧。希卽就近派队防范，相机办理。如兵力实有不敷，如何添拨之处；并望探听明确，酌拟办法，迅卽电示。总之，直东交界之处，与东省协力查拿，不分畛域，最为妥善。箇。

184. 东撫〔袁世凱〕电〔光緒二十五年十二月〕二十三日酉刻到

裕制台鉴：养电敬悉。現各营均派在省西一带，卽电倘道，就近派兵一哨，前往防范、保护。漾。

185. 正定鎭〔董履高〕、趙州牧〔孙傳栻〕电
〔光緒二十五年十二月〕二十五日午刻到

督宪鈞鉴：职鎭十六自深州到冀州，接南宫县吕禀，范家寨义和拳結党，請派队馳往。职卽派徐管带带哨到該县。因队伍单薄，十七在冀小住一日听候，尙无事。十八晚，同邢統带道宁会商。十九，該統带因职查情形吃紧，将駐深馬步两哨，調来弹压。赵州孙牧，委卽用县

陈庆彬来宁，即派該員会同徐管带及胡令，前往南孟庄、曹庄、孟庄桥、史家嘴各拳場，委婉开导，劝令解散。三日內，各村二百余人全散，惟南孟庄五六十人，执迷不散。

念一，該州孙牧到宁，会同出示，劝令交出匪首，余无别究。是日酉刻，奉宪电，飭速办。职三更时，亲督队伍，并廖管带、陈委員、該县胡令前往，黎明抵南孟庄。該村竟敢鳴鑼聚众，职当即喝阻，該匪等仍在庙內舞刀，职等复竭力劝导，又散去四十余人。念余人冥頑如故，即行拿捉，匪拒捕，刀伤后营左哨馬勇李鶴年、孙受荣，中哨馬勇楊得祥、后营左哨馬勇焦得胜等四名。不得已，职等令开枪攻打，伤毙数名，生捉十名，搜获伪令、神牌、戒約、名单、刀枪多件，即交該县，并派陈令会訊。匪首道士薛明有、匪目赵新德，供認掌伪令不諱。可否就地懲办之处，請宪台迅賜复电。余八名，飭該县任訊，分别办理。并留徐管带馬队四哨，駐扎該县，随时严查，以防萌孽再生。

再，接营务处张道函称，职兵力薄，拟派邢統領带队扎深冀一带。今职留步队一哨，保护深州教堂，全队候淮軍到，即調回，分布赵州一带州县，防患未然。

現深、冀、景等处，兵力較重，此輩皆向西趋；正定、赵州所屬州县，多有拳場。此間兵尚嫌不敷分調，又接获鹿来禀，請派队弹压。职念四回正，余容詳禀。合并声明。

186. 梅統領〔东益〕电〔光緒二十五年十二月二十五日〕酉刻到

督宪鈞鉴：箇电謹悉。前差弁先赴清河，探回禀：于初九日，該县有匪数百人，将大寨庄教堂焚燒，并燒教民房三間，搶十余家，匪即逸回山东。近日清河地面尙称安靜，惟路接山东，匪蹤出沒无定。昨又派弁往威、曲两县探听，約正初方回。将来如何添拨营队弹压，俟探弁由威、曲回营，得悉詳細情形，再行电請訓示。宁晉有邢統带队伍駐扎，近亦无事。現在积雪盈途，不辨路径，寒天冻地之中，年內可望安靜矣。径。

187. 复正定鎮〔董履高〕电（光緒二十五年十二月二十五日）

电悉。宁晉各村庄拳匪甚多，均經解散。南孟庄拳匪聚众，經大麾督同廖管带等前往弹压、解散，其不服弹压各匪，胆敢拒伤勇丁，遂即枪毙数名，生捉十名，办理均属妥速。查前据梅軍門、张观察禀詢审拟拳匪办法，业經批复：所有拿获拳匪，訊明录供，分作三等办法办理在案。此次拿获匪首道士薛明有、匪目赵新德，应飭赶紧訊明录供，禀請严懲。其余八名，亦应訊取确供，查照三等办法章程，分别拟議詳办。現在匪势西趋，正定、赵州所属州县，均形吃紧；如兵力尙单，可与梅提軍商酌匀顾。希即妥筹防范，毋任滋事；幷轉致孙牧为荷。

卷　二

光緒二十六年〔正月〕

188. 梅統領〔东益〕电（光緒二十六年）正月初三日申刻到

督宪鈞鉴：差弁赴清河、威、曲等县探回，清河烧教堂等事，已經說合了結。威、曲两县亦相安无事，且該处有呂統带馬队駐防，更可放心。江。

189. 大名道〔万培因〕电（光緒二十六年正月）初七日午刻到

督宪鈞鉴：清河大寨村教案，經职道曁岑守先后委員前往会办，嗣据威县胡令禀称：此案及呂家坡另案，已由該令会同印委，与清河教堂洋教士議結，共給賠撫京錢一千吊、銀三百两。續因大名教堂范教士欲更改合同字句，复調胡令至郡，与之妥商，仍照前議，业已画押矣。詳細另禀。知关宪廑，謹先电陈。微。

190. 两司〔廷杰、廷雍〕电（光緒二十六年正月）十八日未刻到

督宪鈞鉴：諭函謹悉。林信中有不实，現已知会张协，添拨廿名練軍，

赴新鎮巡；并拟派沈守带同明干委員，前往查办。除詳会稟外，合先电聞。嘯。

191. 中协〔張士翰〕电〔光緒二十六年正月十八日〕酉刻到

督宪鉴：职于十六日回省后，接据张营官泰、新城县謝令愷会稟，該县拳民仍然执迷不悟，愈习愈多，兵单难鎮。謝令于十七日来省面称，情形相同。各等因。昨准藩、臬两司会商，派保定沈守前往。复与职会商，再由卑部择派步队二十名，明日随同謝令前往，再为极力劝諭开导。如能服从、各安生业甚妙，否則恐非重兵厚集不能制服；尤恐因循日久，滋蔓难图。职本应带队亲往，无如卑部馬部三营，除防拨外，营存及省局各差仅有二百余人，省城重地，恐顾彼失此。且聞定兴等处，漸有习拳之人，正飭拨弁等严加防范，亦未便择調。玆可否添拨重兵威服之处，伏候鈞裁，电示祇遵。

192. 复〔中协張士翰〕电〔光緒二十六年正月〕十九日

电悉。新城距省只百余里，定兴近鉄路，更便。台从縱在省事繁，不能带队亲往久駐，然卽同往来京津，亦不过費十余日工夫，一往察看情形，亲加調度，俾营哨官弁有所遵循，諒不至曠誤省公。至拳民不服劝諭，固非派兵弹压不可；惟究非股匪可比，其有厂之处不过数村，亦与河間、深、冀不同。由貴部三营中勻拨馬队一营，办理此事，似无不敷；且一营外出，于省防亦不至顾此失彼。来电以省中队少，不能亲带前往；并請添派重兵；殊見諉卸！刻下該处情形，拟卽派何鎮乘鰲，酌带馬队十余名前往查明。果应添拨重兵，再行酌量筹調，以免张皇而节糜費。皓。

193. 复兩司〔廷杰、廷雍〕电〔光緒二十六年正月十九日〕

嘯电敬悉。頃又接据法国总領事杜士兰函称：接其本国駐京大臣电开：据有人稟称，保定北境离鉄路十余里之定兴县地面，現有拳

匪党羽,势将蠢动,祈为轉請北洋大臣,設法务保平安等因。应請貴大臣速飭属,将匪党驅逐,以保該处教堂,而靖地方,是为切盼等語。即希速飭查明办理,并电复为荷。效。

194.两司〔廷杰、廷雍〕电〔光緒二十六年正月〕二十日巳刻到

督宪鈞鉴:电諭謹悉。已派候补县赵震东即往定兴,俟查明再禀。合先电聞。

195.中协〔張士翰〕电〔光緒二十六年正月二十日〕申刻到

督宪鉴:十九日酉刻接奉电諭,赶即籌拨队伍,二十早会晤藩司面商,于二十一日由陆路先赴定兴,会同該县令加意劝导拳民;再赴新城白沟河。職俟到彼处,会同地方官察看情形,竭力劝諭,情形如何,再为馳禀。除另禀外,先肃电聞。

196.張道〔蓮芬〕德州來电〔光緒二十六年正月〕二十二日酉刻到

督宪鈞鉴:十七由献县一带抵景,詢悉各属安靜。惟本月十二日,袁管带派弁兵十名,至景、故、德州交界景属小洋村,查禁暗中聚众練习拳匪。該匪等見兵少,竟敢恃众,刀伤二兵。弁兵不得已,格斃二名,伤三名,拿获二名;当經洪牧勘驗訊办,另行禀报。蓮芬于二十二日往巡各州县,催督各牧令緝拿首恶,清理各案。箇〔二十一日〕。

197.致藩司〔廷杰〕电〔光緒二十六年正月〕二十四日

頃接法总領事来函,以深州义和拳滋扰教堂教民之案,現在朱署牧正和衷商办;深望其于离任之先,了結一切,更較妥善。地方官之迁調,其权本与領事无涉;此次請留朱牧二三个月,系属暫时为了結經手事体起見,非請終留此任等語。查深州曹牧① 虽經掛牌,尙未

① 深州知州曹景郕,湖北房县人。

交卸靜海；朱牧現既正办教案，經手未完；領事愿留与商办，似可准如所請。祈飭朱牧，暫緩交卸，以期教案妥結。敬。

198. 藩司〔廷杰〕电〔光緒二十六年正月〕二十五日申刻到

督宪鈞鉴：敬电謹悉。此必朱牧璋达为征收上忙起見，不过以詞；本难准留。惟曹牧景郕之交卸靜海，須俟輾轉接替，計其奉委赴深，大約在三月半前后。彼时朱牧經手之事，必已清理，是亦不留之留，較为得体。似可无庸专飭朱牧暫緩交卸，伏候示遵。径。

199. 复〔藩司廷杰〕电〔光緒二十六年正月二十五日〕

径电悉。昨电系因領事来函相悬，当以該領事既称朱牧現正办理教案未完，愿其一手經理；或因曹牧在靜海曾与教堂有不洽之处。所請不过暫时系为了案起見，是以謂可照办。至应专飭与否，仍祈酌裁。

200. 致梅統領〔东益〕、張道〔蓮芬〕电
〔光緒二十六年正月二十五日〕

頃据美領事若士得函开："接到保定府公理教堂来禀称：前派兵在深州一带，該处俱各平定。今将兵漸为調回，該处拳匪复兴，欲害教士并教民等，情[請]赶紧多派弁兵，弹压該处，并将拳匪头目捕緝，以免嗣后滋生大事，等因。相应函請查照，电飭弁兵弹压，万勿迟延"等語。查前次面商，各处之兵本非全撤，仍須酌留数营，分布巡护。今据美領事所称，深州紧要，請查明情形，酌核办理。

201. 梅統領〔东益〕德州来电〔光緒二十六年正月〕二十六日巳刻到

督宪鈞鉴：沐恩于二十三日到景，张道出巡未回。前禀箇电，諒蒙鈞鉴。淮練行营加餉、加乾銀两，未奉宪批；是否批各局所，照禀給发？乞賜示諭，俾即咨領、散放。

202. 复〔梅統領东益〕电〔光緒二十六年正月二十六日〕

径电悉。淮練行营加餉、加乾銀两，支应局、銀錢所均已具詳，議准；于去腊廿六批飭，如詳办理，由該局、所分移知照。其練餉局亦經卫道开折禀明，照准；惟詳尚未到。俟到后，即专行尊处，以免輾轉躭延。以上各款，均請尊处咨領、散放。宥。

203. 梅統領〔东益〕、張道〔蓮芬〕电〔光緒二十六年正月〕二十九日

督宪鈞鉴：径电敬悉。深、冀各属，仍由邢統带两营馬队分防，未撤一兵。职道念四尙在深州，均极安靜。不知美公理教堂据何人所言，指何处撤兵？理合禀复。各州县教案，均在赶紧理結。职道念八回景。艳。

〔光緒二十六年二月〕

204. 梅統領〔东益〕、正定董鎮〔履高〕、張道〔蓮芬〕电

〔光緒二十六年〕二月初九日戌刻到

督宪鈞鉴：履高初三由正出巡各属，初六抵景，沿途地方安靜。現同东益、蓮芬商定，拟于本月底調正定馬步各一营，至深、冀换防邢統带两营馬步，枣強暫由范帮統留队分防。履高初九日由景查察冀、赵一带回署。佳。

205. 梅統領〔东益〕、張道〔蓮芬〕电

〔光緒二十六年二月〕十二日申刻到

督宪鈞鉴：頃接河間王守来函，該守因聞任邱拳厂林立，前往督县劝禁。詎至县属梁召村，有拳厂不服查禁，持械竟欲伤官。千总向前保护，受伤甚重。請速派兵，等語。現飭献县富庄驛，立抽馬步哨队前往；范帮統亦由景州星夜前去，会同王守查办。文。

206.复〔梅統領东益、張道蓮芬〕电〔光緒二十六年二月十二日〕

文电悉。任邱梁召村拳匪，胆敢持械抗官，致伤武弁，实属目无法紀！希飭派出营队，迅速严拿首要，务获惩办，毋任远飏为要。文。

207.梅統領〔东益〕、張道〔蓮芬〕电

〔光緒二十六年二月〕十六日戌刻到

督宪鈞鉴：文电敬悉。頃接范帮統由任来禀称，梁召鎮拳匪拒伤武弁后，即行逃散。現商王守，設法拿犯。他村拳厂，聞未散尽；亦会县查禁。近景州县，仍各安靜。沐恩十六由景回津，职道亦拟赴任邱巡察。諫。

208.梅統領〔东益〕电〔光緒二十六年二月〕十七日巳刻到

督宪鉴：十六日四点鈡发电后，接景防来信，据范帮統在任禀称："任邱梁召拳匪，聚集千余人，在彼暗为盘踞。經卢张村紳董来营面禀，据称：該匪拒捕后，人多乏粮，向各村富戸索要粮柴，向錢鋪借錢五十吊。該匪四人說合，拒捕之事，仅可賠禮，不交首要，势甚猖獗。声言：即官兵来，惟有打仗！等語。适河間王守到任，与王令①查看情形，意欲用兵剿捕。該帮統查看情形，非解散所能了事。用兵，該匪必死力拒敌，伤毙人命，即不能定"等情。益在泊〔头〕聞信，明日馳赴任邱，张道亦可到任，会查情形。但能解散固妙，否則非用兵不可。应請宪示，遵办。〔諫〕。

209.复〔梅統領东益〕电〔光緒二十六年二月十七日〕

諫电悉。任邱梁召村拳匪，胆敢聚众滋扰，实属目无法紀！即希台端督同王守、范帮統妥筹办理。自以訪明首要，严密緝拿，解散胁

---

① 任邱知县王蕙兰，山东长清县人。

从为上策。如該匪势甚猖獗,卽須胁以兵力,务令交出要犯。倘竟抗拒不服,亦惟有用兵捕击,以免蔓延。統希查夺情形,相机妥办为荷。霰。

210. 兩司〔廷杰、廷雍〕电〔光緒二十六年二月〕十八日辰刻到

督宪鈞鉴:頃据河間府王守禀:"任邱梁召村拳匪逞凶毆官一案,已先后二次禀明,未奉宪示。現在拳匪日增,馬队一营、步队两哨,恐难鎮服。卑府复拟办理情形,具禀专丁賫投。惟距津較远,批回尤迟;乞就近电請,迅賜批示、遵办"等情。合亟电禀。

再,据称:該处拳匪已聚数千,合并禀聞。候示。

211. 复〔兩司廷杰、廷雍〕电〔光緒二十六年二月十八日〕

霰电悉。昨接梅分統、张道諫电,据范帮統禀,梁召拳匪聚集千余人,暗为盘踞;并經卢张村紳董赴营面禀:該匪等有向各村富戶索要粮柴,向錢鋪借錢等事。梅分統在泊头聞信,卽日馳赴任邱,张道亦赴任会查。但能解散固妙,否則非用兵不可,等語。当复以現在自以訪拿首要、解散胁从为上。如該匪势甚猖獗,卽須胁以兵力,务令交出要犯;倘竟抗拒不服,亦惟有率兵捕击。令其查夺情形,相机妥办。随接王守禀到,亦卽照此批示,在案。兹承电示,复电催梅分統等迅往妥〔办〕矣。嘯。

212. 致梅統領〔东益〕、張道〔蓮芬〕电

〔光緒二十六年二月十八日〕

昨接諫电,任邱梁召村拳匪聚众情形,并悉两兄均卽赴該处查办。业經电复,請督同王守等相机办理,在案。頃接藩臬来电,据王守禀,現在該处拳匪日增,所去馬队一营、步队两哨,恐难鎮服,等語。想台旆到彼,如兵力不敷,必已妥筹添拨,相机妥办。刻下办理情形,卽希电示为盼。

213.梅統領〔东益〕、張道〔蓮芬〕保定來电

〔光緒二十六年二月〕二十三日酉刻到

督宪鈞鉴：梁召聚匪，經紳士开导，本邑拳匪，二十一早漸散；雄、新、文、隈[?]、容、永拳匪二千余人，午后亦陆續回归。詎料路过正乐，該村教民疑系往攻教堂，开枪攻击，彼此鬨斗。沐恩等聞信，立飭范帮統等督带馬队，飞往护救。五鼓抵正乐，围攻之匪，聞号声逃散，擒获八名，夺获枪械多件。

聞梁召尚有退回拳匪，即率队折回梁召。正欲派弁入村探查，忽由街內冲出一百余人，直扑馬队，当即击毙十七名，擒获枪旗刀矢数十件，余匪四散逃匿。适值沐恩带馬队两哨，并带同河間协王副将、任邱王令赶到，当飭弁同役入街清查，据商民口称：夜間聞官軍号声，拳匪紛紛逃散，亦有持械出街迎敌者。現在街上并无拳匪。沐恩复飭弁往查正乐，知教民枪毙拳匪三十余人，負伤甚多；若非官兵来救，即难守住。

現留馬队五哨，步队两哨，屯扎相近梁召之北芦漳。随后查看，再行分要扼扎。所获各犯，均交王守、王令审訊。前調步队两营，今日到任。嗣后情形，容再禀陈。禡〔二十二日〕。

214.复〔梅統領东益、張道蓮芬〕电〔光緒二十六年二月二十三日〕

禡电悉。正乐、梁召两村拳匪，經台端督飭营队，迅赴机宜，不致頓成巨案，办理甚属妥速。現在該处兵力較厚，足資鎮懾；务即妥筹解散，毋任匪徒他处再聚。其外来匪徒，勸令散归；尤須严防沿途滋事。一面飭令研訊获犯，将指出首要，上紧查拿，必須根株尽絕，不使余孽复萌，是为至要。再正乐距梁召若干里？是否同归任邱管轄？祈便中示及。漾。

215. 梅統領〔东益〕、張道〔蓮芬〕电

〔光緒二十六年二月二十三日〕亥刻到

督宪鈞鉴：霰、嘯两电敬悉。沐恩、职道均于十八到任查探，梁召拳匪，果邀約雄、新、容、涿一带拳匪三四千人，占聚梁召，固結不散。声称：官軍往捕，即行拒敌。尚无滋事情形。城乡各紳，力求暂緩进兵，愿往开导解散。

沐恩等与王守筹商再四，若即用兵，伤人必多。且梁召系属大鎮，虽聞平民眷口大半迁移，第經接仗，深恐伤及无辜。現由城乡紳士前往，晓以順逆，諭以利害，与限三日，令其解散，以二十二为定。如再不遵，亦惟有督队前往，誘其出村捕击。

現調到馬队二百余名，步队两哨；昨复抽調景、武步队两营前来，以資調遣。如肯解散，再当会县密拿伤弁要犯。余容再禀。此禀系由保局发。以后如有电諭，由保飭清苑县专馬送任。号〔二十日〕。

216. 致中协〔張士翰〕电 〔光緒二十六年二月〕二十七日

据英領事賈礼士来函，以接北京教士来信，轉据現赴永清县教士函称：县属陈家庄見有揭帖，系杜貴林捏造誣蔑教堂，請飭拿办。并称該县所属一带，立有拳厂，請派兵駐扎，各等因。即希尊处酌派营哨，迅往該县严密确查，务将实系造言惑众之人，拿交地方官訊办。一面上紧巡緝，将拳厂尽行驅逐为要。感。

217. 中协〔張士翰〕电 〔光緒二十六年二月〕二十九日巳刻到

督宪鈞鉴：頃奉电諭："永清县属陈家庄見有揭帖，捏造誣蔑教堂，并以該县所属立有拳厂，飭酌派营哨迅往确查，緝拿造言惑众之人，驅逐拳厂"等因。奉此。茲遵派卑部馬队中营管带王占魁、哨官魏殿元，带精壮馬兵四十名，于廿八日起程前往，妥愼查办。俟該管带到防后，如何情形，再当續禀。

〔光緒二十六年三月〕

218.荣中堂〔祿〕电〔光緒二十六年〕三月初七日巳刻到

裕寿帅鉴：亥密。昨风聞定兴白沟河等处，有义和拳匪聚多人，声言毁教等語，但未知是否确实。即請迅速飭查，以息乱萌为要。仍祈电复。祿。魚〔六日〕。

219.張道〔蓮芬〕电〔光緒二十六年三月初七日〕戌刻到

督宪鈞鉴：景、阜、深各巨案，均有成議，地方安靜。頃得透雨，旱禾可种，民心更定。应留营哨，皆調換到防。职道初八往深、冀州查防队，面告将弁，妥愼稽查；兼晤牧令，催結未了鎖[瑣]案。由献赴任，回津。范帮統亦同赴枣、武、献县察看。阳。

220.兩司〔廷杰、廷雍〕电〔光緒二十六年三月初七日〕戌刻到

督宪鈞鉴：电諭謹悉。遵即移知中协，撥兵速往查緝；并札保定府，分飭各該县，会同防营，查明妥办。合先电聞。

221.复荣中堂〔祿〕电〔光緒二十六年三月初七日〕

荣中堂鈞鉴：亥密魚电謹悉。查定兴白沟河等处，前因聞有拳会，于二月初間，飭中协张副将带队巡緝；并經保定府沈守前往确查，将拳場驅逐淨尽，由各該村董等出具切結，永不习拳，等情；仍飭該地方官随时查緝；各在案。玆承电示，已电飭兩司、中协，迅速查明办理，免致匪徒潛匿，造謠生事。謹电复。

222.致兩司〔廷杰、廷雍〕中协〔張士翰〕电

〔光緒二十六年三月初七日〕

准荣中堂电开：风聞定兴白沟河等处，有拳匪聚集多人，声言毁教等語，請迅速飭查，以息乱萌等因。即希飭派弁兵，迅往該处，訊眞

查緝，免致匪徒潛匿，勾結滋事为要。

223. 兩司〔廷杰、廷雍〕中协〔張士翰〕电

〔光緒二十六年三月〕初八日申刻到

督宪鈞鉴：昨由雍复虞电在案。今晨杰晤张副将，議定遴派弁兵，明早标下卽亲率馳往定兴白沟河等处，認眞查緝，相机办理。除俟查明实在情形，另請示遵外，合先电复。齐。

224. 盛京卿〔宣怀〕① 北京來电〔光緒二十六年三月〕十四日巳刻到

督署：昨因比工程司稟請緝拿鉄路窃盜，函懇一切，諒蒙俯察。頃又据稟："日来义和党于芦、保一带，将有蠢动之势，前数日曾有匿名揭帖，定二十日举事，等語。想此重大情形，定当稟明政府。已請比使向貴国政府，請实力保护洋員"等語。洋人多疑，已行孙道、夏守，留意防察。芦、保、正定一带，洋匠甚多，乞严飭文武防护；或請暫派馬勇廿名，交孙道、夏守，以資梭巡鎮压。候鈞裁。宣怀。元〔十三日〕。

225. 复〔盛京卿宣怀〕电〔光緒二十六年三月十四日〕

杏蓀兄鉴：元电謹悉。昨接来函，已飭文武防护。近日义和拳会蔓延各处，均已分派营队，分路弹压、巡緝。芦、保、正定一带，系隶中协正定鎮管轄。兹承电示，当再飭中协、正定鎮，多派弁兵，在于現办鉄路工程地方，实力弹压、梭巡，以資保护。盐。

226. 总署电〔光緒二十六年三月〕十七日亥刻到

直隶督：密。昨据俄使密告：接友人函称，义和团、大刀会等，月前已至涿州、易州等处；近日又至芦沟桥一带，約有百余人。昨忽在該处会議，并皆暗带兵器，散布揭帖，专以杀害教民、仇对洋人为詞。芦沟

① 督办鉄路事务大臣盛宣怀，字杏蓀，江苏武进人。

桥一带教民，今早紛紛进城，避在南北（原作七，誤）教堂內。現在各国使署人員，咸有戒心。俄国在此并无教士，特以友誼相关，故請中国政府赶紧派兵弹压，筹一妥协办法，切勿迁延，以免他国借口。等語。查拳会漸及近畿，早有所聞；俄使所言，不为无因。此事关系紧要，务須赶紧严密查办，免滋事端。至該会人数約有若干？現在何处？务希严飭所属，据实查复，速筹办理。除行知提督衙門、順天府外；特此电达。希将查办情形电复为要。霰。（按此电亦見《义和团档案史料》上册七九頁；惟該书所录較此电少九字，似系漏抄。）

227. 复总署电〔光緒二十六年三月〕十八日

总署鈞鉴：霰电謹悉。查义和拳、大刀会始于山东，自上年秋冬漸延及于直隶各处，皆由外来匪徒，以練习此等拳棒能降神附体、枪炮不伤之說，煽惑乡愚。其中卽有素与教民結怨者延为教練，因而传习漸广。近在楊柳青地方，拿获山东拳匪刘得胜一名，訊供：每教徒一人，索錢三百文，实則仍为財利起見。而到处乡民謂以此可抵制教民欺侮，竟为所惑；并有匪徒卽借此布散謠言，与教为难。地方官暨派出营队，一有所聞，立往查办。其所报之处，有事出有因者；有全系謠言〔者〕；并有教民与乡民向有嫌隙，欲借此中伤者；亦有彼此相疑，羣聚防备者；均經随时劝諭解散，訪有生事匪徒，卽行拿办。而教民遂不免张大其詞，告知教士，教士卽据以报其領事、公使，甚为惊惶。此現在各处情形。刻下順、直各属，皆派有营队，分路弹压；并飭地方官严行察禁，暨訪拿造言匪徒。玆奉电示，复已严飭各該地方官，赶紧严密查办；并飭督标中协亲往弹压、巡緝，以免滋生事端。謹先电复。巧。（按此电亦見《义和团档案史料》上册七九——八〇頁。）

228. 致兩司〔廷杰、廷雍〕、中协〔張士翰〕电
〔光緒二十六年三月十八日〕

准总署电开："昨据俄使密告（中略，見前电），希将查办情形电复，

为要"等因。即希台端迅速轉飭各該地方文武，查有拳会聚集，严拿首要，解散胁从，訪明造言匪徒，务获究办，以免外人有所借口。并希西园兄酌带弁兵，亲往各該处弹压查緝，勿任滋生事端。所有总署指查各节，务即查明声复，以便电复总署为荷。

229. 藩司〔廷杰〕、中协〔張士翰〕电

〔光緒二十六年三月〕十九日巳刻到

督宪鈞鉴：巧电謹悉。标下士翰本拟即刻遵諭前往，因臬司〔廷雍〕业已赴津，本布政司杰尚未由津回省，省会重地未敢擅离；先派馬步勇各四十名，遴弁管带，尅日馳赴涿州一带，去訖。适本司杰于申刻回省，标下即于明早亲往芦沟桥等处，督率弁勇，会同西路厅，严密查拿。本司杰亦分札西路厅及所属各州县，一体严密查拿。俟查明实在情形，再行稟紓宪廑。

230. 兩司〔廷杰、廷雍〕电 〔光緒二十六年三月〕二十三日辰刻到

督宪鈞鉴：頃据首府回稟，据駐张登哨官张同貴稟称：二十一日，姚庄有拳民与教民各聚多人，劝阻方允①。今午間，竟自械斗，势甚凶猛。等情。本司等当即派首县陈令，会同张泰，带馬队二哨，是夜前往弹压。合先电聞，容后詳稟。养〔二十二日〕。

231. 保定电局电〔光緒二十六年三月二十三日到〕

津院鉴：敝局二十二(原作巳)号官报，系姜庄，非姚庄，乞更正为荷。保。

232. 总署电〔光緒二十六年三月二十三日〕酉刻到

直隶督：頃法使函称：接保定府电，該府属安家庄拳匪攻击教民，被杀数人，焚毁房屋，情形危急；請派兵救护，等語。希速查妥办，电复。漾。

① 編者按：此处原电似有漏字。

233.复两司〔廷杰、廷雍〕电〔光緒二十六年三月二十三日〕

养电悉。姚庄（按应为姜庄）拳教械斗，务卽妥为弹压，設法解散，以息事端。拳民多系外来匪徒，党类甚众，尤恐愈聚愈多，酿成巨案。希飭赶紧解散，勿任蔓延；仍将陈令等現办情形，电示为荷。

234.复总署电〔光緒二十六年三月二十三日〕

总署鈞鉴：漾电謹悉。查此案，今早据藩臬来电，以該处拳教各聚多人，互相械斗，已派营官张泰带队前往，会同該地方官查办，等情。业經电飭迅速解散，妥为弹压，查拿拳匪首要，驅逐余党，以免酿成事端；在案。兹承电示，复电飭該司等速查妥办，并将現在查办情形电复。一俟复到，卽当奉聞。謹电复。

235.致两司〔廷杰、廷雍〕电〔光緒二十六年三月二十三日〕

頃准总署电开：法使函称，接保定府电，該府属安家庄拳匪攻击教民，被杀数人，焚毁房屋，情形危急，請派兵救护，等語。希速查妥办、电复。等因。查此案，接尊处馬电，卽經电复妥办，在案。旋接法領事杜士兰函称，江家庄拳匪滋鬧，教民被杀数人。与总署此电，情形相同。务卽設法解散，妥为弹压，免致酿成巨案。究竟教民有无被杀，并房屋被烧，暨現在查办詳細情形，望卽电示，以便声复总署。

再，午后接来电，以拳教滋鬧，系姜庄；今总署电又系安庄；是否卽一处？究系何地名？并希示复为荷。

236.两司〔廷杰、廷雍〕电〔光緒二十六年三月〕二十四日辰刻到

督宪鈞鉴：漾电懔悉。本日戌刻据陈令鴻保①禀报：二十三日黎明，偕张管带泰馳抵大张庄，詢据僉称，本月十八日，庄民张洛弟浼姜庄

① 清苑县知县陈鴻保，浙江海宁州人。

鋸鍋教民王洛敏代釘火鐮，王洛敏因未給錢，担入张洛弟家坐索、口角，劝散。十九日，姜庄教民三十余人赴村叫駡，要索四款：一、罰席五十棹；二、罰修教堂；三、要京錢百吊；四、要张洛弟全家奉教。因說合未允，連日赴村叫駡五次。二十二日，有白帽、白衣教民开枪駡街，放伤张姓三人，枪斃张麦收一命；村人不平，聚人找至姜庄教堂，教民升屋开放枪炮，放斃二十余人，并自焚教堂之半，及教民房屋十一間。此查勘、詢問之大概情形。現在拳教各散，延請紳董开导。惟教堂无人传話。等情。本司等伏查此案情节重大，亟应严拿起衅为首聚众及下手斃命之犯，从重懲办。現已添派河工候补同知朱璋达、候补通判胡长年，前往会办。

再，省城現存練勇不敷調遣，昨仅带去馬队四十二名，省中已觉空虛；去兵仍觉单弱；务請調拨馬队一营，飞速来省，以救眉急。合先电禀。漾〔二十三日〕。

237. 兩司〔廷杰、廷雍〕电〔光緒二十六年三月二十四日〕巳刻到

督宪鈞鉴：漾电謹悉。张登堡姜庄，民教因細故起衅情形，昨据首县陈令禀报，即派朱璋达、胡长年前往查办。当为奉聞，并請飭运[速]拨馬队来省，在案。兹奉前因，并垂詢鬧事地名。查据报系属姜庄，在县南距张登二十里許。合并声明。容再續禀。敬。

238. 复〔兩司廷杰、廷雍〕电〔光緒二十六年三月二十四日〕

漾电悉。駐津練軍左翼馬队，現在分派通州、靜海、文安、盐山、青县等处，查办拳匪，不敷分拨一营，已飭楊分統福同派拨副中营馬队三哨，令該营管带王迪义带往，于廿五乘火車赴尊处听候調遣。此案，現在拳教各散，亟宜妥为弹压开导，勿任再滋事端。一面严拿首要，务获究办。俟获犯訊明确情，应即迅速秉公持平理結，以免借口。統希查照为荷。敬。

239. 兩司〔廷杰、廷雍〕电 〔光緒二十六年三月〕二十六日申刻到

督宪鈞鉴：王管带迪义，已于廿五日晚十点鈡，带領副中营馬队三哨到省，拟于明日开往张登。先是，陈令因民教聚集不散，兵力較单，請添步队；卽于二十四日續拨步队一百名、馬队三十名，派弁带往。惟省城空虛，拟俟副中营馬队到防，卽将步队撤回。現在民团聚集謝庄者，陆續散尽；东閭村教堂四面挖濠，排列枪炮，教民駐守，聚而不散。已飭沈守商允駐省教士杜保祿，函飭解散。余容續稟。宥。

240. 兩司〔廷杰、廷雍〕、中协〔張士翰〕电（按此电应列在下一感电之后） 〔光緒二十六年三月〕二十七日

督宪鈞鉴：感电均謹悉。姜庄民教交斗一案，昨据朱丞胡倅查明稟称：謝庄武生张玉珂，家有四套大車一輛，赴北邓村探亲，回至村西，被教民迫挾借用，霸留东閭教堂，因結怨村民，等情。玆駐京总主教樊国梁，轉据保定教堂所称，拳匪头目张老白，乃謝庄富戶。姑无論所指是否卽张玉珂，抑或另有其人；惟旣系富戶，岂肯甘为匪首？当此民教仇隙已深，万难听其挾嫌誣指之說，妄拿无辜。除将委查始末确实情形，业經另詳外；合先电請函复樊主教，实为公便。再省城南关地方，标下已遵示分派弁兵弹压、巡护矣。感。

241. 复〔兩司廷杰、廷雍〕电 〔光緒二十六年三月二十七日〕

宥电悉。民教聚集，易滋事端；希飭該守、令，会营妥为弹压、劝諭，务将聚集民团散尽，方不致教民惊惧、羣聚防备。并須派兵保护教堂，与杜教士商劝解散。一面严拿滋事首要懲办，是为至要。

再，駐京法总主教樊国梁函称：据保定教堂报称，日前淸苑县境謝庄，有拳匪数千，齐赴江家庄，与教民寻衅，搶夺財物。教民不詘，两相交战，各有杀伤。教民房屋，尽被焚燬，不在教者亦被波及。拳匪头目名张老白，乃謝庄富戶，只会邪术，毫无他能，本易拿获，无如

不認眞緝捕，只以善言劝导。此等邪党，若不尽法懲治，势必紛紛效尤。請飭速拿张老白，散厥胁从，并速派兵弹压。等語。所言是否属实？即希确切查明、妥办，免致借口，多生枝节。〔感〕。

242. 致两司〔廷杰、廷雍〕中协〔張士翰〕电

〔光緒二十六年三月二十七日〕

頃接英領事賈礼士函称：接准复函悉。已派张协台拨兵保卫保定城外南关。合再函請派兵保护。等語。即希尊处飭派弁兵，在于城外南关地方弹压巡护为要。

243. 中协〔張士翰〕电 〔光緒二十六年三月〕二十八日午刻到

督宪鈞鉴：頃奉电諭，謹悉。查保定南关教堂，及內地会共三处，一路北，二道南，均相隔不远。前蒙飭令保护，当拨兵十名前往駐巡。惟因各会堂近在一处，故未分駐。兹奉电飭，遵即再添派兵五名，連前共十五名，应令每处以五人分駐，以期一律。除会銜电复外，合再禀聞。

〔光緒二十六年四月〕

244. 两司〔廷杰、廷雍〕、中协〔張士翰〕电

〔光緒二十六年〕四月初一日子刻到

督宪鈞鉴：頃据蠡县章燾①，来省面禀，廿八日，有教民背負洋枪，从西栢寺村中經过，拳民盘查不服，教民吓放一枪，未中，致村人将教民毆伤。惟时隔村教堂本聚有一二百教民，該村拳民恐教民前来报复，遂于本日勾外来拳匪千余人，盘踞西栢寺村。請发兵弹压。等情。当經标下派馬步队各一哨，令王营官占魁于明日五鼓馳赴蠡县。本司等亦遴委陈牧以培、李牧禹言，于明日馳往查办。

再，张、姜二庄民教械斗之案，已传到起衅之团民张洛弟、教民王

① 蠡县知县章燾，河南祥符人。

洛敏，訊供，各执〔一詞〕；容再質訊。合先稟聞。艳〔二十九日〕。

245. 复兩司〔廷杰、廷雍〕、中协〔張士翰〕电
〔光緒二十六年四月初一日〕

艳电悉。蠡县地方拳匪聚集千余人，趁此未滋事端之时，亟宜妥为弹压解散。一面查明拳民毆伤教民一案，秉公訊断，使拳教俱各心服，不致聚众报复，則彼此无所防备，自易劝解；仍須将为首聚众之人，查拿懲办。統希轉飭該營官等，会县妥速办理。至张姜二庄民教械斗之案，希卽訊明，迅速持平理結为荷。东。

246. 致臬司〔廷雍〕电〔光緒二十六年四月初二日〕

頃接公牍，以調員赴省审办姜庄民教械斗之案。查馮丞清泰，現經楊运司委赴芦台，会同宁河县弹压拆埧之案，陶守式鋆赴京引見；該員等回津均需时日。如有可另委之員，請再选派，俾迅速审理，以免延誤。

247. 臬司〔廷雍〕电〔光緒二十六年四月〕初三日酉刻到

督宪鈞鉴：昨奉电諭，以馮丞在差、陶守赴引；今拟改調袁守世廉、阮守貞元，电請俯賜飭令該守等，卽来省会訊，实为公便。江，申。

248. 兩司〔廷杰、廷雍〕、中协〔張士翰〕电
〔光緒二十六年四月初三日〕戌刻到

督宪鈞鉴：蠡县拳教肇衅一案，业奉东电遵办。頃据章龢稟称，是日，两造各因疑誤激成聚众糾党之事，嗣令紳董一再劝諭拳民，始将高家庄受伤教民陈九儿放回。次早，外来拳匪遂散大半。迨請兵到蠡，飭众亦散。今該会及附近村庄，均无大伙；惟城內聞有依拳，民心惶惑。后会营驅散，安諭厲民。現値庙会人众，未便操切；俟会毕，卽妥筹善后。至高家庄教堂內有百余人，昼夜防守，查看情形，非防营

长駐不足以資鎮摄[慑]。陈、李两直牧已到，俟办有端倪，再行会禀。等情。除俟該印委禀复到日，另据詳办外；合先电紓宪廑。

249. 復臬司〔廷雍〕电〔光緒二十六年四月初三日〕

江电悉。示調袁、阮二守，即当飭知赴省，由台端指示，妥办。

250. 致兩司〔廷杰、廷雍〕电〔光緒二十六年四月〕十二日

頃接法主教樊国梁来函，因清苑教案，特派林副主教至省謁見，面商一切防范事宜，妥議善后章程；請电致尊处，务与林副主教和衷商办一切，咸归平允妥协，庶免再費周章，等語。特此电聞。如該副主教到省謁見，希即妥为因应。文。

251. 兩司〔廷杰、廷雍〕电〔光緒二十六年四月〕十三日巳刻到

督宪鈞鉴：文电謹悉。林副主教初九日到省，訂于本日下午三点鈡在臬署会晤。現在該副主教又嘱樊主教电請宪台，以防范善后等詞諭知。其理屈护短情形可想。本司等謹遵"妥为因应"之諭，向其开誠布公。容俟会晤后，再将商办一切电禀。元。

252. 兩司〔廷杰、廷雍〕又电〔光緒二十六年四月〕十四日辰刻到

督宪鈞鉴：密。本日会晤林懋德，自申至酉，該主教一味偏执，与之反复办[辩]論，并商令先将鬧事教民驅逐出教，亦由地方官訊办；該主教始允俟派人查明滋事教民再議，并允将应訊之教民王洛敏、竇桂等五人后日送来。自言十七日往晤。合先禀聞。再，此案如蒙电示，乞用密碼为祷。

253. 淶水縣〔祝芾〕① 电〔光緒二十六年四月〕十五日〔到〕

督宪鈞鉴：卑县拳匪已聚千余人，拿去教民二名，卑县亲往弹压，不

① 淶水县知县祝芾，字召棠，河南固始人，著有《庚子教案函牍》一卷。

服；請速派兵一二营，星夜下县，以便查办而資鎮服。祝芾。寒〔十四〕。

254. 兩司〔廷杰、廷雍〕电　〔光緒二十六年四月〕十六日亥刻到

督宪鈞鉴：昨据淶水祝令禀报，北高洛村聚有拳民千余，擄去教民二名，請兵速来，等因。本司等即移請张中协，速拨馬队前往；并派候补直隶州夏詒垣、正任临城县吕增祥①往查。当晤张协，据云，巳派王营官占魁，管带馬队两哨，連夜飞往。业經本司等詳报在案。今日午后，又据該县禀称，拳民于是夜，将南高洛村教民住房約燒二三十間，并在井內見有杀伤男女約二三十口，是教是拳，无从确查，亦无人訊尸、报案。虽蒙督宪飭派馬队廿名到县，寡不敌众，合再請兵剿拿，等語。查省城营队，势难再拨，仰恳宪台速賜就近酌拨前往，以資兼顾。諫。

255. 中协〔張士翰〕电　〔光緒二十六年四月十六日到〕

督宪鈞鉴：十五日酉刻，准藩司来函，以定兴附近高樓村，現有拳教互毁，焚燒教堂，請速拨馬队二哨，前往弹压。查前奉宪札，飭派卑軍专司巡查保属州县；然該属虽为淶水轄境，惟情事重要，自应不分畛域，拔队迅往；兹派卑軍馬队管带王占魁，带兵二哨，于十五日夜起程前往，会同地方官妥办。除另禀外，合先电聞。

256. 兩司〔廷杰、廷雍〕电　〔光緒二十六年四月〕十七日申刻到

督宪鈞鉴：頃据定兴罗令正鈞禀报，探得高洛村匪众，繞出淶水县境，已向安肃庄一带而去。詎至十五日戌刻，突[突]劫县属仓巨村，教民房屋被燒多間。該匪众旋即四散，幸教民先避，未伤一人，等語。当經面商中协，檄飭营官张泰，由张登先行拨带馬队一哨，飞往定兴、安肃、淶水接壤之地，择要駐扎，随时策应。并加劄夏詒垣、吕增祥，

① 临城知县吕增祥，安徽滁州人。

就近查明各情形,禀办。謹先禀聞。霰。

257.張道〔芬蓮〕高碑店來电〔光緒二十六年四月十七日到〕

督宪鈞鉴：职道今晚抵涞水,适祝令同省委夏直牧詒垣、呂令增祥由南高洛村勘驗回城。据称：該村被北高洛村及外来拳匪焚烧念經公所七間,教民住房七十五間,詳細詢勘,未見尸身;現在教民逃匿,无从盾問。北高洛村聞尙隐聚拳匪甚众,祝令等因所带馬队仅二十名,未便輕往捕拿。前被擄去教民二名,亦无下落。等語。职道明日拟約同省中所派王营官哨队,会同祝令等前往,相机查办,恐非用兵不能懾服。且聞定兴、新城、落垡各匪,皆欲蠢动,拟請飭派楊分統再带馬队一二哨,多带枪子前来;并飭罗提督派大沽李营官带步队二三哨,由塘沽搭火車至高碑店駐防,以遏京师門戶。是否有当,仍乞鈞裁,示遵。銑〔十六日〕。

258.中协〔張士翰〕电〔光緒二十六年四月十七日〕亥刻到

督宪鈞鉴：頃准定兴罗令禀称,县属仓巨村,十五日被高樓拳匪竄入,焚烧教民房屋多間,懇請拨队弹压。当因情事重要,会商两司,暫由张登将馬队管带张泰及馬兵四十二名調回,飭令星夜前往妥办。又查罗令禀云,安肃安家庄一带,尙有拳匪竄入。伏思現在匪势甚张,該处虽未滋事,亦应严防;复由步队中营挑选兵三十三名,派哨官何玉龙带領,已于本日申刻馳往,会同該地方官認眞巡防。玆于酉刻接奉电飭前因,合先禀复,以慰宪廑。

259.天津鎮〔罗荣光〕电〔光緒二十六年四月十七日到〕

欽帅鈞鉴：电諭敬悉。遵派李营官即速带队前往高碑店駐扎,候調,請迅賜火車免票,以便开差。(按此电应列在263致天津鎮电之后)

260.致兩司〔廷杰、廷雍〕、中协〔張士翰〕电
〔光緒二十六年四月十七日〕

銑电均悉。涞水县北高洛村拳民滋事，昨据祝令两次来禀，即先后由津派拨馬队四十余名，令张毓渠观察率領、查办。嗣接县禀，情形甚重，已得尊处派令王营官带馬队两哨，連夜飞往，深释远系。該处拳教究系因何起衅，暨焚掠伤毙实在情形，已札飭张道确查。如能即时解散，固妙；倘有仍須添兵力之处，已行飭张道酌核，禀由天津酌調，以資鎮慑。惟民教搆衅，一波未平，一波又起，人心不靖，殊可虑也！篠。

261.致中协〔張士翰〕电〔光緒二十六年四月十七日〕

頃据法总領事杜士兰函称：安家庄現在格外危急，請飭拨兵队，即日前往弹压、保护，免滋事端。等語。即希尊处酌派弁兵，迅赴安肃县安家庄地方，認眞巡护。查明該处如有拳匪勾結，严拿懲办。并将确查情形示复为荷。

262.致兩司〔廷杰、廷雍〕、中协〔張士翰〕电
〔光緒二十六年四月十七日〕

頃接法主教樊国梁函：安肃县属安家庄村，有洋式大堂一座，教士住所一所，育嬰堂一处，現今拳匪虎視眈眈，思欲起事。請多派兵队，認眞保护。等語。該处为洋人所居教堂，务宜加意保护，不可稍有疏虞，致多枝节；希即妥为飭办。

263.致天津鎮〔罗荣光〕电〔光緒二十六年四月十七日〕

頃接张毓渠观察来电：涞水拳匪甚多，并聞定兴、安肃、新城、落垡之匪，皆欲蠢动。請尊处速飭大沽李营官，带步队三哨，由塘沽搭火車至高碑店駐防，听候調拨。等語。事关紧要，务祈赶紧办理，飭

令即日带队前往，勿稍刻延。至要！

264. 致聶提督〔士成〕电〔光緒二十六年四月十七日〕

功亭兄鉴：現在保定、安肃、定兴、淶水一带，拳匪甚众，与教民搆衅，已焚搶淶水高洛、定兴仓距[巨]等村教民房屋，伤毙人口；省津两处派拨馬步各队，令张毓渠观察前往查办。惟地面过广，兵少不敷弹压；而津郡又通商口岸，亦属紧要，馬队不可全数派出。可否請尊处先派馬队一二营来津駐扎，如毓渠处兵力不敷，即可拨往协助；而津郡地面亦得借以鎮压，免有空虛之虑。是否可行？敬乞裁示为荷。

265. 天津鎮〔罗荣光〕电〔光緒二十六年四月〕十八日巳刻到

欽宪鈞鉴：李营官已派定兵夫四百名，并随带軍米二百包暨軍械等件，准于明早开赴高碑店。火車免票，請速賜下。

266. 兩司〔廷杰、廷雍〕电〔光緒二十六年四月十八日〕午刻到

督宪鈞鉴：密。清苑姜庄一案，十六日复訊教民竇桂等四名，均各供認放枪。惟前次到案之王洛敏，实非本人，系其弟王洛庆顶替。此次王洛敏本人到案，訊供起衅情节，与前无异。惟迭次糾人滋事，多系王洛庆主使，而王洛庆供尚含糊。昨日委員往教堂要人，意不欲交。若今日郡案审訊发还，恐教堂以后断不肯再交；則此案无了結之期。拟俟两造到案，择要各扣数人，即行詳办。所虑者，扣留后，东閭教民或挾忿滋扰，别生枝节，不得不先請宪示，設法預防；抑或訊供后，仍交教堂，将来必費周折。如何相机酌办之处，均候密电是遵。嘯。

267.〔兩司廷杰、廷雍〕又电〔光緒二十六年四月十八日〕未刻到

督宪鈞鉴：篠电謹悉。本司等昨与张中协晤商，先派步队三十名前往，再抽調現駐张登张泰所带馬队一哨，飭令前往定兴仓巨村及安肃安家村，相机策应；并加札夏、吕二委員，就近往查。又据罗令禀云，

函訊方令。兹奉电諭，除再加劄各印委查明妥办外；惟省垣无可筹之旅，务乞宪台筹拨，即飭赴防为祷。正在发电間，据方令①禀复，并无窜入安家村，罗令得自誤传；刻在筹議防范等語。合并禀聞。

268. 总署电〔光緒二十六年四月十八日到〕

北洋大臣：法使昨称，涞水县属高柳庄，有匪首严老福杀伤教民六十余人，情形甚重；請飭查办，等語。是否属实？希飭查詳情核办，并电复。

269. 复天津鎮〔罗荣光〕电〔光緒二十六年四月十八日〕

电悉。已飭知津榆、芦保鉄路局，于明早預备火車，妥为应付矣。

270. 复兩司〔廷杰、廷雍〕电〔光緒二十六年四月十八日〕

亥密。嘯电悉。安肃安家村教堂，系属洋式，有洋人在內居住，必須飭令加意保护。至前往定、涞一带队伍，除张毓渠由津带往馬队四十余名外；又派楊分統福同带馬队八十余名，今早已由火車前往；又由大沽罗軍門处派李营官带步队四百名，明早由塘沽火車开至高碑店，听候調遣；加以省中所派馬步各队，諒可敷用。倘后仍須添拨，再当由津設筹。

271. 又〔复兩司廷杰、廷雍〕电〔光緒二十六年四月十八日〕

亥密。嘯电悉。姜庄一案，两造詳細供詞，暨林副主教前次接晤系如何論說，及現在拟俟两造到案后，择要各扣数人，即行詳办；尊意系拟如何定案，均未知其詳，难以遽加論断。然以事理度之，民教搆衅之案，自以两造各科各罪，为一定办法。惟洋主教旣已出为辨論，其所訊各供，以及应办之人，必須理論明白，办理方能順手。若不先

① 安肃县知县方凤苞，浙江萧山人。

与理論明白，必致多方阻挠，案无了期，益致教民恣肆。至于扣留后，恐东閭教民挾忿滋扰，别生枝节，应如何設法預防；或訊供后交还教堂，将来应如何不費周折；或竟可毋須交还教堂；是在尊处督飭省中印委各員，就近相机妥办，远处遙度，殊难合机宜也。仍希两兄查酌案情，妥筹办理为要。

272. 中协〔張士翰〕电〔光緒二十六年四月十九日〕

督宪鈞鉴：頃据卑部管带王占魁禀称，十六日带队抵定兴，晤罗令，詳詢各情。正拟商同前往各处查勘，适接张观察蓮芬函調，令带队到吳村会商，当卽前往。据称，高楼現有拳厂，令同往抄。管带立卽随同张观察、夏委員等、祝令，齐赴到彼。当派弁兵进厂，果有习練之人，遂将大小拳民二十名拿获，各人身边搜出紅布符袋一个，并抄黃紙牌位三个，軍棍一根，均交祝令。拳民二十人，亦經津亲馬队解往涞水收审。現在大股拳民均已聞风散去。等情。除飭随时禀承张道妥为筹办，并另禀外，合先禀报，以慰宪怀。

273. 天津鎭〔罗荣光〕电〔光緒二十六年四月十九日〕巳刻到

欽帅鈞鉴：李营官带队，于早七点鈡，由塘沽乘火車开行。

274. 聶提台〔士成〕开平來电〔光緒二十六年四月十九日到〕

大帅鈞鉴：昨午抵开平。今早奉篠电，承示保府一带拳匪情形，飭拨敝部馬队两营往津駐扎，仰見硯画周詳，莫名欽佩。查敝部馬队久未合操，拟派統带一員，先带步队两营赴津駐扎。如有續行調派之处，候示，并当遵办。如蒙俯鉴，卽請迅飭火車来防装运。是否有当，伏乞鈞裁。士成。皓。

275. 总署电〔光緒二十六年四月十九日〕亥刻到

北洋大臣：据樊国樑函称："保定一带拳匪蠢动，日甚一日，上月廿一

日，清苑姜家庄闔村民教房屋焚毁；本月十四日，淶水高乐村教民杀毙六十八人，房屋財貨焚掠一空；十五日，定兴仓巨村教民房屋焚烧罄尽，杀毙教民不知其数，逃难来京就食者，男女已占满堂院，其逃奔他方流离失所者，不知凡几。又安肃县安家庄村，有洋式大堂一座，教士住宅一所，洋教士数人，育婴堂一处；邻村拳匪日久覬覦，頗形危险。已令林副主教往謁藩司，酌商办法。其派去馬队三十名赴淶水保护、弹压，不能兼顾他处；又函請直督严飭查办。現聞宣化府属延庆州、京东薊州、邦均、宝坻、丰潤以及天津等处，拳匪甚伙，均皆預备起事。"等語。

查姜家庄一案，聞系教民先行起衅；此外各案，本署尙未知悉。总之，拳匪蔓延日广，势必釀成巨案，更难收拾；希速設法分投查办，以靖內患，而弭外衅。

276.复聶提台〔士成〕电〔光緖二十六年四月十九日〕

功亭兄鉴：皓电敬悉。昨因淶水、定兴等处拳匪滋事，恐毓渠前去兵力不敷，商請协助；承允派拨，至为級感。今午接省电，毓渠到后，已带領印委营队，将淶水高洛村拳厂抄拿，获匪二十名交县訊办。現在大股拳民均已聞风解散，情形較前已松；請拨貴軍队伍之議，可以从緩。倘有需調之处，再当电請，并令火車赴防装运。效。

277.复总署电〔光緖二十六年四月十九日〕

总署鈞鉴：嘯电敬悉。本月十五日，据淶水县电禀，該县属之高洛村有拳匪聚集；当飭中协派拨营队前往查緝。旋接据該县禀报，十五日夜，北高洛村拳民，在南高洛村与教民互斗，伤毙男妇大小約二三十人，是拳是教，尙未勘驗明确。等語。复聞定兴县属之仓巨村，附近淶水，亦有拳匪焚烧教民房屋之事。均已由津派令道員张蓮芬、分統楊福同带領兵队馳往，会同省中委員及派往营队迅速查办。并抽拨淮軍右翼一营，駐扎高碑店，以資鎮懾。此案究系因何起衅，暨匪首

姓名，并拳民、教民各伤毙若干人，統俟該道查明詳細情形，妥为核办。

正发电間，接据电报，高洛村拳匪，經张道带同印委营队，拿获拳民二十名，身边各搜出紅布符袋，及在厂起获黄紙牌位、軍棍等件，交县收审。現在該处拳民均已聞风解散。等情。除仍飭眞弹压，查明确情妥办外，并以电聞。

278.張道〔蓮芬〕、楊分統〔福同〕淶水來电

〔光緒二十六年四月〕二十日申刻到

督宪鈞鉴：高洛十七、八两日情形，业經专禀在案。沐恩昨早会同祝令，带队赴高洛，查无拳匪，寻获被害教民尸身四具，傍晚回城。詎料該村邀来外匪二三百人，分为两段，一伏史各庄南路旁沟內，一伏高洛西北路旁，欲乘我不备，前后夹攻。沐恩因天将晚，城內队伍无多，先令哨官带队回城。行至史各庄西沟內，該匪发喊突出，持械猛攻，各哨弁督队搶上高坡，开枪还击。沐恩同祝令聞信，即带高洛馬队策应，甫出高洛里許，突出百余匪，发喊迎敌；即令弁勇开枪，当毙十一名，擒获五名，余匪四散。赶至前队战处，知亦毙匪七名，擒获三名。两处各得器械二十余件。因天已黑，即回城內，获犯交祝令审訊。

李营官瑞亦于昨夜到高碑店，現調步队一哨到淶，一哨駐扎高洛。职道、沐恩午后仍同往巡查。想經此次懲創，当可稍杀凶风。知关廑念，特电。蓮芬、福同。号。

279.兩司〔廷杰、廷雍〕电〔光緒二十六年四月二十日〕亥刻到

督宪鈞鉴：嘯电謹悉。并蒙諭以倘后仍須添拨，再当由津設筹，等因。据会禀，淶水获匪多名，余皆紛竄，恐扰定、安一带。頃据方令禀称，安家庄仅有省拨馬队三十名，难資鎮懾。除飞函张道就近調度外，特恳宪台再賜速拨劲旅一营，馳往安家庄駐扎；并請电飭张道，統筹布置。再省城南乡一带，情形可虑，拟俟續拨劲旅到防后，即将省

城拨往之馬步各队全行調回，近省駐扎，随时策应，庶免空虛，是为至祷。晉。

280．复总署电〔光緒二十六年四月二十一日〕

总署鈞鉴：皓电謹悉。清苑姜家庄一案，現将起衅之教民王洛敏、民人张洛提归案审办，飭即迅取确供，持平办理。

淶水高洛村一案，昨张道蓮芬、楊分統福同禀，督飭弹压解散，于十七十八两日，拿获拳民李勤等廿余人。查訊系屬拳民起衅。等情。批飭訊究首要，安撫被扰教民，秉公妥办。惟教民被烧房屋，昨樊国樑函称約十八家，法領事函則云三十余家，究系若干家，应与被杀教民一并查明，确实核办。

至保定一带，現派淮軍右翼步队一营，駐扎高碑店，以資策应；并飭由高碑店酌拨安肃安家庄，俾敷巡护。

統查順、直各属，有拳教尙未入境者；有查禁、驅逐、撤場者；有謠传設立拳会、約期滋扰，飭查并无其事者；第因拳匪根株未淨，飭由各鎮等防营分定防地，一体巡緝。所有宣化府属延庆州、暨薊州、宝坻、丰潤、天津等处，应仍責成宣化、通永两鎮、楊分統福同，分投查办，以靖地方。謹此电复。馬。

281．复兩司〔廷杰、廷雍〕电〔光緒二十六年四月二十一日〕

晉电悉。昨由津拨淮軍右翼步队一营，已到高碑店。現因安肃来禀，安家庄教堂仅由省城拨步队三十名，恐不敷用；即經批飭該县禀商张毓渠，查酌情形，由高碑店步队內酌拨；諒可照办。至河間等处，現尙不能十分安靖，除已調回之营外，其余难再抽动。刻正海船絡繹，海防尤关紧要，亦难再行拨調。詳筹目前姜庄、蠡县虽未全完，当不致再有大事。如(似应作“可”)将派去淶、定一带馬步各队調回，专顾省城。又省南一带地方有限，似足分布，毋須再行添营。其前派去王迪义所带天津馬队三哨，即調往安、定一带，接替省城馬队。各

队回省，仍交楊副将統領，办理拳匪事宜，亦覚指揮灵动。是否仍希卓裁，見复，以便飭遵。

282. 两司〔廷杰、廷雍〕电〔光緒二十六年四月〕二十二日辰刻到

督宪鈞鉴：馬电敬悉。遵即函知张道、楊鎮、张副将，遵諭将王迪义所带三哨，調赴涞水；王占魁二哨，現駐定兴；张泰一哨，調赴张登鎮防。惟省城現在兵馬仍属无多，而人心浮动，难保必无事端。保属各州县，亦难保一律安靜。万一有事，征調不及；似宜早为之計。可否函商荣相，就近借拨聶軍二三营，以資調遣之处，出自鈞裁。养。

283. 保定营务处司道电〔光緒二十六年四月二十二日〕未刻到

督宪鈞鉴：张中协因涞水事，借呍嗜士得四十杆，当已拨給。靖后归还营务处。杰、雍、驂麟、杰、肇文。禡。

284. 中协〔張士翰〕电〔光緒二十六年四月二十二日〕酉刻到

督宪鈞鉴：昨日戌刻奉札，飭即拨队赴芦沟桥，等因。查标下三营，除分防外，現在馬队二百六十名，已于昨早开单禀邀宪鉴。玆奉前因，当与两司公商如何迁就，敢不遵拨。惟两司云，省城天主堂于月初用車載来妇女多人，皆鉄綫穿鼻，聞系逃教各家眷口；因此市肆有剖腹空眼之謠。刻下人心浮动，省会重地，亟应愼防不測，兵力本单，实难兼顾。等語。沐恩查系实在情形，未便相违。謹同議可否飭下現扎高碑店步队一营，除調拨安家庄外，再抽調一哨赴芦之处，統俟鈞裁，不胜惶悚待命。

285. 复两司〔廷杰、廷雍〕电〔光緒二十六年四月二十二日〕

养电悉。商拨聶軍馬队一节，已电商功亭軍門矣。俟得复电如可允派，即令火車送往。

286.致聶提台〔士成〕电〔光緒二十六年四月二十二日〕

功亭兄鉴：前商調貴軍队伍一节，奉示当卽电复暫緩，計已邀覽。今日接毓渠来禀，順、保各屬，习学义和拳会，明目张胆，为数已多，若不早为分兵鎮慑，設法解散，燎原大祸，恐在目前。請飞速函商尊处，仍令邢副将酌带馬队二三营，前赴保定，会同张中协，分查保、易各屬，等語。并据藩臬电禀，亦复相同。查拳匪行蹤飘忽，巡防捕緝以馬队为灵速，步队不免迟滞。順、保各屬附近京师，較之河間等处尤关紧要。現在拳匪蔓延甚广，弹压、巡緝兵力万分不敷，不得不作协助之請。惟有仍乞飭令邢統带酌带馬队二三营，迅赴保定一带，协助防緝。如荷照允，卽請电复，飭令火車往接。无任祷盼。〔禡〕。

287.致兩司〔廷杰、廷雍〕电〔光緒二十六年四月二十二日〕

頃接法总領事杜士兰函称：接樊主教电开，保定府一带，現在情形甚为急紧，有朝不保夕之势；炮台兵队均已进城；請立刻派兵弹压、保护，等語。該主教之电究竟因何情形？所称炮台兵队均已进城，系何兵队？有无其事？祈卽查明，电复。〔禡〕。

288.聶提台〔士成〕蘆台來电〔光緒二十六年四月〕二十三日巳刻到

大帅鈞鉴：今早回芦，奉禡电，敬悉。遵飭邢統带率馬队二营，前往协助。敬請迅飭火車往开装运。漾。

289.兩司〔廷杰、廷雍〕电〔光緒二十六年四月二十三日〕酉刻到

督宪鈞鉴：禡电两諭，謹悉。近因中协所带練軍馬步各队，分拨殆尽，日前与张副将商酌，由督标拨来弁兵百名，在箭厂演看杂技，为巡防之資，带有毛瑟枪架子一个；其杜函、樊电所謂兵队炮台进城者，或卽指此而言。再安肃令亲来請兵，仰乞径飭高碑店之李营官，卽拨百名往扎安庄左右为祷。〔漾〕。

290. 复聶提台〔士成〕电〔光緒二十六年四月二十三日〕

功亭兄鉴：漾电悉。奉拨馬队赴省，已飭火車站备車矣。营队何时开拔，就近由尊处知照車站，备齐装运。〔漾〕。

291. 复兩司〔廷杰、廷雍〕电〔光緒二十六年四月二十三日〕

漾电悉。現已知照张观察，迅由高碑店調拨矣。

292. 致兩司〔廷杰、廷雍〕电〔光緒二十六年四月二十三日〕

頃接聶軍門复电，即飭邢統带率馬队二营前往协助，等因。現已飭各鉄路預备火車装載赴保，希即酌定駐扎处所为荷。

293. 聶提台〔士成〕电〔光緒二十六年四月〕二十四日未刻到

大帅鈞鉴：漾电敬悉。敝軍馬队中左二营，今晨由开平火車装运启行矣。专此奉聞。敬。

294. 涞水祝令〔芾〕由高碑店急电

〔光緒二十六年四月二十四日到〕

督宪鈞鉴：楊分統今赴石亭拿拳匪，匪势甚大，約三千人；請速飭大队往涞。张道今晨赴定，已請速回。芾。

295. 中协〔張士翰〕由高碑店〔來〕电

〔光緒二十六年四月二十四日〕申刻到

督宪鈞鉴：蓮芬今晨来定，与士翰晤商。楊分統因石亭拳匪复来，今早带馬步六七十名行，分赴涿、涞、定剿办。翰回省。芬回涞。

296. 張道〔蓮芬〕高碑店加急电

〔光緒二十六年四月二十四日〕戌刻到

督宪鈞鉴：頃由定回涞，知楊分統带馬步七十名，促遇拳匪三千余，

力竭陣亡。請連夜专派天津重兵前来，以免淶城危急。

297.兩司〔廷杰、廷雍〕电〔光緒二十六年四月二十四日〕

督宪鈞鉴：据张副将泰，定兴会晤张道，公回报称，楊分統福同，于本日带兵赴淶水县西三十里石亭地方，遇伏，馬蹶，陣亡，等情。現在賊势猖獗，务請速調大兵赴淶援剿。

再，本日芦台之队未到。

298.复淶水張道〔蓮芬〕电〔光緒二十六年四月二十四日〕

电悉。現拟商調聶軍馬步队三营，并由津拨去一营前往。

299.致聶提台〔士成〕电〔光緒二十六年四月二十四日〕

功亭兄鉴：奉敬电，貴軍馬步中左二营，今晨已开赴保定；感甚。今又接毓渠急电，定兴石亭村又聚拳匪約三千人，势甚众；請速派馬步大队分赴涿、淶、定剿办，等語。現由津筹画，只能拨去步队一营，兵力万分不敷，津防紧要，亦未可空虛。前奉皓电，本有拟派統带一員，先带步队两营赴津，如有續行調派之处，并当照办之議；今淶、定一带情形万紧，拟請尊处速派拨步队二营、馬队一营，或步队三营，由火車分赴涿、淶、定一带，会同剿办，免致势成燎原。至叩，至祷！如蒙見允，立祈电复，以便飭知車站預备。〔迥〕。

300.致聶提台〔士成〕电〔光緒二十六年四月二十四日〕

前电計已邀覽。頃接两司来电云，据张副将泰，定兴会晤张道，公回报称，楊分統于本日带兵赴淶水县西三十里石亭地方，遇伏，馬蹶，陣亡，等情。現在賊势猖獗，务請速調大兵，等語。現請調拨之队，乞速飭派拨援应，为盼。〔敬〕。

301.兩司〔廷杰、廷雍〕电〔光緒二十六年四月〕二十五日巳刻到

督宪鈞鉴：蒙拨聶軍馬队，于昨夜丑时已到一营；即拟商令先赴淶

水。余兵前蒙抽調热河一营，彼以請奖，地方必臻安謐；現在附省近邑，需兵甚殷；乞电商都統，即飭抽拨之营来省，以資策应为祷。有。

302. 聶提台〔士成〕电〔光緒二十六年四月二十五日〕

大帅鈞鉴：迴电敬悉。津防紧要，步队請无庸調出。敝部遵派步队三营开拔全队，前往协办；求飭鉄路局多派火車，于明日到芦，廿七早晨便可装运开行，径赴各該处，以省周轉，至叩。

303. 邢統带〔長春〕电〔光緒二十六年四月二十五日〕

督宪鉴：廿四早八点，中左两营馬队，由开平起程，廿五日早五点，下火車。长春。

304. 聶提台〔士成〕电〔光緒二十六年四月二十五日〕未刻到

大帅鈞鉴：晨复一电，計已呈覽。頃复奉敬电，敬悉。敝軍营队一律整备，車到即启行。請迅飭鉄路多派火車，来芦装运，为叩。

305. 張道〔蓮芬〕电〔光緒二十六年四月二十五日〕

督宪鈞鉴：敬电并札，均悉。蓮芬在定业与张中协商定，令张泰由北河带馬队二十余名前往，安家庄共有馬队八十余名。現在涞水吃紧，高碑店李营官一哨，已調来涞。聞邢軍馬队已到省两营，如安家庄兵单，請由省添馬队一二哨即往，較高碑店队到尤速，已告藩、臬酌办。石亭拳匪仍踞（原作距）該鎮，昨夜未来围城；俟聶津馬步到涞，再往剿拿。然非奏請禁止練习，終难措手。径。

306. 邢統帯〔長春〕电〔光緒二十六年四月二十五日〕申刻到

督宪鈞鉴：辰刻晤廷方伯，知涞属盼兵甚切，春面商方伯，明日亲督中营一哨、左营全队，坐火車前往涞水，会同张道相机办理。刻軍事往来差弁搭坐火車，拟請由行营用沐恩統領关防印单免票，以昭信

守，而利軍行。

307.复两司〔廷杰、廷雍〕电〔光緒二十六年四月二十五日〕

有电悉。聶軍馬队已到省，涞紧要，尊处商令先往一营，甚好。此間昨接涞水信，彼处待兵甚急，亦先由津防抽拨副中步队〔一〕营，已于今早开往。热河調队，虽已咨商，能否前来，殊未可必。因于昨晚复电商聶軍門，速拨步队三营赴涞、定一带协助。今晨接复电，已派拨步队三营，嘱令火車明日开至芦台，廿七早由芦径行开往，中途不稍停頓，以期迅速。謹以电聞。

308.复聶提台〔士成〕电〔光緒二十六年四月二十五日〕

功亭兄鉴：有电謹悉。貴軍步队三营，廿七由芦台径赴涞水等处，廿六令火車到芦装載，已传知車站遵办矣。今日接毓渠来电，涞水匪徒仍踞該鎮，尚别无动静足聞。

309.致邢統領〔長春〕电〔光緒二十六年四月二十五日〕

鶴田兄鉴：两电均悉。大麾已抵省垣，明日即自率营队开赴涞水，会同毓渠相机办理。鞅掌勤劳，至为紉佩。至往来差弁搭坐火車，由行营用統領印单免票一节；已遵照分行津榆、津芦、芦保各鉄路局矣。

310.致張道〔蓮芬〕电〔光緒二十六年四月二十六日〕

昨电謹覽。今早保省邢軍馬队一营，及駐津耿营官步队一营，已开行，約今日可到；聶軍步队三营，廿七可到；至时祈布置。

311.通永李鎮〔安堂〕① 电〔光緒二十六年四月〕二十六日申刻到

大帅鈞鉴：卑部塘防派赴宝坻之馬队，分赴玉、丰两县之步队，均于

① 通永鎭总兵李安堂，字碩愚，号鏞邦，安徽巢县人。

今晨起程；榆防派赴遵、蓟之馬队一哨，人馬各五十，准于明晨开行。惟榆关到遵、蓟須六七日，恐延迟，拟恳宪恩，可否飭鉄路公司知会榆站，俾馬队搭車至胥各庄，以利遄行。如蒙允准，乞电示轉遵。宥。

312.复〔通永李鎮安堂〕电〔光緒二十六年四月二十七日〕

鏞邦兄鉴：宥电悉。尊电昨晚始接到，知照車站二十七备車，恐赶不及。現已札津榆鉄路局知照榆站，准于二十八日預备火車妥为应付矣。感。

313.鉄路总局〔楊士琦①、唐紹仪②〕急电

〔光緒二十六年四月〕二十七日申刻到

大人鈞鉴：頃据塘沽站长电称："查有法兵十余人，装扮商人，坐鯨龙小火輪进口。倘到站买票，应如何办法？求示"等語。查天津为通商口岸，該法兵等幷未携带軍械，无詞阻止搭車。应否照常售票之处，乞电示复为叩。琦、仪。

314.复〔鉄路总局楊士琦、唐紹仪〕电

〔光緒二十六年四月二十七日〕

楊杏城兄、唐少川兄鉴：感电悉。法兵十余人如系到紫竹林租界，幷未携带軍械，自无詞阻止，只可照常售票。沁。

315.張道〔蓮芬〕由定兴〔來〕电

〔光緒二十六年四月〕二十八日辰刻到

督宪鈞鉴：楊分統福同忠櫬，念八由淶至定，趁念九早車回省。連日密探，石亭、陈家庄传集各州县拳匪，意图抗敌官兵，日聚日多，淶北各村紳董往乞解散，不允。职道已出示剴切告戒，如肯縛出杀害楊分

① 楊士琦，字杏城，安徽泗州人。
② 唐紹仪，字少川，广东香山县人。

統凶要，胁从免究。聶軍步队三营已抵高碑店，念八日可到涞，俟商妥前往。倘届时不散，仍恃众迎敌，不加懲創，无以申国法。惟遵諭严飭各将弁勇丁，不为已甚，不扰良民，以副朝廷、宪台好生之德。勘。

316. 复〔張道蓮芬〕电（光緒二十六年四月二十八日）

勘电悉。昨奉电旨，严拿首要，解散胁从，等因。現在石亭、陈家庄情形甚紧，聶軍三营到后，即妥筹布置。如該匪等憚于兵威，乘此勒令交出杀害楊分統凶犯，曁首要各匪，胁从免究，不致多所伤殘，固属甚善；倘仍恃众抗拒，肆其鴟张，亦惟有用兵捕击，以示懲創，免再滋事端。統希相机操縱，設法妥办为荷。俭。

317. 長辛店鉄路局〔联芳①、夏人傑②〕急电
〔光緒二十六年四月〕二十九日酉刻到

督宪鈞鉴：涿州至琉〔璃〕河鉄路已断，电綫不通。探明再禀。芳、傑。艳。

318. 中协〔張士翰〕电（光緒二十六年四月二十九日）戌刻到

督宪鈞鉴：艳电謹悉。昨据管带王占魁禀称，定兴仓巨村已經該管带劝导，均愿出結停練，枪械已繳，等情。正肃禀間，接奉电諭，当即会商两司，飞飭該管带，即由定防带領馬队五十名迅往，会同霸州妥为巡緝、弹压。仍留哨弁一員、兵三十名，駐定兴，以資鎮慑。并另派妥弁，飞往該州偵探；俟查探情形如何，再由电禀聞。

319. 孙道〔鍾祥〕保定來电（光緒二十六年四月二十九日）亥刻到

督宪鈞鉴：頃据洋人禀，本日下午琉〔璃〕河至涿州一带鉄路，間段被拳匪拆毁，电杆亦被割断，火車电报不通，特此禀聞，务請速飭兵队前

① 联芳，字春卿，汉軍正白旗人。
② 夏人傑，字小圃，候补知府，芦保鉄路委員。

来弹压，以便修复。

320. 韓副將〔照琦〕① 大沽來电〔光緒二十六年四月二十九日〕

欽宪鈞鉴：頃有带水公司輪进口，詢明今早口外前后到有法国兵輪两只，晚七点到美国兵輪一只，均在界外停泊。自应加意防范。照琦。

321. 致中协〔張士翰〕电〔光緒二十六年四月二十九日〕

頃接法国杜总領事函称："霸州高家庄拳匪聚有二千人之多，情形危险已极，請立即派兵保护。"等語。查霸州前曾由省飭王占魁查巡，据报安靜；玆据函称各情，希即迅速查办。現在天津各营正办淶、定之事，不敷分顾霸州；仍希由尊处設法酌派兵队，前往巡緝、弹压、解散。該处究有拳匪若干，并先查明，电复为荷。

卷　三

〔光緒二十六年五月〕

322. 盛京卿〔宣怀〕漢口來电〔光緒二十六年〕五月初一日〔到〕

总署、荣中堂、裕督帅鉴：念七抵鄂。頃接孙道鍾祥保定电称，据洋人禀报，念九下午，琉璃河至涿州一带鉄路，被拳匪拆毁，电杆亦被砍断，洋工程司均要停工远避，等語。如果屬实，北路工程用有数国洋人，停工糜費固甚，尤恐各国乘机調兵保护。可否速調聶軍馳往堵剿，并酌派一营专护鉄路，以免借口。艳〔二十九日〕。

323. 复〔盛京卿宣怀〕电〔光緒二十六年五月初一日〕

杏蓀兄鉴：艳电悉。現据孙道鍾祥电禀，业已电飭現駐保定聶軍馬队，迅往琉璃河、涿州一带弹压、保护，以便将拆毁鉄路、电杆赶紧修复；一面查拿滋事匪徒严办，免致再滋事端。东。

① 大沽协副将韓照琦，字晋之，安徽合肥人。

324. 复長辛店鉄路局〔联芳、夏人傑〕电

〔光緒二十六年五月初一日〕

联春卿、夏小圃兄鉴：艳电悉。現已电致廷方伯，商派駐省聶軍馬队迅往琉璃河、涿州一带弹压、保护，以便赶紧修复路、杆。

325. 邢統領〔長春〕保定來电〔光緒二十六年五月初一日〕巳刻到

督宪鉴：前月念五，准藩、臬函咨，据安平县禀，拳匪有与地方官为难之势，速拨哨队弹压。春派中营左哨馳往。頃左哨禀，安平已有正定步队駐扎，并无拳匪为难之实据，委因何令办理不善。念七，藩、臬电，淶水兵力足敷，馬队仍回保。张道暫留左营住淶，春带步队回省。楊慕时三营已到淶，藩、臬仍商定調左营并中营左哨，均于初二日回省，以資鎮懾。

326. 复〔邢統領長春〕电〔光緒二十六年五月初一日〕

鶴田兄鉴：东电悉。現在查办淶水拳匪正在吃紧，如該处馬队不敷，倘祈酌留协助，希与毓渠观察妥商办理。

327. 又复〔邢統領長春〕电〔光緒二十六年五月初一日〕

电悉。現据車站禀，由琉璃河至长辛店一路，鉄道亦被拳匪焚毁，前請派馬队两哨，去亦无济，应另設法办理。惟毓渠淶水处馬队如不敷用，仍乞飭留协助为叩。

328. 許侍郎〔景澄〕北京加急电〔光緒二十六年五月初一日〕申刻到

寿帅鉴：迭接天津、丰台来电，拳匪已过芦沟桥，沿途拆毁鉄道、电綫，将至丰台，逼近京站。請速派兵由敝局专車来丰駐扎、保护，为祷。澄。东。

329. 复〔許侍郎景澄〕电〔光緒二十六年五月初一日〕

竹篔兄鉴：东电謹悉。頃据唐守面陈，拳匪拆毁鉄道、电綫情形，現

已派提督徐得标先带步队一营，今日由津站专車开往丰台駐扎、保护。謹电复。

330. 邢統领〔長春〕电〔光緒二十六年五月初一日〕酉刻到

督宪鈞鉴：东电两次，敬悉。遵卽电商张道，可否就近酌派左营两哨馬队，迅往琉璃河一带保护，修复路杆；仍留三哨在涞，与张道指揮。

331. 致藩司〔廷杰〕电〔光緒二十六年五月初一日〕

昨夜接孙道鍾祥电称："頃据洋人禀，本日下午，琉璃河至涿州一带鉄路，間段被拳匪拆毁，电杆亦被割断，火車电报不通；务請速飭兵队前来弹压，以便修复"等語。希卽轉致邢統带，由省派拨馬队两哨，迅往弹压、巡緝，保护路、杆，以便赶紧修复。卽电复为荷。

332. 兩司〔廷杰、廷雍〕电〔光緒二十六年五月初一日〕戌刻到

督宪鈞鉴：密。頃接张道蓮芬电称："高碑店楊統领①函云，拳匪已烧涿州鉄桥、車站，拆去鉄道，火車退回省。現与楊少农商，属由高碑相机剿散。午后石亭聚匪亦回涿州。祈电請督宪，速派大兵至芦沟桥，以卫京师而夹攻"等因。正在轉电間，适奉东电，謹悉。已轉知邢統领，遵卽前往。彼处密邇京师，务祈統筹兼顾，立卽施行为祷。

333. 复兩司〔廷杰、廷雍〕电〔光緒二十六年五月初一日〕

东电悉。頃据芦保鉄路委員夏守面禀："琉璃河至长辛店百余里，車站并局、所洋房，均被拳匪烧毁，丰台、黃村势甚紧急"等語。当由津先拨一营，由火車至丰台、黃村一带，保住鉄路。拟商請聶軍門亲带所部馬步数营，前往丰台、长辛店等处弹压、捕击，相机查办。已电奏。再前商抽調热河所駐練軍，現接色都护来电，已拨駐防平、建步队一营，拨赴保定矣。并以奉达。

① 武卫前軍左路統领楊慕时，字少农，江苏宿迁县人。

334. 色〔楞额〕都統①热河來电〔光緒二十六年五月初一日〕

裕寿帅鉴：前准来咨，近省拳匪滋事，咨由駐热馬步队抽調两三营赴省駐扎。当因口外地面未靜，实难抽調，咨复。兹复准咨，事甚紧急。自应暫将駐平、建步队一营，拨赴保定，以資鎮慑。已电达楊鎮，速飭前往。特此电复。額。

335. 复〔热河都統色楞額〕电〔光緒二十六年五月初一日〕

利帅鉴：奉电謹悉。承拨駐防平、建步队一营，开赴保定，感甚。現在涿州、良乡、淶水一带拳匪滋扰，亟盼队伍到省，以資鎮慑；尙望飭催迅速开拔，尤深企祷。

336. 致荣中堂〔祿〕电〔光緒二十六年五月初一日〕

荣中堂鉴：頃据芦保鉄路委員夏人傑面禀：念九夜，先聞涿州至琉璃河鉄路被拳匪焚毁；距今早由琉璃河至长辛店一百余里，沿途鉄道、車站、桥梁、并局所、洋房，皆有拳匪蜂起焚燒；三河店所住洋人，尙不知下落；丰台、黃村势甚危急；等語。現已由津先拨步队一营，今日乘专車至丰台、黃村，护住鉄道。惟匪势甚众，天津所駐队伍，除拨往河間、淶、定外，营数无多，尙須留防租界。現拟商請聶軍門亲督所部数营，前往丰台、长辛店等处，設法弹压、捕击，相机查办，以免溢[滋]蔓难图。

337. 致聶提督〔士成〕加急电〔光緒二十六年五月初一日〕

功亭兄鉴：頃据芦保鉄路委員夏守面称：念九夜，（与前电同，中略）等語。現已由祿在津先拨步队一营，今日乘专車至丰台、黃村，护住鉄道。惟匪势甚众，逼近京师，天津再无队伍可拨；惟有懇請大麾亲督馬步多营，前往丰台、长辛店等处，設法弹压、捕击，相机查办，以免滋

① 热河都統色楞額，滿洲正蓝旗人。

蔓难图。頃已电請总署代奏，不胜翘盼之至。

338. 馮道〔數高〕京局来电〔光緒二十六年五月初一日〕

大人鈞鉴：昨晚接长辛店来电，知义和拳在琉璃河、涿州一带，拆毁鉄道、电杆約十余里，今早已具禀詳陈。一面派人前往查看。頃据回称：今日天明五点鈡后，拳匪至长辛店几数千人，鉄路均已拆毁，車站、料厂一概焚燒，电綫亦被截断；刻大队已趋芦沟桥等情。特再电禀察核。數高。

339. 复京局〔馮道數高〕电〔光緒二十六年五月初一日〕

紫仙兄鉴：电悉。頃聞琉璃河至长辛店等处，鉄軌、車站、料厂均被拳匪焚毁。因丰台势甚危急，卽經由津先拨一营，星夜由火車至丰台、黄村一带，保住鉄路；并商請聶軍門亲带馬步各营，前往丰台、长辛店一带弹压、捕击，相机办理。特此布达。

340. 总署电〔光緒二十六年五月初一日〕

北洋大臣：頃法使面称：长辛店一带，鉄路、电杆、及栈厂，均被义和拳匪拆毁；复据琉璃河鉄路站长禀称：拳匪已到丰台，距馬家堡甚近，情势危迫。請速派得力将弁，速带兵队，星夜乘火車赴丰台一带，切实防护。

341. 复总署电〔光緒二十六年五月初一日〕

总署鈞鉴：东电謹悉。琉璃河至长辛店一带，鉄路、車站、并局所、洋房，均被拳匪焚毁，丰台势甚紧迫。当卽由津先拨一营，星夜由火車至丰台、黄村一带保住鉄路；并商請聶提督亲带馬步各营，前往丰台、长辛店一带，弹压、捕击，相机查办。頃已将办理情形电陈鈞署。玆奉电示，特再电达。

342.盛京卿〔宣怀〕电〔光緒二十六年五月初一日〕

裕督帅：密。拳匪在近京猖獗，如責成聶軍堵剿，可期速結。正保鉄路被毁，賠款恐不少。乞速派聶軍一营专护鉄路，并請札委孙道鍾祥兼办营务处，俾与防軍联絡，尤为公便。

343.复盛京卿〔宣怀〕电〔光緒二十六年五月初一日〕

东电謹悉。頃据夏守人傑面禀：琉璃河至长辛店百有余里，車道、車站、并局所、洋房，均被拳匪蜂起焚烧；三河店洋人念余人，現在尚无下落；等語。卽經商請聶軍門亲带馬步各队，前往丰台、长辛店等处，弹压、捕击，相机查办。承示委孙道兼办营务处，当卽札委派充，以資联絡。

344.复孙道〔鍾祥〕电〔光緒二十六年五月初一日〕

灵伯兄鉴：艳电悉。現已电致廷方伯，商派駐省聶軍馬队，迅往琉璃河、涿州一带弹压保护；务将拆毁鉄路、电杆赶紧督工修复为荷。

345.唐守〔紹仪〕丰台來电〔光緒二十六年五月〕初二日子刻到

紹仪九点五十分到北京，丰台产业、車輛均被焚，軌道无坏，仅可行車。

346.唐守〔紹仪〕丰台來电〔光緒二十六年五月初二日〕辰刻到

督宪鈞鉴：頃乘运兵专車来京，丰站房栈及一切車輛均焚毁；練軍步队駐楊村、黄村各一哨，余駐丰台；沿站安靜。已电飭車务处卽日开車、售票。仪禀。

347.聶提督〔士成〕电〔光緒二十六年五月初二日〕

大帅鈞鉴：承諭，已由天津拨步队一营，先赴丰台。津防紧要，拟添

派后路右营步队赴津駐扎。請飭鉄路局派車装运。再各处訛言紛紜，拟請飭楊鎮玉书回防，及飭各鎮鎮靜防护至叩。冬。

348. 聶提督〔士成〕电〔光緒二十六年五月初二日〕

大帅鈞鉴：丑刻奉东电，敬悉。遵即亲督馬步四营，赴京弹压，相机查办。营队已准备，請飭鉄路局多派車輛，来防装运启行。

349. 复聶提督〔士成〕电〔光緒二十六年五月初二日〕

功亭兄鉴：两电均悉。大麾督馬步四营赴京弹压，相机查办。并添派后路右营步队一营，来津駐扎；已飭鉄路局今日多派車輛往接。惟天津現仅五营，兵力仍单，租界人心惊惶，謠言紛起，防务甚关紧要。务乞于添派后路右营步队一营外，再添拨步〔队〕三营来津駐扎，以資鎮慑。刻即飭鉄路局按照八营数目，多备火車。是所至盼，余容晤商一切。

350. 复唐守〔紹仪〕电〔光緒二十六年五月初二日〕

少川兄鉴：奉电，深慰馳系。今早接聶軍門复电，即亲带馬步各营，赴丰台一带相机查办。頃已嘱局派車往接，約明日可到。知念，奉聞。

351. 林司馬〔紹清〕① 由京〔来〕电〔光緒二十六年五月初二日〕

督宪鈞鉴：长辛店鉄路洋人危险，請速派兵保护。西路厅禀。

352. 复〔林司馬紹清〕电〔光緒二十六年五月初二日〕

来电悉。昨聞长辛店一带有拳匪滋扰，鉄軌、車站、料厂均被焚毁之事，业已商請聶軍門带队前往弹压、捕击。現在长辛店等处情形若何？迅即探明，詳細电复。

① 順天府西路厅同知（駐芦沟桥，分轄涿、良、房、宛等四州县）林紹清，字文伯，云南昆明县人。

353.許侍郎〔景澄〕电〔光緒二十六年五月初二日〕午刻到

寿帅鉴：昨奉电复，知尊处先派步队一营，往丰台駐扎；感謝。接荣相函，已派孙提督統五营赴芦、丰一带堵御，王鎮統四营駐馬家堡弹压，恩副都护統两营駐永定門弹压，庆邸亦派神机营兵保护京第。近京兵力已厚，惟中路各站尙觉空虛，黄村与丰台咫尺，楊村为通津要站；此外，安定、落垡、郎坊等处，亦須有弁勇弹压。应請添派馬步队两三营，择要分段屯扎保护，以資周密。无任感盼。澄。

354.复〔許侍郎景澄〕电〔光緒二十六年五月初二日〕

竹篔兄鉴：冬电謹悉。敝处昨派之队已抵丰台。今早接总办唐守来电，現分駐楊村、黄村、丰台一带，保护車道；沿途安靜，車已照常开行。昨商聶軍門，接复电，已亲带馬步五营，前往丰台一带，相机查办。今日已派火車往接，明日可到。沿途布置，中路当不致空虛。謹以奉复。

355.孙道〔鍾祥〕电〔光緒二十六年五月初二日〕

督宪鈞鉴：賜电，又邢統带电，均敬悉。高碑店迤北鉄路，均被拳匪焚毁，匪焰甚熾；高碑店迤南鉄路，及保定材料厂，亦属岌岌可危。拟請宪台速飭兵队前来保护，庶可无虞。所有鉄路已焚各段，仍請派兵看守，免致余剩鋼軌材料，全被土匪劫去。在工各洋人恐惧殊甚，現已停工，拟由水路卽日赴津暫避。恐途中有险，职道已請张协拨派弁勇沿途护送。幷請宪台飭下水师营，拨派炮船数艘，速来迎护，如能用小火輪拖带，尤妥。卽望賜复。

356.复孙道〔鍾祥〕电〔光緒二十六年五月初二日〕

灵伯兄鉴：冬电均悉。鉄路在工洋人由水路来津，內河輪船向不能走，已轉飭郑統領派拨炮船一只迎护矣。頃接盛京卿来电，以匪徒滋扰，自琉璃河至芦沟〔桥〕各厂均被毁，无論何軍派往，路局应派干員

随营前往，收拿余党，以免全行毁失。請电飭孙道，即由保定随营赴琉璃河、涿州等处，赶紧查点、看管，救得一分是一分。乞速行。等因。即希查照办理。（按此电应列在下一电之后）

357.盛京卿〔宣怀〕电〔光緒二十六年五月初二日〕未刻到

督署：东电謹悉。各局員电稟，匪徒已到芦沟桥，自琉璃河至芦沟〔桥〕，各厂路均被毁。恐愈迟愈坏，頃电奏，請派聶軍門亲督数营，由丰台、芦沟进剿；并請派保定之聶軍馬队，由保定兜合，庶可迅速解散。无論何軍派往，路局应分派干員随营前往，收拿余党，以免全行毁失。請鈞处飞札张道振棨、夏守人杰，即赴丰、芦，随营至长辛店等处。并电飭孙道鍾祥，即由保定随营赴琉璃河、涿州等处，赶紧查点、看管，救得一分是一分，乞賜速行。

358.復盛京卿〔宣怀〕电〔光緒二十六年五月初二日〕

冬电悉。长辛店一带，荣相已派孙提督万林統五营前往堵御。聶軍門現亲带所部馬步各营赴丰、芦等处，相机查办，坐火車前往，約明后日可到。現在由京至津，丰台軌道未毁，仍可照常行車。所示札飭张道、夏守、孙道各节，当即轉行遵办。

359.荣中堂〔禄〕电〔光緒二十六年五月初二日〕

裕寿帅鉴：东电敬悉。昨日未刻，据各处探报委員稟称，拳匪拆毁路、綫。当于申刻，拣派武卫中軍孙提督万林，带所部五营，馳赴丰台；王总兵明福，带所部馬步三营，馳赴馬家堡一带堵御、弹压，相机办理；并飭署翼长恩副都統，带馬步三营，在永定門內听候調遣；均于今日卯刻到齐。其貴处与聶功亭所商各节，請由兄台酌办。知关廑念，特此电复。

360.中协〔張士翰〕电〔光緒二十六年五月初二日〕申刻到

督宪鉴：艳电，霸州高家庄拳匪聚有二千人之多，飭派队伍前往，謹

悉。当飭管带王占魁，由定防带队往緝，并由省派差弁楊殿甲往探。頃該弁回省，接該州刘牧于祐函禀，高家庄有法国天主堂，并无拳匪。上月二十五日，楊分統派来馬队二十騎会查，愚民畏剿，敵属善来营地方拳民复聚，当設法解散。昨又聞該村聚外来拳匪有二三百人，已邀集同城官紳，亲往劝諭。情形若何，再当飞布。等情。計王管带占魁今日可抵霸州。合并电乞鈞鉴。

361. 韓副將〔照琦〕大沽來电〔光緒二十六年五月初二日〕

欽宪鈞鉴：頃接塘沽差弁风电言称，駐塘沽日本兵船，下岸洋人二十名，各带枪械，坐今午十二点鈡火車赴津。照琦。

362.〔韓副將照琦大沽〕又电〔光緒二十六年五月初二日〕

欽宪鈞鉴：頃据駐塘沽差弁查明，今午一点鈡，有民船进口，装美国官三員、兵三十八名，各带枪械，由塘沽坐火車赴津。照琦。

363.〔韓副將照琦大沽〕又电〔光緒二十六年五月初二日〕

欽宪鈞鉴：今午两点半鈡，有小火輪进口，查明續装美国官兵等八十余名，各带枪械，并快炮一尊，至燕子窩碼头停泊。再先报美国官兵四十一名，經車站拦回，仍由塘沽坐船至燕子口一处停泊，自应严加防范。

364. 聶提督〔士成〕电〔光緒二十六年五月初二日〕酉刻到

大帅鈞鉴：冬电敬悉。遵飭添派步队三营赴津駐扎。营队已准备，車到卽启行。

365. 盛京卿〔宣怀〕电〔光緒二十六年五月初二日〕

总署、荣中堂、裕督帅、聶軍門：頃接津电，长辛店逃回工头面称，洋人均在长辛店山上自守，不得出围，等語。請就近速派馬步队进长辛

店解围，将洋人二十余名救出，迟恐粮械皆絕。如有伤亡，彼等籍隶数国，誠恐难于結束。乞速施行。

366.〔盛京卿宣怀〕又电〔光緒二十六年五月初二日〕

督署：东电請聶軍門亲往捕击查办，匪徒势必逃窜；琉璃河至保正鉄路，急宜設法保全。速电保定各軍保护，免再毁坏；并乞轉告聶帅。

367. 致宋宮保〔慶〕① 馬提督〔玉崑〕电

〔光緒二十六年五月初二日〕

宋祝帅、馬軍門鉴：頃据英領事賈礼士来函："唐山地方最关紧要，請电致宋宮保、馬軍門，迅派官兵三百名，卽由山海关坐火車前往保卫，防患未然。兵队何时开行？并希預为示复"等語。查近日拳匪滋事，昨于念九、初一两日，竟敢拆毁芦保鉄路軌道，并焚毁車站、料厂，各处洋人均甚惊惶，聶軍門現亲統所部，开赴丰、芦一带，洋人素欽威望，恳求大麾保护；可否准如所請，拨队前往之处，敬祈查核办理，并乞电复。

368. 宋宮保〔慶〕、馬提督〔玉崑〕山海关复电

〔光緒二十六年五月初二日〕

裕大帅鉴：冬电敬悉。遵卽派程提督允和，率步队三百、馬队一哨，前往唐山保护。如明日有車，卽乞示知，以便赶程。庆、玉崑。

369. 韓副將〔照琦〕电〔光緒二十六年五月初二日〕戌刻到

欽宪鈞鉴：今下午五点鈡，停泊燕子窝美国官兵共一百念余名，各带枪械、炮一尊，换坐带水公司小火輪赴津。

370.〔韓副將照琦〕又电〔光緒二十六年五月初二日〕亥刻到

欽宪鈞鉴：今晚七点鈡，到兵輪四只，停泊界外，看不清旗式。俟明

① 四川提督宋庆，字祝三，山东蓬莱县人，时領武卫左軍。

早派小輪出口探明，再行稟报。

371. 致总署电〔光緒二十六年五月初二日〕

总署鈞鉴：現接法国总領事杜士兰函称："代各国領事公启：英、法、德、俄、美、意、日本駐京大臣，以現在情形险要，公同議定，各抽調兵丁百名登岸。此項队伍不日到来，遣赴北京。各国領事与本总領事，請速飭所属，于各队伍到时，竭力帮助登岸；并飭备火車，届时运送赴京，以期妥速。如何办理之处，即請示复"等語。祿当以婉言回复、阻止，第恐各領事以奉其公使之命，坚执不听，阻挡不住。应請鈞署速向各公使商阻，俾各領事无詞可借。如实不能阻挡，应如何办理之处，敬祈速賜电示。

372. 致中协〔張士翰〕电〔光緒二十六年五月初二日〕

速专馬送涞水。张道台毓渠兄鉴：頃据英領事賈祀士函称："东安兵单，已令教士回津，請飭該官兵認眞保护該教堂房間，"等語。希即迅飭該駐队，会同地方官，将該教堂房間認眞保护；并請尊处轉知东安县令，一体照办为荷。

373. 盛京卿〔宣怀〕电〔光緒二十六年五月〕初三日子刻到

总署、荣中堂、裕督帅、聶軍門：法、意、比三国洋人念三名，困在长辛店小山之上，朝不保夕；如果被戕，必致棘手。万望連夜进兵，先将洋人救出。路局拟奖賞入围营勇銀一万两，即解交北洋轉发，以資激劝。

374. 韓副將〔照琦〕电〔光緒二十六年五月初三日〕

欽宪鈞鉴：今晚七点鐘，有带水公司金龙輪船进口，內装洋人四十余名，各带枪械，亦不准人上船查看。探詢該公司，言是英国洋人，坐船赴津。

375. 聶提督〔士成〕电〔光緒二十六年五月初三日〕辰刻到

大帅鈞鉴：奉荣相冬戌电，"馬步四营，无庸开拔来京"等因，承准此。除电复外，謹肃奉聞。江。

376. 盛京卿〔宣怀〕电〔光緒二十六年五月初三日到〕

荣中堂、裕制台：孙道鍾祥禀，高碑店迤北，桥梁、站道、車輛焚燒殆尽，督宪派来聶軍門三营，而拳匪在高碑店拆路燒房，尙未剿办，匪焰日熾；高碑店迤南鉄路，并保府料厂，岌岌可危。又，請兵保护，如仍不敢剿，亦属无济。等語。查迤南路厂，尙値数百万；請即飞电責成聶軍門，一面捕击，一面保护，免再被毁。冬〔二日〕。

377. 韓副將〔照琦〕电〔光緒二十六年五月初三日〕巳刻到

欽宪鈞鉴：夜潮、风大，小輪未能出口。今早在口里探詢带水公司小火輪，言界外到俄兵輪七只，美国两只，英国一只，前后共到兵輪十只，停泊界外。俟未潮，派小輪出口探明，再行禀报。

378.聶提督〔士成〕电〔光緒二十六年五月初三日〕

大帅鈞鉴：遵飭添拨駐津弹压之步队三营，已乘早車开行。江。

379. 林司馬〔紹清〕电〔光緒二十六年五月初三日〕午刻到

督宪鈞鉴：长辛店洋人势甚危急，无兵来保，午刻忽自京来洋人六名、洋妇二名，騎馬持枪，馳至該处，将洋員普意雅等男妇大小二十余人領出；卑厅代僱車馬，派兵于申刻护送进京；复留兵代看其房。物件被搶，虽获犯十三名，无如愈聚愈众，哨弁受伤，力不能支，于戌刻被匪縱火，洋房付之一炬。該处匪現聞一千上下，請速派兵前来查办。西厅禀。

380. 邢統領〔長春〕电〔光緒二十六年五月初三日〕

督宪鉴：接张道冬电云，探匪仍占聚涿州，石亭无人，淶城稍靜；楊軍步队三营，昨护粮餉到淶，仍囑赴高碑店相机前进；左营馬队，已令全营往护修路。余容再稟。

381. 兩司〔廷杰、廷雍〕、中协〔張士翰〕电
〔光緒二十六年五月初三日〕

督宪鈞鉴：据张道电称："昨晚探匪仍聚涿州，石亭无人，淶水稍靜；楊軍三营到淶，仍囑赴高碑店前进；馬队已令全营往护修路。惟匪与民杂处，涿州城关，势难即攻。匪情无定，容再报。乞轉电稟督宪。津調何队往办，亦乞电示"等語。合轉稟聞。

382. 联道〔芳〕北京來电〔光緒二十六年五月初三日〕未刻到

裕宪鈞鉴：三合庄洋人，昨日午后均已抵京；琉璃河洋人三名，現无下落。联芳。

383.宋宫保〔慶〕馬提督〔玉崑〕电〔光緒二十六年五月初三日〕

裕大帅鉴：江电敬悉。昨晚知会山海关站长，备齐車輛，程提督已于初三早五点半鉘率队开行矣。庆、玉崑。

384. 总署电〔光緒二十六年五月初三日〕

北洋大臣：美使称，霸州城南善来营，有义和拳毆毙教民男妇多人。希飭属确查、妥办，速复为要。

385. 韓副將〔照琦〕电〔光緒二十六年五月初三日〕

欽宪鈞鉴：今下午两点鉘，有带水公司八馬輪进口，装有洋人約三十余名。派弁往查，不准上船。看似英国洋人。現坐船赴津。

386. 叶統领〔祖珪〕、韓副將〔照琦〕电
〔光緒二十六年五月初三日〕戌刻到

欽宪鈞鉴：今下午派快順輪出口，探詢回称，查明：到俄国兵輪并魚雷六只，英国兵輪两只，意大利国兵輪一只，美国兵輪一只，法国兵輪一只，練船一只，前后共到十二只，均在界外停泊。水师統領叶祖珪、副将照琦禀。

387. 盛京卿〔宣怀〕电〔光緒二十六年五月初三日〕

总署、荣中堂、裕制台、聶軍門：比使来电，长辛店洋人念余名，均于初二日戌刻到京，尚无損伤。

388. 〔盛京卿宣怀〕又电〔光緒二十六年五月初三日〕

总署、督署：联道芳初三报，长辛店洋人均到京，住房被毁；琉璃河洋人三名，現无下落。請电飭該处文武营县，赶紧查覓，免滋外人口舌。

389. 总署电〔光緒二十六年五月初三日〕

北洋大臣：法使昨告联道，有路工洋人二十余名，被困在长辛店之三河庄，情势危急。当由本署径电徐統領，就丰台現駐兵队抽派百名，立往保护。旋接盛京卿电，各洋人三河庄自行保守，恐拳匪围攻，力难久支，恳請派兵保护。又悉法已派兵十二名，前往該处。本署因事机紧要，复經函飭該統領，即日移扎长辛店弹压保护，以免生衅。应請尊处加飭照办。再，頃悉三河庄洋人，今早均已到京。并聞。

390. 致兩司〔廷杰、廷雍〕电〔光緒二十六年五月初三日〕

頃接盛京堂电，高碑店迤南路厂并保定料厂，尚值数百万，均岌岌可危；請速保护，免再被毁；等語。所有保府料厂及附近一带鉄路，請由省飭队設法保护。天津至高碑店，向借鉄路电綫传信，并无官

电；現涿州至芦沟桥車道被毁，电綫不通。其高碑店一带鉄路，請鈞处由省发电，嘱张毓渠速商聶軍門楊統領現扎高碑店队伍，設法保护为要。

391. 兩司〔廷杰、廷雍〕电〔光緒二十六年五月初三日〕亥刻到

督宪鈞鉴：江电謹悉。遵卽商嘱邢分統长春，移营西关車站，并逐日派哨梭巡定、安一带鉄路，以資保护。至楊分統慕时步队三营，已据张道于本日早电称，移駐高碑店保护鉄路矣。

392. 复宋宫保〔慶〕、馬提督〔玉崑〕电〔光緒二十六年五月初三日〕

宋祝帅、馬軍門鉴：冬电敬悉。唐山承派程軍門率步队三百、馬队一哨前往保护，感謝。已飭知鉄路局电飭山海关車站，赶备車輛，备齐卽請前往。

393. 致中协〔張士翰〕电〔光緒二十六年五月初三日〕

頃接总署电开：美使称，霸州城南善来营，有义和拳毁毙教民男妇多人，希飭属确查、妥办，速复，等因。查昨接来电，具悉。王管带今日卽可抵霸，希卽轉飭王管带，迅往善来营，会同地方官确查、妥办，詳細具复为盼。

394. 复总署电〔光緒二十六年五月初三日〕

总署鈞鉴：江电謹悉。前据法領事函称，霸州高家庄聚有拳匪；当卽电飭中軍副将张士翰，派副将王占魁率队前往弹压。昨据张士翰电报，接霸州刘于祐函，高家庄有法国天主堂，并无拳匪。惟霸属善来营地方，拳民复聚，当設法解散。又聞該村众[聚]有外来拳匪，已邀官紳亲往劝諭。等語。王占魁昨日可抵霸州，等情。玆奉电示，业飭令王占魁会同地方官确查、妥办。謹此电陈。

395. 致盛京卿〔宣怀〕电（光緒二十六年五月初三日）

杏荪兄鉴：頃接西路厅电禀："长辛店洋人势甚危急，（下同379电文），洋房付之一炬，"等語。現幸洋人被围均已救出，未致損伤，特亟电聞，以释远系。

396. 致聶提督〔士成〕电（光緒二十六年五月初三日）

功亭兄鉴：頃接总署江电，奉旨："近日拳匪滋事，琉璃河至长辛店一带，車站局厂均被焚毁，亟应懲前毖后，認眞弹压。著裕祿飭令聶士成，将芦保、津芦两路电綫鉄道，专派队伍妥为保护，毋任再有疏虞，是为至要。欽此。"謹以电达，卽希欽遵办理。

397.致总署电（光緒二十六年五月初三日）

总署鈞鉴：昨电陈各国派兵赴京保护一节，尚未接到电示。頃又据法总領事来署面言，各国此次送兵进京，并非与中国为难，不过自为保护起見。如法国現調兵百名，以廿五名留駐天津，只七十五人赴京。以廿五人护南堂，廿五人护北堂，廿五人护使館，分之人并不多，此系各公使主意已定，万无改移。各兵今日均已到津，无論总署准否，定准明日赴都。如候至明晨尚无回信，卽赴車站乘火車动身；若火車不載，亦卽自行起旱前往。特来告知。当复以言劝阻，并令从緩候信，而該領事坚执不从。明日恐万难拦阻。鈞署系与各公使如何定議？各領事均以奉其公使命令为辞，如能阻其不去，总須該公使电知領事。抑或劝阻不住，准其往京之处，急盼今日电示，以免借口生衅。

398. 又〔致总署〕急电（光緒二十六年五月初三日）

总署鈞鉴：本日电陈法总領事面言，各国派兵赴京一节，急盼鈞署定議；尚未接奉电示。頃又据該总領事函称："本总領事代各国領事奉

告，倘总署不准各国兵队上京，各国領事与本总領事径自設法遣送。深盼此事于各国兵队赴京之际，預为定議，于明早六点鈡以前見复”等語。查核情形，各国領事均称奉其公使之令，不敢违延，其势万难由外拦阻。鈞署与各国公使定議如何？究竟能否阻止？抑可准前往？卽盼电示，俾如期照复該領事等，免致借生事端，是所跂盼。亥。

399. 总署电〔光緒二十六年五月〕初四日寅刻到

北洋大臣：冬江三电，均悉。各国調兵事，頃告知（原作告）各使，如照上届每館以二三十人为率，本衙門不为拦阻云云。事須在园①筹定，往返需时。先聞。支，丑。

400.〔总署〕又电〔光緒二十六年五月初四日〕巳刻到

北洋大臣：支丑电計达。洋兵护館，准由火車运送，但人数不得过多，致碍邦交。豪，巳。

401. 盛京卿〔宣怀〕电〔光緒二十六年五月初四日〕

裕制台、荣中堂：頃保定局員来电："初三定兴車站又被焚毁，如向南蔓延，省城危甚，保正鉄路亦可虑。自琉璃河至保定并无重兵扼守，請电北洋速派数营，由高碑店保定至定州等处，分段保护，始可补救"等語。查保定城外料厂，値銀将及百万，乞就近速拨数营，分段扼守，迟則不及。

402. 韓副將〔照琦〕电〔光緒二十六年五月初四日〕

欽宪鈞鉴：夜拉水公司小火輪进口，装有洋人約七十余名，各带枪械馬匹三十余匹，由水路赴津。又今早六点鈡，有俄国魚雷艇一只进口，停泊塘沽。

---

① 园，指頤和园。这时，慈禧太后住在頤和园里。

403. 总署电〔光緒二十六年五月初四日〕午刻到

北洋大臣：豪巳电，計达。頃俄使来称：俄国卫兵进大沽口被阻，請飭放行。且云，俄、法兵均有百名到津，此后来京兵数，尙待酌定，但須与他国一律。等語。希轉飭无阻。至各国来京兵数，希再切实与法領事等商減为要。

404.〔总署〕又电〔光緒二十六年五月初四日〕

北洋大臣、通永道：美使函称："拳匪現已至通州，欲在城內滋事，并打美国教士、教堂。事至紧急，請速派兵弹压、保护。該处教士九名，妇孺二十五名口，及教堂住屋，如有焚毁拆搶等案，定惟貴国是問"等語。希迅速飭商派兵勇，实力弹压保护，毋滋衅端。午。

405. 盛京卿〔宣怀〕电〔光緒二十六年五月初四日〕

总署、督署：琉〔璃〕河三洋人，已由保府坐船赴津矣。

406.〔盛京卿宣怀〕又电〔光緒二十六年五月初四日〕

督署：請即催张道、夏守赴长辛店，查点鉄路各項。并求电飭統領派人照料，以免迟失。

407. 唐守〔紹仪〕电〔光緒二十六年五月初四日〕未刻到

督宪鈞鉴：頃查有英兵五十名、美兵五十名、日兵二十二名、义兵四十名、法兵七十五名、俄兵一百名，由津乘火車进京，应否准其前往？乞电示祇遵。仪。

408. 复〔唐守紹仪〕电〔光緒二十六年五月初四日〕

少川兄鉴：豪电悉。各国派兵由津乘火車进京，現准总署来电照准，乞飭开車，准其赴京。

409. 唐守〔紹仪〕电〔光緒二十六年五月初四日〕申刻到

督宪鈞鉴：豪电謹悉。运洋兵专車，已遵諭于四点鈡开行。

410. 聶提督〔士成〕电〔光緒二十六年五月初四日〕酉刻到

大帅鈞鉴：'密。頃据大沽韓副将电："各国兵輪十二只，停泊界外。又有洋人四十余人，各带枪械，乘带水公司輪船赴津"等語。伏查目下情形，外侮尤亟，洋兵到津过多，恐滋他患；已肃函請飭鉄路津站，不卖票給洋人，防其进京。仍求严飭炮台各将領，認眞准备。再，我国兵輪雷艇，似宜飭令择要聚守，以备不虞。大帅維持全局，自有权衡；士成以防务攸关，謹陈愚管。可否？伏乞鈞裁。除电禀荣相外，謹电奉聞。

411. 荣中堂〔祿〕电〔光緒二十六年五月初四日〕戌刻到

裕制軍鉴：頃据盛京卿来电，由高碑店、保定至定州等处，鉄路及料厂岌岌可危，均应速派兵保护。

412. 鉄路总局〔楊士琦、唐紹仪〕电〔光緒二十六年五月初四日〕

督宪鈞鉴：頃据塘沽站长电称，明早有德国兵五十名来津，附午車晉京。应否照案装运？伏乞电示祇遵。琦、仪。

413. 南洋大臣刘〔坤一〕① 电〔光緒二十六年五月初四日〕

裕寿帅鉴：聞拳匪鬧教，拆毁涿州至丰台鉄路車栈，各国調兵保使館。现在如何筹办？乞电示。坤。

① 两江总督、南洋大臣刘坤一，字峴庄，湖南新宁人。

414.通永沈道〔能虎〕① 电〔光緒二十六年五月初四日〕亥刻到

宪台鈞鉴：豪电、总署电，均祗悉。时刻商飭协、厅、州分派兵捕，常川实力防护。初三午后，驟然謠言哄动，平民及考生数千人登城，謂看教堂起火。傍晚謠息，始散。幸美教堂教民絲毫无事。仍惟竭力設法督飭防护一(原作已)切，囑紳董分投开导，以散其势；冀勿滋事。照此电禀总署。虎。

415.盛京卿〔宣怀〕电〔光緒二十六年五月初四日〕

总署、裕制台、荣中堂：迭次电請派兵防护高碑店以南路站，諒蒙鈞鉴。保定来电，初二燒定兴站道，初四早，保定之南，方順桥站房、桥道，均被拳匪燒毁。乞速飭各营防守南路鉄道，迟則保正亦必全毁矣。

416.兩司〔廷杰、廷雍〕电〔光緒二十六年五月初四日〕

督宪鈞鉴：邢分統长春接准张道蓮芬称："昨派赴涿州馬队，被匪扣十七名。不加懲創，不但不能修路，尙恐不能保未燒之路；官电文报，亦将不通，省垣尤堪虞。貴左营昨已回护定兴鉄路。聞各州县匪皆有蠢动，若不多派大枝兵力分路查办，恐誤大局。乞速請藩、臬轉电督宪速筹，并諭各将办法。弟力难兼顾，用特直陈"等情。本司查核屬实。再，据孙道鍾祥面称："差探回报，拳匪盘踞长辛店約三千余人，涿州約七千余人，已入涿，城閉四門，城上遍插賊帜。若不及早进剿，稍迟卽成鉅患"等語。合并电禀以聞。

① 通永道沈能虎，字子枚，浙江海宁州人。

417. 中协〔張士翰〕电〔光緒二十六年五月初四日〕

督宪鈞鉴：頃接涿州營常参将①、州牧龔蔭培②会函，据称：初二日，涿州拳民見有官軍駐扎高碑店，疑为剿捕，遂聚多人踞住涿州城，四門上下高树旗帜，把守甚严，居民出入皆須搜查。是日，并将武卫前軍馬队左营管带聶汝康，差派前站看店馬兵张錫恩等十七名，因見所穿窄衣小帽，疑是洋兵，全行扣住，等情。卑职复細詢投函兵丁，据称，該拳民因疑有洋兵来剿，踞城自卫，尙无騷扰衙署、居民之事。該参将等恐大兵一到，围城攻击，闔城生灵涂炭，求設法解释。等語。已由卑职备文飞移参将、州牧，囑其諭令紳董开导拳众，分辯实系官軍，并非洋兵，令其释放。俟后探查如何情形，再行禀聞。

418. 复邢統領〔長春〕电〔光緒二十六年五月初四日〕

电悉。昨接两司电，知商大𪊲移营西关車站，并逐日梭巡定、安一带鉄路；其高碑店一带鉄路，并由楊分統步队三营保护；具征擘画。昨亦欽奉电旨，芦保、津芦两路电綫鉄道，飭令聶軍門专派队伍，妥为保护。聶軍門仍否加添营队，現尙未接来电，并以附聞。

419. 复总署电〔光緒二十六年五月初四日〕

总署鈞鉴：豪巳午电，謹悉。据鉄路局报，各国护館洋兵均巳齐至車站，查点数目：英兵五十名、美兵五十名、日兵二十二名、意兵四十名、法兵七十五名、俄兵一百名，巳乘車进京；德兵未在內。謹以电聞。至俄使所言，俄兵进口被阻，查明并无其事。合并附陈。

---

① 涿州营参将常安，滿洲厢黃旗人。
② 涿州知州龔蔭培，福建侯官人。

420. 盛京卿〔宣怀〕电〔光緒二十六年五月初四日〕

杏蓀兄鉴：江电謹悉。現在保定西关車站，有聶軍門馬队邢統領带营駐扎，并逐日派哨梭巡定、安一带；又有聶軍門楊統領步队三营駐高碑店，均保护鉄路。昨又欽奉电旨：芦保、津芦两路电綫、鉄路，均飭令聶軍門专派队伍妥为保护，毋任再有疏虞。业已恭录行知聶軍門，必当添队巡护。至张道、夏守，現已启行赴长辛店，查点鉄路各項矣。

421. 致通永道〔沈能虎电〕〔光緒二十六年五月初四日〕

子枚兄鉴：总署豪午电，尊处諒已接到。希即查明，妥为設法保护。現在情形究系如何？即希电示。

422. 复聶軍門〔士成〕电〔光緒二十六年五月初四日〕

功亭兄鉴：支电謹悉。現各国公議，調拨洋兵赴京，保卫使館，經总署允准，共計官兵三百余名，业于今日火車开往。此次各国兵輪到口者，皆系載其兵队而来。然外情叵測，海防紧要；尊示与鄙見相合，亟应妥筹防备。昨奉电旨，令大麾专派队伍，防护津芦、芦保两路电綫、鉄道，尊意如何筹布？尚祈随示。

423. 致总署电〔光緒二十六年五月初四日〕

总署鈞鉴：各国护館洋兵到火車站时，經鉄路局查点大致兵数，先行电陈。兹据鉄路局于該洋兵上車时查明实在数目，計开：英国兵官三員、兵七十二名；美国兵官七員、兵五十六名；意国兵官三員、兵三十九名；日本兵官二員、兵二十四名；法国兵官三員、兵七十二名；俄国兵官四員、兵七十一名；共計各国兵官二十二員、兵三百三十四名，均随带枪械。开单呈报前来。謹再电聞。

424. 复鉄路总局〔楊士琦、唐紹仪〕电〔光緒二十六年五月初四日〕

楊杏城、唐少川兄鉴：支电悉。德兵五十名明早来津，附午車赴京，应查明名数，照案装运。

425. 复南洋大臣〔刘坤一〕电〔光緒二十六年五月初四日〕

刘峴帅鉴：支电謹悉。廿九，涿州至琉璃河鉄路，先被拳匪拆毁；初一日，自琉璃河至长辛店一百余里，亦有拳匪焚燒車道、車站，砍断电杆。丰台站华洋司事等，聞长辛店之乱，皆先逃避，土匪因而肆搶，仅止燒毁站房机器厂，車道未坏。經派队馳往，匪卽逃散，照常行車。現在长辛店、馬家鋪、丰台一带，皆由荣相派武卫中軍各营分扎、查办。至各国調兵保护使館，系英、法、俄、美、意、日本七国，总署业已允准。各国兵自二十余名至七十余名不等，共三百余名，現已均由火車装运赴京矣。知念，謹复。

426. 致总署电〔光緒二十六年五月初四日〕

总署鈞鉴：頃据鉄路局报，有德国兵五十名，明早由塘沽来津，附午車进京。查德国兵今日未同各国兵开行，明日到津，自应查明名数，照案准由火車装运赴京。謹以电陈。

427. 邢統領〔長春〕电〔光緒二十六年五月〕初五日子刻到

督宪鈞鉴：豪电敬悉。今日卯刻，春带五哨，乘火車历漕、安、固、定各車站，至高碑店会楊統領，卽回省。惟沿途桥屋路板，間段均燒坏，車到鳴枪恐吓，車过又燒。頃准藩咨，本日巳刻，据鉄路蔣委員面禀，省西南六十里方順桥，桥屋站房昨夜被匪燒；于庄車站吃紧；祈拨队往救，等因。承准此，卽飭前后两哨馳往，相机办理。

伏思由方順桥至定兴百数十里，拳匪土匪到处同情；省城只卑一营守車局、料厂，分援梭巡，在在均关紧要，顾此失彼，势难兼顾。卑

左营遵諭留涞,张道已飭分高碑店三哨,定兴两哨;楊步队三营,由店至宛守卅里。高碑店卽有楊步队可住,将馬队三哨移至安肃,俾梭巡会哨。候示遵行。

428. 盛京卿〔宣怀〕电〔光緒二十六年五月初五日〕

裕制台、聶軍門:江电謹悉。定兴及方順桥道站均燬,是保定南北鉄道均不能保,修复更难。弹压拳匪、护守鉄路,須择有桥站处扼扎;求速电由保省飞飭駐防保定、涞水、涿州各营,分头防守,总須迎头击杀,方免四窜。是否?乞鈞裁。

429. 張道〔蓮芳〕电〔光緒二十六年五月初五日〕丑刻到

督宪鈞鉴:蓮由省轉奉宪电,敬悉。聶軍門楊統带三营,早扎高碑店,保护以南鉄道,兼防涿匪南扰,但匪迹狡詐,沿途皆有暗应,势难分守百数十里,能否保全,刻难預料。东安离津甚近,請飭何統領专差告知馬队弁勇,守护东安教堂房屋。頃接任丘王令来禀,八方村又有被雄县拳匪围攻之事。

目下匪势日猖,已成燎原,若不分派大枝兵,一由芦沟进涿州,一由文、霸、新赴省,恐各属蠭起响应,卽聶軍全出,亦不济事。且不能不留十营防海上。可否請馬玉崑軍門带馬队五六营,由津速赴雄、霸一路至省?現在兵力万不可单,使匪輕視。已請两司会商,电請速筹办法。职道远在涞城,他处实难兼顾。匪情瞬变,余容再报。

430. 盛京卿〔宣怀〕急电〔光緒二十六年五月初五日〕丑刻到

荣中堂、王中堂、裕制台:聶軍門有馬步五营,在保定、涞水、涿州等处,沿鉄路分駐;乃定兴及方順桥站道桥梁均又被燬,保定南北似皆无人扼守。比工司語甚著急。想此事非有統帅亲临調度,急难得力。可否請速派聶軍門暫往一行?否則数百里近京鉄路全燬,国威殊損,不特修复筹款之难。急切瀝陈,求恩干冒。

431.〔盛京卿宣怀〕又电〔光緒二十六年五月初五日〕寅刻到

裕督帅：汉路香帅[①]拨护軍一营，甚資得力。芦路以后至少一营弹压，直隶防营恐难久持。拟請大帅速飭練軍何統領，借拨一营，連夜赶往保定，沿鉄路南北分扎，凡有桥站处各扎五棚，首尾相应，計可分扎十处。此一营，即請札飭孙道会督办理。宣初七回沪，即来津面商一切。此一营月餉，拟由路局認发一半，其余半餉，如北洋难認，事平之后，或即撤回两三哨，俟面商量力而行。素仰盛德，想蒙俯鉴苦衷，允如所請。否則全路俱毁，洋人必有煩言，不特筹款修复为难也。无任切祷。

432.中协〔張士翰〕电〔光緒二十六年五月初五日〕巳刻到

督宪鈞鉴：頃接荣中堂支电，有盛京卿請派队伍保护关外料厂，遵即派委副中营后哨哨官陆崑，带領馬队四十名，在西关外料厂巡护矣。

433.聶提督〔士成〕电〔光緒二十六年五月初五日〕

大帅鈞鉴：支电敬悉。承詢筹布防护电綫鉄路，感蒙廑注。窃計芦保十七站，拟飭邢、楊二統带匀拨队伍，或一哨，或半哨，按站駐扎。津芦八站，拟飭胡統带拨队，或一哨，或半哨，亦按站駐扎。所余营队，仍駐津弹压。日前大帅由津拨出营队，拟請調回，以固津防。是否有当？伏〔乞〕鈞裁。如需另行添派之处，候示，并当遵办。

434.湖广总督張〔之洞〕电〔光緒二十六年五月初五日〕

总署、荣中堂、裕制台鈞鉴：迭接北路电，拳匪因鬧教滋事，势甚猖獗，定兴至芦沟，鉄路、机厂、車輛、料厂尽毁，实堪駭异。迤南保定鉄路，以及保定料厂，均属可危。如运兵稍迟，必致全路俱毁，糜款数百

① 湖广总督张之洞，字孝达，号香涛，直隶南皮人。

万，如何修复！目前自以保全南路为急务。聞聶軍門已进长辛店，該匪必四散南竄。沿途毁路，拟請速調聶軍数营，直抵定兴，扼其南竄之路。并南沿鉄路之处，择要駐守。如有乱民肆扰，即行剿办。此等匪徒，抗拒官兵，戕杀武职大員，扰近都門，毁坏国家所設鉄路，法所当誅。大軍旣至，多貼告示，声明其罪，晓諭良民，勿为所惑；解散胁从，其无知附和者，自然消散。至于动手拆路焚屋之徒，按律亦当格杀无論，应准官軍开枪轰击。此乃借鬧教而作乱，专为国家挑衅。且鉄路与教堂何涉，可見实系会匪，断非良民。若滋鬧不已，恐豫东义和团匪徒聞风响应，剿撫均难；且各国必以保护教士、教民为詞，派兵自办，大局将难收拾。况近畿之地，乱匪横行，尤于国威有損，于交涉他事关碍甚多。

再，洋人于鉄路經过之地，皆欲自募兵保护，蓄謀甚深。汉口至信阳一带，洋人屡欲自行募兵卫路，洞极劝阻止。現专派勇一营，保护鉄路，渠始无說，然心終不愿。若直言官兵不能保路，則洋人必再申前說、自行募勇，无詞以拒之矣！将来自汉至芦，沿路皆設洋兵，中原尙可問耶！洞为大局起見，难安緘默；故敢抒其管見，不仅为芦汉路也。尙祈鉴原，俯賜裁酌。之洞。

435. 邢統領〔長春〕电〔光緒二十六年五月初五日〕未刻到

督宪鉴：今早奉敝統領支电，飭由定兴至保定，沿道加意保护鉄路，或一哨，或半哨分扎。奉此，遵即飭左营扎定兴、北河、固城各一哨；聶管带带两哨駐安肃，兼巡漕河；春带两哨駐保定，守局厂，并分援会哨各事。大汲店、于貴、望都各一哨。严飭各哨弁，昼夜实力保护，梭巡妥查。由定兴至望都計二百数十里。除禀复敝統領外，（下闕）。

436. 孙道〔鍾祥〕电〔光緒二十六年五月初五日〕

督宪鈞鉴：頃据洋通事逃回省面禀，洋工司船行至小龙王地方，距省水程一百六十里，炮船并未来接，遇拳匪拦截，至将洋人倭松等三十余

名追赶上岸，存亡未卜。現已会商藩、臬两司，迅速派馬队往救。請宪台速卽設法派兵赴援，不胜急迫之至！微。

437.聶提督〔士成〕电（光緒二十六年五月初五日）申刻到

大帅鈞鉴：敝軍已另拨步队两营，保护芦保、津芦铁路；請飭局速派車来芦，明早卽装运开行。余肃函詳，专弁送呈。

438.〔聶提督士成〕又电（光緒二十六年五月初五日）

大帅鈞鉴：昨晨承准江电，欽奉諭旨：保护芦保、津芦两路电綫、铁路，当卽电行邢、楊、胡三統带，欽遵办理。所拟按站駐队筹布一节，微丑刻电已肃陈，如蒙垂鉴事属可行，敬求奏复；幷乞电示，卽当速飭該統带遵照匀拨，以資保护，而密防范。

439.孙道〔鍾祥〕又电（光緒二十六年五月初五日）

督宪鈞鉴：冬奉电諭，适祥送洋人至安州，未及禀复。今午回保。惟途中未遇炮船，想令开行較緩。查得安肃县南及方顺桥，車站、道房、桥梁，均又于今早焚毁；探系附近土匪所为。蒙派邢統带一营保护铁路，工段綿长，兵力太单，防不胜防，只好先护保定車站、料厂。頃已商妥邢統带派兵两哨，駐扎車站、料厂，以备不虞。惟各处土匪乘机窃发，肆行无忌，若非厚集兵力，分段駐扎，遇匪痛剿；再延时日，不但铁路毁坏殆尽，誠恐貽患地方。应請宪台速拨馬步数营，来工保护；幷严札铁路經过各州县官，各保境內铁路；严諭各村甲长、地保人等，約束村民，如违重懲，庶使村愚稍知畏警，或可漸臻安謐。

至琉〔璃〕河、涿州一带，职道本应往查，奈現旣无营可随，自未便輕举妄动。况保定为铁路枢紐，現当土匪蜂起，势甚岌岌，不能不先其所急，暂时駐局筹备一切。一俟大軍到来，分段駐扎，有兵可守，卽行前往查点，余派人看管，以图补救。知念，禀陈。

440. 盛京卿〔宣怀〕电（光緒二十六年五月初五日）酉刻到

荣中堂、裕制台：保定电局禀，高碑店迤北杆綫、鉄道全毁，保定迤南方順桥等处被燒，西路电已断，涿州拳众占城，已竖旗帜。保定协台所部，守城尚不敷，城內亦有拳会，省城未必能全，等語。

441.〔盛京卿宣怀〕又电（光緒二十六年五月初五日）亥刻到

裕制台、聶軍門、荣中堂：孙鍾祥初四夜电，現探确长辛店、涿州等处，共聚拳匪一万余人，匪党遍处皆有，势甚危急。涿匪将聶軍探馬队擒去十余人，并将州城踞住。今早安肃南，桥、站、道又焚燬。現仅邢长春一营，无济，各軍均袖視，恐釀大变云。保定重地，似須添拨数营，不仅鉄路数百万鉅款可惜（下闕）。

442. 韓副將〔照琦〕电（光緒二十六年五月初五日）

欽宪、聶軍門、罗軍門鈞鉴：今下午派快順輪出口，探明回称，又到英国兵輪一只，魚雷艇一只，德国兵輪一只，意大利兵輪一只，停泊界外，共十六只；口里兵輪一只，雷艇一只。已电禀督宪矣。

443. 复聶提督〔士成〕电（光緒二十六年五月初五日）

功亭兄鉴：歌电謹悉。承示拨队保护芦保、津芦車站各节，具佩藎画周詳。昨接邢統領、张毓渠来电，保定西关車站，現經邢統領移营駐扎，并自带队乘火車查至高碑店。其高碑店系楊統領在彼駐扎。并由张道飭左营分往安肃三哨，定（原作是，誤）兴两哨，保护高碑店以南車道。惟地段綿长，沿途皆有暗应，恐人少势分，难以分守。应否加添队伍，抑如何調度扼扎，尚祈裁夺。至津芦鉄路，現在丰台已有武卫中軍各营往扎。由津調往步队一营，除总署令徐提督得标带兵百名前往长辛店外，余队均令分扎丰台以下、楊村以上各站。胡統領到津队伍，現俱扼扎要地；甫經分布妥协，如再調动，津防又覚人少。即将

津調之营移回，亦只一营，不敷分布；似須請由尊处在芦防添派馬步一二营，分拨各站，专防此路。其由津派去之队，或調回，或留防，均无不可。如此則津防可冀安定，想高明当必为然；統希卓裁。

444．复盛京卿〔宣怀〕电〔光緒二十六年五月初五日〕

杏蓀兄鉴：三电謹悉。定兴方順桥鉄道被燒，此处尚未得信。現已电飭保定各营，并电聶軍門迅籌防守。至所商飭練軍何統領借拨一营，前往保定，沿鉄路南北分扎一节；刻下何統領所带之营，除分拨出防外，在津只存两营，分守局庫、租界各要地，不敷甚多，尚添調芦防各营来此塡扎，該营队伍实属万难抽动。現已电商聶軍門，除飭已派各队認眞于桥、站各处分拨駐扎外，并請酌添营队前往，以資周顾。

445．复荣中堂〔禄〕电〔光緒二十六年五月初五日〕

荣中堂鉴：支电謹悉。保定西关車站，現有聶軍馬队邢統領带营駐扎，并逐日派队梭巡定、安一带。高碑店上下鉄道，現有聶軍楊分統步队三营，并聶軍馬队三哨，巡查防护。惟地段綿长，实虞不能分顾。昨奉电旨，飭聶軍門专派队伍妥为〔保护〕，刻当如何拨队分段扼守，即商請聶軍門妥酌办理。謹复，此电。

446．复兩司〔廷杰、廷雍〕、中协〔張士翰〕电
〔光緒二十六年五月初五日〕

亥密。支电，均悉。自长辛店滋事以后，即經敝处电奏，商令聶軍門带領数营，前往长辛店一带，相机查办。原为联合淶、定各营，两面夾捕，声势較大，匪徒亦易解散。聶軍門已拟带馬步五营，初三前往。初四日聶軍門接荣相电，以丰台、长辛店一带，已有武卫中軍扼扎查办，令其兵队毋庸前往；是以聶軍之队未去。現在涿州一带匪势如此猖獗，必当赶籌办理；因循时久，恐成巨患。但津防各队，除拨赴各处及駐防海口外，实无队可拔。刻拟将現在情形，切实函致荣相，

請由武卫前左两軍內各抽拨数营，一由长辛店自北而南，一由津取道霸、雄一路至省，联合淶、定各营，实力拿办。未知荣相之意如何。此电并希由省轉致毓渠观察为荷。

447.复邢統領〔長春〕电〔光緒二十六年五月初五日〕

歌电悉。方順桥屋站房被烧，省南吃紧，貴部前后两哨馳往查办，甚慰悬系。惟兵力不敷兼顾，自系实在情形。現已商請聶軍門籌酌办理。至貴左营駐高碑店之三哨移至安肃一节，应請照办。統希妥布严防，相机办理为荷。

448.致兩司〔廷杰、廷雍〕电〔光緒二十六年五月初五日〕

頃据法領事函称，蠡县高家庄教堂及教民房屋，均被拳匪焚毁；霸州高家庄之育嬰堂，十分危急；雄县境內教民房屋被匪焚烧，共七（有缺字）各村庄；新城之蛮子营，亦甚危险；保定东閭村，危在旦夕。前派兵队，眼見匪人搶杀，并未阻挡；据云：未奉軍令，不能擅打。請为設法等語。所言是否属实？希即迅速分飭該地方官及派駐营队，查明妥为弹压查办。

449.致兩司〔廷杰、廷雍〕、中协〔張士翰〕、孙道〔鍾祥〕电
〔光緒二十六年五月初五日〕

洋人倭松等，被拳匪追赶上岸，法領事已有函来，求救甚急。尊处現已派馬步往救，此事甚关紧要，务即速飭前往寻見后，妥为护送来津，为要。至此处炮船，初二日下晚开行，不知因何未遇該船？未知已否到省？如仍須用船护送，即飭令沿途接护。

450.总署电〔光緒二十六年五月初五日〕

北洋大臣：法使言，据天津領事电，保定鉄路监工洋人，乘船回津，路过任丘县属，被拳匪阻攻受伤，請速派兵保护，等語。即希迅电附近

营县，选派兵勇，探明洋人乘船处所，护送至津为要。

451. 复总署电〔光緒二十六年五月初五日〕

总署鈞鉴：歌电謹悉。据两司及鉄路局孙道电报：芦保鉄路洋工司倭松等三十余人，自保定僱民船十一只回津，由省拨队护送。初四午前行至雄县小龙王庄，突遇拳匪多人拦截，河岸施放抬枪，将船头击坏，弁兵众寡不敌，洋人男女均上岸逃避，未知下落。当已由省派队馳往，設法援救。等語。即經严飭赶紧查明洋工司等下落，迅速寻觅，保护来津。适聞聞已有逃回洋人八名至津。其余各人仍飭赶速寻查。

452. 总署急电〔光緒二十六年五月初五日〕

直隶总督：頃接盛大臣电称："高碑店迤北电杆鉄道全毁；涿州拳众占城，已豎旗帜；保定城內亦有拳会"等語。究竟情形若何？希查复，并速筹办。〔微〕亥。

453. 复总署电〔光緒二十六年五月初六日〕

总署鈞鉴：微电謹悉。高碑店迤北鉄路，据各处禀报，車站、电杆、鉄路均被匪拆毁。現在拳众聚集涿州关廂甚多，明目张胆，豎立义和团旗帜，与民杂处，虽未攪扰百姓，而匪势甚为猖獗。其自保定以至长辛店，沿途皆有拳匪，防范甚严。詳查現在情形，匪徒日聚日众，断非語言文告所能劝解；若不厚集兵力，稍加懲創，恐成燎原。筹办之法，总須抽拨劲旅两枝：一由东安赴永、固至涿州，自北而南；一由津取道文、霸、雄一路至省，自南而北；联合已扎淶、定之营，三路兜截。〔一面〕多貼告示，声〔明〕其罪，晓諭良民，勿为所惑，解散胁从，庶查拿首要，方易为力。直隶現在营队，均防守海口炮台及分扎各要地，其可为巡緝之师者，只聶、宋二軍营数尚多。現已函商荣中堂，飭令聶、馬二提督各亲带队伍数营，前往查办。俟荣相酌定后，即飭赶速分

往。至保定南北未毁車站，現已由聶軍专派队伍，分段保护矣。（按：此电亦見《义和团档案史料》上册，一一三頁。）

454. 兩司〔廷杰、廷雍〕电〔光緒二十六年五月初六日〕丑刻到

督宪鈞鉴：諭以法領事函称蠡县等处各情，是否属实？查明弹压。遵即由五百里飞札飭知，俟复到，即报。

455. 兩司〔廷杰、廷雍〕、中协〔張士翰〕电

〔光緒二十六年五月初六日〕

督宪鈞鉴：自鉄路停輪，洋工司倭松等三十余人急欲赴津，遂于本月初二日僱民船十一只，派护局馬勇十四名、步勇八名保护前进，孙道鍾祥亲送至安州，回顾局务。兹于初五日据去勇王得功等回称，初四日午前行至雄县小龙庙庄，突遇拳匪数百名，队与洋人均开枪抵敌，无如匪行陆續（原作贖，誤）聚至万余，将洋人追赶上岸，未知存亡。伊等鳧水得生，計逃出步队六名，馬队四名，余无下落。等因。查失事地方四面沮洳，专恃馬队，难期得力；惟有仰恳宪台添派水师，与陆軍并进，以資震慑。除由标下派弁星夜馳往，查明各洋工司下落，并由司札飭雄县迅速查拿外，合先电聞。

456. 盛京卿〔宣怀〕电〔光緒二十六年五月初六日〕巳刻到

裕制台鉴：洋人三十余名，离省一百六十里，被匪赶上岸，請电十方院分防霸州、武营、文安、雄县及保定各处，出示查詢，送回天津，酌給每名賞号五百元。

457.〔盛京卿宣怀〕又电〔光緒二十六年五月初六日未刻发〕

荣中堂、裕制台、聶軍門：亥密。孙鍾祥禀，楊福同石亭村被戕，距高碑店五十里，匪因火車調兵迅速，自高碑店拆起，五日焚毁百数十里。拳匪随处皆有，路工綿长，只有邢統領拨两哨防护，暗点只有十八名。

张协七营早已分扎，只有馬队二百名守护省城，实难分拨，商藩、臬亦无法。等語。乞速添調，以顾保、正，留一里是一里。未。

458.〔盛京卿宣怀〕又电〔光緒二十六年五月初六日午刻到〕

总署、督宪：孙鍾祥初五午禀：洋通事逃回省面禀，洋工司船行至小龙王庙，或称葯王庙地方，距保定城一百六十里，炮船并未来接，遇拳匪余万人拦截，致将洋人等三十余人追赶上岸，存亡未卜，等語。查此系保、正工程洋人，孙道派勇由水道送津避难；宣昨电阻不及，今有此变。卽求督帅派兵到彼救护，并飞飭沿途地方官出賞格，速将洋人送〔津〕。戌。

459.〔盛京卿宣怀〕又电〔光緒二十六年五月初六日〕

裕制台、聶軍門、廷藩台、臬台：孙道台电，洋人出省一百六十里，小龙王庙或称小葯王庙度觥地方，被拳匪追赶上岸。除电总署、督帅外，乞速派馬队往救。

460.〔盛京卿宣怀〕又电〔光緒二十六年五月初六日〕

裕制台：歌电悉。保定不添兵，保正鉄路亦必全毁，电亦将阻。已飭孙道自募二百名，札电飭保定营务处，速借洋枪二百杆，并子葯，稍資补救。

461.孙道〔鍾祥〕电〔光緒二十六年五月初六日〕

督宪鈞鉴：微电諒已上达。昨夜据受伤弁兵回禀，撑船至任邱属小龙王庙村，陡見拳匪拥至，約有万余人拦截河岸，施放抬枪，致将船头击毁。該弁兵及洋人均开枪回击，奈众寡不敌，洋人男女共三十余人均赴水逃避，弁勇搶护，多受重伤及落水者。洋人全数存亡至今未得确信；护勇練軍尙少十数名，繪图学生及繙譯通事、跟役、厨夫十余人，亦无下落。职道聞信，当卽派人馳往，設法援救。俟得确报，卽行

禀聞。

462. 聶提督〔士成〕电〔光緒二十六年五月初六日〕

大帅鈞鉴：歌电承示各节，敬佩碩画。添派左路前后二营，今日早車开拔，飭令分往楊村，郎房等处，察看桥站，次第駐扎，妥为保护。

463. 复聶提督〔士成〕电〔光緒二十六年五月初七日〕

功亭兄鉴：阳电敬悉。頃接毓渠电示："頃接楊統带慕时函示，接聶軍門电，荣相命楊、邢各营保护自省至芦沟桥鉄路。邢統带已将馬队左营撤回分扎。此实不知匪情之故。涿州聚匪聞有二三万，日思攻淶夺犯，袭击楊营。此間日盼聶軍門由北进兵。今兵未添，又忽分調，鉄道仍不能保，楊、邢馬步五营势必危，涿州更无法往。楊意暫保由高碑店至定兴鉄路，兼遏匪南下；与职道意同，已商照办。但此亦不能久持，仍請速派大兵两枝，一由芦沟至涿；一由永、固、新、容至省；庶大局可保。倘再迟延，匪势日盛，楊軍一有不敌，祸不堪測。近探匪情，不剿万不能散，更不能修路。乞照前次宪电，立請聶軍門統十营星夜前进，遵初三旨办理。匪畏兵威；或有轉机。职道此外别无他見，不胜待命之至。乞速示遵，并乞电告聶軍門"等語。特轉达。荣相复信，今尚未到。（按此电应列于下 487 号张道电之后）

464. 聶提督〔士成〕电〔光緒二十六年五月初七日〕

大帅鈞鉴：复示敬悉。仰佩藎画。敝处营队已准备。阳。

465. 邢統领〔長春〕电〔光緒二十六年五月初六日〕未刻到

督宪、提宪鉴：奉歌、微电，謹遵。昨禀分队駐护，想鉴。昨午后据初四派往于庄哨弁报，探实由方順桥至望都，路桥、房屋被匪数百拆烧，并放大車強拉道板数段，等語。当速令已飭往之哨，馳往保护。一面商請孙道，仍飭火車每日南北均开行两次，急运料加工修复，庶免匪

等借滋。保定料厂距車站五里，卑營除中哨随火車南北梭巡，只有一哨守車站局房，并分援出探，兼顾兵力不敷。张副将已派練兵四十名，专守料厂。

466. 許侍郎〔景澄〕电〔光緒二十六年五月初六日〕

寿帅鉴：昨晚徐統領以敝局总办电請拨扎郎坊、落垡两站，現丰台派有哨牛，不敷分扎，电商弟，暂复以丰台現有武卫軍，或可不扎，等語。謹奉聞。仍請鈞裁，飭該統領遵行。澄。

467. 孙道〔鍾祥〕电〔光緒二十六年五月初六日〕

督宪鈞鉴：頃接随洋人繙譯郑守箴由津来电云，洋人河岸逃津，請急派馬队迎援。

468. 順天府电〔光緒二十六年五月初六日〕

北洋大臣裕鉴：速派兵前往霸州、固安弹压，并迎护教民前赴天津紫竹林教堂安置，免出教案。飭另文詳。

469. 总署电〔光緒二十六年五月初六日〕戌刻到

北洋大臣：歌电計达。頃法使称，监工洋人三十余人，途遇拳匪，有四人被杀，四人受伤。尊处曾否接有确信？希速复。〔麻〕（按：此电亦見《义和团档案史料》上册，一一四頁。）

470. 盛京卿〔宣怀〕电〔光緒二十六年五月初六日〕

裕制台、聶軍門、总署、荣中堂：亥密。保正鉄路工洋人三十余名，劝留保定，而洋人因保定不肯保护，由水路逃出一百六十里、地名小龙王庙，被匪赶逐上岸。昨裕帅及藩、臬設法查援。此又属紧要关鍵，恐地方官力难援护，乞多派馬勇前往左近处所訪寻，〔免〕为拳匪擒去作挾制也。

471.韓副將〔照琦〕电〔光緒二十六年五月初六日〕

欽宪鈞鉴：今早七点鈡，有英国兵輪一只进口，停泊鉄路碼头。

472.〔韓副將照琦〕又电〔光緒二十六年五月初六日〕亥刻到

欽宪、聶軍門、罗軍門鈞鉴：今晚八点鈡，有英国魚雷艇一只进口，停泊燕子窝。

473.复盛京卿〔宣怀〕电〔光緒二十六年五月初六日〕

杏蓀兄鉴：五电謹悉。洋工司等已飭赶紧寻覓。現聞已有逃出洋人七八名至津，尙未知系何人。其余仍飭上紧寻覓。閣下賞格一节，当飭两司暨孙道轉行遵照。所借洋枪子葯，并电省城营务处矣。

474.复許侍郞〔景澄〕电〔光緒二十六年五月初六日〕

竹筼兄鉴：魚电謹悉。徐提督得标所带营队，今早已由丰台移扎郎坊、落垡等站。現在聶功亭軍門遵旨派队伍防护車道、电綫，已派两营今日早車开拨来津，分往各車站駐扎保护。知念，并及。

475.复总署电〔光緒二十六年五月初六日〕

总署鈞鉴：麻电敬悉。奉复歌电，計已达鉴。今日酉刻据法領事署言，前被阻洋人已回津二十余人，尙有九人未回。現仍沿河一带赶速寻覓。其来津洋人，聞有受伤者；被杀四人，是否属实，未經接有确信。即飭紧确查。

476.致鉄路总办〔楊士琦、唐紹仪〕电

〔光緒二十六年五月初六日〕

楊杏城、唐少川兄鉴：頃接俄領事来函："初四日，本国倭总戎带兵进京，未将兵丁行李等件带去。今初六日，倭总戎回津，初七日带此件

进京，有水手二名护送。属先知会貴大臣查照，以免届时見阻，等因。合亟函請先飭鉄路局，届时万勿見疑阻止”等語。查該国已准进京，具[其]未带行李，似未便阻止。俟其到栈时，可即查照装运，毋庸阻止。

477.楊道〔士琦〕等复电〔光緒二十六年五月初六日〕酉刻到

督宪鈞鉴：魚电謹悉。已飭知車务处轉飭津站，俟俄兵行李到站，遵諭装运。士琦、紹仪。

478.致兩司〔廷杰、廷雍〕电〔光緒二十六年五月初六日〕

頃接总署电开：“法使言：据天津領事电，保定鉄路监工洋人乘船回津，路过任邱县属，被拳匪阻攻、受伤，請速派兵保护，等語。希迅电附近营县选派兵勇，探明洋人乘船处所，护送至津”等因。希即迅速轉飭遵照办理。

479.致司道等电〔光緒二十六年五月初六日〕

接盛京卿电，現飭麟伯自募勇二百名，請电飭保定营务处速借洋枪二百杆，并子葯，稍資补救。又洋工司等三十余名，被匪赶上岸，請电十方院分防霸州、武营、文安、雄县及保定各处，出示查詢，送回天津，酌給每名賞号五百元，等語。希即查照办理。

480.致司道中协等电〔光緒二十六年五月初六日〕

微、魚电均悉。現聞洋工司已有七八名今午逃回至津，其余尚未知下落，仍当赶飭迅速寻覓，勿稍延緩。至所云添派水师一切，查今年三月間經臬署来文，已由水师营派拨炮船六只，分扎府河，听候省中調遣。現在天津炮船均皆出防，无可添派；省中如須用船，即請在于前派六只內調用。

481.致正定鎮〔董履高〕电〔光緒二十六年五月初六日〕

現据晉州刘牧①禀称，該州彭家村拳匪聚集，将該村及吕家庄教民房屋焚烧，并在前村屯里村杀毙二命，等情。即希台端酌拨队伍，迅赴晉州弹压查拿，务获首要，交州严办为荷。

482.致中协〔張士翰〕电〔光緒二十六年五月初六日〕

頃据法总領事函称：霸州高家庄女嬰孩，已逃至距高家庄北約三十里之韓家庄；該庄亦是教民村庄，請速設法援救，等語。即希迅飭駐扎該处营队，馳赴韓家庄，查明援救。頃又接順天府电，速派兵前往霸州、固安弹压，并迎护教民前赴天津紫竹林教堂安置，免出教案，等因。派兵迅往固、霸，妥为弹压，并迎护教民来津为要。

483.致張道〔蓮芬〕电〔光緒二十六年五月初六日〕

天津所駐馬队，均已分拨各处，遇有差使，无队可派。請将楊云峯原带赴涞各馬队，除尊处酌留一哨备差遣外，其余馬队均令星夜回津，以資調遣。

484.致总署电〔光緒二十六年五月初六日〕

总署鈞鉴：頃据鉄路局电禀："接英領事函称，本日有奥国兵三十〔余〕名，欲乘火車进京，等語。应否准其进京之处，乞示遵"等情。查前次电达鈞署，奥国尚未声明。惟各国已准派兵保护使館，奥亦应准照办；已飭該局装运。謹电聞。（按：此电亦見《义和团档案史料》上册，一一四頁。）

485.通永道〔沈能虎〕电〔光緒二十六年五月〕初七日子刻到

宪台鈞鉴：今午馳禀，請派通永鎮淮軍左翼步队两三哨来通，于城乡

① 晉州知州刘璠，湖南湘乡人。

各教堂常川防护。計須明日呈覽。頃美堂洋教士两人来見，以有初八燒堂謠言，求即派兵于城内外教堂駐护；否則即請康使派美兵来通。允以先拨馬队数名分駐，切勿来美兵，以免滋事。特稟聞。請电派步队乘火車速来通，并請諭复，俾告慰教士。能虎。戌。

486. 盛京卿〔宣怀〕电〔光緒二十六年五月初七日〕寅刻到

总署、荣中堂、裕制台：黄道台津局电，保正路工洋人三十名，已有二十一人到津，九人尚无下落，系在任邱属小龙王村被匪搶劫。乞裕帅速派員向比領事詢明到津洋人，如何散失，即請設法跟查九人下落。

487. 張道〔蓮芬〕电〔光緒二十六年五月初七日〕巳刻到

督宪鈞鉴：頃接楊統带慕时函云，接聶軍門电，荣相命楊、邢各营，保自省至芦沟桥鉄路。邢統带已将馬队左营撤回分扎。此实不知匪情之故。涿州聚匪聞有二三万，日恐[思]攻涞夺犯、袭击楊营，此間日盼聶軍門由北进兵，今兵未添，又忽分調，鉄道仍不能保，楊、邢馬步五营势必危，涿州更无法往。楊意暫保由高碑店至定兴鉄路，兼遏匪南下，与职道意同，已商照办。但此亦不能久持，仍請速派大兵两枝，一由芦沟至涿，一由永、固、新、容至省，庶大局可保。倘再迟延，匪势日盛，楊軍一有不敌，祸不堪測。近探匪情，不剿万不能散，更不能修路。乞照前次宪电，立請聶軍門統十数营，星夜前进，遵初三旨办理，匪畏兵威，或有轉机。职道此外别无他見，不胜待命之至。乞速示遵，并乞电告聶軍門。

488. 韓副將〔照琦〕电〔光緒二十六年五月初七日〕

宪台鈞鉴：頃据駐塘沽差弁报称，今早九点鈡有带水公司火輪进口，查明内装奥国官兵四十一名，德国官兵五十二名，各带枪械，坐車赴津。

489. 營务处司道电〔光緒二十六年五月初七日〕午刻到

督宪鈞鉴：电諭孙道借用洋枪二百杆。口圈来福只有三百余杆，除殘坏仅存百余杆，且省垣紧要，須儲备不虞，碍难尽数出借。兹照孙道来函，借五十杆并子葯，俾資应用。

490. 总署电〔光緒二十六年五月初七日〕申刻到

北洋大臣：美使称，张家口亦有拳匪，恐吓洋人、教民，势甚危险，請設法保护，等語。希卽查明，迅飭該地方官妥为弹压、保护。

491. 中协〔張士翰〕电〔光緒二十六年五月初七日〕酉刻到

督宪鈞鉴：魚电謹悉。查霸州高家庄聚匪之案，現于初五日据王营官占魁查明回营，据云，到霸詢刘牧于祐，并无其事。四月二十七日，州属善来营虽有教民房屋失火、起衅，次日聚有五六百人，亦經該牧会同文武紳董劝导，民教均安，等情。兹复奉电飭查办韓家庄事宜，自应再行派員往查。現与两司公商，飭派現駐白沟河卑部馬队哨官刘殿魁，带領所部馬兵两棚，就近迅往，会同刘牧查办。至近迎护教民赴津，查道路綿长，似非重兵不可；而省防正値紧要，又未便再为多拨。惟有先飭該弁到彼察看情形，再当稟聞。

492. 两司〔廷杰、廷雍〕电〔光緒二十六年五月初七日〕

督宪鈞鉴：前因省城空虛，稟請調拨热河一营。旋奉东电云，接色都护来电，已拨駐防平、建一营赴保；遵卽电詢热河福道①，催令开拔，兹准电复：都宪接楊統領由津来电，聶軍門令步队后营駐古北口，已奉宪諭，免調赴保，等因。查奉拨聶軍馬队二营，均蒙电飭防护芦保鉄路；今热河一营又奉諭免調。省城空虛情形，节經披瀝稟陈；

① 热河兵备道福謙，滿洲廂白旗人。

又經张副将禀送存城兵勇清摺；均邀洞鉴。当此拳匪声张，远近响应，省垣重地，实系无法防守。本司等昼夜焦思，束手无策；惟有仰恳宪台，就近指拨一营，尅期来省，以資巡防，而顾根本。不胜迫切待命之至！

493.总署电〔光緒二十六年五月初七日〕

北洋大臣：英使来言，永清县城內有孙教士被匪拳杀毙，孟教士被擄，在距城四里未庄关禁，請迅飭查办，等語。希飭拿凶犯，并設法救出孟教士。

494.通永鎮〔李安堂〕电〔光緒二十六年五月初七日〕

大帅鈞鉴：职鎮准聶軍門两次来函，除派駐塘沽三棚外，又派哨弁带勇五棚，分赴軍粮城至汉沽一带巡查，以保护鉄路、桥梁、电綫。謹此禀聞。

495.复通永道〔沈能虎〕电〔光緒二十六年五月初七日〕

子枚兄鉴：魚电悉，禀已接到。今日已派徐提督得标、营官龔先第，带領步队三哨，由火車至馬家堡，迅往通州保护矣。

496.复兩司〔廷杰、廷雍〕电〔光緒二十六年五月初七日〕

亥密。阳电悉。热河允調步队一营，楊統禀，除留防古北口三哨外，止两哨屯扎平、建；現在古北口亦有拳匪，該处又有教堂，防兵止此三哨，未可拔拨。此外止有两哨，人数过少，到省亦无济于事。所禀难以調省，尙属实情；是以据禀轉行。聶軍防护鉄道，原系奉旨飭功亭专派队伍，非由弟电飭防护。

現在各处均属兵力不足，昨函商荣相，請由武卫前左两軍分拨两枝劲旅，一赴涿州，自北而南；一由文、霸至保定，自南而北；会合淶、定各营，三面兜击。今日接昨日复函，現已飭孙提督万林移扎良乡、

竇(原作豆)店一带，并已奏請飭令聶軍門带队馳赴保定，居中調度，相机剿办。其調武卫左軍一节，于今晨奏請，再为飭知，等因。明日必当定局。照此办理，无論聶、馬二軍何队前往，省城亦不虑空虛矣。

497. 致張家口察哈尔都統祥〔麟〕①电

〔光緒二十六年五月初七日〕

仁趾都护鉴：頃接总署电云："美使称张家口亦有拳匪，恐吓洋人、教民，势甚危险，請設法保护，等語。希即查明，迅飭該地方官妥为弹压、保护"等因。除电飭宣化鎮、口北道外，合特电知尊处，一体迅飭該地方各官，妥为弹压、保护为要。

498. 致宣化陈鎮〔飛熊〕②，口北鍾道〔培〕③电

〔光緒二十六年五月初七日〕

渭滨、小舫兄鉴：頃接总署电云："美使称张家口亦有拳匪，恐吓洋人、教民，势甚危险，請設法保护，等語。希即查明，迅飭該地方官妥为弹压、保护"等因。除电达祥都护外，合特电知尊处，希即查明妥为弹压保护，勿致滋生事端为要。

499. 致中协〔張士翰〕电〔光緒二十六年五月初七日〕

昨順天府来电，請派兵赴固安、霸州，迎护教民来津；当即电达台端，迅速拨兵前往护送来津。現又接英領事来函，永清安立甘英教士被义和拳匪杀毙二名，請派兵前往保卫教士来津，等語。敝处前接永清县来禀，曾派馬队十名前往查探。現在津防馬队均派出防，无人可拨，祈尊处再派馬队二十名，会津派馬队，委妥弁带領，将該洋教士等妥为保送来津，勿稍疏虞为要。

---

① 祥麟，字仁趾，滿洲正黃旗人。

② 宣化鎮总兵陈飞熊，字渭滨，湖南宁远县人。

③ 口北兵备道(駐宣化)覚罗鍾培，字筱舫，廂黃旗人。

500. 致聶提督〔士成〕电 〔光緒二十六年五月初七日〕

承又派馬队三营一哨来津助防，感甚。頃接荣相复函云，已飭前路分統孙軍門万林，率領步队五营、馬队三旗，由芦沟桥移扎良乡、竇(原作豆)店一带防堵，正可遙作声援。所商抽拨宋、聶两軍，已奏請飭派麾下，督队馳赴保定，居中調度，相机剿办；尙未奉到諭旨。至馬景山一节，应俟明晨奏請，再为飭知也，等因。合先奉达尊处，拟何路进兵，乞先籌策示知，以便預备。

卷　四

501. 盛京卿〔宣怀〕电 〔光緒二十六年〕五月初八日辰刻到

总署、荣中堂、裕制台、聶軍門、黄关道、邢統領、廷藩台、孙道台：据逃回天津洋人来电，一路遇匪追击，贼多则躲在民房。受伤六人，尙有六人距津百余里离散，可望生还。又，洋总管倭松兄妹二人，及意国二人，初四在任邱小龙王庙即不見。比使电云，四人恐已死；津領事已派洋兵往寻。請津、保两头各派馬勇，沿途訪查，設法救护，方免借口。阳〔七日〕。

502. 通永沈道〔能虎〕电 〔光緒二十六年五月初八日〕巳刻到

督宪鈞鉴：徐提督八点鉀抵通，三哨到齐。虎。庚。

503. 聶提督〔士成〕电 〔光緒二十六年五月初八日〕

大帅鈞鉴：阳复电敬悉。张道电称涿、涞情形，定煩廑系。敝处营队，已一律准备。

504.〔聶提督士成〕又电 〔光緒二十六年五月初八日〕

大帅鈞鉴：阳电敬悉。奉飭督队相机剿办。拟由津取道文、霸，直赴

保。

505. 中协〔張士翰〕电〔光緒二十六年五月初八日〕

督宪鈞鉴：阳电謹悉。兹遵派卑部馬队中营哨官汪泰临，带馬兵二十名，于初八日早起程，馳赴永清，会同津派馬队，护送洋教士赴津。至迎护固、霸教民一节，省中兵队实难兼顾；展轉思維，惟有仰恳宪台，速催热河練軍步队一营，迅即来保。如由津經过，即可分拨留一哨办理此事。可否之处，統候鈞裁。

506. 聶提督〔士成〕电〔光緒二十六年五月初八日〕未刻到

大帅鈞鉴：四次車，亲督馬队、步队到津，請紓厪念。

507. 兩司〔廷杰、廷雍〕电〔光緒二十六年五月初八日〕

督宪鈞鉴：密。阳电謹悉。日昨探馬回报，賊于初五日退出涿州城，仍在四关盘踞，等情。訪查属实。趁此正好兜击。合亟电聞。齐。

508.〔兩司廷杰、廷雍〕又电〔光緒二十六年五月初八日〕申刻到

督宪鈞鉴：頃接盛京卿阳电，失事洋人陆續逃回，尚有倭松等四名不見，津領事已派洋兵往寻，等因。查前聞警信后，当即派弁札县分路訪查該洋人等下落，业經电陈宪台在案。現尚未据禀复。已一面另派委員添队馳往雄县一带，再行确切訪查，設法救护。至派洋兵往查一节，拳匪正蓄意与洋人为难之际，沿途村鎮，所在麕聚，势必更激事端，有碍大局非浅；拟乞迅达京卿，并劝津領事中止，实为公便。

509. 聶提督〔士成〕急电〔光緒二十六年五月初八日〕

大帅鈞鉴：頃接袁守世廉电称匪众兵单、张营力战情形，定于四次車亲督馬步队至楊村下車，迎头痛击。

510.〔复总署电〕① 〔光緒二十六年五月初八日〕

总署鈞鉴：阳电謹悉。永清先聞有拳匪滋扰教民之事，卽派馬队三十名前往弹压保护，并接护英教士来津。今早接領事函告，聞两教士有一被拳匪杀害，其一被拳匪李振芳擄掠在五家营；当卽委令何鎮乘鼇带馬队两哨前往查办，将教士設法救出。正复电間，接据永清县禀报，初五日午后拳匪闖入县城，将教堂屋内家俱杂物用車拉走，該教士先已逃出城外躱避，为拳匪瞥見，卽在途中杀毙教士一人，又擄去一人，等情。除飭赶紧查拿凶犯、設法救出教士外，謹先奉达。

511. 总署电〔光緒二十六年五月初八日〕酉刻到

北洋大臣：美使函称，保定情形危险，該国住省教士甚多，請实力保护。又毕使称，拳匪要攻保定传教士，各等語。希迅速妥筹办理，并电复。

512. 許侍郎〔景澄〕电〔光緒二十六年五月初八日〕戌刻到

寿帅鉴：頃据黃村站长电禀，昨晚两点鈡来团匪百余人，将車站焚燬，并燬附近木桥，杀害謝姓一人，等情。拟請电致聶軍門，严飭駐扎各营，認眞保护；并仍飭練軍分扎，以厚兵力为祷。澄。

513. 邢統領〔長春〕电〔光緒二十六年五月初八日〕亥刻到

督宪鈞鉴：初七日同孙道复往方順桥；今日自赴定兴，仍商請孙道明日开車卖票，以利行人，并請速修路、桥、电綫。春(原作椿)不时往来弹压，免匪等乘隙窃发。省附近匪情，依然蜂拥。

514. 通永鎮〔李安堂〕电〔光緒二十六年五月初八日〕

大帅鈞鉴：頃准聶軍門来咨，以唐山以东之鉄路另由别軍派队扼扎，

① 此电标題，原作"〔聶提督士成〕又电"，誤。

而唐山以西卽責成卑部派馬步哨队梭巡；自应遵办。惟卑部有守台专責，除前派赴遵北丰、玉、宝各州县弹压馬队四哨，現实不敷分拨；可否将派赴遵、丰、玉、宝馬步哨队調回梭巡鉄路之处，謹候示遵。

515.复总署电〔光緒二十六年五月初八日〕

总署鈞鉴：虞电①謹悉。現查明比工司被难西人三十六名，于初六日午間到津二十七人，初七寅刻續到两人，共到二十九人，內受伤七人，其余七人刻下尙无下落。查寻之人亦尙未回津。今日巳刻接大城县禀报，該县王口鎮地方又救出洋人三人，留署僱船送津，請拨队迎护。現已派拨炮船往接。俟到后，查明是否比工司逃散之人，再行电聞。其余仍飭赶速寻覓。

516.复盛京卿〔宣怀〕电〔光緒二十六年五月初八日〕

杏孫兄鉴：阳电謹悉。現查比工司洋人三十六人，初六日午間到津二十七人，初七寅刻續到两人，共到二十九人，內受伤七人，其余七人刻下尙无下落。現在所派查寻員弁亦尙未回津。今日巳刻又接大城县来禀，在王家口救出三人，現留在該处县丞署內。已派船往接，俟到后查明是否比工司被难之人，再当奉聞。

517.复兩司〔廷杰、廷雍〕电〔光緒二十六年五月初八日〕

齐电悉。前日法領事因聞被难四人已逃至距津不远，派津兵往接，半途遇見，卽行折回。前晚又有洋兵前往找寻，聞至楊柳青以上，又复折回。現聞未有洋兵再往前进之事。本日据大城县禀报，在王家口救出洋人三人；現已派炮船往接来津。未知是否倭松同起之人，俟到方知。

① 按515电亦見《义和团档案史料》上册，一一六頁。"虞电"二字，証以469总署电，当以作"麻电"为是。

518. 复总署电〔光緒二十六年五月初八日〕

总署鈞鉴：庚电謹悉。昨今两日保定来电，并未言有教堂十分危险之信；兹奉电示，已电飭藩、臬两司，将現在情形电复，一面妥筹防护。

519. 复許侍郎〔景澄〕电〔光緒二十六年五月初八日〕

竹篔兄鉴：庚电謹悉。今日聶軍門到津，已商請严飭駐队保护铁路。至敝处前拨練軍保护铁道一营，因調三哨赴通州保护美国教堂，只余二哨不敷分布，只能仍由聶軍分扎、守护。

520. 复邢統領〔長春〕电〔光緒二十六年五月初八日〕

奉电謹悉。聶軍門今日酉刻到津，明日乘火車到落垡，先至涿州，特聞。

521. 复通永鎭〔李安堂〕电〔光緒二十六年五月初八日〕

庚电悉。現在各路拳匪滋事地方，与鉄路同关紧要；然巡查鉄路究比弹压地方較輕，已派出之队，似可毋庸調回。

522. 致兩司〔廷杰、廷雍〕、中协〔張士翰〕电

〔光緒二十六年五月初八日〕

永清所住英教士二人，一被杀毙，一被擄去；現委何鎭乘鼇带聶軍馬队二哨，前往永清查办、救护被擄英教士。其固、霸两处，仍請由尊处設法办理；此間实无队可拨。頃接聶軍門电，督队相机剿办，拟由津取道文、霸，直赴保；并于今日亲督馬步队到津，等因。特此电达，并希将此电轉致毓渠兄为荷。

523. 又〔致兩司廷杰、廷雍、中协張士翰〕电

〔光緒二十六年五月初八日〕

頃接总署电：美使函称，保定省城情形危险，該国住省教士甚多，

請实力保护。又毕使称,拳匪要攻传教士;各等語。希迅妥筹办理,并函复,等語。又据美領事函称:兹方又接到保定府教堂来电禀称,拳匪等业已商妥,将該教堂洋教士立郎杀害,等因,請貴大臣查照,随即电飭多派弁兵弹压保护該教士等性命,万勿迟延,以免嗣后滋生大事,等語。查現在人心浮动,各国洋人惊慌特甚。現究如何情形,务祈迅速妥筹防护,并希电复。

524.致总署电〔光緒二十六年五月初八日〕

总署鈞鉴:大城救出洋人三名,現已到津,詢系比工司逃散之人,已交法領事館。謹聞。(按此电亦見《义和团档案史料》上册,一一七頁。)

525.致兩司〔廷杰、廷雍〕、孙道〔鍾祥〕电〔光緒二十六年五月初八日〕

頃据意国駐津代理領事馬赤函称,該領事接意国公使电开:芦汉鉄路公司前向意国聘来办理工程九人,內六人派在保定府一带办事,因土匪起衅时六人同走,至半途,而克悌等四人走失;虽珀根納二人回津,随身所带行李物件一无所有;平納第三人,前曾派在正定府一带办事,迄无音信。业已咨会总署,通飭确查、保护,一面电飭該代領事函請,电飭地方官赶速查明,妥为保护,剋日禀复,等因。請即查照办理,等語。应請尊处赶飭該地方官查明,妥为保护;并将办理情形示复。

526.致兩司〔廷杰、廷雍〕电〔光緒二十六年五月初八日〕

頃接英領事函称:"接保定电称,省城甚为吃紧,請电飭藩、臬两司暨鎮道各地方官,严督兵队,認眞保护教士教堂一切,勿稍疏虞"等語。特此电达,請查照。

527. 总署电〔光緒二十六年五月〕初九日巳刻到

北洋大臣：庚电悉。今早美繙譯电，昨接伊領事电报，保定极危，請將南北关教士并眷口保护，等語。希飭两司防护，并复。

528. 察哈尔祥都护〔麟〕电〔光緒二十六年五月初九日〕

制軍鉴：昨奉电示，敬悉。遵飭駐防練营官兵，并张家口厅、营、万全县各地方官弁，一体弹压。謹复。麟。佳。

529. 通永鎮〔李安堂〕电〔光緒二十六年五月初九日〕午刻到

大帅鈞鉴：奉宪示，弹压地方較巡鉄路为重，出防州县队未便撤回。梭巡唐山至汉沽鉄路，卑部实无队可拨；請鉴核电飭仍由芦台馮鎮拨队梭巡，为叩。

530. 兩司〔廷杰、廷雍〕、中协〔張士翰〕电
〔光緒二十六年五月初九日〕

督宪鈞鉴：两奉庚电，令防护教堂。查城內教堂一处，暗中布置，无虞；城外教堂六处，虽未逐处拨防，若无外匪，亦无虞；現正严門禁、筹城防、清保甲局，尙属安堵。惟张登东閭教堂聚众，日出寻衅，加派教民不足，又向紳富匀粮。昨又齐团，并外来拳匪共二千余人，教堂人相勒①。該处馬队三哨零二十騎、步队五十，今又派馬队六十往助；若无法解散，我兵实单，亦无兵再拨。余容續禀。

531.〔兩司廷杰、廷雍、中协張士翰〕又电
〔光緒二十六年五月初九日〕

督宪鈞鉴：奉庚电，飭标下派队赴固、霸；应卽遵办。惟张登拳教搆衅，情形紧急，势难兼顾；俟緩二三日，卽派队前往。現因省城空虛，

① 此处电文疑有誤字。

由司函借楊慕时分統步队一营，允借两哨，現来一哨。惟俟軍門兵到，方可有恃无恐。楊軍在高碑店势尤危急，务求轉告聶軍門早到为荷。

532. 聶提督〔士成〕由楊村加急电

〔光緒二十六年五月初九日〕

大帅鈞鉴：今辰刻抵楊村，籌布馬步駐扎处所，請紓厪系。津防請就近督飭，为叩。青。

533. 孙道〔鍾祥〕电〔光緒二十六年五月初九日〕申刻到

督宪鈞鉴：賜电敬悉。查現在新乐、高邑两县，尙有洋人五名：新乐一名愷悌，乃意人；一新来者，尙不知其名；高邑一名李嘉乐，乃意人；又一名樵郭，乃比人；一名海时，不知其籍何国。职道均有派員在彼保护，并令其搬进县城；又会商两司函致正定鎮，并札各該管府、县，一体妥为保护。其未知姓名、何国名两人，容俟查明，再行稟聞。

534. 总署电〔光緒二十六年五月初九日〕酉刻到

北洋大臣：据鉄路局电称，黃村車站前夕被土匪焚毀，官兵弹压，頗有伤亡。希尊处查明情形，迅速电奏。

535. 口北鍾道〔培〕、宣化陈鎭〔飛熊〕电

〔光緒二十六年五月初九日〕

督宪裕鈞鉴：前聞所属有外来拳匪引誘愚民情事，已先期飭属查訪严禁，現尙靜謐。玆奉电諭，除再严飭厅、县、营員妥为弹压保护外，謹先稟复。培、熊。

536. 盛京卿〔宣怀〕电〔光緒二十六年五月初九日〕

总署、荣中堂、裕制台、黃道台、孙道台、〔廷〕藩〔台〕、〔廷〕臬台、〔张〕协

台：頃沙多接天津法領事来电云，前夜保府洋人又由旱路到津两人，現只少七名，据教士云，該七人伏避在附近河間之任邱县，当不至遭害，等語。請电該处地方官护送赴津，等語。又孙道电，据张协处李弁称，探至保定县属张青口，有浮尸二具，另有三具順流而下，是否倭松兄妹等尚未查确云。黃道报，大城初八送回三名，尚有四名探无下落，乞速电飭任邱、保定等县，查明生死，剋日送津。

537.聶提台〔士成〕电（光緒二十六年五月初九日）

大帅鈞鉴：来电敬悉。津防紧要，已留右营馬队駐西关，請就近飭派、分布。所有后营馬队，仍飭来楊村，以資筹布。

538.〔聶提台士成〕又电（光緒二十六年五月初九日）戌刻到

大帅鈞鉴：頃奉荣相佳电："貴軍服色稍似洋队，未免乡愚誤認为洋兵，而拳民究属中国赤子，总宜开誠晓諭，竭力劝散为要。"等因。理合肅陈。

539.致兩司〔廷杰、廷雍〕电（光緒二十六年五月初九日）

頃接总署青电："今早美繙譯来言，昨夜接伊領事、教士电报云，保定极危险，請将南北关教士并眷口保护，等語。希再电飭两司速筹防护，并复。"等因。即希查照速筹防护，勿稍疏虞；并将筹办情形，詳細电示，以凭电复总署为荷。

540.致順天府兼尹趙〔舒翹〕①、府尹何〔乃瑩〕②电
（光緒二十六年五月初九日）

展如、閏夫兄鉴：本日接大咨，俱已聆悉。昨晚据派往永清差弁回报，該处被擄英教士一名，亦被拳匪杀害。該县王令③事前既未能防

① 刑部尚书兼順天府府尹赵舒翘，字展如，陕西长安县人。
② 順天府府尹何乃瑩，字潤夫，山西灵石县人。
③ 永清县知县王錫麟，河南祥符县人。

范，事出即行离县，置要案于不顾；尊处业将該員撤任、查办、留緝，外人自无所借口。現接英領事来函，請将該二教士尸骸設法收回，优礼暂厝永清；已由弟处札飭該县妥办。至派兵一节，現飭何鎮台乘鼇，先帶馬队二哨前往，督緝凶犯；并由弟处飭令悬賞銀一千两，以期速获。

541.致鉄路局总办〔楊士琦、唐紹仪〕电
〔光緒二十六年五月初九日〕

杏城、少川兄鉴：頃接日本郑領事来函，該国步兵三十名，又海軍佐山下源太郎、森义太郎二員，均于本日四点鈡到津，拟于明日中午十二点鈡移駐北京該国公使館，以資保卫。請飭鉄路公司屆时妥为照料，等語。除电总署外，希俟日本兵队到站，准由火車装載开行。

542.致总署电〔光緒二十六年五月初九日〕

总署鈞鉴：頃据日本領事郑永昌来函，該国海軍步兵三十名，又海軍中佐山下源太郎、森义太郎二員，均于本日四点鈡到津，拟于明日中午十二点鈡移扎北京該国使館，以資保卫，等語。查鈞署前准各国赴京护館之兵，并无可以續去之文。惟日本前去护館兵二十四名，比各国皆少；現請續去兵三十名，仍比各国七十余名至五十余名者皆未加多。无詞可阻，尚可照办；已飭該局照案装运。

543.又〔致总署〕电〔光緒二十六年五月初九日〕

总署鈞鉴：永清地方英教士二名，一被拳匪杀害，一被拳匪擄去，各情形，昨已电陈在案。現据初五日头次派往永清差弁李士宏回津禀称，該队到后，聞知被擄教士孟姓，亦已于初六被害，等情。业已知照英領事。現接順天府咨，已将永清王令撤任，听候查办，留于該处查拿为首拳匪。并由祿仍飭何鎮乘鼇，先帶馬队二哨前往，設法查拿凶犯，出賞格銀一千两，以期速获。現英領事来函，請将該二教士尸骸

收回，暂厝永清。已飭該县設法收回，妥为办理矣。

544. 又〔致总署〕电 〔光緒二十六年五月初九日〕

总署鈞鉴：保定教堂，昨奉电示，当已飭藩、臬司，将現在情形电复。玆据复，城中教堂一处，暗中布置，无虞；城外教堂六处，虽未逐处拨防，若无外匪，亦无虞；現正严門禁、筹城防，尙属安堵，等語。本日奉靑电，又卽电飭两司速筹防护矣。

545. 致通州徐統領〔得标〕、龔营官〔先第〕电

〔光緒二十六年五月初九日〕

昨日接通永道电，知队伍已于初八早到通。其令回津之两哨，現尙未到。該队系自何处上火車回津？希卽电复。

546. 徐統領〔得标〕、龔营官〔先第〕电

〔光緒二十六年五月〕初十日子刻到

督宪鈞鉴：电示敬悉。初七日提台专函，楊村、落垡两哨暂不要撤防，候聶軍到站再撤回津。当卽专函何統領呈明。前右哨現扎楊村、落垡。得标、先第复。

547. 荣中堂〔祿〕急电 〔光緒二十六年五月初十日〕

北洋大臣轉聶提督鉴：頃据总署函称，永淸县地方英教士二人，被义和拳匪杀害；津芦鉄路亦有烧毁之处；英国拟添兵助剿，等語。聞貴軍門率队今日到津，望卽迅速由津起程，按段迎护鉄路、保护洋人，万毋稍迟，以免各国借口于助剿，是为至要。大局攸关，切勿延誤！貴队装束、草帽，均与洋队相似，該拳匪望之不免生疑拒抗；卽应通飭各队，均須穿著号衣，以示区别。切切电！

548.盛京卿〔宣怀〕电〔光緒二十六年五月初十日〕

裕制台、黃道台、孙道台：庚电謹悉。沙多接津电，均云津京鉄路已断，行車亦停。俄国兵三十名往寻保府未到洋人，未救一人回津。該兵在途与匪斗，受伤者三人。外間传聞拳匪已杀洋人三、洋女一。又传聞天津通保府河內，离津数十里，有洋人尸一具；津洋人均疑此尸系法国人名第郎。盖据保府回津洋人云，第郎将到津始相失云。第郎是否在任邱所失倭松兄妹二人、意国二人之內？离津数十里河內尸身，請关道知会比領事派人訊驗。又受伤七名，請派医局洋人往看撫慰。

549.〔盛京卿宣怀〕又电〔光緒二十六年五月初十日〕丑刻到

督署、关道：孙道电，路工程各匠待支甚急。請电飭保定練餉局，借湘平銀二千两交孙道收用。此銀由花农向通商銀行取还津局为感。

550.聶提台〔士成〕电〔光緒二十六年五月初十日〕辰刻到

大帅鈞鉴：頃奉电轉荣相电，一切遵办。已电請荣相由譯署照会各国公使，令洋人在京者暫緩出京，在津者暫緩进京，在榆关、大沽口外兵輪者暫緩登岸，以免民情猜疑。俟弹压大定，再照常办理。本日辰刻，約同张京卿赴丰台查看。并陈。

551.通永鎮〔李安堂〕电〔光緒二十六年五月初十日〕巳刻到

大帅鈞鉴：准巡防营务处袁守来电云，新河鉄路料厂須兵守护，如有匪来滋扰，即开枪痛击。今晨职鎮派卑左营哨官吳汉台带兵一哨往守。倘有匪人滋扰，是否痛击？謹候宪示遵飭。

552.邢統領〔長春〕电〔光緒二十六年五月初十日〕

督宪鉴：頃据聶管带函报，昨夜北河拳匪拥聚数千，焚燒鉄路大桥，其

势汹涌，馬队一哨不能抵敌，等語。春已飭該营調至一处，相机办理。各处匪已蜂起，北河既焚，省城吃紧，拟将中营大方望三哨亦調来省，以加防范。幷懇轉电敝总統为叩。

553. 邢統領〔長春〕又电〔光緒二十六年五月初十日〕午刻到

督宪鈞鉴：頃又接聶营管带詳报称，初九早辰涿匪来袭，楊步队迎拿，午后匪調北河六十团接济，而定兴、北河两哨馬队窺透情形，立（原作力）卽包抄，相持許久，当击斃数十。两哨包抄之际，突来支匪数千，焚毁路桥。天晚馬队寡不敌众，撤守固城。等語。伏思匪势猖獗，春拟带队幷左营迎头捕击。仰懇飭张副将派队保护省城、車站；仍懇轉电敝統領为叩。

554. 聶提台〔士成〕电〔光緒二十六年五月初十日〕未刻到

北京荣中堂、天津大帅鈞鉴：目下匪众猖獗，連毁黃村至郎房各站。迭次示諭，乃該匪恃众抗拒，愍不畏法，阻隔京津鉄道，非捕击不能了結。士成奉旨保护，責有攸归，大局所关，实深悚疚。今該匪如此抗拒，亲督馬步队沿鉄道迎头痛击。不及請示，俟大局底定，应如何責备之处，所不敢辞。效。

555. 馬总統〔玉崑〕由榆关〔來〕电〔光緒二十六年五月初十日〕

裕大帅鈞鉴：頃接鉄路总局楊道、唐守电称，前派之程提督所带三百人不敷分布。当将該提督未去之二哨，均令前往，以資鎮懾。玉崑。

556. 兩司〔廷杰、廷雍〕电〔光緒二十六年五月初十日〕酉刻到

督宪督鉴：密。近省东閭村拳教搆衅，昨电聞据报教与拳斗，拳敗。又据报，涿匪扑高碑店，定邑大东沟拳众数千应之，毁北河大桥。南北两路逼近省垣，賊众兵单，不敷战守；已間道馳函聶軍告急，請調营赴省。

557.江督刘〔坤一〕电〔光緒二十六年五月初十日〕戌刻到

寿帅鉴：宙[?]聞黄村車站又被烧，沽有洋艦二十余号。时局殊可虑！近情乞电示。坤。蒸。

558.复通永鎮〔李安堂〕电〔光緒二十六年五月初十日〕

蒸电悉。新河鉄路料厂，希飭派往哨队，認眞保护。倘有匪徒滋扰、抗拒，应卽督队捕击，卽飭遵，为荷。

559.复盛京卿〔宣怀〕电〔光緒二十六年五月初十日〕

杏蓀兄鉴：佳电悉。現已电飭保定練餉局借拨湘平银二千两，交孙道收用矣。

560.复榆关馬总統〔玉崑〕电〔光緒二十六年五月初十日〕

景山兄鉴：蒸电悉。程提督本营二哨，經台端續派往护鉄路，感甚。

561.致鉄路局电〔光緒二十六年五月初十日〕

頃接日本領事郑永昌函称："昨日所陈兵弁晋京之举，已蒙飭屬照料。惟現因有事故，拟将十二点之行暫緩，俟改定有期，再行函陈"等語。卽希查照为荷。

562.致中协〔張士翰〕电〔光緒二十六年五月初十日〕

頃接邢統領电称："据聶管带詳报，探初九早辰涿匪来袭，楊步队迎击，午后匪調北河六十团接济，而定兴、北河两哨馬队窺透情形，立(原作力)卽包抄，相持許久，当击毙数十。馬队寡不敌众，撤守固城，等語。伏思匪势猖獗，春拟带队并左营迎头痛击；恳飭张副将派队保护省城、車站"等因。查該匪扰及北河，省城吃紧，务希尊处派队严防，并保护車站为要。

563.致練餉局司道电〔光緒二十六年五月初十日〕

頃接盛京卿电，路工各匠待支甚急，請电飭保定練餉局借湘平銀二千两，交孙道收用，此銀由关道向通商銀行取还津局，等因。卽希查照为荷。

564.致通永鎮〔李安堂〕电〔光緒二十六年五月初十日〕

頃据法国杜总領事函称："教堂来函云，武清县属双树村、大三庄、小韓村，宝坻县属敦庄子，現已被匪围住，危在目前。本总領事查各該处旣已如此危迫，又有西教士在彼，請速为多派兵丁，立卽前往救护"等語。除武淸另行拨队保护外，卽希貴处派队迅赴宝坻县敦庄子教堂，妥为防护，以免滋事为荷。

565.总署电〔光緒二十六年五月〕十一日子刻到

北洋大臣：聞各国有新調兵船在大沽口外，祈分别探明确数，电复。燕〔十日〕。

566.通永鎮〔李安堂〕电〔光緒二十六年五月十一日〕

大帅鈞鉴：頃奉电諭，飭派队迅赴宝坻县敦庄子防护教堂。北塘馬队一哨，前已出防該县，步队已抽拨五哨，实难再拨。明晨专差附火車至胥各庄，調卑右营管带馬长安，就近带步队一哨速赴敦庄子。謹以稟复。

567.荣中堂〔祿〕电〔光緒二十六年五月十一日〕丑刻到

裕制台鉴：敝处急需毛瑟有箭枪子二百万粒，望卽拣派委員刻日解京，以备要需。

568. 通永道〔沈能虎〕电〔光緒二十六年五月十一日〕午刻到·

宪台鈞鉴：頃探悉城南三十里牛堡屯，美教会草瓦房及教民数家住房，今早被匪焚燒，通州已馳往。眞。

569. 徐統領〔得标〕等通州來电〔光緒二十六年五月十一日〕

督宪鈞鉴：三十里牛堡屯，三更焚草房五間。拳众千余，念兵将到①，无从弹压。地寬兵单，恐难周顾。得标、先第。

570. 聶提督〔士成〕文案处致胡統領〔殿甲〕电
〔光緒二十六年五月十一日〕

武卫前軍营务处送胡統領鉴：本日辰刻，軍門率小队及步队三百人，偕张京卿赴丰台查看，行至郎坊遇匪持械，遙击两枪，匪退，火車不敢前进；軍門亦以后路落垡无队防护，随車至落垡駐扎。調前軍三营、馬队二营前往，正在下車，匪众数千人，头扎紅巾，手执黄紅等色旗帜，迎面而来。軍門派人往諭，令其解散，并告以奉旨保护鉄道、电綫，愼勿焼燬，倘敢故违，定行懲究；該匪应允，請軍門将队撤回，让伊行走，軍門亦經俯准。乃匪甫至鉄道，卽行拆毁，并燒站房、拆电杆；軍門詢以焚燬之故，匪遂恃众逞凶，軍門乃揮队迎击，匪竟作法抗拒。逾时，竄入落垡、馬圈两庄，我軍跟追。少頃，两庄火起，击斃焚斃者尙不知实在数目。今晚軍門在落垡露宿，明早再送鍋帳。落垡电綫已断，軍門未及电告制府。据前敌来人口述，謹以电聞。文案处。

571. 盛京卿〔宣怀〕电〔光緒二十六年五月十一日〕

总署、荣中堂、裕制台、聶軍門：頃抵上海，孙道电，北河大桥初九又被焚燬，駐兵已接仗；保定以南张登、东庐等处，焚燒教民十余村；涿州一带，数处拳匪約有数万云。

① 疑有誤字。

572. 聶提台〔士成〕楊村來电 此电系〔光緒二十六年五月十一日〕由津轉荣相者

荣中堂鈞鉴：昨午偕张京卿、唐道紹仪乘火車将至郎坊，火犹未熄，見匪众持旗械列道旁，搶劫抗拒情形，众目所覩，当卽退至落垡調队籌备，并請张京卿及唐道速偕洋員乘原車回津。申刻，匪众数千来扑，迅飭本地紳耆前往，再三开导，劝令解散。乃該匪先燒鉄道、断电綫，四面包袭，心存叵測；不得已，相机迎击二时余，击死該匪百余人，匪众散退；夺旗械、符紙各件，我軍伤損数十人。今早匪复聚猛扑，不得已，仍派队击退。查拳匪煽乱，沿途各村皆其党羽，若乘机痛懲，大局可定。頃奉灰电，有派刚相开导之旨，自应欽遵办理。惟拳匪甘心为乱，殊难理諭，若不相机剿办，則鉄路已燬未燬均难修复保全。且內訌已著燎原，尤恐外人借口，另生枝节，大局攸关，实切悚惧。現因落垡村民从乱，柴草均无从購覓；只得飭队回楊村扼扎，仍不得不严加准备，以防猛扑。此中实在情形，禀呈鈞鉴。究应如何办理？伏乞示遵。至切叩祷！真。

573. 兩司〔廷杰、廷雍〕电〔光緒二十六年五月十一日〕申刻到

督宪鈞鉴：庚电謹悉。意使所指被难走失之克悌等四人，現据孙道查明，小龙王庙失事洋人单內，实有克悌之名；除业飭雄县，任邱县并委石令之璞会同查办外，玆奉前因，当加札飭查克悌等实在下落，設法保护。至平納等三人行止所在，現札正定府飭屬查复。統俟查明到日，随时电陈。

574. 盛京卿〔宣怀〕电〔光緒二十六年五月十一日〕

总署、荣中堂、裕制台、聶軍門：聞拳匪扰及黄村、郎坊車站，电綫系由通州之张家灣、馬头、香河县、武清县、河西务、楊村直达天津，拟請裕督帅、聶軍門派兵保护，免致断阻，貽誤机宜。

575. 張道〔蓮芬〕电〔光緒二十六年五月十一日〕

督宪鈞鉴：宪电敬悉。省垣与楊軍均吃紧，聶軍門督队进剿，愈速愈妙。今早涿匪分股扑攻高碑店，楊軍战一时之久，匪始退散，毙匪百数十名，获械甚多，我軍未伤人。新、容各匪又聚集定界，在楊軍后；楊軍前后受敌，意欲調其扎楊村后营、丰台前营，会合速由良乡进攻涿州，如涿匪一散，鉄道卽通，諸事皆易。乞鈞夺。楊軍炮弹、枪子无多，乞飭飞解毛瑟枪子十五万、金陵两磅炮弹千粒，交丰台王营官护来。武卫中軍聞抵寶店，如肯前进夹击，卽可寒涿匪之胆。并乞函告聶軍門。

576. 保定練餉局司道电〔光緒二十六年五月十一日〕

督宪鈞鉴：蒸电祇悉。刻下职局款項极絀，各营請加餉干、津貼等項，均系額外增添。而外借各款，如盛升道前在招商局借銀十万两，嗣卽拨抵别用，并未收回实銀；胡升道、张升道津榆鉄路借款，尙欠銀一万数千两，亦議緩归；刻下再欲筹借，頗难挹注。惟路工待支甚急，既据盛京卿电借，不得不勉为其难，照筹湘平銀二千两交孙道收用，以应急需。伏乞察照，电复。

577. 总署电〔光緒二十六年五月十一日〕

北洋大臣：眞电悉。頃英使来請添兵，分护在京教堂。經本署囑令从緩，以一国續添，他国亦必相效，未便允准。希再由貴处向領事商阻。

578.〔总署〕又电〔光緒二十六年五月十一日〕

北洋大臣：美使称，通州城外教堂有美教士并眷口二十人，拟来京暫避，請派兵四十名护送，等語。希飭現駐該处兵队，妥拨护送到京为要。

579. 复江督〔刘坤一〕电〔光緒二十六年五月十一日〕

峴帅鉴：蒸电謹悉。黄村車站被燒之后，昨落垡車站又被燒，現正赶紧修复，不日即可开車。拳匪势甚猖獗，聶軍門昨在落垡一带督队捕击，伤毙該匪不少。本日奉旨，飭赵尚书亲往劝散；倘該匪仍不悛改，惟有遵旨剿办，以免蔓延。沽口洋舰二十余号，現仍停泊界外，业經电达总署。嗣后情形，容当續陈。

580. 复总署电〔光緒二十六年五月十一日〕

总署鈞鉴：蒸电謹悉。現在大沽口拦港沙外，各国停泊兵船，查悉：俄七只、又雷艇二只，法四只，英五只、又雷艇二只，美一只，日本一只，德二只，意二只，奥一只，計共二十七只。謹电复。眞。

581. 复荣中堂〔祿电〕〔光緒二十六年五月十一日〕

荣中堂鉴：灰电謹悉。尊处所需毛瑟有箭枪子二百万粒，已飭軍械局遵照办理，赶速解京。

582. 复張道〔蓮芬〕电〔光緒二十六年五月十一日〕

佳电慰悉。聶軍門現住落垡一带。聞昨与拳匪接仗，击毙多名。該处电綫不通，已将尊电抄录，专函寄往。楊統領所需炮弹、枪子，已飭軍械局照数发給；并告知袁清泉兄派員解往丰台、轉解矣。

583. 复总署电〔光緒二十六年五月十一日〕

总署鈞鉴：眞电謹悉。承示美教士等由通赴京，遵已电飭通永道轉飭徐提督得标等，迅即拨馬步队四十名，妥为护送到京。

584. 致总署电〔光緒二十六年五月十一日〕

总署鈞鉴：頃据英国賈礼士函称，該国水手七十五名，今早十点鐘定

即进京，請飭鉄路局不得拦阻，等因。当复以昨日落垡車站被燬，由津至京鉄路不通，俟修通后再行装載，等語。該国所派水手，志在必去，势难拦阻。合先电聞。

585.致鉄路总局电〔光緒二十六年五月十一日〕

頃据英国賈領事函告：該国有水手七十五名，今早十点鉡进京；当复以落垡車站被燬，火車不通，俟修通后再行装載，等語。一俟鉄路修通，有車行走，即准其装載。已电知总署矣。

586.致通永道〔沈能虎〕电〔光緒二十六年五月十一日〕

頃接总署眞电，美使称，通州城外教堂，有美教士并眷口二十人，拟来京暫避，請派兵四十名护送，等語。希飭現駐該处兵队，妥拨护送到京，等因。希即轉告徐提督等，迅即拨馬步队四十名，俟美教士等动身，务須沿途妥为护送到京为要。

587.通永道〔沈能虎〕电〔光緒二十六年五月〕十二日午刻到

督宪鈞鉴：現查牛堡屯教民，被燒砍死者三人；永乐店美教会昨午后被燒，尙未知有无死伤。劝城內外美教堂洋人男女大小均已赴京，馬步队护其房屋。初九悬添两哨，請停派。文。

588.江督〔刘坤一〕电〔光緒二十六年五月十二日〕未刻到

寿帅鉴：眞电敬悉。刚①、赵②两枢密往諭，該匪能悔悟否？賊势如此，以剿为宜，先淸內匪，次杜外患；若剿撫无定見，蔓延难图，各国从而干預，大局不支。惟公与荣相熟計之。坤。

① 兵部尙书軍机大臣刚毅，字子良，滿洲廂藍旗人。
② 赵指刑部尙书軍机大臣赵舒翹。

589. 通永道〔沈能虎〕电〔光緒二十六年五月十二日〕酉刻到

宪台鈞鉴：眞电敬悉。昨美教士等赴京，曾請兵护送；答以时常往来熟路，宜不派、免声张；伊等謂然。是以未派护，已径行。震。

590. 鄂督〔張之洞〕电〔光緒二十六年五月十二日〕

裕制台：聞京津鉄路亦有拳匪拆毁者，确否？此时由津至京是否尙可通行？速示。至感。洞。

591. 复总署电〔光緒二十六年五月十二日〕

总署鈞鉴：眞电敬悉。此間已向英領事再三商阻，彼以添兵系奉欽差及兵官主意，不受所商。拟請鈞处嘱英使电飭領事，方能遵照，否則強阻必生事端。尙祈鉴照。文。

592. 复通永道〔沈能虎〕电〔光緒二十六年五月十二日〕

文电悉。美教堂洋人均已赴京，其教堂房屋务飭派队妥为保护。

593. 致通永道〔沈能虎〕电〔光緒二十六年五月十二日〕

震电悉。昨奉总署电，美教士赴京，嘱派兵护送，曾电致在案。承示該教士等昨已径行。尊处已否得其到京之信？即望电示。

594. 复鄂督〔張之洞〕电〔光緒二十六年五月十二日〕

香帅鉴：眞电謹悉。京津鉄路因近日电报不通，未能开車；黃村、落垡車站亦被焚毁，現正赶紧修复，以期通行。匪势猖獗，聶軍門带队駐扎楊村一带，相机办理。昨奉旨飭令宣諭劝解，倘該匪抗拒不悛，惟有遵旨剿办。

595. 致聶提台〔士成〕电 〔光緒二十六年五月十二日〕

功亭兄鉴：頃据关道稟，据稅务司风电①云，今晨見火車运装聶軍往芦台，并聞聶軍門駐守楊村之兵，亦須装回芦台，等語。未知确否？果有其事，現在天津防务正苦队少，而大軍后路亦关紧要；与其装回芦台，莫若移扎天津两为有益。祈酌，电复。

596. 盛京卿〔宣怀〕电 〔光緒二十六年五月〕十三日子刻到

总署、順天府、裕督帅、袁撫帅：密。匪势尚张，鉄路被毁，京保沿鉄路电綫，現已不通。京津沪綫設有損毁，南北阻隔不可不虑，請迅速严飭沿途州县营汛，实力保护，以防未然。

597. 聶提台〔士成〕楊村來电 〔光緒二十六年五月十三日〕

大帅鈞鉴：文电敬悉。前駐黃村之左路后营，因有損伤，飭回芦防須整，明日派前路右营駐北仓，原駐北仓之兵飭令回津，以資防护。

598. 〔聶提台士成〕又急电 〔光緒二十六年五月十三日〕寅刻到

荣中堂、天津裕帅鈞鉴：頃探报拳匪糾众往天津，心存叵測，已督馬步队截击。大局攸关，謹当努力。元，丑。

599. 中协〔張士翰〕电

此电由北京商棧〔于光緒二十六年五月十三日〕丑刻轉到

督帅鈞鉴：蒸电謹悉。邢統領卽拟率队北上，保定車站当卽遵派弁兵前往巡护。惟查日来匪势猖獗，日甚一日，且有大股来扑省城、焚毁教堂之謠，若不迅筹防备，几有不堪設想之势。現与两司商，拟将卑部各处駐防馬步弁兵，除安肃安家庄馬步七十余名仍然駐扎外，下余束鹿、蠡县、祁州、张登各队伍，一律撤回，合同存营弁兵內挑选精銳

① “电話”旧譯“德律风”，又称“风电”。

四百余名，专顾緩急，何路有警，立卽亲督出城敌御，以免紛扰，其余专顾营盘，幷会同标兵守城。虽然如此布置，但省垣旣属重要，又兼地面辽闊，兵力仍覚单薄。惟念沐恩渥蒙厚恩，遇此时艰事迫，不得不暫顾燃眉之急，第聞拳匪旣多且广，亦不可不格外愼防。惟有仍乞我帅俯念省城重要，迅速筹拨二三营以資接济，不胜叩祷之至！

600. 通永道〔沈能虎〕急电（光緒二十六年五月十三日）

宪台鈞鉴：文电謹悉。美教士等沿途无事，十二早进东便門。永乐店未伤人，东鲁村教民房三間及躱避教民七人均烧毙。又东定安村俄教堂及教民一戶，亦被烧，未伤人。子。

601. 聶提台〔士成〕电（光緒二十六年五月十三日）巳刻到

荣中堂、天津裕帅鈞鉴：丑刻亲督队巡北仓一带，匪尙未旁竄。聞各团嘯聚，伺隙思逞，不敢不早夜严防，巳派前路右营步队扎北仓，幷派馬队梭巡北仓南北，以資援应。巳。

602. 江督〔刘坤一〕电（光緒二十六年五月十三日）申刻到

寿帅鉴：亥准荣相电，急需毛瑟枪子二百万顆，望派員解京济用，等因。現如数拨解，委陈令元鑄搭商局广济船押送北上。目下匪势未定，祈派勇队至塘沽迎护到京，以昭愼重，深紉公誼。坤。

603. 献縣〔知縣吳燾〕泊头來电（光緒二十六年五月十三日）

督宪鉴：北路拳势日逼，請迅派大队来献防护总堂。吳燾。

604. 兩司〔廷杰、廷雍〕急电（光緒二十六年五月十三日）

督宪鈞鉴：密。据統領步軍七营扎高碑店楊慕时函报，初九涿匪来扑，枪毙百余，伤数十名，获旗械无算，匪潰。又統領馬队二营邢长春报，初十日匪烧北河鉄桥，十一日与匪战，毙二百余，匪散而复合。現

省北涿州、辛店、定兴、安肃，省南张登、蠡县皆匪所聚，众或一、二万，少亦数千，全恃邢、楊馬步五营分路护剿；今两軍注力省北，省南不能顾。楊軍七昼夜不寐，邢軍朝夕奔馳不遑，均极疲乏，匪势尙盛。乞电商聶軍門分兵接应楊、邢二軍，以固省垣屏蔽。不胜焦盼。

605. 張道〔蓮芬〕电〔光緒二十六年五月十三日〕

督宪鈞鉴：眞电敬悉。楊軍自初九后虽无战事，匪日夜伺隙思逞；邢軍在定、安极吃紧；保省时亦有警；日盼聶軍門到涿，以分匪势，大局甚急。拟請迅速电奏，派馬玉崑軍門带馬步十营，至东、永、霸、雄剿办，使聶軍无后顾之忧。我能从速弭匪，各国即无从借口，未識鈞見以为然否？

606. 邢統領(原作帶)〔長春〕电〔光緒二十六年五月十三日〕

督宪鉴：眞稟驛呈。今早复带两营往获六十团之首田洛羊，立梟；北河桥完工。請轉聶軍門。稟續呈。

607.〔邢統領長春〕又电〔光緒二十六年五月十三日〕

督宪鉴：急。請轉聶軍門，速运呍嗜士得枪子五千粒、毛瑟枪子四万粒。省附近匪日見蜂拥，盼兵殷切；可否拨炮步馬队各一营，以防战守？請速施令。

608. 营务处司道电〔光緒二十六年五月十三日〕

督宪鈞鉴：邢統带长春領毛瑟枪子五千粒，职处仅存带鉛箭三千粒，已拨給二千粒。应請宪示飭发毛瑟带鉛枪子数万粒、毛瑟枪二百杆、来福枪四百杆，以便派員領运。即乞电复。营务处。

609. 中协〔張士翰〕电〔光緒二十六年五月十三日〕戌刻到

督宪鈞鉴：元电謹悉。昨聞有欽差到涿州之說，奉电悉，即飭妥弁由

驛星夜往探，俟回再行稟聞。又聞暫止楊、邢两統領进京，有安撫拳民之說。合并电聞。

610. 孙道〔鍾祥〕电〔光緒二十六年五月十三日〕

督宪鈞鉴：頃据查得測量洋人李嘉乐等三名，尙在临城县之方登村，未搬高邑。职道已札飭委員、并商两司札飭临城县，令三洋人速移城內，妥为保护矣。洋人海时系法人，在新乐包工；不知名之洋人，查名毕納笙，系意人。昨北河大桥被焚，邢軍接仗，毙匪百余。

611. 兩司〔廷杰、廷雍〕电〔光緒二十六年五月十三日〕

督宪鈞鉴：密。頃据邢統領轉据楊統領函，昨早涿州函称，十一日欽差赵、何①查义和拳、并各营情形，抵涿，命告該营暫毋动手，毋任勇出滋事。又酉刻准中軍孙統带函，刚中堂查办义和团事，諭令速撤营队，遵卽撤回淶水候令，等因。查今日拳匪情形，非不剿而撫所能了事，且独不虑外人借口要挾。現在省北屏蔽已撤，省南拳势尤张。匪若扑省，何以御之？候示遵行。

612. 盛京卿〔宣怀〕电〔光緒二十六年五月十三日〕

裕制台、黃道台、孙道台：张令詳报，保定城內烧燬，保定火車已停。省料厂及高碑店至定兴鉄路，兵力能否保护？

613.〔盛京卿宣怀〕又电〔光緒二十六年五月十三日〕

总署、裕制台：洋員李嘉乐等三名，在正定南元氏县画图，乞速电正定鎮派兵，并飭該地方官保护。似宜安置衙署，勿任擅离城垣，再蹈前轍。

614. 复中协〔張士翰〕电〔光緒二十六年五月十三日〕

元电悉。現在拳匪在落垡一带滋扰，天津风声較省城尤紧，而分

① 赵指赵舒翘，何指順天府府尹何乃瑩。

拨各处营队实难抽调，且节有阻滞，亦缓不济急。来电所言，将束鹿等处各队调散归整，只可先行如此办理。昨奉旨，饬赵、何两公赴保定顺属各处，查看情形。未知先至何处？尊处如有所闻，乞示。

615. 复献〔县〕令〔吴燾〕电〔光绪二十六年五月十三日〕

元电悉。已由梅军门亲自带队一营赴献县矣。

616. 复江督〔刘坤一〕电〔光绪二十六年五月十三日〕

岘帅鉴：元电谨悉。承示委陈令元鑄搭广济船押运毛瑟枪子二百万粒，已饬招商局，俟广济船到口，即派队至塘沽，迎护到都。

617. 复張道〔蓮芬〕电〔光绪二十六年五月十三日〕

文电悉。昨郎坊、落垡一带拳匪，有拆毁鉄路之事，聶軍門現督队駐楊村，在彼已交两仗，防顾鉄路，兼遏匪窜天津，一时恐难赴涿。邢、楊二統領电請拨兵，已轉致。聶軍能否有队勻往，由何路前去，須俟聶軍門察度、酌定。前拟請馬軍門带队赴雄、霸一路至省，业已函商荣相，嗣接复函，具奏后再行飭知，等語。究竟是否允調，至今无信。昨奉旨，現今赵枢密同何副宪往保定府、順属等处，查看情形，接来文已于初十日出京矣。

618. 复邢統領〔長春〕电〔光绪二十六年五月十三日〕

文、元两电均悉。貴軍拿获六十团之首田洛羊，立即梟示；歼厥渠魁，足寒賊胆。麾下督队，終日奔馳，勤劳备著；尤深佩感。已照来电轉聶軍門。至电示需用枪子、炮队等件，亦一并电达聶軍門矣。

619. 复营务处司道电〔光绪二十六年五月十三日〕

元电敬悉。所需毛瑟带鉛枪子、并毛瑟、来福各枪，已飭軍械局拨发。希尊处迅即派員来領为要。

620. 复孙道〔鍾祥〕电〔光緒二十六年五月十三日〕

文电悉。頃据代理意国領事馬赤函称："前奉复函，新乐有名愷悌、乃意人，当即是光悌；新乐者不知其名，是否珀沙罗？即希电詢示复。尙有平納第、李克路、格理第三人，已閱多日，未見賜复，請电催查复"等語。来电所云测量李嘉乐等三人，是否即系該領事所指之平納第等三人？名字譯音不同。即希詳切查示，以便轉复。

621. 复兩司〔廷杰、廷雍〕电〔光緒二十六年五月十三日〕

文电謹悉。承示电商聶軍門分兵接应楊、邢二軍一节，已电聶軍門核办矣。

622. 复盛京卿〔宣怀〕电〔光緒二十六年五月十三日〕

元电謹悉。現据孙道电禀，李嘉乐等三名，現在临城县之方登村；已据該道委員、并商两司札飭临城县，令該三洋人速移城內，妥为保护矣。

623. 致总署电〔光緒二十六年五月十三日〕

总署鈞鉴：查各国兵艦陆續到大沽界外者，現有二十二只，进口內者，兵艦三只，雷艇两只。其洋兵到紫竹林租界外約有九百余名，另已入都者四百十余名，并聞随后尙有浅水輪船可装兵械直入紫埠。刻下各領事等藐横情形，已属不受商量，不服稽查；观其举止，恐有进兵剿匪之势。其时敝处必不能阻止。彼虽現未明言，不可不預为之防；果有此举，大局不堪設想。务悬鈞署与各国欽使設法豫为籌商，免致临时无所措手。尙求鉴照施行，为禱。

624. 致聶提台〔士成〕电〔光緒二十六年五月十三日〕

頃接邢統領元电，請轉大麾："速运呍嚕士枪子五千粒、毛瑟枪子

四万粒。省附近匪日見蜂拥,盼兵殷切;可否拨炮步馬队各一营,以防战守?請速施令”等語。并据两司电,亦請电商大麾,分兵接应邢、楊二統領。又接邢統領文电:“眞稟驛呈。今早复带两营往获六十団之首田洛羊,立梟;北河桥完工;請轉聶軍門。稟續呈”等語。現在津防亦正吃紧,能否有队可均,应如何电复邢統領,并其所要子弹派何人由何路运往,均乞酌示为盼。

625. 致兩司〔廷杰、廷雍〕电〔光緒二十六年五月十三日〕

永清有英教士孟、孙二人被匪戕毙一案,前令何鎭由津前往查办,因有阻,今中途折回。現英領事迭請将該二教士尸骸收回,以优礼棺殮送津,未便久延。請尊处設法派人前往,会同該地方官,将該教士尸骸赶紧找回、装殮送津,望速施行,以免借口。

626. 致通永鎭〔李安堂〕电〔光緒二十六年五月十三日〕

頃接美国領事若士得函称:据美以美教堂稟:“因遵化州地方杂乱,現有本堂洋人男女并小孩二十余人,定本月十五日早起行,經过丰潤县、唐山由火車赴天津,請多飭派兵弁赴丰潤县迎接,一路护送到津为要。”等因,函請速飭照办,等語。即希麾下派妥弁多带几名兵队,赴丰潤县迎接該洋人,一路妥为护送到津,为要。

627. 通永道〔沈能虎〕电〔光緒二十六年五月〕十四日子刻到

督宪鈞鉴:城外美教堂傍小房,昨夜燒去六間,今于城内外两处加派通协及捕盜营弁兵,复严飭保护。

628. 孙道〔鍾祥〕电〔光緒二十六年五月十四日〕午刻到

督宪鈞鉴:元电謹悉。查意国所差洋人,前已稟复。惟名字不符,想系譯音之訛。所云珀沙罗者,譯音当似貝沙納,初二赴津;平納第当似毕納第,現在新乐;李克路当似李嘉乐,現在临城;格理第当似克

悌，初二赴津。至貝沙納、克悌具洋人，初九又飭弁往查存亡，悉令保护到津。俟有确信，即行电禀。寒。

629. 通永鎮〔李安堂〕电〔光緒二十六年五月十四日〕申刻到

大帅鈞鉴：頃奉元电，飭派兵赴丰潤接护美国教士眷属，由唐山搭火車赴津，等因；遵即专弁前往，由胥各庄步队拨勇三十名赴丰接护至津，仰副宪廑。

630. 聶提台〔士成〕电〔光緒二十六年五月十四日〕

荣中堂、裕帅鈞鉴：今午忽有洋兵千余，随带快炮材料等，由車直赴北京。正欲詰止，旋接铁路局复电：专車装洋兵入都，系奉制宪札飭办理，等語。伏思外人紛来，海防吃紧，敝軍久駐楊村，毫无裨益，当飭营队回芦，以备不虞。伏乞电示遵行。

631.〔聶提台士成〕又电〔光緒二十六年五月十四日〕酉刻到

荣中堂、裕帅鈞鉴：日前电請由譯署知照各国公使，令洋人在津者暫緩进京。且迭次示諭，均云鉄路系我国家造成，今洋兵忽来兴修鉄路，民情惊疑，恐滋至变，敝軍似难随护。特此电陈，祈知照各公使及領事为叩。

632. 复兩司〔廷杰、廷雍〕电〔光緒二十六年五月十四日〕

元电悉。刚、赵二枢密查办义和团，未知如何办理？有无端緒？現在拳会遍地皆是，队虽撤回，而省防仍須严密；惟两公飭属妥愼防維，不可因此松劲。盐。

633. 致总署电〔光緒二十六年五月十四日〕

总署鈞鉴：丑刻接法总領事来〔函〕，各国領事公議照会，請預备专車，以便速派队伍抵京之用，立候复文，俾可各办应行事宜，等語。当

复以京津鉄路現由該局設法勘修，尙未通行；再三商阻，不允。并探得各国立定主意，系保护使館，势在必行，如不肯派車，亦即搶夺火車而行。并一面修路，一面进京；強阻必即开衅。敝处实无法可施，只可知会鉄路局查照核办。聞各国共集一千余名，业已登車。惟鉄軌未通，到京需时，如欲阻止，必須尊处商令駐京公使，速即来电为祷。

634. 致鉄路局电〔光緒二十六年五月十四日〕

頃据德領事风电云，該国現有兵三百余名，由火車进京，等語。当詢以早間洋兵进京，有无德兵在內？据风电复，前去之兵內无德国，等語。各国派兵进京，早間旣已装运，势难独阻；德国如其到站，只可照装，以免生事。

635. 致兩司〔廷杰、廷雍〕、中协〔張士翰〕电

〔光緒二十六年五月十四日〕

今日稅务司、美領事及大学堂教习丁嘉立等向海关言及，昨有美教士由保定来津，言及省中教堂危险情形，請力筹保护，要紧尤在美国住堂之人，等語。所有該国教堂及該洋人等，务請多派弁兵加意保护。查省中各教堂，业經尊处屢次撥队保护，只以省中兵力无多，分布殊难。昨接尊处来电，刚相旣令撤队，楊統領三营已至淶水；省城旣属兵少，其淶水現住耿凤鳴所带之練軍营，似可商諸毓渠，抽調至省，随同防护。即請尊处就近商办。

636. 盛京卿〔宣怀〕电〔光緒二十六年五月〕十五日子刻到

总署、裕制台：据〔报〕比总工程司倭松等六人已死。尙有意国三人，比国二人：一名格第，在新乐县；一名比乃符，在保定省；一名李嘉乐，一名德郭，一名海士，在临城县方登村。即請速电保定藩、臬及新乐、临城两县，設法認眞保护，切不可再行疏失，致增口舌。〔盐（十三日）〕

637．邢統領〔長春〕电〔光緒二十六年五月十五日〕午刻到

督宪鉴：元电謹悉。眞、文上詳禀二件，由驛六百里飞呈；元电未叙收到。近来拳匪披猖，奸細百出，故令人疑；請电示。昨晚探定属拳匪复聚，寅刻带全队乘火車馳往高碑店，酉刻回省。

638．楊統領〔慕时〕电〔光緒二十六年五月十五日〕

督宪鉴：初九匪来扑，遵旨击退，由张道代禀。标下扼高碑店，北有涿州大股，南有定兴大股，近有陈各庄等股，日日戒严，昼夜不息。满拟添队围攻，各清各路，先用剿則易撫，无可聚則必散。十二丑刻，涿州毕牧、龔牧轉赵、何欽宪之諭，命勿动手；酉刻，中軍前路統領孙鎮，轉刚相之諭，命撤退。十三未刻，刚相来文切責，武夫不識印信，且称新城、淶水两县不知刚相出京，将来文与差送省、請示，由藩、臬轉禀。今始探实，刚相由涿即到高碑店。标下一日在高，不能以三营性命、三营器械資匪；且恐坏大局，匪扑必战，不扑不战。候宪諭定进退，望速电。幷請轉电荣相、聶帅。慕时。愿〔十四日〕。

639．臬司〔廷雍〕电〔光緒二十六年五月十五日〕未刻到

督宪鈞鉴：近月余以来，凡論拳教一事，或电或禀，皆由藩司主稿，理合声明。删。

640．中协〔張士翰〕电〔光緒二十六年五月十五日〕申刻到

督宪鈞鉴：探聞刚、何两星使十二日抵涿，定于十五、六日起节来省，已由驛禀明宪鉴在案。沐恩派委巡捕二員、戈什十名、哨弁二員、馬小队二十名，恭执帅柬、前往分投迎迓，均发足行。大帅与刚、何两星使是何称呼？乞速分晰电示为盼。

641. 兩司〔廷杰、廷雍〕电〔光緒二十六年五月十五日〕酉刻到

督宪鈞鉴：省城关厢各教堂，因兵队不敷分布，未能专护。曾飭县在城內租房一所，邀各教士会往一处，便于保护。該教士安士重迁，不肯听从，未便相強。玆蒙飭派兵队，遵俟楊分統退駐淶水，将耿凤鳴所带一营函商张道調省，分护教堂，兼顾城守，較为周密。

642. 盛京卿〔宣怀〕电〔光緒二十六年五月十五日〕戌刻到

裕制台、黃道台、张道台、廷藩台、廷臬台、孙道台：倭松兄妹二人，又意国二人，法国一人，比国一人，在任邱小龙王庙至天津沿河一带散失。請飞飭各州县多出賞格，如有送活人到津者，每名賞銀二千两；如有送尸首到津者，每名賞銀五百两；均由天津黃道台、张道台驗明付款。望。

643. 复〔盛京卿宣怀〕电〔光緒二十六年五月十五日〕

盐电悉。在保、正作工之各洋人，迭据孙道禀，已商同藩、臬分飭各該县認眞保护矣。

644. 复邢統領〔長春〕电〔光緒二十六年五月十五日〕

电悉。十一、二两次来信，昨今两日收到。大麾督队連日奔馳，賢劳倍著，甚以为念。

645. 复楊統領〔慕时〕电〔光緒二十六年五月十五日〕

少农兄鉴：愿电悉。来示匪扑必战，不扑不战，自是現在扼要办法。昨接省电，貴軍有暫扎淶水之信；只可在彼暫扎，看刚相办理如何，再定进止。大麾击退定兴大股拳匪，連日督队奔馳，备常劳勩，至为馳念。聶軍門处已轉电矣。

646. 复中协〔張士翰〕电　〔光緒二十六年五月十五日〕

电悉。刚、何两欽使赴省，尊处派巡捕弁兵迎迓，迎刚相帖称“晚生”，迎何副宪帖称“愚弟”。

647. 聶軍門〔士成〕电　〔光緒二十六年五月〕十六日子刻到

津督署轉邢、楊二統領。裕帅电轉楊統領来电，具悉。涿、涞一带既經刚相开导，該三营逼处高碑，恐滋歧誤，望速拔队赴保，与邢統領商同駐扎，共固省垣。余俟奉荣相函，再行遵办。

648. 〔聶軍門士成〕又电　〔光緒二十六年五月十六日〕

大帅鈞鉴：删电敬悉，已电飭楊統带暫拔队赴保。理合肃陈。

649. 〔聶軍門士成〕又电　〔光緒二十六年五月十六日〕丑刻到

大帅鈞鉴：已派前路五营于今早赴津，分护武庫及东南二局。俟布置定，再令該处分駐队伍各回原防。銑。

650. 东海关李道〔希杰〕① 电　〔光緒二十六年五月十六日〕

督宪鈞鉴：亥密。奉撫宪电，据駐烟台領事电，以聞烟有拳匪潜来，請实力保护；并請派兵船下岸。复以兵船非东省管轄，飭由职道商办，等因。查烟台地方現虽安靜，而五方杂处，不得不为預防。除督营县严查外，拟請宪台电飭在烟兵船，如有匪警，由职道知会，派兵登岸，保护洋街，免生枝节。并請电飭各兵輪，常留一二艘在烟，实为公便。伏乞鈞示。希杰。

651. 邢統領〔長春〕电　〔光緒二十六年五月十六日〕酉刻到

督宪鉴：删、銑电謹悉，遵轉楊統領訖。頃据聶管带函报，昨午固城

① 登萊青兵备道李希杰，字幼云，汉軍正白旗人。

迤西十里許，梅河庄教堂被拳匪烧烬。安肃站长面称，午間屡有多人来詢守站兵多寡，其心叵测，等語。恳轉电聶軍〔門〕为叩。

652.总署电 此电〔于光緒二十六年五月十六日〕酉刻由驛遞津

北洋大臣：頃据津局电，奉尊处札，备专車运洋兵千余人入都，于本日九点鈡开行。有无其事？希速电复。寒〔十四日〕。

653.梅統領〔东益〕电 〔光緒二十六年五月十六日〕戌刻到

督宪鈞鉴：沐恩十四抵滄，已飭袁营官由祁拔队，今日到来。現滄州亦謠言四起，人心浮动，急宜加意防范。今飭蔣营官带队三哨，由祁到滄駐扎，再带袁营赴献。盐山派防一哨，不及兼顾，亦調赴献。近来献县一带道路梗塞，靜海尤甚；沿途进兵，无不防其阻碍。到时当相机办理。到献后，再电禀一切。〔咸(十五日)〕。

654.兩司〔廷杰、廷雍〕电 〔光緒二十六年五月十六日〕亥刻到

督宪鈞鉴：两奉銑电，謹悉。省城各教堂，皆因兵队不敷分布，故仅暗中保护。兹蒙飭調楊軍，俟明日到来，自应遵照立卽酌拨，为各教堂严密保护，仰副宪廑。銑。

655.通永鎭〔李安堂〕电 〔光緒二十六年五月十六日〕

大帅鈞鉴：前奉电示，遵卽派兵赴丰潤，接护美教士及妇稚共十八名，十五晚十点到唐山，今早乘火車分赴北戴河、天津，均平安。

656.复东海关李道〔希杰〕电 〔光緒二十六年五月十六日〕

幼云兄鉴：咸电悉。已照来电面告叶統領，烟台如有匪警，卽由閣下就近知会。該处时有兵船停泊，卽照来电飭知遵办。

657. 致邢統領〔長春〕电〔光緒二十六年五月十六日〕

頃接聶軍門电开："轉邢、楊二統領。昨轉楊統領来电，具悉。涿、涞一带，既經刚相开导，該三营逼处高碑，恐滋歧誤，望速拔队赴保，与邢統領商同駐扎，共固省垣。余俟奉荣相函，再行遵办。"等因。即希轉致楊統領查照。

658. 致兩司〔廷杰、廷雍〕、中协〔張士翰〕电
〔光緒二十六年五月十六日〕

頃接美国領事若士得函称："本領事接保定府公理教堂电称，附近城地拳匪甚多，前所派之弁兵不足弹压該拳匪，并保护教堂，等因。查此案，本領事观保定府各上宪，至少有一位与該匪連合，并不欲多用力保护該处美国人民。如果保定府各上宪不保护美国人民性命，至毙該处地方，本国必要与該上宪为讐，恐有重大防碍之事与各上宪。請将本領事以上心意，速即电致保定府各上宪；并請速即多派弁兵保护該处美国无助人等性命，为要。"等情。查此函虽系急迫之詞，而該領事究以保护洋人性命为重。既据函称前情，应請即将該处教堂、教士等，多派兵役加意保护，勿致疏虞。現在聶軍門已电楊統領步队三营速拔赴保，共固省垣，兵力无虞不足，务希妥速办理为要。

659. 致兩司〔廷杰、廷雍〕电〔光緒二十六年五月十六日〕

頃据英領事賈礼士来函："接保定府教堂电称：'本处教堂危险已极，教士等命在旦夕，乞速救，免遭不測'等情。請电飭竭力保护。"等語。即希台端严飭营队会同地方官，将該教堂、教士等認眞保护，勿稍疏虞为要。

660. 盛京卿〔宣怀〕电〔光緒二十六年五月〕十七日亥刻到

督署：孙道电称：昨李嘉乐、德郭、海时三人，由临城移住正定府城內，原派戴、左二委員照料；比乃藤、格藤两人，本在新乐，昨亦搬正定城內，原派阮、魏两委員照料。务求速电正定鎮，多派队勇切实保护；并飭正定府、县一体防卫。宣已严飭不准出城，以免祸患。霰。

661. 梅統領〔东益〕电〔光緒二十六年五月十七日〕

督宪鈞鉴：十五日电禀，諒已达到。青、靜匪众，尽入滄境，一二日內散布已遍，俟人齐，有焚烧教堂、杀害洋人、教民之謠。幸袁管带傍晚到，带来队伍，先飭保送洋人牧大卫、潘尔德、潘妇、鲍妇、潘女、又女使，計六名口，于今早寅初坐車，派馬步队三哨送至祁口，换坐小船，再送大沽，交韓协鎮①派队护送到津。此路日內尚可行走，不久恐有阻塞。蔣管帶明后日帶队可到。現在滄州危急，献已飭范帮統帶亲往。日內滄州匪势若何举动，沐恩不能远离，再行相机办理。

662. 楊統領〔慕时〕电〔光緒二十六年五月十七日〕

督宪鉴：奉删电，当上詳禀，即拔队赴涞。申刻，奉荣相札："准大学士刚函开，前軍步队三营，駐高碑店等处，于地方諸多不便，請飭撤防归伍。等因，准此。除照会聶軍門轉飭外，合札該統領遵照，迅将所部各营撤赴聶軍門駐扎处所。切切！"等因，奉此。

663. 滄州商牧〔作霖〕②电〔光緒二十六年五月十七日〕

督宪鈞鉴：卑州以青、靜拳匪入境，势漸猖獗，当于十五日禀报在案。連日匪尚絡繹而来，謠言紛紛，人心慌乱，城內仅住馬队一哨。昨聞梅軍門调来袁、蔣两管帶步队七哨来滄，人心稍定；而教堂洋人，亦借

---

① 指大沽副将韓照琦。

② 滄州知州商作霖，河南祥符县人。

以保护。惟聞尚須調拨四哨前赴献县。滄州为南北扼要之路，若与献县拳匪貫串，蔓延更难收拾。可否仰恳宪恩，咨飭梅軍門，将袁、蔣两营官队伍七哨，尽暂留滄；俟大势稍定，再行拨調。卑职为目前地方紧要起見，伏乞电飭梅軍門，暂緩帶队赴献，俾資鎮懾。作霖。

664. 中协〔張士翰〕电〔光緒二十六年五月十七日〕亥刻到

督宪鈞鉴：頃派赴涿州迎迓欽使戈什、哨弁回省禀称，刚中堂、何副宪均因此番前赴各处，系专为劝諭，誠恐多帶弁兵，人民惊恐，故各留巡捕一員、戈什一名，其余均令先回，原帖与宪台請安。至涿州拳民，聞皆遵諭解散。惟因楊营未退，尚无具結；一俟該营退至保定，即可画押、解散。起节来保，約在十九日。又奉飭专送淶水张道处篠电，当已专馬星夜送往。并謹禀聞。

665. 張道〔蓮芬〕电〔光緒二十六年五月十七日〕

督宪鈞鉴：电謹悉。昨上一电，謹达宪鉴。刚相尚未問淶事，亦未言及淶营。蔡、楊二犯，未奉二次批。刚相到涿，諸从寬就，深以重办为非。祝令①恐遵批办，拳众在刚相前借口，致碍撫局；拟俟职道見面后，回明淶水案情，通諭飭办。如飭減輕，余犯保释，营队立即撤回。职道行止两难，諸多棘手，奈何！

666. 致張道〔蓮芬〕电〔光緒二十六年五月十七日〕

涿、定一帶，現經刚、赵二公劝諭，淶水諒可无事。昨聶軍門已令楊少农兄三营撤至保定，所有随閣下現駐淶水之队，亦可查夺情形，帶領回津。

667. 致东撫〔袁世凱〕电〔光緒二十六年五月十七日〕

慰帅鉴：頃接英領事賈札士函称："玆有英教士三名前赴河南，行至

① 指淶水知县祝芾。

山东德州属庞(原作宠)家庄暂住,因道路不靖,不敢前进;請电致山东撫台,派兵实力保护該教士前往。又冀州附近之山东乐陵等县地方,祈轉請山东撫台,倘有拳匪竄往警信,即派兵队前往保护。"各等情,即祈查核办理为荷。

668.致东撫〔袁世凱〕电〔光緒二十六年五月十七日〕

慰帅鉴:頃据美領事若士得函称,山东德州属(原作幷)庞(原作宠)家庄有公理教堂洋教士与家眷数名,請电致山东撫台,多派弁兵保护为要,等語。用特电达,即希查核办理。

669.鄂督〔張之洞〕急电〔光緒二十六年五月〕十九日子刻到

裕制台:頃接刘峴帅电,以拳匪熾、外兵至、大局危、請旨痛剿,电商敝处与尊处会奏,等語。洞意見相同,請即挈銜馳奏。惟"一意痛剿"四字,拟改为"定計主剿,先剿后撫,兵威旣加,胁从乃散"十六字;尾"旦夕"等語下,加"从来邪术不能御敌,乱民不能保国,外兵深入横行,各省会匪四起,大局潰烂,悔不可追"数語,下接"机变甚速"云云。如尊意謂然,請即照添照改、会奏。賤名应附于末,为祷。或电奏或驛奏,統听尊裁。京綫通否?祈速示复。洞。〔嘯(十八日)〕。

670.兩司〔廷杰、廷雍〕电〔光緒二十六年五月十九日〕

督宪鈞鉴:本日楊統領慕时所統步队三营,于戌刻到省,当即告以昨奉宪台电飭囑即分队保护各处教堂。据称,以其营队打仗則可,看守教堂則不可。再三婉商,坚执不行。第保护教堂,关系紧要,惟有仰乞飭令中协,分拨标兵,抑或仍令楊軍保护之处,伏候示遵。

671.張道〔蓮芬〕电〔光緒二十六年五月十九日〕

督宪鈞鉴:具聞刚、赵、何三星使至涿查办,幷有至高碑店信,职道两次往謁,未来。遂将淶水滋事及官軍被攻、被袭情形,具禀直陈。拟

俟刚相至省，往見。楊軍已遵宪电，由涞赴保定。万一撫局有变，涞至省百五十里，仅二营孤在保隅，匪来索犯，攻城必战，餉子阻隔，势难久持，奈何！乞电示。

672．中协〔張士翰〕电〔光緒二十六年五月十九日〕

督宪鈞鉴：保定沈守来署面称："頃据蠡县章鼐禀称，蠡县拳民現聚集多人，竟赴县勒借枪炮，并云，如不允，必当劫署、搶獄，务請迅拨弁兵往援"等語。卑职当以省防正值紧要，卑部弁兵俱已挑选妥协，专备緩急，未便分拨，以免誤事。遂即会商两司，暫請邢統領拨队馳赴弹压。适聞接其复函云，該軍专系保护鉄路，且日內尚有調动之信，难以照拨。伏思該处旣极吃紧，何能置諸不顾，是以仍由卑部抽拨馬兵三十名，令哨官魏殿元管帶，于今午起程前往。除飭查完竣迅速回营外，合先禀聞。

673．楊統領〔慕时〕电〔光緒二十六年五月十九日〕辰刻到

督宪鈞鉴：霰电禀想察入。嘯赴保省，是否遵荣相电、向聶宪处进发？請示。效。

674．苏撫鹿〔傳霖〕① 电〔光緒二十六年五月十九日〕巳刻到

裕制台、廷藩台鉴：定兴紳士来电，罗令正鈞办理拳匪，力保危城，民心感戴，請留久署，免易生手。恳祈俯允，以保地方，而順輿情，合邑銘感，幸甚！霖。皓。

675．江督〔刘坤一〕电〔光緒二十六年五月十九日〕未刻到

寿帅鉴：嘯电敬悉。現已会香帅电奏矣。坤。

① 江苏巡撫鹿传霖，字滋軒，直隶定兴县人。

676. 邢統領〔長春〕电〔光緒二十六年五月十九日〕申刻到

督宪鉴：巧电諒鉴。今早偵探，刚相于三更时由涿起节入都。拳匪愈聚，新城謝令日前往涿謁刚相，被匪扣，幸相力說未害，随相入都。又謠言拳众一半日扑涞水，等語。恳轉电聶軍門为叩。

677. 复鄂督〔張之洞〕电〔光緒二十六年五月十九日〕

香帅鉴：嘯电謹悉。昨接峴帅来电，正在繕折。敝处所奏与二公之意脗合。兹承电示，深佩藎筹。尊处如能照此入告，以維大局，实所盼祷。京电現在不通，尊处电奏，即希电津，由敝处馬递送京。

678. 复江督〔刘坤一〕电〔光緒二十六年五月十九日〕

峴帅鉴：皓电謹悉。京綫現在不通，尊处电奏，或电交敝处，馬递送京。

679. 复兩司〔廷杰、廷雍〕电〔光緒二十六年五月十九日〕

巧电悉。邢、楊两統領所帶五营，省城万不可少；聶軍門現电調該五营来津，系因昨奉“全数調津、扼要分扎”之旨。尊处可径达聶軍門商留，以固省防。

680. 致藩司〔廷杰〕电〔光緒二十六年五月十九日〕

鹿滋帅电留定兴罗令，尊处如何办理？希电复。

681. 复張道〔蓮芬〕电〔光緒二十六年五月十九日〕

巧、嘯两电悉。前电商請，諒已达覽。彼旣撫妥，即可帶营回津。

第二編　东　北

洋　事　記　册

嵩　崑

編者案：是书系伯都訥(今吉林扶余县)副都統嵩崑，在光緒二十六、七年間与吉林将軍长順、署黑龙江将軍寿山等人往来的函电公牍底稿及原件，抄录或粘貼在旧式帐本上，名之曰《洋事記册》。原书共八册，現藏北京图书館。前四册为有关义和团及清軍与帝俄軍队开战的文件；后四册多系嵩崑、长順諸人与帝俄侵略者的鉄路局关于木排的交涉文件。全书共有电报、函牍、咨文、禀帖、奏折、上諭、照会等六百余件，二十余万言。我們选录了其中較重要的部分。

嵩崑极力迎合清朝亲貴意旨，曾經主张利用义和团拆毁帝俄在东北修筑的鉄路，主张对俄开战。他在伯都訥城內也練起了义和团。寿山也是主战派。长順則是妥协派，不主张与俄国决裂。从这些材料里，我們可以看到东北地区义和团活动的情况，也可以看出一些大官僚如长順、增祺、寿山、嵩崑等人起初怎样利用义和团，后来又如何与俄軍勾結共同鎮压义和团，以及清軍对俄軍开战、清軍节节潰敗的种种情况。

为了便于査閱，我們給每个文件加了一个大体上能表現其內容的标題，并参照《嵩崑庚子辛丑日記》(原稿藏北京图书館，本书 316—322 頁有选录)等书，尽量注出文件的收发日期。

吉林將軍長順①致伯都訥副都統嵩崑②函

〔光緒二十六年五月〕

书农仁兄都护麾下:

近畿不靖,軍务紧要;彼此信息,总宜灵通,尤宜机密。貴处无有己亥电本,仍覚不便,兹拟密碼一分寄上,所有往来电报,即祈照此譯达可也。外录晉都护黃令爔由奉来电二分,統布詧覽,为望。专此。敬請勛安不具。愚弟长順頓首。

以后来往电,請照此碼打,以十作七,余类推:

明	十	九	八	七	六	五	四	三	二	乙
密	七	六	五	四	三	二	乙	〇	九	八

盛京副都統晉昌致吉林將軍長順电 五月廿三日戌刻到

昨晚十一鈡敝軍偵探委員稟称:义和团与洋人接仗大小四次,互有損伤,洋人退至大沽一带,并未与我兵开仗等情,以聞。晉昌。

承德縣③知縣黃爔报告英法軍据唐山大沽等情致吉林將軍長順电 五月廿四日午刻到

頃据探报:各国因董軍門与法国通事失和,法据大沽,英据唐山,与馬軍門开仗,势甚危急。又聞九国要挾四款:一、皇上亲政;二、要天下兵柄;三、要賦税;四、杀董福祥。限五日回信。爔。漾。

伯都訥副都統嵩崑为印送劝諭旗人报国書致吉林將軍長順函

鶴汀仁兄將軍麾下:

韜鈐日裕,伟略筹边,引詹吉暉,以欣以頌。敬启者:月之廿六、

① 吉林將軍长順,字和亭,亦作鶴汀,滿洲正白旗人。
② 伯都訥副都統嵩崑,字书农,滿洲廂紅旗人。伯都訥厅即今吉林扶余县。
③ 此承德县为盛京府治首县,即今沈阳。(不是在热河的承德府)

九等日，两奉函电，敬悉津門夷情。义和拳一事或晓嵐先生所記之神拳咒耶？果能制伏犬羊，或天心国运之轉机。

現在官場习气，牢不可破者"情""賄"二字，不顾大局，因此諸事迁就，君子犯义，小人犯刑，以致不可收拾，外人敢生輕視之心。然以此次我軍得手，就怕洋人以財行事，当日粵省拦江鎖何尝非貪財而坏耶！祸致蔓延天下如此。

弟自到任，每逢五、十进署，或因案借此发論，諭各旗属，总以报国为我旗人报本，固結人心，不可因情賄丧良，图一时之小利，遺子孙无穷之报应。現鉄路小工，聞我旗人貪每日四百四十文洋去作工者不少；弟恐我旗人失其本心，均为夷人以利結誘，置朝廷于不顾也。今将所印之文呈閱，若省城我旗属肯照刻分送，或稍为固結旗人报本之助耳。此請勛安。計附送四十张。

吉林將軍長順致伯都訥副都統嵩崑电

五月二十九日（日期据《嵩崑庚子辛丑日記》补）

伯都訥。嵩都护：頃奉子电：十九，义和团与洋战；廿二、三，官兵与洋战，皆大胜。压洋船十余，現掛白旗。俄請李相来説和。长印。

吉林將軍長順致伯都訥副都統嵩崑电 六月初二日

吉林来。嵩大人鉴：密。頃增帅① 电：奉旨：中外开衅，亟須厚兵力，分練义和团以資防守等因。三省須严备，如一处有事，他处就近捣虛分賊势，較为得手，亟須密探。傳相电知，并妥保电綫等語。特聞。順。冬印。

嵩崑致長順电〔六月〕初二日

鶴帅将軍鉴：两奉密电，敬悉。保綫已飭知局員。崑。冬印。

---

① 盛京将軍增祺，字瑞堂，滿洲廂白旗人。

嵩崑派密探委員札〔六月初三日〕(日期据《嵩崑庚子辛丑日記》补)

为札知偵探密情事:

昨接將軍来电,江防南来北往,切須密探动作。該員等既奉本堂差委,务須耳目灵通,有聞卽来本府面談,切勿声张。切切。此札。

右札偵探委員:伯都訥巡检郭家树,五品頂戴蓝翎領催烏林,八品笔帖式塔清阿,六品頂戴笔帖式寿山。

承德縣知縣黃爔(暄远)致吉林將軍長順电〔五月〕廿六日到

长帅鉴:細揣情形,先因团教启衅,各国兵来,刚、赵解和,官兵弹压,皆未能了;团又与各国战。或云董杀通事,致华兵与法兵亦开仗,究未得大沽胜負确信。聞合肥今日到榆关,大抵来解和,非勤王也。爔禀。

盛京將軍增祺致吉林將軍長順电〔五月〕二十七日到

长帅鉴:宙,密。敬电悉。俄前已由旅添兵艘五艘赴津沽,續又拨兵前往。李相北来,聞今日到榆关,未知确否;得确信再聞。

盛京副都統晋昌致嵩崑电〔五月〕廿八酉刻〔到〕

昨偵探由关来报:十九,义和团与洋人战;二十二、三,官兵与洋人战,皆大胜。洋船坏十余只,現掛白旗。俄請李傅相来京說和,今准到关。

嵩崑致長順函 六月初二日戌时发

鶴汀仁兄大人閣下,敬启者:

屡接来函各电,并諭有水路应防之語,敬悉一是。拳兵之举,事由天数,靜守待动,尽心而已。俄人每有小輪到訥,均系鉄路办事之人;近日亦有非鉄路之俄輪到訥,略停卽往,不知何事。从前俄輪到

訥，必上木拌，以为輪船烧火必用之物；此事系木植公司周道委託巡检郭家树①代办。洋人每来，均到郭巡检署內交談，因郭家树通习俄語，該員与俄官暨兵弁人等相熟甚多，小有应酬，皆其自备。現防水路来往輪船，必須熟通俄語之人，若能将該員暂留新城数月，办防水路，俄人船到，卽令該員往探，作为周旋应上木拌各事，可偵其动作形迹。弟公心公事起見，俟此城水路防务罢論，再令其到敦化之任。刻下正在用人之际，訥城无兵无餉，只能听天由命，惟靠处正无私，上迓天心，庶保平安；若再无能通俄語者，必致話不相通，貽悞事机。本城旗署更属无人，此节万不可缺，最为第一要事。可否准行，速祈电示。是所拜祷。肃此。敬請勛安。卽希惠照不备。

吉林將軍長順致嵩崑咨文

六月初五日准将軍长来咨內开：案准原杵河边务俄官司美洛夫电請派兵保护各处俄商，且免河道船只被人损坏等情前来。除电复并分别咨札外，相应备文咨会；为此合咨貴都护，請煩通飭所属，务将境內俄商妥为保护，望切施行。須至咨者。

嵩崑記事　六月初五日

六月初五日，晚八点鈡，电局袁蔭园来談，沈电午刻已燬，不能传信。

伯都訥副都統嵩崑保护俄人告示

为出示晓諭一体周知事：

于六月初五日准欽命吉林将軍长咨开：案准云云，施行等因。准此，除照会練軍統領六十一，并駐守訥城練队署参領富亮等遵照保护外，合亟出示晓諭。为此示仰訥境軍民人等知悉：清俄同洲之国，唇

① 分防伯都訥新城（今吉林扶余县）巡检郭家树，字維周，順天府宛平县人。

齿之邦，万无失和之事，理应顾全邦交，彼此和好，相待从优，力加保护，愼勿妄生猜疑；倘有齟齬小节，切須禀明官长經理，勿得自行生事。切切特示。計出示十五张。六月初六日示。

嵩崑記事〔六月〕初七日

初七日塔清阿来禀：陶驛初三日夜由火車来俄兵六十余名，馬六十余匹；初四日夜来馬兵一百名，步队一百名；均由玻璃乘輪，至濱上火車来，向南往訖。俄以团民惧怕，余无事。

嵩崑致長順电〔六月〕初八日

鶴帅将軍鉴：駐訥五十队，六統領已調去，无人守城；若挑兵丹守城，每日口粮应动何款？急不可緩，速电示。〔崑〕。齐印。

嵩崑致長順咨文〔六月〕

为飞行咨請事：今据駐守訥城訥起練軍二扎兰、署参領富亮回称，奉其該管札調，馳往下站駐巡、听調，等語。弟現当防务吃紧，敝訥欲挑官兵，保守地面，乃項无所出，械无所备，致使束手无策。齐电尙未示下，兵貴神速，然亦不敢坐視。本副都統因中外兵事，紛紛議論，生业不安；今将守城練軍开拔别处，不惟无兵护城，必致人心慌慌，倘或土匪乘隙萌乱，害及地面，关系尤重。訥城駐守，保护城池乃第一要务。今本副都統首先倡捐廉俸，招兵丹步队五十名，暂为守城之举，此乃燃眉一时之策，不能持久，究应如何布置，速即示下，以便遵办。相应由六百里飞行咨請将軍衙門鉴核，速即示复施行。須至咨者。

嵩崑为筹办餉械致長順函〔六月〕

鶴汀仁兄将軍麾下：

勛隆豹略，智展龙韜，翘詹鈞暉，曷胜頌私。敬启者：弟自奉命忝权訥篆以来，务以兵势鎭守地方为要，乃每睹軍械餉項皆亏，日夜焦

思，无計可凑。前經几欲牍請添練兵丹，制造利械；委以时势多艰，筹餉不易；兼我将軍終日为国为民，更属多劳，故未敢煩請台夺指南。然弟之专閫一方，寻常防守一切，倘可設法顾全，亦未敢稍涉大意。但訥郡城团不坚，无項可修，前經函知在案；而額設練軍，向扎下站，城中并无練就成軍，一遇吃紧，虽有制兵可挑，餉項无出，束手坐視。其庫存銀錢，統系正供，絲毫不可擅动；兼应用軍械无多，又非当时之利器；此情此节，早在洞鉴之中矣。弟每驗軍器无□，只望之一叹。滿拟力加整頓，实无良策。至于今年春夏，土工由訥經过者不下数万之多，只可率属量力弹压，听天守命，幸地面鎮靜，未致生事，弟之幸甚，地方亦幸也。

惟时下防务紧要，弟訥境下站各鎮，皆有駐队，其由长春岭北江起，至訥城北三岔河一带，百余里之遥，系通三姓，各船往来，是訥江空虛之要地，前已繪图貼說，若不拨队防守，难免奸宄乘势竄扰。弟現倡捐廉俸，督飭属員挑練官兵，保守城池，弹压地面，不过护其燃眉，終属无济于事。乃餉械两宗，系防守要件，弟处实难操备，不得不仰恳将軍軫念下邑孤悬，究应如何筹办餉械，由弟处挑練精強官兵，固保地面，均請鈞裁，速示遵办，是为至祷。切盼。耑肃蕪械，敬請勛安，維希鉴照不庄。

長順复嵩崑电〔六月〕初八日

嵩都护鉴：齐电悉。守城兵粮，不拘何款，先行动用，俟省筹的款，再行拨补。順。庚印。

嵩崑复長順电〔六月〕初九日

鶴帅将軍鉴：庚电敬悉。遵办撙节动用。崑。佳印。

長順复嵩崑电 〔六月〕初十日

嵩都护鉴：咨函并悉。兵事在即，貴处速挑兵丹五百同訓練，无論何項正款，撙节动用。其富亮二棨兰，仍留守城，毋庸調往下站。順。蒸。

長順致嵩崑电 〔六月〕初十日

嵩都护鉴：密。奉天电：奉旨联絡拳民，无論何国，皆应痛击。敝处已开仗，拳民得力，俄退出辽阳界外，势已决裂，速进兵截賊路，定計攻战等語。吉省尚未奉旨，只可严备战事。順。蒸。

嵩崑复長順电 〔六月〕初十日

鶴帅将軍鉴：蒸电敬照办，五百已挑齐，械不足，已行文省領。崑。蒸印。

嵩崑致長順、吉林副都統成勳[1]函

〔六月十三日〕(日期据《嵩崑庚子辛丑日記》补)

鶴帅将軍仁兄
建甫都护二弟 二位大人麾下：

至契不套。六月十二日未刻到來会咨告示，并已代标交行矣。有省城差遣委員等給弟来信。查其信中事理，均系应行知榆树厅[2]厅官张渭[3]之信。况来信內称：官与民其势隔，董劝或难为功，不若民与民其情亲，开导較易为力。仍希执事邀集紳耆乡地，将此中委曲諄諄誥誡，无論当地土著、外来拳民，务使家諭戶晓等語。均系交同知之言。副都統乃旗务之員，自奏明改章后，民事均归同知，与民相亲，均系同知，乡約紳董，均与同知来往，可以传到衙門，家喻戶晓；副都統向来呼应不灵。此信似应速行同知。

① 吉林副都統成勳，字建甫，汉軍正黄旗人。
② 榆树厅即今吉林榆树县。当时伯都訥厅撫民同知駐此。
③ 伯都訥厅撫民同知张渭，字小川。

再，訥城来往土工，現在尙有来往者，內中有无义〔和〕团，屡次偵探，不能知悉形迹，更无从喻，天将兴之，誰能防之。該員等均我吉省委員，祈吾兄論知該員，各有专責，务須鎮定。再該員等交来兄与成二弟之告示，令弟标硃，弟已代为当硃笔差吾兄二位标发矣。况前六月初五日我兄来电咨，有通飭各属，道路船支俄商妥为保护；六月初六日已奉兄、弟台二位来咨出示許久矣。前魚电故曰："鶴帅将軍鉴：魚电悉。保护事，已出示各处。崑印。魚。"想将軍已見此电矣。兄台来文电，无不遵办，兵貴神速，有問必答，奉文必办，吃紧之际，事不可緩；已办过七日之事，該委員或未聞耶！今将該員等原信呈閱。諳誠紳董，乃地方亲民同知之責；飭該員等速行张渭奉办。拳民，聞得寬城有来者，随土工往还之說，然不能分辨。若不早为行知地方亲近紳董之官，将来貽誤，关系匪浅！

敬再启者：函示奉省各节，統悉一是。近有由奉省抵訥之大車来云，拳民长春府最多，住財神庙。据称：統宇宙內約計拳兵共有八万八千多名，奉勅下界，每遇敌人开炮，随声卽至面前，此所以放枪炮不过火之由来也。无論何地若应有劫数，坛主必先知之，拳兵随念卽至；此举关系甚重，并非仅在內地将洋人教民赶出已也。昨查訥城教堂，陆續均已逃淨，刻下仅有二老人在堂看守；亦有畏惧拳民猝至，教民必遭杀戮，卽請神碼张貼、反教者有之。然居心叵測，素行不忠不孝者，亦必遭报，此乃規过迁善之一大劫数。如地方忽有賊至，倘有紅灯照暗中保护，亦能援救。所聞若此，想我兄省垣所聞必詳于此也。

又接来函，云及何发一案，已派营传案。足見吾兄慈惠及民，有恶必懲，曷胜欽佩。誠恐赵大麻子聞风远颺矣。

劝旗箴文，措詞浅鮮，专为旗兵旗戶而言；吾兄亦传散劝办，甚为感謝。再郭家树暫留訥城，已蒙允准，弟卽札委充承办交涉处偵探等事委員，刻又委办民团事宜；緣該員与本地民情均甚熟习，不致临事掣肘。

昨接卜奎① 来函，尚称安謐。鉄路現入呼伦貝尔首站，俄人与眉峯兄已派員会勘，不知妥否。

保护路各示，早經出示，系六月初五日奉到来文，当卽繕发告示云云："为此示仰訥境軍民人等知悉：淸俄同洲之国，唇齿之邦，万无失和之事，应顾全邦交，彼此和好，相待从优，力加保护，愼勿妄生猜疑。倘有齟齬小节，切須禀明官长經理，勿得自行生事。 切切特示。計出示十五张，六月初六日示。"旋卽电达云："鶴帅将軍鉴：魚电悉。保护事，已出示各处。崑印。魚。"

敬又启者：捧讀来示，万寿加級謝恩折件，旣蒙联銜汇奏，叨費淸神，心感之至。

又启：再，訥城之南北两渡口，已飭知該管渡口委員，每夜均将船支把撑槁等，繫收船房，南則船停北岸船房，北則停至南岸，以防外人偸渡。遇夜十分紧急公文，以威呼小船二三人接送。白昼眼明，斟酌办理极妙。两渡派营，不时前往巡查。署中銀械二庫，均更夫巡兵查看；城外火葯，夜昼亦不时前往查考，巡守之兵，不准懈怠。

長順致嵩崑函〔六月十三日到〕(日期据«嵩崑日記»补)

书农仁兄大人閣下：

前具各函，諒邀靑睞。頃間，三奉华章，敬聆一是，就維福祿增祥，至以为頌。承示各节，足見老謀深算，并虑及我軍得手，恐洋人以財行事，尤为不易之論。 寄来箴文，允宜照办。 巡检郭家树，旣閣下知其通晓俄語，自应暂留訥城。至于万寿謝恩折件，向系将軍会同五城副都統联銜汇奏，現已由弟照章代办，卽可不必专折。

昨接奉天来电云："敝省拳民甚多，初四日将俄鉄路公司、教堂、医院一律烧燬，民气益甚，各国断不甘心，兵来可阻則阻，不可阻則相机办理，望貴省一并探阻"等語。奉省旣已如此，吉省尤宜先事預防。惟最可虑者，俄人在吉所修鉄路，万一被愚民損坏，必致中俄失和；倘

① 卜奎，亦作卜魁、布枯，为齐齐哈尔别名。(卜奎在齐齐哈尔之西二十里，嫩江西岸，为淸初屯軍防俄之地。康熙三十八年黑龙江将軍移駐齐齐哈尔。)

俄人鉄路停工，則作工者十数万人无从得食，其为患当不仅伯都一城已也。尚乞格外留神，預为防范，則幸甚矣。肃此布复，敬請勛安，統希爱照不宣。愚弟长順頓首。

署黑龍江將軍寿山①致長順电〔六月〕十八日

吉、长帅鉴：爱电：今日未刻，俄輪載兵南下，我軍阻止，俄迎敌，登岸，枪炮并施，我軍奋勇爭先，极力敌御，业将輪船击沉，登岸之兵，除陣毙及拿获外，余俱投水，全获大胜等語。合亟电达，并轉奉天。俄人既受此創，决不甘心；务乞严飭各队，一律严防。哈尔滨如可合攻，迅速电示，为恳。山。巧酉印。

吉林將軍衙門为轉錄長順六月初十日奏折致伯都訥副都統衙門咨文〔六月〕

將軍衙門为咨行事：

兵司案呈：本年六月初十日本将軍恭折馳奏，为吉林兵单餉絀，势甚危急，义和拳猝难練成，拟請由部拨餉，并就地湊拨公款，添練二十营，以資防剿，恭折馳陈，仰祈圣鉴事：窃本年六月初二日承准軍机大臣字寄，奉上諭："現在中外开衅，亟須厚集兵团，以期得力。东三省近年添練各营，頗著成效。著增祺、长順、寿山将各营队伍速行料理，听候調拨。并〔著各〕就地方情形，分練义和民团，以資战守。将此由六百里加紧各諭令知之。欽此。"同日又奉上諭："現在中外开衅，业經諭令各督撫将軍，分飭各营旗，将旧有枪炮刀矛各种軍械，赶紧整理，并添造子葯配带等件，以备民团領用。毋稍迟誤。将此由六百里加紧諭令知之。欽此。"遵旨寄信前来。跪聆之余，仰見圣謨广运，烛照几先，曷胜欽佩。

此次畿南拳教滋事，吉林以电綫久絕，得信較迟。迨聞京津危急，即拟飞調边軍，星馳入卫。不料探报續来，見聞各异。有〔謂〕各

① 署黑龙江将軍寿山，字眉峯，汉軍正白旗人。

国环攻，大沽失守，京师戒严者；有謂兵拳合剿，毙洋兵万余名，坏洋船十余只，大沽克复者；又有謂各国合謀，俄未与聞其事者。传說不一，莫定眞伪。而〔俄之合〕謀与否，亦終未得确信。前数日迭接帮办英联由琿春来电，俄在边界整队，战形已露。現已修挖长壕，严陣以待。又据海参崴商务委員李家鏊电，探聞俄〔发兵六千，駛輪至旅順、大沽。其欧俄喀山各省，东发〕三十二营，或由恰克图，或由尼布楚，或由爱琿、齐齐哈尔，分道入都并滿洲地方。又署黑龙江〔将軍〕寿山电，据呼兰报，俄兵二千余名，先后黌夜到吉省哈尔滨。据爱琿报，黑河添兵七万各等語。昨今两日，准盛京将軍增祺电知，辽阳鉄路桥梁被烧，省中教堂、医院、鉄路公司俱被烧燬，势不可遏。并嘱：俄来，可阻則阻；不可阻，相机办理。又据探报，辽阳来俄兵二千，不至开仗。而署盛京副都統晋昌又有战事不远之电。此皆近日各处偵报之俄情也。

以各边情形論之，琿春至省，道远难行，哈尔滨水陆通衢，已在吉林腹地。故俄与［于］琿春行明修栈道之謀，于哈尔滨效暗渡陈仓之智。以奉天情形論之，金、旅已成割据之形，辽、海亦有寇深之患。蹲虎狼于阶陛，又从而狎玩之，未有不遭噬者。故俄不动則已，动則奉天〔之〕辽阳，吉林之哈尔滨，最为吃紧。若琿春、爱琿之动静，无非牵制我师，分我兵力者也。当时风聞津沽英法有事，恐俄亦观衅而动，卽通飭各旗各属，精选制兵以备守御，多練民团以資保卫；又与增祺、寿山彼此电商三省联絡之法，以期互相援应。

今俄情若是，战事卽在目前，自应遵旨，厚集兵团并分練义和民团，以資战守。独是吉林于义和拳风气未开，昨始覓一二拳师，考驗技艺，未見十分神奇，想系艺精之人尙在直隶、山东两省，无暇来此。若由关內罗致，为期尙远。是拳民可恃而未可深恃者也。卽以东三省兵力而論：奉天于練軍三十营外，复練仁育两軍二十营，兴京練軍二营；黑龙江于鎭边軍十八营外，复新練防軍十八营。独吉林于原有靖边防軍十八营三哨，分布三边外，其余原有練軍三千余人，专为捕

盜而設，近甫添新軍五营，专为保护鉄路而設，四处散扎，并无一整齐可調之大枝劲旅。本拟将五路各軍，抽調归并，来省亲督訓練。現在琿春屢电告急，哈尔滨又为冲要之地，不得不将各路归并，分为两枝，防守边境。省城可征調者，尽止亲軍三营，是兵力难恃，而竟一无足恃也。当此变起仓猝，肘腋祸生，安危之机，决于俄頃，非速添練重兵，实无以御強敌而固我圉。現在就地筹款，于兵丹丁壮內，挑練二千五百名，专为守城之用。拟請再招募二十营，分为猎戶四营、炮队一营、步队十五营。凡能練义和拳者，悉募入伍。一切营制餉章，悉照防軍十成章程办理。所需餉項，相应請旨飭下戶部，无論如何为难，筹拨餉银四十万两，暫济目前之急。其不敷之款，即由〔奴才〕于本省解部各款及留支公款內截留，提拨动用，覈实报銷。事系全省得失，边防安危，〔奴才〕現已选派統領营官，分投招募，随时发給小口粮，先行起練，俾迅速成軍，庶免临时不及措手。吁求圣慈，俯〔念〕边地万分戒严，特准所請，以全大局。

除咨部查照外，理合恭折，由驛馳奏，伏乞皇太后、皇上圣鉴，訓示。謹奏。（編者按：此折亦見《义和团档案史料》上册，二五〇——二五二頁）等因。除俟奉到硃批再行恭录咨报外，合先照抄原折呈請咨行伯都訥副都統衙門查照可也。須至咨者。

嵩崑为拿獲教民致長順函

〔六月二十日〕（日期系据《嵩崑庚子辛丑日記》估算）

鶴汀仁兄将軍麾下：

效电敬悉。长春与俄接仗，軍务戒严，俄之衅端，从此起矣。前向我省力言保护鉄路为詞，入我腹心之地，我等告示諭知小民，亦以鉄路应护，尽情尽礼。适閱电示，該俄夷竟将弹压土工之队开仗，出乎反乎，非情非理，似此看来，該俄匪包藏祸心，焉能不遭天誅耶！現在訥城虽安，恐其教民生变，枪械子葯不敷需用。我兄将軍所拨之水师营叶元庆仍然未到，西隆阿所領之軍火亦未到訥；弟十分焦灼。幸

有义和团，由弟請教二童子，于十九日神师发言：訥城天主堂已聚百余人，預作內应之变。二十日辰时，义和拳二童子指拿时，时刻稍悞，逃者甚多，仅拿教匪二十三名，妇女八名，房屋未燒。所获男妇，交弟羈禁；若有不測之音，即行杀戮，以清內患。弟思訥城兵单械少，不倚[依]拳童所言，恐遭其害，于是暫行羈禁，敬候仁兄定夺。应如何示办之处，望祈速为指示，以便遵办。

再，訥城巡检郭家树，向各鋪商等詳議守助，各商均乐从，自做号衣，亦有器械，然不能足数，統共練齐三百人，均年力精壮，頗可守城之用，官不費分文，均系自备。弟又給尔等手諭奖励，以安其心。并以奉聞。恭候回玉。即請勛安。

長順因俄軍入境亟須备战致嵩崑电〔六月〕二十日

嵩都护鉴：长春电：十日，俄兵大队由西入府境，沿途杀人燒房，擄掠妇女。阮营官带兵往阻，不料俄兵由后抄来，我兵伤亡甚多；請派队助剿。又寿帅电：十八，爱琿有俄兵輪載兵南下，我軍阻止，俄迎敌登岸，枪炮齐施，我軍极力抵御，将俄輪沉击，并陣毙登岸俄兵，余俱投水，大获全胜各等語。俄既前来寻衅，且各处調兵，其心叵测，决非来此保鉄路；亟应严防，遇有俄兵，即应迎头堵剿，若空处竄入，則跟踪回击。势将决裂，乞籌备战事为要。順。智。

嵩崑为請兵往攻俄軍、并助南蒙古公致長順电〔六月〕二十一日

鶴帅将軍鉴：有洋人四名，在富康屯有木牌，探聞上有子母，往上連四十多牌，恐为寬城接应。又南蒙古公来文，請兵前往防剿。訥城軍火仍未到，守城兵不敢动。将軍速派兵攻木牌、助南公处为要。馬。崑印。

嵩崑为探詢俄軍从何而至致□敬之函

〔六月二十一日〕(日期据《嵩崑庚子辛丑日記》估算)

敬之仁兄大人閣下：

頃聞貴处俄兵肆扰，拒伤官兵甚多，弟聞之下不胜憤悶。正在渺

函詢候間，两接将軍来电，江省已竟开仗，务宜严备兵事。弟思俄之和局决裂如此，貴处俄情必系实在。弟已料理整兵御抵之計，先行布聞。若有惠函，务宜草书，幸勿客气，是为至祷。专此，敬請升安，唯希朗照不备。

正在封函間，适接卜奎来电：爱琿与俄接战，打沉輪船二只，登岸俄兵悉数歼尽，大获全胜。并以奉聞。弟又启。

再启者：貴处俄兵扰境，究系从何而至？是否俱是洋人，抑或教匪搀杂？望祈詳为示知。弟又启。

伯都訥副都統衙門为請求派兵截攻俄軍、保护南蒙古公、堵御長春教匪致吉林將軍衙門咨文〔六月〕

为飞行咨請，刻即拨队事：

兹准南郭尔罗斯公奇莫特色普尔告急蒙文咨开："于本月二十日戌时，据所属寬城子租子桓禀称：'奉天官兵又合［和］团并力与千余名洋人及耶苏、天主各匪打仗，至长春府西界，經吉林防守之阮营官，带队在长属白龙駒东南平頂山地方，堵剿俄人，阮营官陣亡，伤兵百余名'等情，前来。詳查俄人与天主〔教〕等聚邀千余人，而奉天、长春等处官軍未能打胜，甚属可惊。攸关国家大事，自应飞咨邻封，合力堵击，以救民难，于国出力，方合事体，相应飞咨貴都护衙門查照文內事理，拣派官兵，将此等逆俄悉数剿灭，以安地面，施行"等因。准此。

第訥城六百五十名兵，器械又不全，教匪又有蠢动之信，探聞教民欲仍照长春，猝然而起，是以二十一日夜严防彻夜，幸教民知有防备，未敢举动。昨聞奉天逃窜流入长春，长春再窜流入訥境。若任其詭計，若不早截江，是明知其詭計而不速咨将軍設施攻剿，本副都統天良何在。守城之兵万不可动，尚且不足坚守，南北两渡虽禁往来，昨接水师一哨之文，仅在五棵树地方，离訥二百余里，呼应不灵，不过虛应故事而已。虽逢吉林大劫，天命所在，应尽人事所能为。即以江橫

木排之法，接应往来，乃用兵神技，若不早为攻断，必至全省受制，他日悔之晚矣。相应由六百里飞行咨請将軍鉴核。姑念訥郡孤悬兵单，不能再为分調保护郭尔罗斯地面。截江木排，乃洋人接济长春府洋人教匪軍火之用，长春洋人若敗，則为过江桥梁，胜則过江抄我防堵各軍之后，此用兵一定不移之法。速即拨队截攻木排，星夜来訥扼要駐扎，保护南公，堵御长春教匪，以防不虞，而保生命。切盼望速施行。須至咨者。

嵩崑致長順电〔六月〕二十二日

鶴帅鉴：长春兵不利，江以北过空，众多木排在訥界，横江接应，非四五千兵不能扼要；倘有疏失，关系非浅，必受敌害。速复。〔崑〕印。养。

長順致嵩崑电〔六月〕二十一日

嵩都护鉴：馬电悉。富康屯在何处？其四十多木牌均有子母否？有洋人否？希飭探确，电示。順。馬。

嵩崑复長順电〔六月〕二十二日

鶴帅鉴：昨馬电富康屯在社哩站西八里。洋人四名要攏南岸，往上之排，仍見有洋人。排上聞有子母，已派人往探。南公請兵防剿，应速派兵接助，为要。〔崑〕印。养。

嵩崑为俄軍盤据南城子致長順电〔六月〕二十二日

鶴帅鉴：密。探报：陶站十九日由旅順来洋馬队二百余名，輪渡盘踞南城子地方，距陶站八里；照旧火車来往，无队阻止，实为大患。〔崑〕印。养。

嵩崑为請派兵会攻陶賴昭站俄軍致長順电〔六月〕二十三日

鶴帅鉴：密。前电富康屯洋人木排，由巡江防探拿到洋人首級二顆，

果系木排奸細，得枪三杆，子母三盒。陶站尚有洋馬队二百余名，即請派拨边門駐扎依营总、长春岭扎守巴营总，可否带馬队两路馳往陶賴昭站，与訥分头堵剿，勿再緩。祈速复。崑印。梗。

嵩崑为催促西隆阿①速將軍火运訥致長順电〔六月〕二十三日

鶴帅鉴：西隆阿解軍火未到。在省否？祈催速来。崑。梗印。

嵩崑为請派兵会剿陶賴昭俄軍致榆樹廳張渭函

小川仁兄大人閣下：密启者：

前接将軍来电，与俄和局已竟决裂，务宜严行堵緝。現据探，訥境陶驛由旅順来俄馬兵二百余名，在彼盘踞；弟已电請将軍派队兜剿。惟思陶驛与貴处較近，可速派队前往，合力剿灭，以除此患。专此，草函。敬請升安，唯希大照不庄。

清政府派吉林副都統成勳、伯都訥副都統嵩崑充义和团練大臣之上諭

（按《义和团档案史料》上册四〇二頁长順折中曾轉引此上諭。）

六月二十三日午初，接到軍机大臣字寄吉林将軍长、署黑龙江将軍寿、吉林副都統成、伯都訥副都統嵩。光緒二十六年六月十六日奉上諭："吉林、黑龙江地方紧要，尤为俄人兵食来路，亟应扼守严防，以御要冲。該省营勇仅敷分布，势宜借团民以为之助，方足以厚兵力。著派吉林副都統成勳、伯都訥副都統嵩崑充义和团練大臣，会同长順，招集团民，認眞操練，妥筹办理。黑龙江义和团民应否酌派团練大臣統带，并著寿山就該省情形一律筹办，以固边防。是为至要。将此由六百里加紧各諭令知之。欽此。"遵旨寄信前来。

① 西隆阿，伯都訥厅协領。

嵩崑致長順电〔六月〕二十三日

鶴帅鉴：今午炮船抵訥。頃接西隆阿禀称：軍械子葯不日可到。〔嵩〕。梗印。又同日奉到廷寄，派崑充义和团練大臣。欽此。謹达。

長順为通知叶元庆駐扎伯都訥致嵩崑电〔六月〕十六日

嵩都护鉴：三姓水师营諒已到訥。請轉飭管带叶元庆，即在訥駐扎，守江守城；听候麾下調拨。〔长〕。銑印。

嵩崑被派充义和团練大臣后之謝恩折

〔七月初七日〕（日期据《嵩崑庚子辛丑日記》补）

奏为叩謝天恩，仰祈圣鉴事：

窃奴才于光緒廿六年六月廿三日承准軍机大臣字寄："吉林将軍长、署黑龙江将軍寿山、吉林副都統成、伯都訥副都統嵩，于光緒廿六年六月十六日奉上諭：'〔吉林〕黑龙江地方紧要，尤为俄人兵食来路，亟应扼守严防，以御要冲。該省营勇仅敷分布，势宜借团民以为之助，方足以厚兵力。著派吉林副都統成〔勳〕，伯都訥副都統嵩〔崑〕充义和团練大臣，会同长〔順〕，招集团民，認真操練，妥筹办理。黑龙江义和团民应否酌派团練大臣統带，〔并〕著寿〔山〕就該省情形一律筹办，以固边防。是为至要。将此由六百里加紧各諭令知之。欽此。'遵旨寄信前来。"奴才跪聆之下，仰見我皇上睿周詳，御侮防患之至意。当即恭設香案，望闕叩头謝恩。

伏念奴才渥荷陶鎔，深愧涓埃未报。乃訥地当冲要，正值俄人竄扰，筹备兵团，不时操練，昼夜巡防之际，适蒙欽命派充义和团練大臣。奴才遵即会同将軍长〔順〕，招集团民，認真操練。除将堵剿俄人、拆毁鉄路大概情形，另折奏聞外；刻下軍书旁午，城中尚賴安堵，以慰宸廑。奴才受恩深重，知識庸愚，惟有矢勤矢愼，益加奋勉，以效犬馬之劳，以期仰答高厚于万一。所有奴才感激下忱，理合恭折叩謝

天恩，伏乞圣鉴。謹奏。

嵩崑为招募拳民、拆毁鉄路暨嚴办江防折

〔七月初七日〕（日期据《嵩崑庚子辛丑日記》补）

奏为遵旨招募拳民，拆毁鉄路，暨严办江防各节，恭折具陈，仰祈圣鉴事：

窃查俄人創修鉄路，竭力經营，一旦失和，不能不开战事。奴才鎮守伯都訥，地居东三省之中，水陆交通，幅員辽闊，既无山林险要可守，复与鉄路各站匪遥。再四思維，非招練兵丹，不足以資保御。是以奴才先自捐廉招募步队五十名，又与吉林将軍长順函商，由訥兵丹內挑練步队六百名、馬队五十名、并指調練軍两营，暨水师炮船二支，在訥水陆严防；此办理防务之实在情形也。于六月廿三日奉到旨派义和团練大臣。欽此。遵即招募拳民四十余名，朝夕教練，以备御敌用。于是日奉上諭，飭令仿照义和团办法，先拆其鉄路等因。欽此。当即晓諭，不禁士夫拆毁鉄路；并出示严禁所属牲畜、米面等物，不准运出接济俄人兵食；此遵旨招募拳民、拆毁鉄路之大概情形也。

查伯都訥地方，南、北、西三面均系蒙界，三四[面]为曠野，无险可守；倘俄人犯境，关系匪輕。訥城械鈍兵单，实难布置，虽經长〔順〕拨有枪械，俱系抬枪洋炮，万不如洋械鋒利。事处万难，日夜焦思，毫无把握；惟有竭尽愚誠，見机而作，是即□之所克尽厥职者也。謹将严办江防、招募拳民、拆毁鉄路各緣由，理合恭折具陈。伏乞皇太后、皇上圣鉴。謹奏。

長順为調兵助攻陶賴昭致嵩崑电〔六月〕二十四日

伯都〔訥〕。嵩都护鉴：密。梗电悉。依巴两营总，請就近札調。現已飭駐扎长春之常貴一营，前往陶站助剿。知塔境危急，此間无队可以拨援；奈何！順。敬印。

長順为用柳筐中塡碎石、沉諸江底、阻止俄輪事致嵩崑咨文

〔六月〕

长帅为飞咨事：光緒〔二十六年六月〕廿一日亥刻，准黑龙江寿帅电开：三姓拦江关水中巨石，去岁冬俄人凿冰裹去，拉哈苏苏又被俄人据住，瓦里和屯我亦无兵，急应設法拦阻。已飭东路，会同三姓防营制兵，及貴省水师，或用笨船或用柳条編筐，中塡碎石，沉之江底，如河工办法，总以輪船不能往来为度。悬卽飞飭照办。同日刻又准电开：十八黑河开仗，当卽电达。旋据洋报：撻死俄廊俄統領各一員，兵二十余名。十九、二十迭战，因电綫阻，六百里飞咨。緣十九日卯刻，俄以六百馬队、大炮八尊，排列卡路山；正在对敌，忽由江开鉄甲輪三只，拖带六只，我急开炮，仅击毁头只，余船下駛去訖。午刻俄又出队数千，加炮二尊，子弹如雨。幸恆統領早挖深濠，崇統領紧对海兰泡裹击，战至戌刻，彼此收队。确探：俄兵在岸上死伤者百余名，在船者不知确数，我軍陣亡二名，受伤九名。二十日，俄伏兵不动，暗于沿江挖濠。崇統領描准俄兵聚处开炮，幸未虛发，伤俄兵及房屋不少。現俄仍伏，亟宜严防，并飭稳战，切勿貪功。惟下游最空，深恐登岸抄击；且哈尔滨心腹大患。頃据呼兰电：一面坡等处，火車暢行，俄兵絡繹不絕。敝处业已如此，万难挽回。乞垂念，速飭进攻，各等因。准〔此〕。

查江省与俄迭战迭胜，势已决裂，俄人不得逞于江省，难保不竄扰吉林，自应严备战守，絕其来路。查貴处江道，或相距甚近，或处处可通，載石沉江，使俄輪难以行駛，洵为要着。除密飭拆毁一面坡鉄路电綫，并調集重兵馳赴哈尔滨，会同江兵相机进攻，暨分别咨电外，相应备文由六百里加紧飞咨。为此合咨貴副都統，請煩查照，希卽轉飭所属，或备笨船，或置柳筐，装載碎石，沉諸江底，令俄輪不能行駛；一面飭令各队严加防守，幸勿延緩。望速施行。須至咨者。

嵩崑为助攻陶賴昭等事复長順电〔六月〕二十四日

鶴帅鉴：敬电悉。旨奉到，与將軍、成都护会同办理。敝处附近鉄道，已派队前往，諭知民間分段拆毁，陶驛俄馬兵，已遵电派巴营总、依营总，并到訥炮船守城队永志等，前往攻剿訖。再繹旨断絕俄人粮食牲畜，崑已遵旨发告示矣。崑印。敬。

長順为令教民反教等事致嵩崑电〔六月〕二十四日

伯都訥。嵩都护鉴：密函敬悉。前因姓（按指三姓，即依兰）防吃紧，已將水师留姓矣。西隆阿所領軍火，系十九起身，此时諒可解到。所获教匪过多，尽杀之亦覚不忍。請提訊該教匪等，如愿反教者，免其不死，然仍須拳董請神代决准否。倘不愿反教及神不准反教者，則是甘心从逆，杀之亦不为枉。順。敬。

長順为嵩崑奉旨派充义和团練大臣致嵩崑之賀电〔六月〕二十四日

〔伯都〕訥。嵩都护鉴：日前奉旨，以麾下与成都护为义和团練大臣，会同敝处办理，欣慰无量。先由电賀喜，容再函賀。惟恭繹旨意，系指通省而言，应如何会合[同]办理，务希酌示，再与成都护商办。貴处附近如有行輪鉄道，乞密派人間段拆毁为要。順。敬印。

嵩崑为催促速拆陶賴昭至哈尔濱鉄路等事复長順函〔七月初七日〕（日期据《嵩崑庚子辛丑日記》推算）

鶴汀仁兄將軍麾下：

适接来文內称，黑龙江寿眉峯之电与俄屡次开仗各情，均为一面坡鉄路水路之故，甚不得力。来文方拆一面坡鉄路电綫，办理极妙。惟自哈尔滨至陶賴昭之路，务速飭边練两軍速即拆燬为至要；不然俄人入吉界長驅而来也，切勿再緩。江中木排之路，弟已攻断矣。訥地均

沙，并无拳石。弟已于西拉河地方，安置拦江大鉄索，严办已約可无虞。此請升安。

嵩崑为請派兵拆毀鉄路等事复吉林新陈边練各軍总統、金州副都統明順[1]函〔七月初二日〕(日期据《嵩崑庚子辛丑日記》补)

遙睽英暉，时深葭溯。頃承鱗函，借慰鷗思。敬維月川仁兄大人祥征虎旅，智展龙韜，引瞻駿烈，曷胜讓騰。弟自忝任伯都〔訥〕以来，諸务尙称敉适。惟閱庫存軍械，每深焦灼，值此軍务吃紧之时，遇事諸多棘手。幸賴前經报請枪械五百件，不日可到，借此办理稍有就緒耳。弟几接电咨，江省与俄已竟失和，屢經接仗；我吉省仍任其鉄路往来，以致长春失机，弟殊不解其意。日昨探报：訥境陶驛，有俄馬兵二百余名在彼盘踞；电請将軍派队攻剿，未見复音。加以訥屬教匪，已被团民拿获，交弟看押，亦經函电請示将軍定夺，至今亦未奉复。幸江路俄人拖連木排，意在扼要接济，弟已剿除。若留鉄路，任其进兵，內患实深紧要。

昨接公牍，欣悉吾兄总統吉林新陈边練各軍。閱悉之下，曷胜欣慰。想我仁兄威名素著，老于戎行，自必除此俄氛矣。正在封函馳賀間，适接廷寄，派长帅、成都护、寿帅与弟为义和团練大臣，并断絕俄之粮米牲畜。弟欽遵之下，已竟出示訥境，不准商人私行販卖。且虑者：陶驛至哈尔滨鉄路电綫，未經拆燬，倘若俄人由此长驅入京，則吉省之咎戾誰尙复何辞。况弟奉旨专差之件，不可稍緩；亦經报請将軍速派边練各軍，速即拆毀此段鉄路，絕其来路。我兄旣权統制，应即速行，是为至要。仍望不弃葑菲，时惠八行，以广見聞。专此〔敬〕賀荣禧，祇請勛安不庄。

① 吉林新陈边練各軍总統、金州副都統明順，字月川，满洲正白旗人。

嵩崑致長順、成勳賀函〔六月〕

鶴汀仁兄将軍
建甫二弟都护大人麾下：

昨奉上諭，欣悉荣膺宠命，晉为义和团練大臣。敬維望隆中外，績著边封；久能上契宸衷，何愧特邀恩簡。以弟樗櫟庸材，乃亦幸附驥尾，渥荷龙光，聞命自天，悚惶无地。惟有敬听指揮，駑庸勉竭；何禁遙深忭舞，雀跃維般。爰凭鯉椷，恭賀鴻禧，敬請勛安，伏維鉴照不庄。

嵩崑为报告伯都訥义和团神童等事致長順函

敬再启者：

弟詳查本府及署中，絕不准奉教隐身其中，暗探消息，貽悞軍机为至要。弟之办法，仅能如此。詳繹諭旨，专以俄人兵食为虑，弟已出示遵旨严禁。昨賜电，不謂为通省，旨意并无通省字样，不敢妄干。訥城公事軍务，弟已夙夜心不停思，手不停揮，日須写三四千字，才力已然不及矣。以弟繹旨意，首重义和团練，各城得以保护，次要禁絕俄人兵食牲畜。弟于即日出示各处，禁卖俄人食物矣。

义和团神，弟府中有二童，甚为灵驗，諸事先知；弟亦誠心敬謹。昨攻木排一事，逐天主堂一事，已有神驗。先訥城謠传：奉天增祺与夏姓，受洋賄，私济洋人軍械；后果有其事。今神勇义和拳团練童子，已将各处洋人船支火車拆燬极多。今省城有揭帖流言，均为奉教鬼奴所传播，毫无疑义。弟城之拿天主堂，先一日，神师令拳童告知，来日辰刻，到永发和鋪，将其柴垛污物除下，継到教堂，童先身先直入，指人擒拿，街市平安，毫不惊惧。弟前一日焚香默祷，不必火攻，是以未持香火前往。又有利順恆鋪童子，亦練此拳。降神时，神师令将叫来，向該童先叩头，詢問你是奉何勅命，敢混乱天下耶！遂前糾扭。鋪中童子以二时[手]遮面，羞慚之状，遂归山矣。后擒木排洋人，神师云：此排易办，不用亲去。哈尔滨之燒，前一日，降神打拳毕，告知伏侍香

火之人云：你們副都統心甚虔，告其放心，尽心国事，我必保护。遂向东北方望空画符云燒。第三日，有由哈尔滨来人云：哈尔滨已燒矣。当教堂始拿，便告伏侍香火者云：告你副都統，重办方好。卜魁打仗，前一日，告知北方开仗，是胜仗；又向北画符。后聞洋人自焚伏烂磯矣。长春府之叛，前一日神师降坛，切齿甚恨；向东南指，摇头，跺足，未說話；第二日始云：寬城子有敗仗云，只好我派人前往救去。昨日圣帝誕辰，师云令二拳童前往焚香頂禮。拿教堂之后云，东北五里坨子、韮菜窝鋪，东荒教民不要紧之語；后亦无事。此时，訥城街市起敬供十字者，均改財神、皂[灶]王，皆称早經反教，愿入团練杀鬼子、神父，喧传不休；皂王馬卖至三四百錢一张。弟传諭街市，若果改邪归正，我不愿尽戮之，諭地方清淨，并无揭帖流言之事。并訥地教民事先有喧传委員內有奉教之人，可以保护大众，帮助洋人，不拆鉄路之謠；又謂省电局有洋人給哈尔滨打洋密电二次之謠。种种无稽之談，惑乱众心，統系长洋人志气，灭大清威风。然拳师屢言不怕該教匪等猖狂，有先逐內地洋教之語，早晚皆有除淨灭尽之言。此洋人之用兵，不过暫时劫数，不足畏也。然最妙不过之計，均使洋人自燒其房，卜魁使其自拆、自燒，伏烂磯使其自燒。特此又启。

嵩崑为交涉局委員王昌熾不令义和团拆鉄路等事致成勳函

再启者：前有兄給弟台与將軍信，乃交涉局委員王昌熾等擅用將軍排单封筒，內有將軍告示一张，并无咨文。王昌熾等信內，有令兄喻义和团勿拆鉄路之語，兄深詫异。訥城有云王昌熾即系奉教，其意不拆鉄路，留俄人到訥界生衅，可以保护韮菜坨子、苏家窝鋪、五里坨子各处教民之意。將軍受其欺蒙，所以鉄路不允拆燬，以致长春府敗仗。老燒[少]沟小輪，在江作渡来往洋人，以为寬城接济，江中木排联絡二十余里，上有洋兵把守，兄已派兵將洋人剿夺四名，木排截断，为阻寬城归路。現在陶站之洋队、教民生事，均因不拆鉄路之过也。奈何？兄已將此件，連王委員等原信、排单、原封筒，一并給將軍、吾

弟公信一封，迄今并未見二位給我回信，不知吾弟見此信否？来信示知为要。传言文件信函到省，将軍不能先見，蒙蔽已极；用此一人，貽悞如此。又云电局有丹国人名莫勒者，素諳俄文，給俄国密电二次之語。又有省来之鋪家云，将軍借洋銀鉅款充餉之語。謠传四起，皆因不动鉄路之故。以上各节，传聞如此，兄究未敢遽信，即請吾弟就近速为查明。倘交涉局內果有暗通洋人消息、并奉教者，大局即不可間矣。不然，兵貴神速，何我吉省独諸事从緩？非若輩从中阻隔，焉能若此！請吾弟查明，确示为感。兄又启。

長順致嵩崑电〔六月〕二十五日

嵩都护鉴：密。大咨敬悉。格排俄人，已飭五顆树水师往剿矣。陶驛洋队，亦电飭駐寬之常貴潞营速往，会同六統領、巴营总进城。塔告急。滨站容攻。此外实无余队梭以拨調。順。径。

嵩崑为請求补發軍火致長順电

鶴帅鉴：排木已断，陶驛已往剿，路諭拆。訥到軍火，与前諭不符；請即派員补照前数送訥。立待勿緩。

嵩崑为請求补發軍火致長順函

鶴汀仁兄将軍麾下：

至契不套。适接电报，內称木排一节，弟已派人間断，不至为患。陶驛之賊，当飭参領永志带馬步各队，会同依、巴两营总往剿，并飭炮船在江接应，以防南竄。是否得手，再为报聞。前聞奉民在訥所获教匪，俟过万寿庆典再为酌办。奉到旨意，謂吉江两省，实为俄人来食之源；刻已出示分别严禁在案。

惟本月念六日辰刻，經协領西隆阿运到軍火，实与原請之数，大不相符。伏查訥城地界，江以南即郭尔罗斯公蒙界，与长春府毗連；江以北即赴三姓、哈尔滨、呼兰等处要路；东界即訥站各道，与老沙[少]

沟、陶賴昭鉄路遙通；西界即沙荒草道，与奉省可届；四面受敌，防不胜防。幸江省寿帅扼彼来路，腹内之地，尙无鉅股大患。弟前备文請領之数，乃通盘筹算，布置江防一切，并未多領，亦深知省垣領軍火者非訥一处。然前蒙兄台亲批："均如所請"，并又添法得枪百杆；捧閲之下，感激五衷。何今发到之件，竟令弟大失所望，莫非訥界之羣生不必保护耶？如此掣肘，所办軍务，何不思东洋之叛有鉴于前歟？望吾兄无論如何作难，星夜派員押运前来，将弟前所請等械，照数补发，勿以弟作局外观也。祷甚，盼甚。肅此，敬請勛安，即希惠照不尽神馳依依。

敬再启者：适今西隆阿抵訥，弟已派馬步統領之差。彼此再三筹画，非再添練馬步队，不足防御。前領軍火既不敷分布，况再添队，更宜續領。請吾兄預筹为要。弟又及。

吉林全营翼長恆德为命令六統領赴訥駐扎事致伯都訥副都統衙門咨文

吉林全营翼长恆德为咨呈事：适奉总統諭："頃接訥城嵩都护电，請派边門駐队依营总及六統領、巴营总等馬队，分两路往陶賴昭站，与訥分头堵剿，等語。应将前已調拨六統領，带領所部，保护訥城等情，知会嵩都护。"等諭，奉此。

查統領前經調赴双城堡以东，与穆統領相机联絡，以便战守在案。刻下喀[哈]城各軍到齐，急应将六統領所部之队，刻行拔赴訥城一带，择要防堵；遇有洋人来往，即行相机迎剿，不可被其誘算。除照会統領六查照，速急馳赴該城择要防剿外，理合备文呈报。为此，合咨貴副都統衙門查照可也。須至咨呈者。

吉林將軍衙門为轉錄六月十八日上諭致伯都訥副都統衙門咨文（按此上諭亦見《义和团档案史料》上册，三〇一頁）〔六月〕

將軍衙門为咨行事：兵司案呈：本年六月二十四日承准軍机大

臣字寄："吉林将軍长：光緒二十六年六月十八日奉上諭：'长〔順〕奏，俄人兴修鉄路，陆續招致土夫甚多，如有战事，必致停工，設法安置，等語。三省土夫既〔有〕一二十万人之多，皆系內地良民，卽可設法收用。著长〔順〕会同团練大臣嵩〔崑〕、成勳，招集此項工人，陈說利害，仿照义和团民办法，先行拆燬俄人鉄路，使其防不胜防，以遏来路。至所請拨部庫銀四十万两，現在部庫支絀，需用浩繁，前亦有旨令各直省筹款接济京师，断无余款可以拨給外省，所請著毋庸議。值此衅端已开，軍情紧急，該将軍受恩深重，务当殫竭心力，就地筹餉，就餉練兵，妥为布置，勿得稍有疏虞。并将俄兵現在情形，随时馳奏。将此由六百里加紧諭令知之。欽此。'遵旨寄信前来。"相应咨行伯都訥副都統衙門查照可也。

長順为会攻哈尔濱致嵩崑电〔六月〕二十七日

伯〔都訥〕。嵩都护鉴：密。哈尔滨俄防日密，攻之不容稍緩。前已电請寿帅定期，并約庆云峯过江，未見复音；現又电催。麾下距呼(按指呼兰)稍近，如聞庆有过江之信，卽攻哈不远。务請密飭訥城各队加意严防，以杜窜扰。順。感印。

嵩崑为責备長順不發軍火等事致長順、成勳函

鶴汀仁兄将軍
建甫二弟都护 麾下：

六月廿七日来文，奉到諭旨，所謂土夫数万之多，均系內地良民。現在訥城来往甚多，稍有为难；弟均传来面陈开导，均安生，已过江者万余人，均急趋回津，并无一人滋事，在訥者土工可以无虞。又諭拆燬鉄路一节，弟廿七日晚接到諭旨，立卽将相識之广东唐潤田传来，〔唐〕乃修鉄路之大柜总管，深知拆法；又令鉄匠連夜打造大鍾、螺絲掰机器，弟自画图，面授作法。廿九日往哈尔滨西双城堡一带，或昼或夜，見路卽拆；派馬队六名远眺。吾兄所請之款，支絀难发，不必再

請，即将省城洋人所寄之款动用。再拆燬铁路之铁，值款甚鉅，不下千万，足敷此次兵費。就地筹款，恐民心搖动；再加委員措詞亦經失当，反为商人藐視，遺笑通省矣。愚昧之見未知可否。

敬再启者：适接威电，更形急迫，战在目前。訥城前領軍〔火〕，許而不发，恐訥城〔无法〕与洋人接仗耳！数年机器局所存之械，不知留待何人？似此掣肘，又不知主謀何人？国家疆土所关，竟至徒喚奈何！今又奉旨招集士夫，更应将何器械发給。訥至省城五六百里之遙，岂能一日赶到？实堪浩叹！倘弟能于此次儌天之幸，城存与存，砥定之日，即日具折回京，从兹遁迹山林、不蹈紅尘之险也。又启。

应領之械許而不发，欲招兵而无械。令云加意严防，兵有限而地寬敞，数百里之地将兵分布每里一人，一經击窜，岂能严防耶？或天怜忠直，儌幸无事，亦未可定。又威电。

再，弟当日来訥請訓时，面奉皇太后懿旨云："你此次出去做官仍照得罪人做官之諭。"不料得罪人，竟在此次軍务。有关朝廷疆土之事，得罪同寅，发此愚直忠悃，恕罪恕罪。不恕亦可。

前經来信，所領之械已照如所請，立即传諭旗佐連挑兵丹三百名，用云者士枪者，馬队一百名。昨見領械不足，已遣散矣。遺笑通城，徒喚奈何！

署黑龍江將軍寿山为建議民間多造抬槍、土葯致嵩崑电
〔六月〕二十七日

伯都〔訥〕。嵩大臣鉴：团練器械，貴处亦恐不敷，祈轉諸色人等，准其自造抬枪，并多备土葯为要。弟山。感印。

嵩崑为責备長順不發軍火等事复寿山电〔六月〕二十七日

眉帅将軍鉴：感电悉。弟向省領械，鶴帅許而不发。弟尚敢与洋人打仗？将来窜入訥境，有兵七百，弟尽力严防，力所能为，不敢观望。崑。感印。

嵩崑为拆鉄路等事給唐潤田、富慶札

六月廿七日本大臣奉到上諭："著长順会同团練大臣嵩、成勳，仿照义和团民办法，先行拆燬鉄路，使其防不胜防，以遏来路"等語。本大臣既經遵旨，应即設法办理。今遣广东监生唐潤田同馬队富庆等，前往商酌办理。沿路遇有各队軍民人等，一体遵照、勿违。再大雨时行之时，遇有雷电，远避二里开外为要。切切此札。

統領六十一为遵調駐扎訥境五家站、三家子呈嵩崑文

統領六十一为呈报事：竊职于六月二十六日申刻，接准翼长五百里照会，內开："适奉总統論：'頃接訥城嵩都护电，請派边門駐队依营总及六統領、巴营总等馬队，分两路往陶賴昭站，与訥分头堵剿，等語。应将前已調拨六統領，带領所部保护訥城等情，知会嵩都护。'等諭。奉此。查該統領前經調赴双城堡以东，与穆統領相机联絡以便战守在案。刻下喀［哈］城各軍到齐，急应将六統領所部之队，刻行拨赴訥城一代［带］择要防堵，遇有洋人来往，即行相机迎剿，不可被其誘算。除咨呈訥城都护查照外，相应备文照会貴統領查照，速急馳赴該城，择要防剿可也。"等因，照飭前来。准此。职随飭前經調往长春岭駐扎之訥起委营总巴英額，带領所部头三步两个扎兰，星夜調赴五家站防剿；职带領差占官兵及訥起四五两个扎兰馬步队，拨赴陶賴昭站迤西三家子地方，以便战守。除呈报翼长核夺，及飭訥起巴营总遵照外，查陶賴昭站南小城子地方，尙有俄兵二三百名，已凿围以备战守。职将馬步各軍暂行指調五家站、三家子等处駐守，迎头堵剿。可否之处，应即由五百里飞行呈請。为此，合呈副宪麾下鉴核，示遵施行。須至呈者。

吉林交涉总局致嵩崑函

书农都护大人閣下，敬启者：

現在中俄势已决裂，各处鉄路停工，此項土夫綜計何止数万人，若不及早安排，势必流而为匪；更恐俄人餌以重利，用作前驅，为患尤烈。玆特送上解散土夫告示一百紙，請于鉄路佐近一带迅速张貼，多多詃善；以期离間其心，庶以彼之矛刺彼之盾，消內患、御外侮，倘亦一举两得之道乎。此布，敬請勛安。交涉总局公启。附送告示一百张。

嵩崑致長順、成勳电〔六月〕二十八日

鶴、建二大臣鉴：陶驛俄扰甚，請厚兵攻，必胜无疑。〔崑〕。俭印。

寿山致嵩崑电〔六月〕二十八日

嵩大臣鉴：吉林枪械甚多，外鎮公款聞有二百余万，俄人又交到公司銀百万两，想非子虛；較江省餉械俱絀，而难易霄壤。尊处为三省适中之地，水陆通衢，最得形胜，奉吉要道均萃于此。唯乞再商长帅多拨枪炮，速添劲旅，中权扼要，尊处势壮三省，声气灵通矣。統希卓裁，速办为幸。山。俭。

嵩崑复寿山电〔六月〕二十九日

眉帅大臣鉴：俭电悉。吉省局械滿庫，吝放；存洋銀，人共知。崑城至要地，請械不发，或恐招兵。复要械信已去四日，不回音。緩我待洋，奈何？弟奉旨已派人硬拆哈尔滨南鉄道矣。崑。豏印。

嵩崑为埋怨長順不發軍火致寿山函〔六月〕

眉峯仁兄将軍麾下：

頃奉电章，时殷露頌，就諗勛隆中外，績著边疆为慰，以祝。弟前接两电，得悉貴省与俄接仗，沉其兵輪二艘，大获全胜，聞之不胜以手加額，欽佩之至。幷見閣下与长帅电商，令攻哈尔滨之計，实为兵貴神速，一鼓作气，卽可扫蕩尘氛，为天下之大快也。不意回电尙有从

緩字样，弟已憤懣无及。今又續此电，謂訥地居两省之間，宜重兵以扼其要，所見甚是。但敝处庫存軍械不足五百件，实不堪用者多。弟于六月初間备文請領，不知长帅何意批准"照如所請"，后竟不发；咨电并催，发到不过請領之少半。无可如何，弟又自行捐廉购买刀矛等件，并旗帜号衣五十分，先行挑齐五十名，后又添練五百五十名；拟多挑无械而止，实堪貽笑。刻下弟万分焦灼，无計可施，只可将吾兄来电之意，弟再加函商，詳陈利害，倘能重兵抵訥，弟必会合貴軍以破哈逆，大局幸甚，天下幸甚。肃此敬复，即請勛安，唯希捷照不备。

再启者：弟未覘鴻范，依慕实深，我弟兄素未識荆，眉翁老兄深所欽佩，自此次卜魁兵事，弟耳聞閱电，老兄台勇敢向前，忠悃达天，若皆如我兄，俄逆何愁尽戮耶！弟秉性愚直，止有一腔渾血，只知有国，不知显貴，不知权要，視貪污齷齪者蔑如也；所以前在貴州被人暗伤，今又来訥，复遇此等棘手之件，乃命也。兄台問文朗臣五弟、薩吉亭都护，則知弟之愚魯也。弟将近日与鶴帅信件抄录呈閱，便知顛末。又及。

嵩崑为請求速拆鉄路复張渭函〔六月〕

小川仁兄大人閣下：

頃奉手书，恍如面罄，就諗随时筹策，撫序懋修，为慰。弟于月之念九日接到来函，得悉貴处始获俄逆一名，业已正法；継又經練勇拿获数名，实深欽佩。但刻下陶驛竄扰之俄兵集聚二三百名，擄掠焚燒，为害匪浅。推原其故，皆縁由哈迤南之鉄路，一日不經拆燬，一日即为俄兵进退之区。昨已奉旨飭令仿照义和拳法，乘彼防不胜防之际，迅速传諭令貴属各鎮乡团，遇有鉄路赶即拆毁。〔崑〕处业已派人前往，并諭无論士工庶民人等，有能拆鉄一条者，賞洋一元；杀俄人一名者，賞銀十两；杀人并获馬匹軍械者，賞銀五十两。〔崑〕聞呼兰亦有此行知，望速照办，愈速愈妙。令一行，想不日剿灭矣。此复，即請勛安，諸唯爱照不旣。

嵩崑令軍民速拆鉄路告示〔六月〕

为晓論事：

本大臣于六月二十七日又奉皇上諭旨，令諭所散土工、各乡屯旗民人等，速拆各城洋人鉄路之諭。本大臣欽遵諭旨，示諭尔軍民、鉄路土工，速拆俄人在各城所修之鉄路。倘洋人持械〔保〕护，尔軍民土工人等或擒或杀，任尔等办理，官不过問；而〔嘉〕賞尔等保国之功。拆下之鉄，任尔等自行分用，勿許彼此爭鉄生事。再各乡团遇有洋人，任尔等擒获杀戮，勿留余孽。此諭。（交兵司速办，告示行各城）

帮带水師营防御金貴为拆毁鉄路呈嵩崑文〔六月〕

帮带水师营防御金貴謹稟：都护大人麾下鈞安。敬稟者：窃职奉札派往五棵树填扎，于月之廿五日晚間接奉五百里札文，緣以陶驛南城子等处有洋人二百余名，現派各队前往該处剿灭；着职督率炮船二支，馳往陶驛南江堵御。于廿六日由李家坨子奔往逊札保站，与委营总巴英額、委参領永志晤面，商議会合堵剿。随于廿八日职等带队馳抵該处。洋人聞信，于廿七日連夜乘載火車往哈尔滨逃往去訖。即經附近鉄路居民将附道陶站一代［带］桥梁，俱〔行〕燒燬，分取鉄件木料等情。职詳查鉄价昂貴，省垣遇有鑄造軍器，軍宪俱由上海購买，載运尤艰；是以合将此次燒燬鉄路所有鉄路以上鋪地鉄条木料等件，犹恐民間偸拆，現着段按段派人看守。职所带炮船或在陶站南江听調，抑或回五棵树巡防？合将大概情形，理合具稟陈明。虔請鈞安，敬候示复。伏乞垂鉴。职金貴謹稟。

統領六十一为报告軍情呈嵩崑文

吉林伯都訥統領六十一为呈报事：窃职前奉翼长照会內开，除原文減叙外，飭职刻行拔赴訥城一带择要防剿等情。职遵奉业将各队，并职带領差占官兵，分布頓扎，以备攻剿。前已呈报在案。惟查陶驛

迤南南城子、老少沟等处，現有洋人三五百名，由鉄路哈尔滨来往窜越，至于附近村鎮，非搶卽杀，誠为吃紧之区。职刻将各队調齐，卽行合力攻剿。

复于二十七日午刻接准阿勒楚喀副都統衙門照会内开：左司案呈：本月二十四日戌刻准欽命将軍长飞咨內开：（吉林将軍长順咨文見 218 頁，此处删去）等因，飞咨前来。准此。除飞行照会前往东路調拨其队去之靖边新軍統領么培珍遵照省文事理，刻卽带領所部各营队伍，就近务将一面坡山里凡有鉄路綫杆，由彼一律拆毁，速急領队来阿，听候相机进剿，勿稍延悞；并札綀軍統領穆隆阿遵照，刻将各队整齐，听候相机进剿；及飞札拉林协領遵照文內事理，設法制止俄輪行駛，严加防守，勿稍延緩。除咨报将軍衙門查核外，相应呈請照会吉林伯都訥等处綀軍統領六查照。刻将所部各軍星速整齐，带赴哈尔滨择要暂扎，听候定期进剿勿悞等情，照飭前来。

除呈复阿勒楚喀副都統衙門查核外，惟职于二十七日戌刻在于三家子地方，将馬步各队調齐，一面飭派訥起二扎兰委官永山、四扎兰委驍騎校明伦、差占防御隆魁等，带兵馳往偵探；一面分扎委营总巴英額、委参領永志，以及訥城保安营哨官永海、哨长托璋阿等，带馬步队分路进剿。职督飭各該馬步队官兵正在馳往攻堵間，旋据委防御隆魁等探明声复：南城子并江西老少沟洋人，聞风心怯，于二十七日戌刻时分均由鉄路逃往哈尔滨等情。职于二十八日带队抵至陶驛，遂派委参領永志、英祥，带兵由南城馳往江西老少沟洋站一带，严加搜查，是否有无俄逆潛逃，据实查明声复。卽于是日有水师营帮带金貴，由沿江乘坐炮船，并四起营总依升阿，带队均已抵至陶驛，与职晤面。后旋据委参領永志、英祥由江西旋回，声称江西老少沟洋站俄逆，于二十七日夜間，过江逃往哈尔滨，仅見江岸边有輪船二支現被水沉落，并无窜扰洋人等情。据查俄逆虽系潛逃哈尔滨，难免不无复由鉄路来往窜越。除札委营总巴英額带領三扎兰步队，仍在陶驛一带暂扎，不时派兵严加偵探堵緝，及飭四起委营总依升阿带領馬步各

队，暂扎五棵树、吴金屯沿江一带，常川梭巡，毋令窜越外，职随派委防御隆魁带兵，刻将南城子洋房及铁路綫杆均行烧毁拆断。又饬五扎兰委参领西良阿，由陶驛以北小五号起，至珠尔山一带铁路，遇桥则烧，綫杆则拆；并暂駐兰凌河沿防守，以遏其洋人之来路。复查訥城最为空虚，又兼东北地面更属辽闊，亦无防守之队；仍饬二扎兰委参領永志，并保安营哨官永海等，带領馬步各队，由长春岭一带梭巡旋城駐守，以資保卫。

又于二十八日酉刻，接准阿勒楚喀副都統衙門会文內开，減叙外，照会貴統領查照，仍旧駐扎听候，毋庸拨赴哈尔滨等因。准此。职于二十九日带領差占官兵，奔往伊家店、兰凌河一带，严加防堵，以备听候之处。除呈报翼长查核外，合将职带队焚毁铁路洋房、拆断綫杆、分饬各队暂扎处所各緣由，备文呈报。为此，合呈伯都訥副都統，請煩查核施行。須至呈者。

嵩崑为陶賴昭俄兵遁回哈尔滨致長順电〔七月〕初一日

鶴帅鉴：陶站俄兵見我队，于念七遁往哈。铁路已拆，桥〔已〕烧。弟已派人拆拉林大桥，防彼复来。嵩。先印。

寿山主張向長順硬要餉械致嵩崑电〔七月〕初一日

嵩大臣鉴：电悉。使拆铁路，忠憤果决，欽佩无极。前接尊电，业于长帅处請拨軍械接济貴城，以期联絡吉江两有裨益。但时事如此，兄可派員晋省，守催餉械，不妨硬要。刻下陶站尚有俄人否？望速示知为盼。业信已代达，祈勿念。弟山。东印。

嵩崑复寿山电〔七月〕初二日

寿帅将軍鉴：东电悉。代請长帅接济敝城器械，合城生灵感甚。昨又行文，即遵示派人即往省領。陶站已派兵将洋人逐去归哈。铁路已拆。又派人往拆拉林桥。崑。冬印。

嵩崑令帶炮船在老少溝一帶巡邏給金貴札

欽差义和团練大臣伯都訥副都統嵩为札飭事：于七月初二日据帮带靖边后路水师营开复花翎佐領防御金貴禀称："窃职奉派会合各队攻击陶驛小城子俄逆，不料該俄逆聞信，廿七日乘夜逃往哈尔滨訖。随經鉄路居民，将陶站一带鉄路及桥梁逐一烧毁，分取鉄件木料。职查鉄价昂貴，省垣需鉄，俱由上海購买，是以将鉄路之木鉄著站看守。职所代[带]炮船听調"等情，前来。

查俄兵此次虽遁，該逆鬼計叵測，难免不无复行竄扰；仍飭該靖边水师营帮带金貴，代[带]炮船二支，仍在老沙［少］沟一带梭巡，遇事飞速呈报。并将拆下鉄件，該帮带传飭鉄路附近之乡、地，眼同埋存，以俟軍务稍松，再为酌核办理之处。相应札飭帮代[带]靖边后路水师营开复花翎尽先佐領防御金貴遵照可也。

嵩崑为長順不發軍火等事致明順函

月川仁兄大人閣下，拜启者：

昨具寸函，諒邀青鉴。当此蒿目时艰，想已愿为保卫朝廷也。自古用兵之法，披抗搗虚，形隔势尽，一定不易之理。訥城临江，四望沙滩，若无重兵利器，万不能守；虽十岁赤子，未为不明。将軍为左右把持蒙蔽，暗服鴆毒，始则力保鉄路，使自哈尔滨至老烧［少］沟，任意来軍火、聚兵馬，以致有长春阮营官陣亡之役。若非弟节断木排，早大股自长春路入京矣。弟深知节木排之事，大拂将軍左右之意，将軍左右对不起俄人；此第一将軍与訥城有隙之隐。第临水小筏漁戶，自古兵家之忌，虽步卒亦应知之，况将軍乎！故来复电云有"排排皆有軍火耶？"故作延緩之詞。弟一看此光景，只得先派兵堵剿，以清江路。

将軍为委員蒙蔽，不拆鉄路，京中或必有所聞，何以忽传拆路之諭旨耶？两国相爭，首先开濠节路，塞井拆桥，此兵书十三要所載，将

軍又未知耶？用兵之計，敌人有信，公中广众拆閱；敌人来使，合营同見；此兵书所載；而将軍为达呢尔存銀，何以不行知外城耶？宋华元劫子反，何常非声言大众皆知七日之粮；而将軍或未讀过左传耶？接济敌人，不发軍火，此軍家第四奸謀，韓信使反間，曾用此謀，八千子弟付之烏江，霸王項羽虽勇，竟无可如何。今将軍不給訥城軍火，即受此条奸計，使坑訥城数万生命，必至疆土有失，又不明将軍是何意見？

哈尔滨已为寿将軍所困，来电愿与将軍合剿。将軍去电則曰"从緩"，眞将軍主意耶？不过为左右恫喝耳！不但不肯合力攻哈，依然仍留鉄路，任其往来，是知不可而为之者。今旨意命拆鉄路，若輩无可如何，交涉局只能設法給弟来信，令散土工。奉旨：令土工設法如义和拳法拆鉄路；該委員等胆敢以散工为詞，明曰散土工，暗即釜底抽薪之法，以济洋人。

即如訥領軍火一节，日前弟破釜沉舟，語直气壮，想将軍、建甫二公必即日回电；迄今四五日之久，回信全无，莫非視办軍务之副都統与欽派之大臣，亦同謀缺、謀差之属員耶？何将軍妄自尊大如此！恐长鶴汀六十余岁之人，当差几十年，受皇上格外殊恩，不至如此糊涂。恐此輩恃宠委員，不使其見此信耳。軍火之事，緩以待敌，倘有貽悞，是誰之过耶？

弟年近七十之人，非希冀升官发財、势利熏心、无恥之輩，我旗人世受朝廷豢养厚恩，用在一时之际，焉能不竭力报効、稍尽万一耳！此請升安。愚弟〔萬崑〕頓首。

寿山为軍队联絡事致萬崑电〔七月〕初二日

萬大臣鉴：冬电悉。敝处拨駐三岔江口一营，已赴东路助剿，現又另拨一营，請飭尊队联絡一气。弟山。冬印。

長順請令伯都訥廳、双城旗民各署拆毁鉄路致嵩崑电

〔七月〕初二日

嵩大臣鉴：电悉。頃接长春电，探老沙鍋东西岸俄人，均乘火車赴滨，俄房业已烧毁等語。請就近轉飭伯都訥厅（編者按：即今吉林榆树县）并双城旗民各署，赶紧毁其車路，以杜再来。順。冬印。

寿山請催吉軍攻哈尔濱致嵩崑电 〔七月〕初二日

嵩大臣鉴：逐俄归哈，聚而歼旃，甚善。但庆都护、定統領业已开仗，江軍渡江夹击，首尾恐难相顾，已飭駐扎三岔河之一营，带炮前往援应矣。惟哈尔滨俄既据我腹地死守勿窜，均属堪虞。尙乞轉催吉軍，合力攻击，不胜切祷。山。冬印。

嵩崑为拆鉄路及拉林大桥事复長順电 〔七月〕初二日

鶴帅鉴：冬电悉。"俄遁路拆"先电見否？已派人往拆拉林大桥去訖。遵电轉飭訥厅、双城各署，紧拆鉄路矣。〔崑〕。冬印。

嵩崑为訥东長春嶺等处有教匪事致寿山电 〔七月〕初三日

寿帅鉴：訥仅一营，派往三岔河一哨，与貴軍联絡。訥东长春岭、韭菜坨子地方，有教匪男女三百余名，弟拨往一哨以备蠢动。恐其队单，又調統領六十一亦往長春岭駐守，与哈尔滨亦能援应。城只三哨护守。〔崑〕。印。

張涓为吉林西界官軍失利、各鄉团擒獲洋兵事稟嵩崑帖

再稟者：

廿四日接奉手札，飭令协击陶賴昭佐近俄兵二百余名，当派西南各乡团带勇，会同官兵沿江堵剿，业用排单四百里稟复在案。玆于廿六日戌刻，据差出偵探声称：俄兵五十余名，廿四日在吉林府界西四

孤家子等处,与驍勇营打仗,蓝营官失利。該俄夷逃赴江东,被伯都西南乡义勇团右营节节堵御,擒获洋兵七名,交驍勇营矣。肃此。受业渭又禀。(原批"此事应查")

嵩崑为軍火事致長順电 七月初四日

鶴帅鉴:江电悉。械既卒不发,訥兵自单难守,非崑所深知,只好听天。因国家大局,情急冒言,祈恕。〔崑〕。支印。

長順辩解攻哈尔濱之兵未齐事复嵩崑电 〔七月〕初三日

伯。嵩都护鉴:昨今各电均悉。俄不分守老少沟为犄角势,卽屬失計无知。吉省兵力实单,練軍分布各城各集鎮,新軍沿途散布千余里,調集之难,固无論已。边軍除分防各边外,省中仅止亲軍三营,亦多調出;卽現时亲募之队,虽已稍有头緒,而不教之民,安能驅之使战?攻哈之队,至今未齐,职是故也。

前派么統带調集新軍三营,今据呈报,該軍前营管带暨中左两哨、前哨半哨,被俄围在田家烧鍋,現带右营設法接救;果大臣以未經接到公牍,业已回省;后路右营及穆統領所部,又为鈕都护留住;驍勇之营,聞甫經开拔,現均已飞札严催。此次調队,因哈电时断,文报多阻,不免愈形迟滞,然文电已厚积尺許矣。先电早見,現拆拉林大桥,較之毁路,尤为得計,佩服!佩服!前託轉飭伯都訥厅幷双城旗民各署毁路一节,以貴处相距較近,免致耽延,无他意也。順。江印。

寿山因攻哈尔濱失利致嵩崑电 〔七月〕初四日丑时

嵩大臣鉴:頃接〔呼〕兰电:"我軍攻哈不利,沿江渡口,已被敌占,敌輪上駛,深恐靠岸,我兵力单,吉軍仍无动作,兰城危急"等因。呼兰与貴城唇齿相依,亦大局所系,如有不測,百万生灵,国家根本去矣!敝省兵力三路分拨,省中現无大队。閣下公忠体国,务乞伏念大局,速飭队伍,截其上駛;幷飞飭吉軍,合力进剿,扰其后路。千悬万祷!

山。支丑。

嵩崑致寿山电〔七月〕初四日

寿帅鉴：长帅来电支吾，訥械卒不发；想恐訥貪功进剿。現将来电轉吉，肯否合攻，毫无把握。〔崑〕。支印。

呼兰副都統倭克金泰①为請派义和团助攻哈尔濱俄軍致嵩崑电〔七月〕初四日

伯。千急。嵩都护鉴：哈尔滨賊势猖狂，屡攻不利。务望尊处速拨义和团前来助剿，共除俄孽，力扶大局。切盼，切要！候电复。泰。支印。

嵩崑为請速派兵助江省攻哈尔濱俄軍致長順电〔七月〕初四日

长帅鉴：頃据呼兰倭都护千急电称："哈尔滨賊势猖狂，屡攻不利。务望尊处速拨义和团前来助剿，共除俄孽，力扶大局，切盼，切要！候电复"等因。查弟城虽招有拳童五十名，仅三名覚験，余練日浅；祈由省城速拨援剿为祷。再訥界教民，聚集訥东苏家窝堡三百余名，遵示派員劝导，坚不改悔。請夺。候电复。〔崑〕。支印。

長順为"省无精团"可撥复嵩崑电〔七月〕初四日

伯。嵩大臣鉴：支电悉。頃接鈕都护②函，新軍現已与俄接仗，前营业已救出，現尚严陣相待等語。是吉軍亦攻哈矣。义和团操練日浅，省无精团；惟奉天所拨法师，带拳二十四人，不日可到。俟到后，与成大臣商酌拨往。此时教民麕聚，无非为畏拿起見，既不宜击之太蹙，亦不宜养癰貽患，仍望酌量办理。順。支印。

① 黑龙江呼兰副都統倭克金泰，滿洲正蓝旗人。
② 吉林阿勒楚喀副都統鈕楞額，字凌岩，滿洲正白旗人。

嵩崑为无法派团援呼兰复倭克金泰电〔七月〕初四日

倭都护鉴：支电悉。敝訥夆董只三名，依其守城。兰、訥唇齿，貴处危急，訥亦戒严。已电商长帅拨奉夆到，不日往助矣。〔崑〕。支印。

嵩崑复長順电〔七月〕初四日

鶴帅鉴：支电悉。鈕都护接仗，吉軍攻哈，可助寿帅。兰請夆师，已复。教民安置，鄙意相同，遵办。〔崑〕。支印。

嵩崑致寿山电〔七月初四日〕

寿帅鉴：頃接长帅电称，吉軍亦攻哈矣。

寿山拟將嵩崑長順往来函件抄呈"御覽"致嵩崑电〔七月〕初四日

嵩大臣鉴：吉軍屡約攻哈，公然不到。貴城地当冲要，如何不早布置？彼此为难情形，及尊处与长帅之函，拟并詳述，抄呈御覽，可否？乞示。山。支。

嵩崑为同意將信呈"御覽"复寿山电〔七月〕初五日

寿帅鉴：昨接长帅来电，內称攻哈之兵未齐；昨日来电，有吉軍攻哈語。信呈御覽亦可，有关疆土，弟始有激烈之函。〔崑〕。微印。

寿山为呼兰危在旦夕致嵩崑电〔七月〕初四日

嵩大臣鉴：我軍江南失利，敌已登岸，呼兰危在旦夕；尊处切宜严防为要。增帅已由怀德派队三营来援，径赴貴城。乞探明、示知。山。支。

寿山为呼兰危急催援致嵩崑、長順、增祺、晋昌电

〔七月〕初四日寅时

嵩大臣、长、增、晋帅鉴：攻哈吉兵未到。旣已深入，且誤認俄为吉兵，保营官陣亡，我軍失利。俄輪四支，业西竄，呼兰、伯都危在旦夕。敝城运枪委員及奉省新募之队，行抵何处？务祈严催由草道前进。并恳設法援应为恳。山。支寅。

嵩崑复寿山电〔七月〕初五日

寿帅鉴：誤認吉軍，必以吉軍往援，以致失利誤伤，可憫！敝城之危，早在意料，不能招兵，听天而已！〔崑〕。微印。

長順为攻哈失利事复寿山电〔七月〕初五日

嵩大人飞递寿帅鉴：冬、支、寅、戌四电同时到，均悉。敝部在哈开仗，将新軍前营两哨半救出，我兵伤八名，現尙开仗，不知胜負如何。貴軍由西南攻，頗得地势。保营官以誤認俄为吉軍，竟至陣亡，不胜可怜！大約此时敝部在香房(編者按：香坊在哈尔滨之南)开仗，无暇救援也。两省合力齐攻，必須先定期，先約口号，方免誤認；此事实彼此疏忽，不必言矣。敌攻呼兰，卽所以救哈，其意未敢遽离哈地。現在鈕都护与驍勇营陆續到哈，与俄开仗数次，敝部到齐，而貴部收回，兵力太单，如之奈何？貴处运枪委員尙未拨到，已飭西站查矣。順。微。

嵩崑令土工星夜來訥挖城濠事給唐依昌札

欽差义和团練大臣鎭守伯都訥副都統嵩，为札飭赶紧旋城事：兹据拆鉄路之委員监生唐依昌等来稟，已悉。現在訥城預挖城濠，以防寇敌，需用土夫工役。合亟札飭监生唐依昌等遵照，刻卽带領土工人等，星夜来城，以听挖城濠之遣用；并将馬队速速撤回。切切，特札。

嵩崑請派兵援訥致長順电〔七月〕初五日

长帅鉴：頃接江省之电："兰城攻哈失利，〔俄〕已上駛輪船四只，务速堵剿"等情。查弟城因械少，練兵不多，恐难抵御，应請兄台速拨大队援应。至領器械，时下发否？候电复。〔崑〕印。

嵩崑为指責長順不發軍火不拆鉄路等事致寿山函〔七月〕

眉峯仁兄将軍麾下：頓启者：

奉到四电，敬悉一切。弟小供貴兵食粮，尙蒙齿及，慚甚。哈軍深入，必系俄人援赵易汉帜之計，保营官誤訆吉援，以致失利，誠堪悲憫！

吉軍按兵，諸事延緩，其中或有用意，不然何以掣肘如此。各城防敌之計，必須兵足器利，始克应敌。胜敗乃軍家之常，何以不发軍械，一定束手待敌，令俄可胜而我必負也！此第一接济俄人之要着也。

再，鉄路未經奉旨以前，国人皆曰鉄路一日不拆，即留俄人后来添兵运械之大患，而长帅犹将鉄路附近之兵紛紛調远，故俄昼夜往来，毫无拦阻，以致长春阮营官陣亡之警。〔既〕已如此，宜速拆之，以絕再来，不意仍行延宕，幷有上次保鉄路告示，到处张貼。而老少沟俄馬队集聚二三百人，竟至杀掠焚烧，逞其凶恶矣。弟一面調队，一面往捕，幸賴无恙，我兵至而彼遁入哈矣。

至俄人在訥界大放木排，接連横江，計三十余段，以为长春府往来大路，虽千軍万馬可作桥渡。弟查明确，电知长帅，恐有軍械等語；而将軍来电故作延緩之詞曰："俄人木排，按排均有軍械耶？"弟看其延緩待敌，立派兵往擒俄兵二名，斬首，击毙二名，落水，并将木排截断上岸；恐俄人由火車来大兵，渡木排，越长春府，由热河长驅寇京，是誰之咎也。故会商硬断此排。不意此举竟大拂交涉局員之意。

后經奉旨，令士工仿照义和拳法拆燬鉄路；而交涉委員忽来无名

公牍，令弟遣散沿途土工，是恐土工拆毁鉄路也。奉旨之件，尙敢如此，长帅被若輩之蒙蔽已可見矣。然該員等計无所出，旣不能保护鉄路，又无以对俄人之餽，只能勒掯訥城軍火不发，不能接仗，自然束手待毙，以释若輩之恨。現在呼兰告急，弟欲派兵往援，而无措手之兵，徒喚奈何耳！肃此，敬請勛安，卽祈捷照不旣。

嵩崑致長順、成勳电〔七月〕初五日

鶴帅、成大臣鉴：微电悉。兵临城，始发械。械先到，或支持；械后到，无可說！已将来电轉倭都护矣。崑。微印。

長順、成勳为派义和团百名往援呼兰致倭克金泰电
〔七月〕初五日

嵩大臣請轉倭都护鉴：頃将吉林各边各处危急、无兵救援、实难分兵协助情形，电达清听。現已由省城挑选义和团百名，交彭坛长带同前往呼兰协助，明日卽可起程，先此电聞。順、勳。微印。

長順为拟派兵援訥、軍火卽將撥运，及琿春、三姓危急，寗古塔被圍事致嵩崑电〔七月〕初五日

嵩大臣鉴：微电悉。現値水涨，俄輪暢行，凡瀕江各城均属可虑。前已飭新募銳胜五营开赶阿什河①，現拟飭分赴伯〔都訥〕双〔城〕〔阿什〕河三城，以資扼守。至〔軍〕器軍火一节，因明总統向充翼长、統領，于地方情形熟悉，是以归总統經理。近来各营、各城、各民署、各民团請械者，紛至沓来；并奉省、江省亦屡来电商接济，几至不敷分拨。現又从总統处要到公事，飭机器局通籌分拨矣，不日卽可拨运。新軍攻哈，开仗数次，毙俄七八十名，我兵陣亡二十余名，現尙严陣相对，急待添兵协助。塔城②被围。琿春已开仗数次，先后毙俄二百余名，不

① 阿什河即今之阿城，在哈尔滨东南八十二里，阿克楚喀副都統駐此。
② 塔城，即宁古塔，今黑龙江宁安县。

料中路炮台震裂，几至不守；頃电綫忽絕，不知何故。姓①防已失，勇搶良民，統領受伤（原注：周宝霖伤，勇入城搶鋪之时），城亦危在旦夕。实深焦灼。順。微印。

長順、成勳为已給伯都訥义和团籌銀三千兩致嵩崑咨文

七月初三日

吉林將軍長、副都統成为飞咨事：案查前奉諭旨："著派吉林副都統成、伯都訥副都統嵩，充义和团練大臣，会同长招集民团，認眞操練，妥籌办理"等因。欽此。当經恭录咨行在案。查天津、大沽、紫竹林之战，所有助战之义和团民，不用国家一兵，不糜国家一餉，以卫社稷，业經奉旨嘉奖。其忠义之忱，昭昭在人耳目。今既奉旨招練，虽为各处营勇不敷战守，借此以輔兵力之不足，无須按名給餉，与練兵情形不同。惟設坛祈祷所需銀两等件，均須籌款置买，所有应需一切經費，自应由省籌拨以济要需。除札飭戶司籌銀三千两，派員解往呈交外，相应备文咨行。为此飞咨貴副都統查照，于接收銀两到日，望速見复，須至咨者。（編者按：嵩崑在书眉批曰："将軍为义和团籌銀三千两，甚妥。"又批曰："派員解銀送訥，恐无此事。"）

吉林將軍衙門为三千兩銀子抵賬事致伯都訥副都統衙門咨文

〔原注〕七月初六日

將軍衙門为咨行事：戶司案呈：于本年六月二十九日适奉軍、副宪札开："案查前奉諭旨：'著派吉林副都統成、伯都訥副都統嵩，充义和团練大臣，会同长招集民团，認眞操練，妥籌办理'等因。欽此。当經恭录札飭在案。查天津、大沽、紫竹林之战，所有助战之义和团民，不用国家一兵，不糜国家一餉，以卫社稷，业經奉旨嘉奖。其忠义之忱，昭昭在人耳目。今既奉旨招練，虽为各处营勇不敷战守，借此以

---

① 姓指三姓，今黑龙江依兰县。

輔兵力之不足，无須按名給餉，与練兵情形不同。惟設坛祈祷所需食物等件，均須筹款置买，所有应需一切經費，自应由省筹拨以济要需。除飞咨副都統嵩查照外，合亟札飭。札到，該司即便遵照，作速筹銀三千两（編者按：嵩崑在书眉批曰："将軍給銀，何等忠悃！"），呈請派員解交伯都訥副都統衙門查收，勿稍迟悞，切切特札。"等諭，札飭到司。奉此。遵查現在北路洋人遍处紛竄，道路不靖，若派員解送此項銀两，恐有疎虞，迟悞应用，关系非浅。查伯都訥副都統衙門庫內尙有收存大租銀七万余两，应請先飞咨該衙門，即由庫存大租銀內提墊銀三千两（編者按：嵩崑在书眉批曰："戶司抵賬，省城将軍不能自主可知。"），以济急需，一俟便中由省解往，再行归款，以免迟悞之处，相应呈請咨行查照等情。据此，拟合飞咨貴伯都訥副都統衙門查照办理可也。須至咨者。

嵩崑为請長順發給軍火事复宋渤生函 七月初五日

頃接华函，过承藻飾。恭維渤生仁兄大人勛隆日茂，政祉时亨，引企云光，良般露頌。弟戍守訥郡，无善足录。近以俄夷猖獗，訥处江通黑河，界連哈地，又与鉄路相离咫尺。弟練兵筹械，育形棘手。前著西协領在省就近請領器械，乃蒙将軍撙減发拨，实堪浩叹！現在哈地开仗，各处急危，敝訥无械練兵，曾又具文請領，倘能格外周旋将軍照准，訥城尙可支持，不然束手听天而巳。专此泐复，敬請勛安。敬璧芳銜，維希雅照不备。

嵩崑为責罵長順致寿山函〔七月初五日〕

再启者：聞得海口鎮口大炮，长帅早經撤回，运至半路而弃，又不知是何主意。琿春有山，三姓、宁古塔均有山，何不山石塞江、以挡其輪？应防之地，均不布置（編者按：嵩崑在书眉批曰："緩以待俄！"）。若非奉旨，鉄路尙在不拆，仍以保护为詞，以致俄人远来，重兵到哈，办理棘手，实堪浩叹！又及。

再，长帅所派統領博多罗，带兵千名往剿老少沟，追捕俄人，在大荒地实毙俄人十六名，报将軍四五十名，遂报全胜。实則追俄逃兵往北，不往下追，任兵搶当鋪、住戶而回（編者按：嵩崑在书眉批曰："統領兵搶鋪"）。現长帅仅撤去統領之差，着塔尔幹暫行代理。电局张乙山誤迟电报，暫行革职；此我等有事无电之蔽也。一人精神为众所蒙，所以自批之件，他人敢于改換之故也。奈何！奈何！前因俄人在老少沟盘踞，将軍令博多罗往剿，俄北逸，不即尾追，致有田家燒鍋之役。博兵不去追俄，竟在珠尔山地方搶劫鋪戶，現撤統領矣（編者按：嵩崑在书眉批曰："周統領兵又搶鋪。"）。昨又接文，內称姓城后路統領周公，在哈迎敌已敗，其勇带枪分逃，随又搶当鋪，周遣勇弹压，竟敢对敌，遺笑俄人。此二統紀律之严若此！

再，昨又去电云云，旋接复电內云云；而与洋人存銀之事不答。現据成都护函云，系道胜洋行之款，刻虽失和，亦难遽动。弟查道胜洋行，乃俄人修路所設，今成都护回信不云俄人存銀，乃云道胜銀行之款，殊不知俄人設此銀行，以"道胜"命名者有用意焉。所謂"道"者鉄道也，"胜"者以鉄道冀日后胜我大清意也。今旣云存道胜銀行之款，与存俄人之款无异耳，又何辯哉！

至軍器长帅揹留不发，迄今来电云及，新者无多，旧者尙在擦拭（編者按：嵩崑在书眉批曰："临陣磨枪。"），岂非故意延緩而何？时在刻不容〔緩〕之际，而犹如此，弟实不能〔解〕矣。又及。

長順、成勳希望"彼此和衷共济"复嵩崑函〔七月〕

书农仁兄都护麾下：

昨复蕪函，計登籤閣。頃奉惠翰，敬悉藎筹碩画，精詳尽善，不胜欽佩。貴城士夫业經遣散，鉄路亦經拆毁，消除隐患，幸何如之！承示筹款一节，弟等亦有此意，容即議办。刻下哈尔濱事頗危急，各处俱形吃紧。我輩仰承付畀之重，敢不竭尽心力，保守疆土，彼此和衷共济，庶期稍裨大局。尙望时加指示，俯匡不逮，是为深幸。专复。敬

請勛安，不具。愚弟长順、成勳頓首。

嵩崑为責駡長順及交涉委員，并挑撥成勳与長順之关系复成勳函〔七月〕

建甫二弟都护大人麾下：拜启者：

适接来函，敬悉一切。长帅接到公信，自应送閱。然內有領械一节，恐吾弟台从傍以理襄劝，諸多碍难出口，故不送閱。訥城有兵有械，必要前往助剿，倘若儌倖得手，省功減色。吉省諸事迟延，外城使之掣肘，自然之理，俄人定然遂志，涂炭生灵。禁拆鉄路一节，兄已計及訥城之械不发矣。弟向各属員屡言之，后果不发。禁拆告示，盛京俄堂鉄路公司燒后方来，非失和之先也。长春接仗时幷未見將軍来咨先拆鉄路之文，及木排横江，兄已电知將軍，而来电內称"排排均有子母耶？"延緩之意，見于言表。故兄派兵往剿，果系洋兵。至道胜洋行存銀之事，三省均有道胜洋銀行，乃洋人修路所立，故命名大有深意。"道"者鉄路也，"胜"者言此路必得胜也。省城之存此銀也，訥城来往省城买卖之家，回訥均云，將軍与达呢尔借兵餉打洋人矣。兄已以为不經之談，今見吾弟来信，不料果有此事，岂得謂之謠言耶！訥城未聞职官暗通洋人之謠，然有交涉委員得洋助薪水之語。

吾弟台在省之难，兄岂不明，將軍之委員視弟亦不过以將軍属員目之，不过有此一官无印耳！交来文兄之禀，則老弟台胜兄多矣。居然上款称敬禀者，第一荣也；又称宪台，第二荣也；又称軍宪，与將軍以平行目之，第三荣也；后銜又称"卑府謹禀"，此第四荣也。虽与將軍同印，而有四荣，何修得此。而文兄禀內称张公之信，誤繕；张公号小川，兄号书农，封筒錯装，而号亦錯耶？令标朱笔亦錯耶？直耍戏兄耳！兄岂不明。然兄素无开罪交涉委員，諸公均未晤面者，平空无故戏耍，不过代將軍示尊大之威耳！天下通行，各省得意委員，如出一轍，无足为奇也。

嵩崑致長順、成勳函 七月初七日发

鶴汀将軍仁兄、建甫大臣二弟麾下：

捧讀来示：哈尔滨事在危极，保守疆土，我輩世受朝廷高厚鴻恩，均应同心共济。敝城土夫来往絡繹，弟派兵終日招呼过江，已过万数千矣。幸托福，并未滋事。多者給其头目护照，保其过江回籍；典衣卖褲，情实可憫，現諭北渡口善为分渡。前經奉旨，諭以令土工照拳民之法拆燬鉄路，而省城交涉委員来无名公启，令弟遣[将]鉄路相近之土夫遣散。奉旨令土夫拆路，公启令遣散近路土夫，是恐拆路也。弟昨諭知舌老少沟之兵随拆矣。

前聞博多罗之兵搶东荒地之鋪，昨又接姓①文，周宝霖之勇，又因敗仗搶鋪。（編者按：嵩崑在书眉批曰："博、周二位大統領兵，两搶商鋪，良民何辜！"）弟想此事有关大局，黑龙江两胜仗，吉林两統領之兵，或敗而搶鋪、逃散，或不追敌而搶鋪；入奏措詞恐亦不易，相形之下，未易办理。

筹款之議，弟言其事，因同事一省，不敢观望，救正衣冠之意，愚直浅見，仍望二公詳酌之。保守疆土，弟早向訥城寅友声称："城存与存"。此信中前有激烈之詞，因不发批准之械，訥城无所倚傍，焉能保护疆土耶？若非因保守疆土，誰敢得罪朋友耶！忠直事君，不能回护朋友，故未免书言激烈耳。祈恕，祈恕。

魚电，六十一令赴訥，甚妥。所賜之械，由局筹备交来弁运送。弟有械可能招兵，或能保守疆土。先为頂札，代万民感謝二位兄台之德。义和拳公費不必遣送，亦交去弁永恩等一并带回訥城，以备应用，以免迟延。专此。（編者按：嵩崑在书眉批曰："此信六日无回信。"）

① 姓指三姓。

嵩崑为怀德援軍无信，農安界有俄人及教民复寿山电

〔七月〕初八日

寿帅鉴：弟遣探往奉界接探，怀德三营无信。惟据該探称：农安界有俄人及教民百数名，現被兵困。崑。庚印。

嵩崑为老少溝俄人已灭复寿山电〔七月〕初八日

寿帅鉴：庚电悉。老少沟俄人已灭，弟已电达伊通矣。〔怀德援兵三营〕，候到訥，弟再电达。崑。庚印。

吉林新陈边練各軍总統金州副都統明順为軍火事致伯都訥副都統衙門咨文〔七月〕

奏派总統吉林新陈边練各軍金州副都統斐淩阿巴图魯明为咨行事：

本月初四日准貴副都統咨开："照得俄逆在长春与兵打仗，又在訥境盘踞多名，兼教民随同起乱。且由江省回籍土夫数万，从訥絡繹經过。加以众言訥都有兵无械，仅聞由省已請大炮，未見領到何械，地面如此紧要，不知官常何以守城卫民，等詞，紛紛議論，人人惊慌，个个浩叹。随以婉言开导，安撫民心，并督飭統領西隆阿，率同护城官兵，不分昼夜，严加防守。如遇土夫，本副都統大臣亲加劝慰，令其安分过境，所幸未生事端。惟現当吃紧之际，前随續領各枪千杆，尤恐赶办不及。此次关大軍情，曷敢稍懈。若再延緩，必招众怨畏慌。倘致奸党乘我空虛，勾結成患，坐視无策应敌，害及民生，实非浅鮮。是以祈由省机器局速先发給开斯枪五百杆，带子母五万顆，洋抬枪二百杆，洋葯一万五千斤，鉛丸一万粒，銅帽一万个；毛瑟子母五万顆；法得力子母三万顆；两磅克虏伯鋼炮二尊，带开花子一千个，水平尺一架，拉火一千支，銅五件一千付；噶尔薩炮二尊，带羣子一千个，实心子一千个；飭交差員云騎尉順福、永恩星夜运解来訥，便即添兵，以应急需，而資防守，俾保民命之处。相应再由六百里加紧飞行咨請査

照，希为饬局照咨领軍火，如数速急备齐，差到即交領回，望勿稍緩”等因，准此。

查貴城所請各項枪炮軍火，向非敝总統所敢主持，至能否照数拨給，均由軍帅酌夺。前次請領枪械，現未解到，应俟至日，查其能否敷用，倘再不敷，径請軍宪添拨可也。除分行外，相应备文咨行貴副都統，請煩查照施行，須至咨行者。

吉林將軍衙門致伯都訥副都統衙門咨文〔七月〕

將軍衙門为咨行事：兵司案呈：“本年六月二十六日准督办軍务处札开：‘光緒廿六年六月初十日欽奉旨諭，設立軍务处，所有各处文报有关涉軍务者，均应另备咨文知照本处，以免錯悞。現在派有文报处文报委員，在东华門外兵部捷报处常川值班，专收軍报。相应札行各直省將軍、都統、督撫照办可也’等因。奉此。相应呈請咨行伯都訥副都統衙門查照可也。”須至咨者。

寿山为堵塞江流等事致嵩崑电〔七月〕初九日

嵩大臣鉴：奉天仁軍已抵寬城，并聞奉軍三营亦抵黑林子。老少沟現无俄人。已商增、长两帅，仍飭并力向前，与兰軍联絡。昨接尊函，堵塞江流最为上策。三岔口地虽平衍，若用坏船填石，或柳条編筐，中塡碎石，或用木排紧捆，扎住江面。敝部續拨該处之营，一二日必到，惟系新招土夫，器械亦不精利。敢乞麾下就近督飭，会同貴部，或多招民夫，无論如何总宜速为塞断。切盼，切祷。前飭敝部会同三姓，將俄遺鉄軌大船，装沉江底；呼兰木植分董，亦飭編排塞江，但恐緩不济急耳。山。佳印。

嵩崑拟用木排塞江复寿山电〔七月〕初九日

寿帅鉴：佳电悉。三岔河平衍缺石，弟拟木排塞江，亦可阻輪。〔崑〕。佳印。

吉林新陈边練各軍总統明順致伯都訥副都統衙門咨文〔七月〕

吉林总統明为飞咨行事：于本年七月初六日准伯都訥副都統嵩密速飞咨前来："适准江省将軍寿电开：'逐俄归哈，聚而歼旃，甚善。但庆都护、定統領业已开仗，江軍渡江夹击，首尾恐难兼顾；已飭駐扎三汊河子一营，带炮前往援应矣。惟哈尔滨俄既据我腹地，死守勿窜，均属堪虞。倘乞轉催吉軍，合力攻击，不胜切祷'等因，前来。除已先行电达将軍，并飭統領西隆阿督飭护城队严加防守外，第所有吉省边練陈新各軍，及新募各項抬炮各队，均在省会各处扼要駐守。今准来电，将哈尔滨如何固守，不令俄逆逃窜，及如何轉催吉軍合力攻击之处，理合备文固封，由六百里加紧密速飞咨，奏派吉軍总統明查明，希速相度妥办。仍祈飞速拨队在訥东北江沿一带择要駐守，严加防堵，以遏逃窜，切要，切盼"等因。飞咨前来。

詳查前飭在該城佐近駐防各軍，就近馳往哈尔滨一带择要严加防堵，并飭各队会同江省各軍，相机进剿，并飭陈新各軍，择要堵御严防外，理合由六百里飞咨貴副都統衙門，請煩查照，就近調遣，望速施行。須至咨者。

寿山为建議如攻下哈尔濱請將財物分給各軍事致增祺等电

〔七月〕初九日

增帅、晋帅、长帅鉴：倭、庆都护鉴：哈尔滨俄兵实在不多，而銀錢无算。請飭各軍并力合剿，如能扫除淨尽，所有該处銀錢貨物，由官清查，按营分賞，官中不取分文。惟不准各軍互相爭夺。倘清查官員隐匿不报，私自肥己，准各营呈控追究，仍加等治罪。如此传播，使将弁兵勇各有希图，或不难一鼓蕩平。尊意以为然否？乞速复示。山。佳。

長順为"軍事不利",未可輕战致寿山电〔七月〕初十日

寿帅鉴:庚佳各电均悉。三姓失守,此間未据报到,想非訛传。聞琿〔春〕亦同日失守。軍事不利,未可再事輕战。現已飭謝守轉商德統領,到老少沟后,务[勿]再前进。攻哈一节,俟兵力集,定期会攻。以敌資作犒賞,使将弁兵勇有所希图,洵属上策,自当遵办。銅帽前为芎航尽数要去,現始造成十万,当交餉車搭解。机器局原拨本系車床,非刨床也。順。蒸印。

吉林將軍衙門为劝教民悔过事致伯都訥副都統衙門咨文〔七月〕

吉林将軍、副都統为咨行事:照得本年六月二十日奉上諭:"教民如果改过自新,自应网开一面;倘仍聚众抗拒,形同叛逆,即著激励兵团,严行剿办"等因。欽此。合行出示晓諭闔省教民人等知悉:无論天主、耶穌教民,务宜幡然改过,或投义和坛中自陈悔意,或在各庙焚疏懺悔,如是則身家可全,性命可保。倘仍执迷不悟,聚众抗拒,甘为叛逆,定为遵旨,激励兵团,严行剿办。除刊刷告示,分发通省旗民各署,于所属地面徧行张貼晓諭外,相应将鈐印告示,包封递发。为此,合咨貴副都統查照,将发去告示,轉飭于所属地面,一体妥为张貼。是为切要。須至咨者。

嵩崑令屬下張貼劝教民悔过告示札〔七月〕

本大臣为札飭刻即张貼晓諭事:案准吉林将軍来咨:奉上諭:"教民如果改过自新,自应网开一面,倘仍聚众抗拒,形同叛逆,即著激励兵团,严行剿办"等因。欽此。欽遵前来。除将发到告示廿张,內在本处街市张貼四张,剩余十六张,相应札交管番役总理章京等,选派妥干票役,协同各村屯乡地,将告示张貼各屯,晓諭教民一体周知,赶紧改过可也。特札。計札交告示十六张。

寿山为用木排截江事致嵩崑电〔七月〕十一日

嵩大臣鉴：昨电木排截江，其法誠善。敝处呼兰木植分董許兆文前已禀請，业飭照办。惟須用电綫多根捆綁，并下沉荆筐，装满碎石。两岸仍須生根，駐炮扼守。該員因僱夫不易，迄未办成。尊处如能办理，碎石不便，用拆下鉄軌沉江亦可。务乞通力合作，为感。聞三姓竟有媾和之說，确否？乞探示。山。眞印。

嵩崑复寿山电〔七月〕十二日

寿将軍鉴：訥用船装沙沉江，三四支木排在后塞堵江面，两岸伏兵。三姓媾和，未聞，容探。此时和局万不可准，后患无穷矣。〔崑〕。文印。

長順为轉錄六月二十四日上諭致嵩崑咨文〔七月〕

欽命吉林将軍长为咨会事：光緒二十六年七月初二日承准："軍机大臣字寄吉林将軍长、署黑龙江将軍寿：光緒二十六年六月二十四日奉上諭：'寿山奏，密陈江省布置情形一折。俄兵大队陆續整备，自不可不先事預防，惟該省兵力尙形单弱，务須知彼知己，計出万全，方为胜算。該将軍所陈备战各节，是否确有把握？中、俄处处接壤，果能羈縻勿絕，朝廷亦不欲大开边衅。如果敌兵闖入边界，自当迎头截击，力遏寇氛，不可畏縮示弱。但不必先为戎首。勿謂天津业已开战，便（原稿作但，誤）当处处先发制人也。黑、吉两省，唇齿相依，总須謀定后动。著仍会商长〔順〕，相度机宜，妥为因应。总以保守疆土为第一要义。至所請拨給餉項之处，著戶部酌量筹拨，以应急需。将此由六百里加紧各諭令知之。欽此。'遵旨寄信前来。"（編者按：此上諭亦見《义和团档案史料》上册，三四七頁。）准此。除分咨外，相应恭录备文咨会，为此合咨貴副都統，請煩欽遵办理施行。

長順为轉錄六月二十六日上諭致嵩崑咨文 [七月]

欽命吉林将軍长为咨行事：光緒二十六年七月初四日承准："軍机大臣字寄〔盛京将軍增、吉林将軍长、署黑龙江将軍寿、盛京副都統晉〕，光緒二十六年六月二十六日奉上諭：'現在中外开衅，将来收束地步，亦不能不預为筹計。前据长〔順〕奏，修路监工与敌人不同，传教各国与俄无涉。持論极有分晓。〔現〕奉天业經拆毁鉄路，自系拳民所为。江省所奏备战(原稿作兵，誤)情形，亦尚未能通筹兼顾。要之，現在办法，总以保守疆土为第一要义。如果敌兵大队直入，自当极〔力〕抵御，認眞防剿，不准稍有疏虞。至此次衅端，本由拳民而起。拳民首先拆毁鉄路，我仍可作弹压不及之势，以明其衅不自我开。各該省如有战事，仍应令拳民作为前驅，我則不必明张旗帜，方于后来筹办机宜可无窒碍。增祺、长順、寿山、晉昌，务当随时会商，統筹全局，不可各存意見。于明为保护之中，寓密为防范之意，方为妥善。将此由六百里加紧各諭令知之。欽此。'遵旨寄信前来。"(編者按：此上諭亦見《义和团档案史料》上册，三六〇頁。)承准此。除分札外，相应恭录备文咨行。为此，合咨貴副都統，請煩欽遵办理。須至咨者。

吉林将軍衙門为轉錄長順六月二十六日奏折致伯都訥副都統衙門咨文〔七月〕

将軍衙門为咨行事：兵司案呈：本年六月二十日，本将軍由驛恭折具奏："为吉林拳民无多，現已燒燬长春、伊通等处俄房及英、法教堂，战事在即，兵力尚单，拟請各城分練旗队，以資守护，恭折馳陈，仰祈圣鉴事：

窃〔奴才〕前因中外开衅，海氛不靖，請暫事籠絡俄罗斯，以安边境，业于本月十五日馳奏在案。盖其时俄人散寓吉林腹地，犹日以修工为事，且深虑拳民之扰，时求保护路工故也。

詎拜折后，探聞奉天鉄岭俄人为拳民所困，势欲东窜。旋据署伊

通州知州朱乘槐禀称：十三日巳刻，有义和拳小孩二名，在城西天主教堂門首，各用双手(原稿作刀，誤)向空扇鼓，頃刻火由內发，焚燬淨尽，幷未伤人及延燒民房。十七日又据长春府知府謝汝欽电称：府西小孤榆树俄修房屋，午后突然焚燒，至夜救熄。訪查起火之由，均称屋闑忽响一声，継見火焰，人近火前，不覚其热，亦未延及民房，距民〔房〕数尺，有紅綫在地环繞。各等語。十九日該府电禀，又有城內天主堂、城外耶苏堂、二道沟俄房，均于今日先后被拳民数人用扇向〔房〕扇动，起火焚燒之事。当詢以拳民何往？则已无可蹤迹矣。〔奴才〕查拳民如此神勇，故属可喜，然行蹤甚秘，不間兵备之有无，到处起衅，亦甚可忧。

吉林自兴修鉄路以来，俄站不下十余处。而我兵力甚单，除防軍分守各边，練軍新軍扼要散布外，省城久練之兵，仅止靖边〔亲軍〕三营，实属不敷分拨(原稿作佈，誤)。长春仅札新軍后营一营，护城者不过一二哨，余俱沿途散布。若俄出长春、昌图两車站之兵以相攻取，则府城危矣。〔奴才〕現于无可抽調之中，拨出靖边后路左营、驍勇右营前往帮同护守。一面与寿山約，俄如由三姓水路进兵，则以吉、江两省之兵，合力迎剿。如〔由〕宁、琿各边进兵，则惟恃吉林現有之兵，尽力堵御。惟新練之兵，現仅挑足旗队五营，其靖边強軍二十营，虽已招募大半，倘未全行成軍；卽使速成，亦須練作战兵，断不能分拨各城护守。再四筹維(原稿作思筹)，只有令宁、姓、琿、阿、伯五城副都統、烏拉总管，各練旗队一营，双城五常两堡协領、伊通佐領，各〔練二〕哨，专作护城之兵。合无仰恳天恩，俯准所請，以資防守。幷准将所需餉項，动用公款，作正开銷。至各府厅州县，每属于团練外，添練步队百名，前已附片陈明，此时半已报明募齐，所需餉項，亦請一幷作正开支(原稿作銷)。

除咨部查照外，理合恭折由驛馳陈，伏乞皇太后、皇上圣鉴，〔訓示〕。謹奏。”(編者按：此奏折亦見《义和团档案史料》上册，三二二——三二三頁。)

兹于七月初五日奉到朱批:"著照所請，該部知道(原稿作到，誤)。欽此。"欽遵前来。相应恭录朱批，呈請咨行伯都訥副都統衙門查照可也。

寿山为江省西北两路吃緊致嵩崑电〔七月〕十二日

嵩大臣鉴：敝省西北两路万分紧急。貴治与茂兴唇齿相依，如兰城[①]万不可守，已囑倭、庆都护分抵茂兴，以便彼此联絡。怀德三营現住老少沟。无論如何总要該統領移扎貴治，以壮声势。弟与兄生死相共，祈互相援应，为恳。山。文印。

齐齐哈尔副都統薩保[②]为請代延义和拳師數人致嵩崑电〔七月〕

嵩大臣鉴：刻下所屬愼海两城，俄攻甚急。昨聞貴城来有义和拳师数人，仰恳代延，飭派妥差护送茂兴，接替星夜来江，以便分往救援，是祷。薩保叩。印。

嵩崑复薩保电〔七月〕十二日

薩都护鉴：訥城义和拳已往苏〔家〕窩鋪攻教未回，仅有三人稍通，回城請神示。〔崑〕。文印。

嵩崑致寿山函〔七月十三日发〕(据《嵩崑日記》)

眉峯仁兄将軍麾下：

适接真电，訥城木排堆积毛柴，拟輪到火攻。現又以船排岸，两岸深濠伏兵以待。仅能如此办法。来电謂三姓媾和之事，或系传聞。前有三姓后路周宝林失营受伤，伊兵入城搶鋪，見諸阿城来人矣。后聞三姓、琿春俱有失守之說，未見明文，或无此事耶。

① 兰城指呼兰。

② 黑龙江齐齐哈尔副都統薩保，字午桥，号吉亭，滿洲厢江旗人。

昨有自哈尔濱內逃出之土夫云，听俄兵說，茹格惟志等深恨长帅，报怨不休，云："我等因大沽开仗，只得弃路回国，可逃性命。不料长将軍再三告知：我必竭力保护鉄路，交涉委員亦語保护鉄路之語，我等放心。孰意奉旨令土夫拆路，将我等困于此地，性命可虞，我回国必有以报"之語。后登輪而逃，行至三姓，江有碎石塡底，不能行駛，被姓城将其輪五只打沉两只，俄人入江将石拉开船道，逃去滿載之輪三只而去。此系錫伯屯之人回家所述，哈尔濱內土夫均聞其說。

弟昨接长帅来咨：俄人道胜銀行存款入奏，来文內称云云等情。若非弟激烈之信，此銀恐不为公家充餉(原注：仍实藏留待俄取，或和局因此)。今旣入奏，然入告稍迟矣。然果如传聞哈尔滨之謠，后患曷可胜言耶！专此肃函，敬請勛安。

再启者：吉省兵事始兴，想俄人早經大局已定，所以諸事从緩，或按兵不动，或不发器械，恐与俄战，想为今日代俄人乞請也。天心国运，数应如此！倘姓城一經主和屬实，俄之要求鉄路兵費、大沽各国鉄路兵費、各国遺失物費，其款之巨，傾我国之土，恐未必可偿。留此后患，无費之害，然定有天数，或不能由人耳。弟〔崑〕，又頓。

再启者：三姓自周宝林失营，伊兵搶城內各鋪，其无紀律可知。俄人窺其不能用兵，必取三姓如探囊取物。三姓一失，呼兰亦急。琿春在准东傍海，定必失矣。琿失，塔城①順手可围，一定之理。鈕都护来文亦云，并无应手利器之語，足見五城一体掣肘，只能束手任俄人如入无人之境。今而城下求盟，恥孰甚焉！昨日长探回云，老少沟无营，或未到。临穎不胜浩叹。又及。

寿山致嵩崑电〔七月〕十三日

伯。嵩大臣鉴：所办塞江之法，甚佩。駐队共計若干？炮有几尊？是否三岔口，抑系下游？敝处飭赴三岔口之队，已到否？均乞示知。再沿江柴拌凡可資敌者，务飭焚淨。敝处已电呼兰照办矣。山。元印。

① 塔城指宁古塔。

嵩崑复寿山电〔七月〕十三日

寿帅鉴：訥只有馬步队九百余，分布守城各事。炮領未发。长帅久无信。〔崑〕。元印。

嵩崑致寿山函

眉峯仁兄将軍麾下：

昨接元电，敬悉一切。适据运送貴軍兵粮富亮回禀：在三岔河待七日，貴軍未到。弟仍飭守候呈交。惟弟前派往三岔河一哨，与貴軍联絡。緣因江水涨发，寬闊十数里，兼无大炮，难以扼守，当相地势，择其下游窄处，訥之东北达戶屯江口駐守。該处与貴属涝洲斜对，实覚兵单。現又派統領六十一带領馬步練軍四百余名，亦往达戶、长春岭一带駐巡。貴属涝洲若有駐队，可卽飭知联絡一气，俾厚兵力。弟用船排塞江，拟在新开江地方南岸，訥界北岸。貴属可否添兵在彼守候？望祈示知，为祷。专肃，敬請勛安，維希鉴照不备。

嵩崑为拳壇等事致柳曼清函〔七月〕

頃接瑤章，极承纂餙。敬維曼清仁兄大人鼎祻增豫，泰祉凝祥，为頌。适奉手书，敬悉貴治有拳童三十余名，并神圣降灵各节。逖听之下，足征閣下虔誠感神，实为国家干济。貴处旣有拳坛，弟亦可分东壁之光，借叨庇佑。現在弟亦設有拳坛，从习者五十名，朝夕虔練，甚著灵应。已将城內教民拿禁，又〔将〕属屯苏家窝堡教堂烧燬，教民共拿百余名。值此中外开衅，凡我寅僚，自宜合衷济时，务須彼此声势联絡，竭尽血誠。加以上神灵佑，俾期扫蕩妖氛，庶我儕无忝厥职矣。专此复械。敬請勛安，并璧台銜，卽希爱照不一。

練軍統領六十一为报告軍队駐扎情况呈嵩崑文〔七月〕十七日

練軍統領六为呈复事：窃职于月之十五日准伯都訥都护嵩会文

內开："照得屡接江省将軍来电，总期派队联絡声势，堵灭俄逆，等因。緣敝訥有兵无械，万分无策，亦难束手坐視。是以由敝訥挑备保安左营馬队一营、右营步队一营，先行操备兵馬，专候由省領到軍械，再行配齐軍火，扼要分守。并因吃紧，电准来咨，已飭統領六十一赴訥战守，現于七月十二日抵到。随飭該統領六馳往长春岭东北一带，水旱两路分队扼要駐巡，严加防守。其吉林四七、伯都起营总等，悉归該統領节制。并飭該統領轉札营总依升阿之馬队，駐扎五里坨子，作为在达戶屯江口駐守之保安营步队哨官永庆之接迎[应]。惟該营官常貴一营，应赴遜札保站至臭水甸子一带分扎联絡，以护站路。仍飭帮带金貴所带炮船，距訥沿江佐近上下游巡。并飭护城統領西，令保安营馬步队分扎达戶屯、大溪河及三岔江口等处，实力堵御。責令保安营馬队署哨官金海，作为駐扎新江口之营官阿勒錦布接应，以昭声势，而期联絡之处。除飞咨吉林、黑龙江将軍查照外，相应照会練軍統領六遵照可也。"等因。准此。职随卽札飭四起营总，遵照文內指拨处所，刻卽开拔，严加堵緝。惟查哈尔滨与三姓等处，且近江口，系与訥城一水相連，若不择其水路隘口防堵，尤恐彼击此窜之虞。而况时値江水涨发，再再[在在]均关紧要。职遵飭带領差占官兵，并訥起营总巴英額，带領头扎兰官兵，屯扎长春岭，严加偵探，迎头堵击，以遏其旱路。暨飭二、四两个扎兰馬队官兵，拔赴伊家店地方，择要防堵沿江口面；其三、五两个扎兰步队官兵，調拨黑沙坨子一带江口駐巡防守，与四起营总及保安营馬步官兵，皆能一并联絡，合力攻剿之处。除呈报翼长鉴核外，合将职分布各队、水旱各路择要防堵各緣由，理合备文呈复。为此，合呈欽宪都护大人麾下鉴核施行。

寿山为調动三岔河駐軍致嵩崑电〔七月〕十六日

嵩大臣鉴：敝部前往三岔河之恩营官，因該营有义和拳三哨在省演練，頃因北路紧急，又将該三哨調回、凑足一营，前往北路抵御。另飭张营官塡扎三岔河。此营俟奉队到后，仍須調回。德統带三营，卽祈

再催前进。軍事旁午，改調紛歧，愧对之至。弟处西北两路，万分吃紧。仍祈偏劳，飭队严扼江面，为恳。山。諫印。

嵩崑为解釋誤会致交涉局委員王昌熾函〔七月〕

古愚仁兄大人閣下：

适奉来函，敬悉壹是。內云暗通洋人消息各情，屈辱閣下，弟实觉赧顏。然亦未指閣下一人而言，禁止拆燬鉄路亦非閣下一人所能行。給公信及諸公之信，信尚存将軍处，可考。擅作威福一說，保护鉄路之初，将軍来文：洋人告知有偸拆者，我即出告示禁止，并拿偸拆之民懲办之。示后将軍来示，又派行知张貼。后諸公来信，又传諭各路严查电杆鉄路。諸公信以副都統平行，降为将軍屬員，非示威福而何？后来排单之信，直令弟代标朱笔。諸君与弟均未謀面之寅友，竟視我为将軍屬員，直目我为委員屬員矣！平空抑勒，而将軍不知，其委員威福若此，不得謂蒙蔽耶？将軍先見此信，必令更改，足見未看。

况未奉旨为义和团之差，該团等散处各方，弟未能識認，从何而喻也？满街屯寻团、而喻以不可拆路，国人見之，能不以奉洋教而称之耶！且謠传仍有将軍与交涉局委員謀，愿与俄人講和之說；未見实行，故未信知成都护，似此逆言亦能信耶？若弟遵示喻义和团，国人必謂弟亦奉洋教矣。阮营官陣亡之后，仍有公启之信；乃以奉旨拆路，令附近土夫照义和团法拆路，而諸君公启有令弟将鉄路相近之土夫遣散。以上各情，均于洋人有裨益，足满洋人之意。未悉洋人当中之消息自何处通来？

当此中外决裂，弟忝膺封疆，当思国家疆土尺寸为重。我軍与俄已开衅端，哈尔滨等处与訥相离咫尺；宁、姓、琿、阿四城，均属危急；訥亦险甚。欲招兵請械，将軍許而減发。又屢令保护鉄路，任俄人来往。是以于諸事掣肘之中，出一时无情之語，吾兄細思之，总祈原恕。然为国家而失寅誼，敢問孰重孰輕。浅見之論，兄台作逆言亦可，不作逆言亦可，焉用辯为！此次軍事倥偬，无暇細論，若必以楡

厅①喧传之語作証，成都护已經料及无差。

誠兄台謂妄陷者二則，〔崑〕胆大一言，吾兄德政，今已拜讀矣。稍有招尤之处，〔崑〕敢不明言：一为奉办股票，集派捐民几成控，幸〔崑〕、李丽卿詳商二次，巨嘖始息；又何发身死、未驗，反押尸子各事，榆厅称之。此乃弟未到任之事，將軍派〔崑〕詳查此案，始知其冤。然奉將軍之命，又系伯都旗人，責无傍貸。然仅录实在口供，并未言及兄台有过，仅称书吏稅达經手而已。今来华函大发憤言。公牍俱在，俟軍事稍定，將案卷、捐票股分传質，即明兄招尤在先，弟到任在后，何必借題发揮耶！二事能否字字确凿，非弟經手，若均传質前后原委，不难相符也；或能字字确凿。鲁莽之言，望祈恕罪，实感寬量涵容矣。专此敬請勛安不庄。

嵩崑为解釋与王昌熾之誤会致成勳函 七月二十一日发

建甫二弟大人閣下：

昨接王守昌熾来函，因弟与閣下信內，叙該交涉局員等暗通洋人消息、奉教等語，有該員之名，致有憤言。弟实愧謝不遑。乃該員在榆屯②任所，民心欠服，以致謠传。尤以何发冤案，聞有換案之議。最招尤者，集派股票，办理未免太促，几釀訟端。兄昨已致函該員，謝鲁莽之罪矣。并声明非奉教之人也，均因鉄路起疑。兄心直口快，急躁偾事，悔不应信致弟台，以致得罪朋友。祈弟台面王古愚代兄謝罪为要。此次軍事得罪將軍，并得罪交涉局員，皆以不发器械、保护鉄路而起。弟实为保守疆土，迫于情急，虽得罪于人，而无愧于己。纵王古愚結怨于兄，于我何哉！专此，敬請勛安，余唯靄照不宣。

再启者：訥城均知招兵无械。乃虛张声勢之举：兄立令鉄匠打刀，各鋪始知招兵有刀；又令人喧传：將軍已发火葯枪炮多件，人心稍

① 榆厅，指榆树厅，即今吉林省榆树县。当时伯都訥厅同知駐此。
② 榆屯，指榆树厅，該地土名孤榆树屯。

安。現在日盼械到。終日謠传琿、姓二城因后路丢营搶鋪，三姓失守，琿春随之；又謂失守二城后便可求和矣。然謠传虽不足信，終日聒耳討厌煩心。

現苏家窝鋪、韭菜坨子、五里坨子各教堂，均为义〔和〕团去拆燬，甘心謚庙，愿为良民。內患已除，謹防外侮而已。

嵩崑为义和拳事复張渭函〔七月〕

小川仁兄大人閣下：启者：

茲接华函，欣悉貴治教民悔过。尤欽佩者，以牛头山一带挖立卡壕、备藏兵勇、能避枪炮等事，足征閣下运筹帷幄、克臻全等。

承詢拳法系何代何人传授一节。曾忆古有神拳咒，弟知其語系"啄木錫坦多木达"七字，教（原稿作交，誤）童子默念四十九遍，卽能揮拳如式；教大人则迟些，須念数日，驗否不定。然此刻之拳法与古是否相同，未敢預定。总系神圣显灵，伏降邪教、扫灭洋夷，我儕竭誠而已。专此复械，敬請勛安，卽希大照不备。

寿山致嵩崑电〔七月〕二十一日

加急。嵩大臣鉴：頃据北路急电："俄人今日包抄过岭，势不可当"等情。查倘已过岭，大局不堪設想！請飞催怀德三营，并敝省軍械星夜前来勿悞！切盼。山。养印。

黑龍江省阿勒楚喀副都統鈕楞额（駐阿城）致嵩崑函〔七月〕

书农仁兄大人閣下：敬启者：

七月廿一日丑刻接到长帅来书，俄約八条均尙可行，而我止拟二条：一、还东三省所失之地，一、彼調兵队全行退回，該国鉄路仍归中华保护。必須三省联衔会陈，候旨遵行。往返多需月日，仰彼寬期以待等云。当經依飭具函、遣差送哈去訖。是日午刻接奉惠寄电抄，誦同前因。是以将已經具函答复該俄茹总监工緣由，合肃奉聞。尙

乞南針时錫，俾得有循为祷。专泐布复，敬請勛安，余希爱照。愚弟鈕楞額頓首。

長順致嵩崑函〔七月〕

书农仁兄都护麾下：

頃准奉天增帅来电，內詳各节，中外似有弭兵之意。謹将原电抄呈台覽。惟原电稍有錯落之处，依文繕写，会意可耳。专此敬請勛安，惟照不具。愚弟长順頓首。

盛京將軍增祺致長順、寿山电（內轉李鴻章及駐俄公使楊儒致各將軍督撫电）（原注：奉天來电，无藉之談）

万急。吉林长帅、齐齐哈尔寿帅鉴：兹准直隶廷方伯六百里排递来电二分[份]：千急。将軍、南京将軍、九江将軍、福州将軍、杭州将軍、太原将軍、西安将軍、兰州将軍、成都将軍、广东将軍、盛京将軍、齐齐哈尔将軍、伊犁将軍，各位将軍鉴：亥密內开云云。頃接駐俄楊使咸电：頃外、戶两部面告，此次东省进兵，实非得已，专为剿平乱匪，并不与兵民为难。如各将軍肯合力助剿，事平之后，俄兵卽行撤回。否則兵連祸結，生民涂炭，将来不知是何結局云。覈轉三省将軍云。务乞分别妥办，免酿大祸。鴻霰。

比駐俄楊使諫电：頃初七軍机处交出国书一道，囑电楊大臣欽遵。兹将国书照录于下："大清国大皇帝問大俄国大皇帝好。中国与貴国邻邦接壤，二百数十年来，敦睦最先，交誼最篤。近因民教相讎，乱民乘机肆扰，各国致（原作舛，誤）疑朝廷袒民嫉教。貴国使臣格尔思（原作犯松思，誤）曾向总理衙門請速剿乱民，以解各国之疑。而其时京城內外乱民（原作九城）蔓延已遍，风声煽播，自兵民以及王公府第，同声与洋教为仇，势不两立。若操之太蹙，旣恐各使館保护不及，激成大祸；又恐各海口同时举事，益复不可收拾。所以不能（原作得）不躊躇审顾者以此。乃各国水师不能〔相〕諒，致有攻占大沽炮台之

事。于是兵連祸結，时局愈形紛扰。因思中外論交，貴国之与中国絕非寻常邻誼可比。前年曾授李〔鴻章为全权专使，立有密約，載在盟府。今中国为时势所迫，几致干犯众怒。排难解紛，不得不惟貴国是賴。为此开誠布臆，肫切致书，惟望大皇帝設法筹維，执牛耳以挽回时局。并希惠示德音。不胜激切翘企之至。〕”（按此电亦見《义和团档案史料》上册，二二八頁。）〔我〕軍万勿越俄〔境〕肇衅，致生枝节，〔为〕要云。增祺。养印。

齐齐哈尔副都統薩保致嵩崑函（請协助眷屬回京）

书翁姻叔大人麾下：

前接舍弟函，知到新多蒙关照。玆又接来函，云出城廿里，竟遇兵阻，复回新矣。望祈指示舍弟携小儿急速前进，或添一护照令其闖行，物件实不足念也。两次系累，多日騷（原信作遭）扰，当軍务吃紧之际，姪甚不安耳。惟有远望拜謝、俯首万万也。

刻江省甚为紧要，爱、墨、海三处失守，敌人近在四、五百里，实为可虑。只有待拳民一助，共仰天命而已。怱怱不工，即請捷安不具。如弟等盘川不敷，仰求借垫，俟回京奉赵。姻姪壻薩保夫妇頓首。廿四日早。

吉林將軍衙門为轉寄軍机处寄盛京將軍增祺等电旨致伯都訥副都統衙門咨文〔七月〕

將軍衙門为咨行事：兵司案呈：本年七月十一日准錦州副都統承咨开：“本年七月初六日酉时准山海关副都統富〔順〕电开：七月初六日辰时由六百里加紧承准軍机大臣字寄：本月初四日奉有电旨一道，令即轉电貴副都統，接到时即由六百里加紧馳递三省將軍，幸勿稍有刻延。奉旨：‘前据寿山电奏与俄兵开仗情形。曾經两次寄諭增祺、长順、寿山等，穩愼办理，以保守疆土为第一要义。現据楊儒电，俄人已陆續調兵，以平乱为名，势甚憤张。东三省大局可虑。增祺、

长〔順〕、寿山等，务当懔遵前旨，通筹全局，断不可越境構衅。各处鉄路，亦不可稍露不禁拳民拆刨之意。兵勇尤应严加約束，不准随声附和。总于明为保护之中，寓暗为防范之意。毋致一发不可收拾。是为至要。欽此。'（按此电旨亦見«义和团档案史料»上册，四〇三——四〇四頁）等因。电咨前来。除分咨外，相应由六百里加紧飞咨貴将軍欽遵办理施行"等因。前来。相应呈請咨行伯都訥副都統衙門查照可也。須至咨者。

統領六十一稟嵩崑帖〔七月〕二十九日

統領六十一报称：窃职前經派往哈尔濱偵探俄逆去之驍騎校明伦，于二十八日由双城旋回抵营。据該員声称："于二十三日有驍勇練軍各队，与洋人接仗，未分胜負；于二十四日复与俄逆开仗，自朝至夕，俄逆猖獗，各軍抵敌不住，业已退守城南。时有阿城副宪，业已奔往拉林。訖于二十五日，俄逆更凶异常，南門进城，燒毁鋪商房間为数无多，随由北門窜出距城十二里黄土崗地方一带盘距[踞]"等情。职查阿城失守，彼軍失利，該俄逆更属鴟张。除飭各起馬步各队，一体严加防范不时（原作失）偵探，并移付保安营統領查照，自应严备相机进攻外；可否由职处再行添拨另軍，协力战守，絕其来路之处。备文由六百里飞报欽宪都护麾下鉴核施行。

寿山为請照料子侄致嵩崑电〔七月〕二十九日

嵩大臣鉴：前电囑儿輩赴訥暫避，感激无似。山以疆土不保，負罪甚深；惟有全家殉以报国而謝桑梓。区区愚悃，非矫情也。乃五司三处及幕友人等，咸大謂不然，环集哀恳，以为不孝莫大于无后，亲亲而后能仁民；并謂山同姓骨肉在軍者現有十人，死事者已三人，受伤者三人，断不可再为此过激之举，致乖天和。山此时亦不能自主，只好听之。玆遵前囑，赴貴治，尙冀飭属照料。惟时局至此，何处是乐土乎！西望宮闈，可胜痛哭！山泣血。艳印。

嵩崑复寿山电

寿帅鉴：艳电悉。崑有三子，两世兄来訥，弟視如五子，倘歧視寄子之重，明神殛之！速派妥人送来，在弟府中住，同桌而飯，兄請放心。崑。艳印。

寿山請嵩崑轉漠厂錢督理电〔七月〕二十九日

嵩大臣鉴：請轉漠厂錢督理。頃据都厂曹牧电：七月初二日俄攻太平沟，东商观厂合兵守险。初三日陈令、惲令各带兵数千到都东厂，見兵无故起衅，被都厂打退。惲、陈术出沟，观厂各沟胡匪齐至都厂。东見势不支，初五出沟。請飭錢道、金守、飭惲、陈速到省。等因。惟金守現在何处，来电未詳。除电查外，陈、惲两令如何，望飭知为要。山。艳印。

寿山复嵩崑电〔七月〕三十日

嵩大臣鉴：两电均悉。敝眷已于廿八日晚起程。行止并无定所。兄高义云天，惟有泣感。弟惟死守疆土而已。弟山泣复。卅印。

吉林將軍衙門为轉寄軍机处寄盛京將軍增祺等电旨致伯都訥副都統衙門咨文

欽命吉林將軍长、副都統成为咨行事：本年七月二十二日准盛京將軍增、副都統晉咨开："案准山海关副都統富咨开：'本年七月初十日巳时，由六百里加紧承准办理軍机处为咨行事："本日奉有电旨一道，希卽轉电盛京將軍增祺、副都統晉昌，相应咨行貴副都統遵照办理，幸勿刻延"等因，前来。正在恭录諭旨轉电間，据电报局委員声称：关外电杆損坏，梗阻不通，一时难以接递。等情。事关軍务要件，未便稍延。除呈报軍机处查核外，相应由六百里加紧飞咨查照办理'等因，准此。除分行外，相应恭录咨行查照欽遵施行"等因，咨行前

来。准此。除分行咨札外,相应恭录抄粘,备文咨行。为此合咨貴副都統查照,欽遵施行。

計抄粘电旨一道。

奉旨:"晋昌奏:'育字各营,分路攻毁洋城,前队現扎海城,相机进剿'等語。东三省兵单餉絀,处处与俄接壤,迭經諭令該将軍等通筹全局,預为收束地步,諒能仰体此意。如果敌兵闖入边界,自当迎头截击,力遏寇氛;倘境內关涉洋务之处,尙可設法羈縻,仍以保守疆土,勿先搆兵为上策。增祺、晋昌务当懍遵迭次諭旨,相度机宜,穩愼办理。晋昌尤当量力审势,不得逞一时之快,鹵莽图功,先开衅端,致誤国家大局。懍之!愼之!至所請添募营队各节,著照所請行。其餉項,应由該将軍等就地筹备。欽此。"(按此电亦見«义和团档案史料»上册,四二二——四二三頁)

吉林双城廳撫民通判柳大年[①]稟嵩崑帖

敬稟者:

窃于廿四日申刻据探称:么統領培珍,在好騾子屯与俄接仗受伤。亥刻探称:赵統領德庆全队接上,率义和拳勇堵剿。二十五日辰刻又探得鈕副宪[②]弃城南走,而阿城失守矣。現阿城已被賊踞,么、赵两軍退駐河东岸,余軍悉散。卑厅先只义勇一营,文統領祥西丹两营,馬队一营,不过数十人,軍械均不足。二十六日德統領胜率銳胜三营来。現德分兵守东南两路,文守东北两路,卑职义勇守城,在在异常吃紧。据此,馳稟宪台俯察。务乞速发重兵赴堡,协謀守战,不胜惶亟待命之至。肃稟,敬請崇安,伏希垂鉴。卑职大年謹稟。

嵩崑复柳大年函

曼卿仁兄大人閤下:

---

① 柳大年,字曼卿,湖南长沙县人。吉林双城厅撫民通判。

② 指阿勒楚喀副都統鈕楞額。

頃接来函，惊悉阿城失守。貴处吃紧，理宜拨兵援助。惟訥城兵亦无多，虽由省拨銳、胜二营，均拨往江滨扼要駐守；六統領所部各队，亦在拉林河一带堵御；城內只有一营，实系不敷分布。况江省亦属危急，与訥一江之隔，敝訥現时虽无警作，亦不可移緩就急，致蹈顾彼失此之虞。时局至此，徒增浩叹，务望速向軍帅处請兵为要。专此复械，敬請勛安，敬璧芳板，余希朗照不庄。

寿山拟赴俄营議和致蒿崑函 八月初二日

蒿大臣鉴：現在俄兵已到拉哈站，距省不过二百卅里，省城仁字三营到齐后，共不过凑足五营；而仁字营尚不得力，五司八旗更无固志。再四筹酌，与其一战瓦解，无益大局，多戕民命，弟亦露醜。卽不如拚弟一人，以贖万人。刻拟于初四日亲赴前敌，与俄面議，勿害我官兵，勿伤我商民。弟以一身报国，印信交薩都护，請其携带旗兵暨步敕練兵，以及官民人等，返回內地，俾令各有着落。并嘱姚福升、程德全、张心田、于駟兴諸人佐之。各該員将来过訥，亦可为麾下帮忙。由奉运来枪械，請截留。連侍卫亦請飭守訥，俱勿前进。惟仁字三营，习气太坏，留此必为难民之害，希速电增帅調回；或由麾下調守訥亦可，望速施行。

寿山致蒿崑电 〔八月〕初二日

蒿大臣鉴：現在俄兵日逼日近，不稍停候。我軍兵单力弱，势难再战，如果和議可望，山自当勉力守土，否則拟卽亲赴前敌，以弟一身贖万人之命。敝省由奉运来枪械、餉項，乞留尊处，勿資敌。連侍卫各营到日，亦乞电示候信。山。冬印。

蒿崑复寿山电 〔八月〕初二日

寿帅鉴：两电悉。貴省虽难守，亦不可以命抵敌，徒劳无益。貴省队伍散布，自应退步收众，以待援（原作緩，誤）兵，再图恢复。况庆楨等

带队四百余名，卅日起程；今日連侍卫带队亦渡江赴卜去訖；該二員到时能助燃眉，万勿一战竟成瓦解。至祷。〔崑〕。冬印。

嵩崑致長順电〔八月〕初二日

鶴帅鉴：江千急电：卜省危。訥城須拨大队保护为要。〔崑〕。冬印。

長順为派达桂赴哈尔濱議和咨嵩崑文

欽命吉林将軍长为咨行事：案据边防营务处呈：奉宪諭知悉：照得本将軍現派花翎协領达桂，带領随員，前往哈尔滨，与俄总监工茹格惟志商办三省事件。特发令箭一支，交該协領收执。所有沿途边練各軍，均归节制調遣；或战或守，亦听該协領裁酌。如各統領营官，以及哨官长兵勇人等，有各存意見不服鈐制者，卽由該协領就近懲办。合行諭飭，为此諭仰边防营务处立卽札飭各軍一体知照，切速特諭。等諭，奉此。理合呈請咨札等情，到本軍督大臣。据此，除分行外，相应备文咨行貴副都統，請煩查照施行。

長順为轉寄軍机处七月十一日寄盛京將軍增祺等上諭致嵩崑咨文

欽命吉林将軍长为咨行事：准奉天軍督部堂增、副都統晉咨开：“光緒二十六年七月十五日承准：‘軍机大臣字寄盛京将軍增、吉林将軍长、署黑龙江将軍寿，光緒二十六年七月十一日奉上諭：“寿山两电，均悉。东三省逼近強邻，兵力不厚，是以迭經諭令該将軍等以保守疆土为重，不得越境搆兵。盖兵事在知彼知己，尤貴能发能收也。現在俄攻爱琿甚急，則衅自彼开，自应激励戎行，悉心捍御。惟仓卒添募，能否得力，餉項亦須就地通筹。京师援軍四集，需餉浩繁，部款断无余力外拨。至所需軍械，吉林如有积儲，卽著长順酌量拨济。长順不肯会合攻哈尔滨，自是老成持重之見。惟边防急需严备，如果敌兵內犯，卽迎头截击，以遏其鋒，不得稍存畏葸。总之，三省相依为命，当

此时势艰危，自应联絡一气，彼此詢謀，和衷共济；不可各存意見，致誤大局。輕开边衅与临机退縮，厥罪維均。該将軍等仍当懔遵节次諭旨，詳愼办理，是为至要。将此由六百里諭知增祺、长順、寿山一体知之。欽此。”遵旨寄信前来。’（按此上諭亦見《义和团档案史料》上册，四三四一四三五頁）等因，承准此。除欽遵分行外，相应恭录备文飞咨請煩查照，欽遵施行”等因。到本軍督大臣。准此。除分行咨札外，相应备文咨行貴副都統查照，轉飭所属各队欽遵施行。

長順为轉寄軍机处七月十二日寄盛京將軍增祺等上諭致嵩崑咨文

欽命吉林将軍长为咨行事：准奉天軍督部堂增、副都統晋咨开：“光緒二十六年七月十六日承准：‘軍机大臣字寄〔盛京将軍增、吉林将軍长、署黑龙江将軍寿〕，光緒二十六年七月十二日奉上諭：“寿山奏，爱琿各营战胜，并布置各路防务情形一折。东三省边防同一紧要，目前黑龙江尤为吃重，所有一切战守机宜，于昨十一日詳切訓示寿山，并諭知增祺、长順一体遵照矣。仍著該将軍等悉心体察，稳愼办理。另片奏，餉械短絀，請飭部臣等源源接济等語。现在京师戒严，部庫支絀，断无余力可以外拨。据称，該处綠餉等項尙存銀五十余万两，著即移緩就急，先尽軍需动用。俟报明确数，再行由部筹款拨还。凤翔等战守尙属得力，著寿山先行存記。（嵩崑在书眉批曰：“凤翔已故矣。”）将此由六百里各諭令知之。欽此。”遵旨寄信前来。’（按此上諭亦見《义和团档案史料》上册，四三六頁。）等因，承准此。除欽遵分行外，相应恭录备文飞咨請煩查照，欽遵施行”等因，到本軍督大臣。准此。除分行咨札外，相应备文咨行貴副都統查照，轉飭所属各队欽遵施行。

長順致嵩崑电〔八月〕初三日

訥。嵩大臣鉴：冬电悉。江省請停战，俄队仍前进，以带兵官不能主

也。前月望，茹总监工致书鈕都护，意在重整路工，以八条为約。弟处均照行，以为从此罢兵矣；不料鈕派人递回书，茹派兵送成使人，該俄兵为我营勇所伤，以致俄队进攻，阿城失守。現复派員前往哈尔滨，重申前約，先商停战，未知能成否。近接各处电，奉天折差廿二出京，廿一見派人入京，乘輿尙駐万寿山，廿日奉旨："李鴻章著授为全权大臣，便宜行事，欽此。"中外和局定矣，未知如何了局耳。省中无队可拨，貴处此时只有归攏队伍，择城外要隘深沟高垒，并力扼守，不輕出战，最为上策，胜于添兵多矣。順。江印。

嵩崑致寿山电〔八月〕初三日

寿帅鉴：适有茂兴站营务庆差人来文，拟将留訥軍械整兵赴援，并向弟請兵助剿。奈弟城之兵，前遵示外开防江，城中仅六百卅名守城，不能再开。〔崑〕。江电。

黑龍江茂兴站营务处幇办慶山致嵩崑电

嵩都宪鈞鉴：窃庆山系黑龙江省营务帮办，只緣敝省軍械等項缺乏，派領之員沿途迟緩，所以各处告急者竟无枪械援应。故寿帅发令飭职来茂探催。所幸奉天三营已到，日昨領智利快枪之庆楨早晨到茂，随时督令起程奔省。电达寿帅后，乃今卯刻接奉寿帅复电：所有运到枪械子母，均著統行运回訥城。并张营官队亦归都宪听候調用。盖緣敝省被俄人日逼日近，兵队疲憊，实难与之再战，敝寿帅定于初四日亲赴前敌議和。如大局难挽，以死报国云云。聆悉之下，悲憤焦急。随差人飞追过去軍械車队，以便听命办理。无如敝省势局既已如此，职惟有将此追回軍械官兵整备，拟即赴援。然人数尙不滿千，似乎迎敌过单。合无仰恳都宪代为多筹兵馬，垂念邻封国家世仆，以援危局，庶国家之事，江省生灵不独今日幸甚，倘能由此得手，归复旧业，邻封平靜，天下共享大福也。情迫不已，直求拯拔，千祷！万祷！候示。叩电。

嵩崑复慶山函

为复知事：

頃据茂兴站馬差于今日申刻持呈黑龙江营务帮办庆鈴片，閱悉。惟多筹兵馬，敝訥兵亦无多，通盘不过二千之数，除护城一营，余皆遵依寿帅来电，均拨北江一带屯(原作郁)扎御堵。現下敝省各处危急，与訥接壤之阿城亦失守矣。彼此同病，万无代筹兵馬之策。至貴省餉械，虽經寿帅电著留訥；时局至此，本大臣亦未便擅主。前已由敝处电达寿帅，設法恢复，不可一战瓦解。好在庆委員并奉天三营已抵茂站，倘冀并力合师援剿，仰托神祐，亦不难一鼓蕩平俄逆矣。是所祝盼。

嵩崑为請領軍餉咨長順文

欽派义和团練大臣鎮守伯都訥等处地方副都統加六級紀录三十二次嵩为咨明事：案查前于本年六月間接准省文，因外夷起衅，由訥选練兵丹五百名，作为保安一营；又挑护城步队百名，四出分路远探軍情馬队五十名。复因吃紧，挑練保安右营步队一营，左营馬步一营；緣无軍械，以致未能及时挑齐。屡經由省咨領軍械。前于七月二十八日續領軍火到城，始将馬步各队陆續挑足，业經扼要分扎各处防守，并与各营官兵初发小口分。嗣因俄逆至琿春、三姓放火，攻我疆土，軍队未能得手，以致失守；及宁围未解，边境腹地处处戒严，已有省文。又經翼长文內，据六起四扎兰委参領承銓报称：哈尔滨俄逆所到村屯，悉行焚烧，凡遇华人，不論男妇大小，尽行屠戮，遭害者不下数千村，被烧者不下万戶。又据陶驛探报：江西太平庄等处洋人，及天主(原作誅)教与官兵打仗，焚烧民房不計其数。各等情。第該俄寇到处横行，杀人放火，猖狂至极，全賴各队敌打，保守疆土。稟省挑各軍薪水，是否悉照边軍章程开支。是以将敝訥保安中右步队两营、左营馬队一营、亲軍一哨，所有該官兵应支薪水，应否均照边軍开支各

緣由，先后备文咨省，均在案。

惟思前經將軍奏折內，于外五城各挑旗队一营，专作护城。第訥地系在奉、吉、黑龙三省适中，兼三面滨临大江，又有教匪，各盜乘危萌乱，若无兵力，以何弹压保守地面。而虽挑两营步队，馬队六哨，乃緣水旱两路甚属辽闊，头头是道，随飭各队择要分守，倘不敷用。复又由省咨拨銳、胜两营来訥，与各队分扎沿江要隘，堵御俄逆来路。虽属稍可分布，总不如多練队伍，方能固守疆圉。但念需項虽艰，故未加添。現在敝訥挑足步队两营、馬队六哨，除一营业已入告；下挑之步队一营、馬队六哨，攸关日支口分，应否奏明？理合备文飞咨欽命吉林將軍大臣长、副都統大臣成查照施行。

寿山准备自殺致嵩崑电〔八月〕初三日

嵩大臣鉴：江电悉。今日之事如万一可为，岂不欲背城一战，无如地方人心已散，新营兵力太单，而俄人有言，如我不开一枪，彼亦决不伤害一民。无間此时言战胜否难定，即使能胜，亦无后継；而一經失信，江省无数生灵，皆尽置之死地矣。再四筹酌，只好以弟一人而贖万人。俄人現已逼近，无庸弟往。弟赶紧料理未了各事，稍有头緒，即当永訣！軍械、連营仍請留訥庆委員处，已另飭矣。山。江印。

双城堡协領玉崑呈嵩崑文〔八月〕初五日

双城堡花翎协領玉崑为飞行移呈事：左司案呈：現查阿城被俄兵攻陷，該逆將哈尔滨老巢接連阿城西北一带盘踞，声势联絡，业在堡之迤东西，出哨探，焚燬村屯，烽火四起。复据探兵回报：已焰至三家一带，相距堡城觉近，而彼俄逆倘有猖獗西向。今堡属平坦，虽將要路分兵堵击，及城中严加防守，实恐不虞。再前守阿城各統領所带各軍，均退过拉林河西南一带屯駐。現堡属势孤兵单，值此強敌西犯，則堡城危在頃刻，万难保全。惟思訥城系与堡境邻封，仅恃兰河环繞之障；倘唇亡齿寒，恐有防不胜防之虞。望速拨队来堡救援之处。除

飞报将軍衙門外，理合由八百里备文飞行移呈貴伯都訥副都統查照，速拨訥軍来堡应援剿击施行，須至移呈者。（按：嵩崑在书眉批曰："双城告急，訥亦无兵可拨。"）

嵩崑致長順函

鶴汀仁兄将軍麾下：

至契不套。同事軍务，同袍患难，同舟共济，同心协力，于朝廷大局方能有济，疆土或者可保。昨有由省来商人传言，明月川总統与兄台因整頓营規不允，月川一怒而去之語。月川老于戎行，頗有名望，旣經奏明任为总統，何以不听其整頓营中之不肖耶？旣以重任倚畀，千万不可掣肘。营中統領不能約束兵丁与营哨各官，非止今日。无事則不过惰軍，有事若仍泄踏，此初后路失营，因三姓城失守，銳气一敗，琿、富継之，大荒地之搶已驗。今日俄到，阿城必然难守，搶市則能，御俄則散，此情接仗，焉能有济！此昨接来电有和議之事，弟复电有免得生灵涂炭之語也。明知兵不能恃，一經見仗，遺笑外国，不和何待？以弟愚見，如果有其事，吾兄仍須急将月川兄請出，先办軍务，俟請見之旨回省，如着来見，再交卸进京。現营中賞罰均听其主裁，或营中素无紀律之官兵，令知五月卅日之上諭，稍知畏惧，不敢疏泄放恣也。蒭言之献，望其采择。此請升安。（原注：抄上諭一紙）

敬再启者：当經查点运到枪械，惟林明敦枪配带子母，与文不敷，核計共少子母五千顆，据差員禀称，机器局赶办不及，未知是否确实，望祈分神查明示知，以免舛錯是祷。

長順致嵩崑咨文

将軍衙門为咨行事：兵司案呈：本年七月十八日准署黑龙江将軍寿咨开："案照光緒廿六年六月初五日具奏，为兵事日迫，亟宜拟定办法，等因一折。除俟奉到朱批，再行恭录咨行外；相应恭录原折备文咨行。为此，合咨貴将軍請煩查照施行"等因，前来。相应抄单呈請

咨行伯都訥副都統衙門查照可也。

寿山折

奏为兵事日迫，亟宜拟定办法，恭折密陈，請旨遵行事：

窃前据爱琿防营电禀，俄界有天津拳匪肇乱之說。当經电詢北洋大臣裕祿，粗悉顛末。其时各国兵輪已集沽口，自派队伍入駐京津，聞之不胜疑虑。正探訪間，电报中梗。自是传言不一，有謂英法联九国之师，以四款相要挾者；有謂英人已据唐山，法人已据大沽，并提督董福祥、馬玉崑等軍已与开仗者。虽不审所言确否，然武卫左路一軍，已由錦州等处調赴畿輔，則非徒匪乱，必有外衅可知。各国覷我积弱，謀之已久，則一旦开衅，极口要挾，亦可知。

愚以为时势至此，有不得不战者一，有不可不战者二，有不可失机会者亦二，請为皇太后皇上略陈其概。彼族既以全力相压，不饜其欲，必不止。姑无論他項要挾，卽以賠款計之，为数必不能少。現在度支竭蹶，財力已殫，賠玆巨款，自非添借洋債不可。江海各关、淞沪等处盐厘貨厘，皆已押抵；添借洋債，又非出押內地厘税不可。利权尽为他人所据，如此尙能自振乎！且我愈退而人愈进，我愈畏人愈欺；再有似此之事，又将何以应之乎？此不得不战者一也。从前承平日久，民不知兵，故甲午一役，营勇見敌輒潰。今日情形，稍不同矣。前事未远，負痛方深，将士半系閱历之人，各省亦多精練之卒，正宜及其鋒而用之，此不可不战者一也。以拳匪之多，可以覘民心之忿；以洋人之横，可以覘敌人之驕；以我之忿，当彼之驕，故华盛頓起而逐英、普魯士用以破法；此不可不战者又其一也。

从前外洋失和，皆系一国专心一意与我为难，今則各国皆为謀利而来，一有挫衄，各生疑忌，其势可乘，此不可失之机会也。且彼远涉重洋，我不与彼爭于洪涛之中，而陆路截击，以靜待动；彼既悬軍深入，前后不能相顾；此又不可失之机会也。伏乞圣明毅然內断，决定大計。

京师为天下所系，尤乞皇太后、皇上示以鎮靜，万万勿动摇以固根本，而安人心。至于东北边防，自履江任則已逐事整頓，其要隘向未設防者，亦經移緩就急。近并将临敌战守之要道，分段策应之机宜，时与諸将弁討論而講求之。盖中俄建修鉄路以来，強邻日逞貪謀，每借运料运物之便，夹带軍器，雅克以西工作，近多搀用俄人，俄商捆載貨物、携眷来往者，日絡繹不絕于道，故不得不早为之計，非因津沽事起而始然也。現因风鶴告警，頗有急拨重兵保护鉄路之說（原作所）；彼之观衅而动，可概見矣。惟三省必須互相联絡，不分畛域。窃謂京师紧急，应由奉省拨兵入卫，以期速捷。吉省由驛路，江省由草道以次递进，奉省紧急亦如之。江、吉紧急，奉省亦拨兵援救，庶几首尾銜接，一气卷舒。比已商之增祺、长〔順〕，酌度見复。是否有当？恭求明訓指示，俾共遵守。江省备調之軍，业飭預备，如須拨兵入卫，一奉諭旨，立即接續成行。除另电奉省飞馬递送各国事务衙門代奏，并将到任后体查一切詳細情形赶紧奏报外，謹再专弁恭折密陈。伏乞皇太后皇上圣鉴。請旨。（按：嵩崑在书眉批曰："此件因驛不通，未去。"）

鋭勝中軍統領德勝稟嵩崑帖

都护大人麾下，敬稟者：

窃职前奉軍宪札飭：鋭胜中軍統領德胜，速带所部前往双城三营、伯都分扎二营，是为至要。职接奉之下，随飭前后营管带等督带队伍，开往伯都填扎在案。职于月之十九日带中、左、右三营陆續由省开拔，二十五日行抵双城防所。随派妥实弁兵，暗为偵探。复据探称：阿什河二十四日业經失守。职思阿城已失，双城即为前敌之师，其双城旗民新成各营，实难倚靠，恐誤軍情。为此仰恳宪台恩施格外，可否将职軍前后两营飭令填扎长春岭一带防守，不但各营遇事联絡一气，而免俄兵竄越，以备堵御；其职軍官兵皆系初次入伍，大半旗仆乡愚，事事多有未周，望祈大人分神格外指教，勿相观望，则感大德

无极矣。

再，职甫經到防，諸事未就，阿城失守，而双即为前驅，不然則职即匍匐到訥，處請宪安。职所陈各节，系为軍情吃紧，顾全大局起見，可否之处，伏乞宪裁指示遵行。职德胜謹禀。

再，謹将职軍探报各統領管带現扎处所，繕单呈閱。呈开：么統領現扎对店；鈕都护、赵統領、穆統領現扎青山堡；果帮統現扎大岭；后路前营管带富、王現扎牛头山。

嵩崑致長順电〔八月〕初八日

长帅鉴：适姪爱心太来見，說其家与倭色二家眷，在北渡口被仁字軍搶去車馬，堂客步行在半路；西統領已派車去接矣。仁字軍如此凶恶，可否轉致增帅？崑。庚印。

嵩崑致增祺、晋昌电〔八月〕初九日

增、晋帅鉴：庚电悉。〔怀德〕三营初四日由卜奎失后潰，統哨各将就近过江西，大队由站道回訥，絡繹不絕，搶車夺馬，势凶，速設法来救。〔崑〕。佳印。

長順为义和拳不可信致嵩崑咨文

将軍长咨开：案准琿春副都統咨：以前准奉天来电，拣派法师郭仲三带領拳勇三百余名赴琿助剿，屈計即可到吉。該拳勇需用刀布等項，現在烟集岡无从购买，希由省城代为备办等因。到本軍督大臣。准此。

查近来义和拳民多系假冒，即如前从奉省派来法师敬际信，其在沿途經过地方，竟借查拿教民为由，百般騷扰，稍不遂意，立加殘害。迨至吉省，又不自赴前敌，逐日糾令拳民披发持刀游行街市，将反教之张姓医生捉杀剝皮支解。当經省城旧有拳民試其毫无法术，于七月二十日夜将敬际信杀死，并将余党悉数拿获。并在敬际信箱內搜

出銀两洋元、首飾、女衣、洋枪等物，訊据余党供，系在途搶来之物。現均监禁，俟訊明首从，再行懲办。

奉省亦以义和拳派为前敌不去，百般扰民詐財，不服管束，向总局勒索物件，継在店鋪私卖枪械。經清、溥两大臣将北团法师刘西祿等綁縛，令其請神，不来，立斬十三名。并派队到北关天后宮、三皇庙、龙王庙三处，擒斬六十多名。获小孩百余名，念其年少无知，准原家領回。起出財物无算，余均逃散。前拟由鉄岭派赴琿春之常法师等，聞其逗留不走，亦經該处地方官派兵法办四人，余亦驅逐无存。各等因，电函知照前来。

是拳民諸多假冒，大抵游匪逃勇溷迹其中，所云临敌不惧枪炮，如何法术神奇，要皆輾轉传聞，究竟无人目覩，轉不若无此拳民，方免为害地方。所有郭仲三等，自勿令其前往，刀布亦勿庸备办，以免滋扰。除分行咨札外，相应备文咨行貴大臣，請煩查照，希即轉飭各营，一体遵照，望速施行。（按：嵩崑在书眉批曰："似此咨文，其不信心可知。然义和拳果否神驗，在誠心则灵。"）

增祺致嵩崑电〔八月〕十一日

嵩大臣鉴：电悉。仁軍潰队，已派員速往接收。并电长帅先派員就近截籠，方不致散而为匪。再卜奎是否为俄所据？示复为盼。祺。眞印。

嵩崑复增祺电〔八月〕十二日

增帅鉴：江省初四失守，寿帅殉。仁軍潰，无統哨，霸渡不散，乱搶难民；速派員来救。〔崑〕。文印。

長順为与俄人議和致嵩崑咨文〔八月十二日〕

吉林将軍长为咨会事：照得本将軍前因俄监工茹格維志函請保路停战，当派花翎記名副都統协領达桂，領委員往議；并屡飭各处暫

行防守，勿遽（原作据）开仗，在案。兹于本年八月十一日据协領达桂电称："职昨抵拉，有先派往哈尔滨通事貴祿由滨旋（原作施）回，并带回俄提督沙哈罗甫俄文照会一件，大意謂保鉄路而来，两国开仗，均由我兵招衅，至于停战，由伯力总督作主，須职自往商办。并据沙面称，如华兵不动，俄兵决不前进开仗。請速办照会伯力总督公文，飞递。职卽由滨乘船赴伯。并請通飭各兵团一律停战，勿再开衅，俾免棘手"等語。

本将軍查現旣派員开議，自不能不停战以待。誠恐未及周知，自应通行各处，免致再起衅端。除电复該协領，并分别咨札及照会俄伯力总督外；相应由六百里加紧备文咨会。为此，合咨貴副都統，立卽严飭各軍，实力防守严堵，毋得开战，亦不得見有些少俄兵，希图便宜，貪功邀击，致障大局。望速施行。

長順为停發官俸、公費致嵩崑咨文

吉林将軍长为咨行事：照得吉林各营薪餉，多仰給于京师，官兵俸餉亦半由內省协济。現在中外开衅，京师戒〔严〕，西道梗阻，餉源已絕。宁、姓、琿三边寇深，哈尔滨腹地患大，前敌后路各軍，紛紛請餉，日不暇給。当此大敌在前，餉无后継，甲丁虽壮，庚癸頻呼，其何以克敌而制胜哉！

前奉諭旨，飭令就地筹餉。至今尙无可筹。因廉俸一項，本系頒自朝廷，以之报効充餉，分所应尔。公費一項，本归营中公用，近来統領、管带竟視为应得之款，据为己有，亦应移緩就急，充作餉銀。自本軍督大臣、副都統、团練大臣以下，无論滿汉文武大小各官廉俸，自本年七月起，一概停支；各統領、营官公費，自八月起，一概停发；均充餉需。为款虽微，不无小补。除出示曉諭外，相应备文咨会。为此，合咨貴副都統，請煩查照施行。

長順为与俄人議和等事致嵩崑函

书农仁兄大人麾下：

頃据前途报称：宁古塔已于初五日失守，想麾下已得确聞。惟思貴城各营零星分扎，相离較远，深恐敌兵大股来扑，一时驟难調集。倘有一处失利，必致掣动全局，不可不先事預防。况兵力分之則单，合之則厚，与其分布各处，呼应不灵，不若联络一气，互相应援。务乞費神，赶紧設法将分扎較远各营，調就近扼要駐扎。一营有事，則各营往救。务使声气相通，严密防守，是为至要。

再，昨派达协領桂前往哈尔滨議和，兹接来电，据俄沙提督云：我兵不往挑拨，彼必不与我战。至于停战一节，仍須伯力总督作主，等語。現已飭达协領由哈〔尔〕滨径赴伯力矣。尚望麾下通飭各营，約束兵勇，不准輕自出营，致启衅端。当兹和局已有端倪，万不可稍事张皇，致坏大局也。特此布聞。敬請勛安，惟照不具。愚弟长順頓首。

再启者：昨接热河来电："传聞洋人于七月二十一日进都，占据京城，董軍駐守西城。是日圣駕改装西幸，究往何处，何人保駕，毫无确耗。聞崑中堂、崇公爷、徐中堂在朝，并聞有裕寿帅陣亡之信。洋人进城，搜掠各府，并不杀害，官民逃避約有十之七八。"又据山海关来电："李傅相业于七月二十六日入都，定于二十八日开議，若我吃亏，和局可成。京言如此，未知确否。"各等語。并风聞康有为亦到都中，传諭居民人等，各于門首竖立白旗，上书"康王大皇帝"伪号，卽不杀害云云。若果如此，則大局何堪設想矣！知关錦念，用敢附聞。弟順又頓。

程德全稟嵩崑帖

都护大人麾下敬稟者：

俄兵于初四日至卜奎，眉帅殉节。現在城外尽扎俄人，文报不通。兹特专丁，将金藏入衣內，繞出，报递一切細情，均詳增、长两帅

禀中。敬求鈞閲，加封轉遞，为叩。其大局应如何議和办理之处，尤祈俯念亿兆生灵，速施法力为祷。耑禀。敬請崇安。卑职程德全謹禀。八月初六晚。

程德全禀增祺、長順帖

督帅、将軍大人麾下敬禀者：

窃卑职一介寒儒，蒙眉帅恩遇，于七月廿一日派赴爱琿前敌督队。（下略，按此禀亦見程德全著《庚子交涉隅录》中）。程德全謹禀。八月初六日晚四鼓。

嵩崑复程德全函

雪楼仁兄大人閣下：

頃于八月十六日接得来函，始詳近日俄情。所寄增、长两帅之禀，已竟加封轉递矣。弟处人民不甚惶恐，現在地面安靜。其应如何議和之处，昨奉长帅来文，已派达协領桂在哈尔滨与俄开議，已有端倪，先行停战。謹此泐复，敬請升安。

黑龍江將軍衙門为攔截寿山灵柩致伯都訥副都統衙門咨文

黑龙江将軍衙門为飞速咨行事：查俄国大兵現已抵至省西，依水扎营，正拟求和間，而署黑龙江将軍寿山被逼殉难，灵柩乘車下行。現在俄带兵官要求非見本尸不能相信。查由車乘尸，派員追赶不及，惟有札飭路記防御，会同茂兴站駐扎之义胜軍官兵一体速查，如有寿将軍灵柩，或由船行，或由陆道而走，即行阻止，不得擺行，以解危局为要。倘护兵不允，即硬行由船将棺柩取下。現在俄統兵官若不見尸，必疑詐死避事，决不輕饒省城。千万拦回，是为至要。相应由八百里飞咨貴副都統煩为查照，尅即逐回施行。

齐齐哈尔副都統薩保致嵩崑函

五叔大人台覽:

江省战事始終皆將軍寿主持,一字姪不得知。及俄人逼城,方与姪一商。本月初四日俄城南扎营,于將到时,寿云:亲見俄人商和,以救众生,令姪办理一切后事,并留三大处而自尽忠。不料安心害众,于午前在府自尽。竟早已安排众亲兵保护出城,俱带快枪,三大处亦均同逃矣,无人敢阻。現姪与俄商和,以救合城万万之众,而俄必要將軍之死尸为証。姪令人赶至头站,寿子七哥命众兵开枪打回。現众生保得否不敢知,姪生死更非所知。寿手下有人,生前必將折做得,难保不仰五叔代奏。見其折务勘酌为祷。

再,此次起于他一人,兵权一人专,至此盖棺逃走,一兵皆无,印信堂司找来。姪困一空城,三大处連兵代餉,同他全去。初三日晚上尙言留三处总理言明矣,余兵亦留于姪,令五司八旗相帮,以了后事,或能留城,或暫退;言之似眞。今遺害于姪,假全露矣。如此安心,折奏又不知如何做,有遺害矣。姪此中寃枉,一言难尽。倘能保全生民,姪生死无恨矣!詳細如能再叙,卽为幸也。姻姪薩保匆匆拜具。

薩保致嵩崑函

书翁姻叔大人麾下:

接信,知舍弟等于廿八日起身赴省,一切关照,感佩銘心。江省已至垂危,敌距城四五十里。此祸端实眉峯一人主使,姪并未与聞,一者不掌兵权,二者寿亦自专。自四月聞警,卽紛紛調兵,日日繁忙。

至六月初十,堂齐,忽对姪言,已发六百里文,著各路十二日准开仗。姪劝以勿急,置若罔聞,藐視之形,見于顏色。十一日忽又追文不打矣,姪言极是,必三省联絡,此时謹守可也。寿亦云如是。十三日忽又发八百里〔文〕,十五准打;众人无不焦急,寿又以軍令吓之,无敢劝者。十四日忽又追文,近則追回,远者不及。俄在大岭,一知此

信，立打电到国，停工逃走。此时尚不至大坏。寿十五日忽又遣两营兵官到富拉〔尔〕几云，請盖监工，不来，则捆至省中。此言一出，金祥、吉祥同兵与士夫，将富拉〔尔〕几已搶劫火燒矣（旁注：十五晚間）。即如是，尚不大坏。又屡催爱琿开仗，打了俄弁兵空船，并打死郭米薩尔；俄又不肯失和，执白旗，亦打之；洗沐在江，亦打之；又催过江去打；由是惹恼俄兵，大队一至，爱琿即失。連三攻打，我兵丧亡大半，中人在黑河者数万，皆死，金矿三处，中人几十余万尽丧矣。幸凤集亭①老成有守，退而坚守，敌不易前进。不幸集亭因昼夜操劳，器械全失，兵单，亦无接应，生将一好人急累而死矣。从兵无紀律，一报而統領陣亡，再报而全軍尽沒；敌人无阻，海拉〔尔〕、墨尔根均失，三路皆将逼城。至七月十五日，虽遣人請停战議和，亦不允矣。

七月廿六七日，省中商民慌慌，寿尚不自悔，仍然假为忠勇，装出杀妻絕子之事，要赴前敌；夜間合家搬走。众人聞之，商民不二日均逃矣，城中一空。寿至此惛憒不堪言矣！廿八日忽云不到前敌，領五司八旗进京，匡王保駕；第二日乃言酒醉混言，能死也不出城。八（原稿作七，誤）月初一、二、三日俄兵将到，又言到敌自見俄人。初四日，俄城南扎营，竟入棺而死，一人不知。朝令暮改，一意百回，忽而定打，忽而欲杀妻子，忽而弃城勤王，忽而以一生救万民；至此，竟如此害人，其心不可問矣！遺折生前做好，其必拉姪于祸中，断然也。倘能于长帅、增帅处代为剖析，则虽死无憾矣。

再，粮餉未必不到訥，三次总理，言留与姪共事，乃同逃于棺出之时；又带众兵；想其生前与众共謀，可知素日待众一心，倘临分用，姪孤人而已。今困空城，难保众生不受炮裹，一死尸犹不留之，为正誠心害人也。此天数耳，尚何言哉！姪婿薩保，便草此。

嵩崑致長順电〔八月〕十八日

长帅鉴：昨日晚遵电示，遣通事李福喜执白旗往北江見洋人，告知和

① 黑龙江副都統兼北路翼长凤翔，字集亭，汉軍廂黄旗人。駐齐齐哈尔。

局已成。該通事去后，于今日申刻返回禀称：俄馬队百余名，后仍有步队，已过江，来訥界北下坎扎营；声称，訥兵枪械均交彼手，則不进城，由訥路过往赴奉天、旅順。弟已备牛一条、白面茶叶等物，遣人送去款待，未知其意果否不扰訥城。或將我队調城东十余里，严陣以待。〔崑〕。巧印。

長順为与俄人和議已成致嵩崑电〔八月〕十九日

登依勒哲庫占轉递伯都訥嵩都护鉴：頃据达协領电："十七日午刻晤沙提督、副监工，鉄路和議已成。滨聞东路有俄提督爱固斯脫夫、池查闊夫、吉林格罗斯三員，已由塔西去。依、沙等云，专为勘路平乱先导，我兵不动，决无战事；达聶尔、李佑軒所云皆同，断无攻取之意。速請宪台飞飭各处官兵，遇見俄兵，派人先执白旗，免带軍械，万勿妄动，民莫惊惶搬移。如离省較近，派員于百数十里外先执白旗迎接，免战，城外采办备俄兵栖止处所，并与俄官爱、池、吉等預备住处，优为款待，以篤邦交，而全民命。职等十八由滨回省，令貴祿星夜馳驛旋省，面禀一切。如在俄兵以前到省，更好安置；否則，切請如此办理，免启衅端"等語。希麾下飭知各营照办。长順，效印。

俄軍官連年剛波夫致嵩崑函

海拉耳馬队官第五十五号。伯都訥副都統鉴：請大人飭令与四屯民等，如有誰家藏匿鉄路物件，或者材料，应急速送至鉄路总管，是矣。切切。海拉耳带兵官馬队連年刚波夫。

吉林將軍等致嵩崑咨文

欽命吉林将軍、副都統为咨会事：案据委員达协領桂电称："十七日午刻晤沙提督、依副监工，鉄路和議已成。滨聞东路有俄提督爱固斯脫夫、池查闊夫、吉林格罗斯三員，已由塔城西去。依、沙等云：专为勘路平乱先导，我兵不动，决无战事。达聶尔、李佑軒所云皆同，断

无攻取之意。請飞飭各处官兵，遇見俄兵，派人先执白旗，免带軍械，万勿妄动，民莫惊惶搬移。并与俄官爱、池、吉等預备住处，优为款待"等語。和議已成，中俄万无战理，彼此往来，必当执用白旗，免带軍械。惟此系哈尔滨沙提督及总监工等所說之言。其东北两路俄兵，尙未知晓，各营如用白旗接俄官时，务先将此意向其告知，免致彼此誤会。务須严飭各营，万勿輕出开枪，致釀衅端，不可收拾。相应备文咨会，为此，合咨貴副都統，請煩查照、轉飭施行。（原注：八月廿日来文）

嵩崑为伯都訥被俄軍侵佔致長順函

鶴汀仁兄将軍麾下：

前寄悬函約已接到。廿七日洋查街官百过尼木克住衙門，弟想衙門已占，似不用清官矣。弟病纏綿，气弱已极。吉林五城均皆如此。不知英都护①、鈕都护②、依协領③、署缺宁古塔双都护④，伊四位均在何处？想五城情形仿佛，究弟等应否回省，抑和約八条中有此一議否？有官无权，无人办事，官役均散，无从着手，倘洋人以事来交，如何办法？若办不行，伊仍到省麻番商催。弟再四思維，无計可施，究应如何，惟悬吾兄台大人詳細指示，以便有所遵循。弟痰嗽稍觉輕減，現又痢泄，气弱体瘦，終日困臥。惟悬吾兄大人早为示下，如何安置弟等，实为德便也。专此草泐，恭請勛安不庄。愚弟嵩崑頓首。病弱手顫，草草不恭，望恕。

伯都訥副都統衙門印务处致吉林將軍衙門咨文〔十月〕

印务处呈为先行咨报事：窃緣伯都訥前被俄兵进城劫庫放獄、作

---

① 英都护，指琿春副都統英联，滿洲正紅旗人。

② 鈕都护，指阿勒楚喀副都統鈕楞額。

③ 依协領，指依英阿。

④ 宁古塔副都統双龄，滿洲正白旗人。

践仓廒粮石、以及銀錢軍械火葯各庫，衙署、文案、捐税两局賬目等項，蹂躪不堪，势甚猖獗，合城旗民男女东奔西逃各情；除俟查明另文咨报外。再俄人将本副都統于八月二十八日夜与隆盛号商人許著一同乘坐洋車，晓行露宿，閏八月二十六日至呼伦貝尔地方，于九月初三日由海拉尔起程，送至齐齐哈尔城。經敝城官商将本副都統往接，于十月初二日抵訥。往返六十余日，一路辛劳，莫可言状。

惟本副都統前因痰喘泻痢，办事維艰，曾經函請将軍代奏，并恳由省遴員署理等情去后，旋准示复，因省垣不得其人，未蒙允准，不料被俄官胁去未回。适經統領左翼协領西隆阿回城护理副都統事务，收募队伍，招集兵勇，保卫城池，借資弹压，地方尚属安靜。本副都統旧疾未愈，带病行走，在途又受风寒，日漸增剧，力疾到城。下車伊始，又加痰喘，骨肉如拆，四肢孱弱，精力益微，不能久坐办事，若非靜心調养，难期就痊。所有印务、保护城池一切事宜，仍着該統領西隆阿暫行护理。遇有紧要事件，副都統不能不帮同商办，保守地面为要。是以具情仰恳将軍鉴核俯准，据情代奏，候旨遵行。副都統調养疾病稍愈，卽行函商办理。須至咨者。

嵩崑为报告被擄經过致長順函 十月初六日发

鶴汀仁兄将軍：敬启者：

訥自俄兵占踞，一切情形，曾于随时肃牍咨报，已荷青鉴，去后。于前八月二十八日，俄弁突将弟擄送彼国，沿路披长途之晓风，寒侵蔗帽，掛樺林之殘日，影逐絲鞭，一切苦况，不堪枚举。于閏八月二十五日行抵海拉尔地方，适与江省候补县程德全号雪楼者，同住十字医院。后八月二十九日，有俄大員举酒大教場，似乎祝告将弟与雪楼令回，云均无事。从此无羈禁之态。

九月初三日遣車送回，十六日至卜奎，送至薩吉亭府。是夜吐泄不止，調养七八日始痊、起程。然周身弱不可支。訥城官商往接到江，廿四日起程，至十月初二日到訥城。又沿路风霜，大病卧床，現延医

調治。据云：年近七十，血痢百余日，不易調理；兼弟甫經到訥，一切心緒未定；自应先为恳祈吾兄，惠将弟之一切被擄、往返情形，具折代奏，候旨遵行。惟副都統印务，現为协領西隆阿护理。該协領尽心地方，整頓营务。現訥人心安定，鋪面漸均开市。护理此缺，人地相宜。弟病軀延纏，血泄仍旧，日須五六次，瘦如柴立，心气不接。現服温补小剂，似乎稍愈；然气敗若此，非一半月可望痊也。該員乃将軍陶鎔之才，深知有素，亦望鈞裁。除备公牍咨报外，是以肃恳敬請勛安，鵠待复玉，維照不宣。愚弟嵩〔崑〕頓首。

敬再启者：弟前因病剧，函請派員接署，不意被擄走后奉到复函，选派乏人。現在将軍札委护理副都統印务协領西隆阿，老成稳練，办事实心，整頓地方，不遺余力，足能胜任；惟望鈞裁派署为祷。弟〔崑〕又頓。十月初六日发。

長順复嵩崑函〔十月〕

书农仁兄大人麾下：逕复者：

专弁来，賫到手华誦悉。以违和之軀，应付洋人，甚費苦心。弟处前来俄官瓦西利业甫，带兵数名，住恆升庆，尚甚安靜。三十日又来俄官一員，带百五十馬队，住轅門內，将弟及所属旗民各員馬匹，強牵殆尽；其驗銀庫、点队、抛軍械子葯于江中，与尊处略同。所幸兵及器械，率多早为掩藏者。昨复裹坏火葯局，并搶銀元厂，以致人心皆甚惊惶，今晨始去。訥通額之兵，即飭全营翼长調回。至派員接署一节，敝属人員亦大半逃匿，难为选派；惟望吾兄耐心調养，天相吉人，定与勿葯，以符俄官之祝。和局有緒，事亦不繁，未便更易生手也。泐此布复，敬請痊安，統希亮照不备。愚弟长順頓首。

伯都訥副都統嵩崑告示

为曉諭事：

窃本大臣此次远行边城，两月之久，昨于十月初二日回城，始知

新城住戶鋪商各家，均被流民散潰各兵实为飢寒所迫因之搶夺，并非得已之举。本大臣深明此情，頗为矜恤。而被搶失物之家，因劫自尽之命，深为痛惜。无辜遭惨，天理世界何在？然該匪种瓜得瓜，种豆得豆，天道循环一定不爽。伏思不教而誅，豈称圣道。今本大臣諭知搶人流民、潰勇人等：从此諭后，务各速将所执枪械利器交来本城存庫，庶免各团长等望而生疑，致戕生命，本大臣心实不忍。倘該流民散勇等讀此告示依然不改，乃为劫內之人，非本大臣力可挽回，只能听其罹劫。若从此滌虑洗心，为安善良民，归入士农工商，仍安本来之业，毋得久假不归，尙不失晚节知悔；本大臣定赦前愆，从寬尽免前罪。尔流氓等倘仍怙恶不悛，依然強悍妄为，本大臣与俄国大兵約会，四面环攻，芟除尽淨；毋謂本大臣杀法太严，不肯网开一面也！切切特示。十七日发长春岭十六张，本街貼四张。

协領西隆阿为請求解除护理伯都訥副都統职务上嵩崑稟

〔十月〕

护理副都統印务掌左司关防头品頂戴花翎左翼协領西隆阿謹稟欽差都护大人麾下，敬稟者：

竊职于六月二十六日馳抵訥郡，当卽謁見我宪，多蒙格外栽培，卽日視事。所幸一切尙无隕越。玆于八月十八日陡有俄兵若干，窜至訥城，将我馬步官兵传齐点驗，逼收軍械炮位；潰散众兵搶掠府庫衙署，所有文武官員一概全无；是职之不能全顾，应議处者一也。嗣于二十八日晚，俄心叵測，将我欽宪逼携，时不准一人投見，声传搜职之信甚紧，无法，隐匿北門外民戶家，于又八月初一日只身潛迹江南，覔人抵省，将此情形稟明軍帅；是职之未能随从，应議处者二也。惟此次俄人作乱，扰害地方，潰散官兵，实非一城；职虽只身潛往他处，染病二十余日，逐日覔人魚貫偵探，俄兵出入訥城，絡繹不絕，实无法补救耳。

于九月朔日間，始探得俄兵陆續退出迨尽，初八日职卽由三盛玉起程回归訥城本任。十二日至牛封蛤勒地方，得悉城內賊匪窜入，各

乡練兵邀会俄兵拒敌二日，賊匪胆怯逃窜。十三日职即抵城，安查一切，得悉掌右司关防，将被携潛隐各情形，預为稟明軍宪在案。嗣奉札开，将副都統印务着职暫行护理。仍将賊匪入城搶掠并护理印信日期招队各情，亦报明在案。

伏思职一介庸夫，智識浅陋，吏治官民何得而有之。幸于十月初二日我宪回归，俾职喜出意外，当即呈交印信，推却不受，是以无奈、敬謹护守。惟查此刻交涉事繁，力难支持，倘有貽悞，应議处者三也。忽于十三日偶染时疾，延医罔效，迄今数日，又触前在新疆軍营各路二十余年感受风寒潮湿复作，实难膺事；恳請欽宪速即接收印信，并将左司左翼保安統領各关防派員祇領，俾职得以靜心回籍就医調养，俟稍痊可再行匍匐崇轅，驅馳左右。是否之处，理合惶恐，将副都統印信呈交，并各关防及回籍就医各緣由，肃具寸稟，恭候批示。敬請鈞安，伏乞慈鉴。职西隆阿謹稟。

〔嵩崑〕批：閱呈已悉。所陈均系实情，应候将軍来文派署有人，再为酌核办理。况当日乃省将軍札行之件，应候将軍示下为妥。十月廿五日

吉林將軍衙門復嵩崑咨文〔十月〕

将軍衙門为咨复事：兵司案呈："于本年十月十四日准伯都訥副都統嵩咨报：（中删，請参看本书 284 頁《嵩崑致长順函》）等因，前来。查該副都統既已回訥，自应仍接本任，俾資整頓。除俟驛路疏通，再行附片奏明外；相应呈請咨复伯都訥副都統嵩查照可也。"須至咨者。

交涉总局致伯都訥副都統咨文〔十月〕

总理交涉总局兼木植公司庆等为咨会事：案查前因軍务繁兴，交涉事务清簡，当奉軍副宪札飭，改为团練总局，办理通省团防一切事宜。現在中外和好，交涉事务殷繁；复蒙軍副宪奏請，将交涉局規复旧制，并派敝总理、协理、会办，督同各提調委員，专司經理。等因。茲

于十月二十七日择吉开用关防，接收視事。除分行外，相应备文咨会，为此合咨貴副都統請查照。須至咨者。

吉林將軍衙門复伯都訥副都統衙門咨文

將軍衙門为咨复事：兵司案呈："本年十月二十五日准伯都訥副都統嵩咨开：'照得本副都統經俄官逼脅、患症、及行程回訥各日期，前已咨省在案。第自本年六月起奉文挑兵，將江省累累解餉、运械，或派兵接送，或收訥庫寄存，加以土工并逃难閑杂人等，不下数万，屡由訥郡經过；更兼俄与江省开战，諸凡一切麻煩至极。当經本副都統督飭所属，极力巡防弹压，昼夜分心劳碌，致染痰喘、痢泻之症。彼在吃紧，焉能以病推諉，随奋力保守疆界間，接准將軍来咨：和約已妥。續于前八月十八日俄兵抵訥。自間心性素本庸愚，若会俄官面談两国和好，乃病体动轉維艰，倘稍慢待，致招生疑，恐誤事局，亦难保一方生灵；是以函請由省派員代理。旋准示复，并无其人。即力疾支持，与俄会面，言及敦睦邦交，設欲爭战，先以本副都統作样，万不可遽伤我軍民。詎俄官回答，即我將軍和約，决不开仗等語。随加意恭而优待。无如至二十八日夜，十余俄国官兵忽至寓所，言詣旗署有議商事件。揆度其势不詳，当即查訊文武各官，并无一人，故將印信令随从小心看守。随至署中，經俄官將本副都統立用洋車带走北行，夜宿荒郊，昼夜飡风，身受飢寒，苦之极矣。而病体天煖稍輕，天寒即重，百般焦灼，无可奈何。幸上天默佑，仰賴国家洪福，苟延殘喘，至海拉尔，俄官告知均已无事，始得本副都統送回江省。旋又吐泄，大病数日。九月二十四日由江省起程，于十月初二日到訥。症仍未痊。幸蒙將軍已派員护理印务，故而咨明照情入奏。本副都統一面覓医調治。惟查詢訥城自本副都統經俄带走后，該国官兵占居衙署等处，搜去庫存銀錢軍火，及仓粮，并放獄、蹂躪署中档案、捐稅局賬簿。該官兵尽数由訥將庫中銀錢載去。經署协領成林报省。后至九月初九日，突有逆匪二百余名，冒入訥城搶掠，經俄兵同練勇攻打逆匪逃走之情

形，經协領西隆阿詳省矣。乃本副都統到城伊始，观街市鋪戸全行关閉，軍民受害不堪言状，举目伤怀，随力疾安撫难民，并飭护印协領西隆阿等，带兵竭力守城。后經巡检郭家树与众商邀請之俄兵三百余名至訥，本副都統勉強会面款待，婉言商妥，准訥練兵一百五十名，令通事卢国邦管带兵勇，所使枪械經俄烙印情节；亦經护理协領西隆阿具文詳省。而本副都統之症，現仍未痊。維思訥属軍民，前畏俄兵远避，嗣聞无害归家，又被逆匪搶扰。現有兵守城，乃地面辽闊，鞭长莫及；兼时值封江道通，盗匪四起，人心慌慌，昼夜惊忧，若不照旧派队扼要分扎，实难安生。再东三省皆有洋人往来，現旣和約，尤当拨队保护，俾敦和睦，借資鎮靜地面，可安生业。应否布置，全賴我将軍主宰。其前經俄兵至訥，并未开仗，是我将軍和約周詳，始致軍民未受涂炭。第本副都統恭膺簡命，鎮守一方，遇此非常荒乱之难，曷敢病躯以染症貽大局。除飭已回該管各官，赶紧整理，将俄搜去各項，及逆匪入城搶扰、練勇陣亡、商民殉难身故各节，确切查明；容俟該員等稟报到日，暨未尽事宜再行咨核，并設法筹項、湊械練兵守城外；相应备文飞咨欽命吉林将軍大臣长鉴核施行’等因，前来。

当奉宪批：‘来咨以訥城始遭兵燹，継被匪扰，近时江面封冻，盗匪充斥，人心仍属惊惶。如果庫儲余裕，自当照旧派队分委駐扎，以安民业；奈自夏間軍兴以来，用度浩繁，而秋季边練各餉，絲毫未領，苟非万不得已，亦何肯驟将新陈边軍尽行裁撤。似此力求撙节，尙属左支右絀，是練兵之議不特餉項无出，軍械难筹；更恐俄兵因而生疑，諸多不便。为今之計，惟有劝諭就地紳商，多办团練，自相保卫。姑俟京中和局大定，再行奏請拨款，重整練队。至貴副都統前赴海拉尔，道途往返辛劳，自不待言。第际此时势艰难，自应加意調摄，赶紧将病治痊，照常視事。諒貴副都統素著公忠，定能力維大局也。仰兵司即行备文咨复。’等諭，奉此。相应呈請咨复伯都訥副都統衙門查照可也。”須至咨者。

吉林將軍衙門致伯都訥副都統衙門咨文

咨送事：案照中俄和局已定，前与俄提督高面訂，凡吉省各屯練会所用抬枪火枪，遇見俄国官兵，須將枪械呈驗报明数目，俄官驗后仍行发还，俾資御盜。倘有不遵，如被搜出，反致損坏，且將团民捆綁来省，徒滋拖累。除已晓諭省属居民知照外，誠恐各处未及周知，合將繕就告示三张，随文咨送。为此，合咨貴副都統，請煩飭属照录多张，迅速分投张貼，俾众周知，望即施行，須至咨者。

吉林將軍長順等致萬崑咨文

欽命吉林將軍长、副都統成为咨行事：案照中俄和局已定，俄員来吉极欲重修旧好，所有鉄路料件，以及电杆电綫，自应照章保护，而敦睦誼。曾与俄提督面訂条約十四条，除已晓諭省属居民遵照外；誠恐各处未及周知，玆將繕就告示四张，备文咨送，为此，合咨貴副都統，請煩飭属照录多张，迅速分投张貼，俾众咸知，望即施行。須至咨者。

吉林將軍長順保护鉄路告示

出示晓諭事：

照得中俄和局已成，俄員亟欲重修路工；所有鉄路电綫，均責附近居民看守保护。今將俄提督面訂条約，有应告知通省居民者，逐条开列于左：

一、松花江第二站蒸气車之机器与电綫、电杆等物，均被人窃去，須找在一处，归还鉄路公司。

一、嗣后鉄路如有損坏之处，惟附近居民是問。如該民能將損坏鉄路之人指出，管鉄路之人必与以賞賜。

一、嗣后倘有人損坏电綫，在附近某居民地界上，即惟某居民是問。倘能將損坏电綫之人拿住，献与鉄路公司，亦有賞賜。

一、鉄路分出段落，以便居民容易代为看守。倘鉄路电綫在某段損坏，即惟此段居民是間。

一、所有鉄路监工，以及当差人等，与电报局員，各段居民均应保护。倘伊等有受伤情事，即惟此段居民是間。

一、所有鉄路监工以及工人等所需粮食肉面等物，附近居民务須按照官定市价，卖与伊等食用。

一、嗣后各段所来之俄員、以及鉄路当差人等所需房間，应飭地方官代为寻覓。

一、鉄路所需劈柴，亦須官为代办，按照将軍所定价值給錢。

一、曉諭居民：俄兵不惟不欺辱伊等，且加保护居民，务当安分輔助俄国官兵，遇有匪人，知会往拿。

一、所有从前未領地价之人，均須赴哈尔滨見茹总监工，以便补領。

一、居民应輔助鉄路当差之人，載运木料等物，并求代寻以前之攬头，送与公司。

一、从前在鉄路作工之人，凡領錢米作工者，代为寻找其人。

一、中国地方官必須妥为設法，将鉄路丢失材料找着，送回方好；否則遣派俄兵，前往自行寻找。

一、地方官須帮助鉄路車馬，倒装物料，公司必按照将軍所定价值給錢。

以上共十四条，皆系俄員与本軍督大臣当面訂定。除派員分往各处传諭外，合亟出示曉諭。为此，示仰通省鉄路附近居民，一体知悉，务須遵照办理。倘有匪徒不顾大局，仍敢鉄路电綫毁坏，定行拿究，从严懲办，决不姑寬。其各凜遵、毋违！特示。

吉林将軍長順等征收捐税告示〔十月〕

欽命鎮守吉林等处地方将軍长、副都統成为出示曉諭事：

照得現据戶司稟称："本年五月間遵旨查明吉省厘税变通酌增税

則、剔除中飽、酌提归公等因，恭摺具奏，奉部复，曾經出示晓諭通行遵办在案。旋値猝起兵端，随致宁、姓、琿相継失守，各府厅等处，漸遭潰散兵勇紛竄滋扰，人民流离顚沛失所，以致各处税局員书抛而逃避，税課皆无收項。現在中俄和議已成，屡經出示晓諭各处軍民商賈，各复本业；并分派大員撫綏各城；并議拣留練軍队伍分派各处，以裨鎮緝。乃聞各处城乡人民，迄今尙有未能归复者。遭此突然之慘，民間之殘敝，公款之竭蹶，实难言状。現将应用队伍已經筹定，尙須筹备餉項。所有本省岁征抵充俸餉杂支之地丁、租賦，皆有定数，照旧征解。惟通省税課，亦归抵俸餉正宗。本年五月間甫經具奏增加税則，酌剔归公，始經举行，即罹兵端。現时和議已成，亟应依就經征，以济餉需。奈时下民情异常殘困，所有通省各处税課，拟請暫照以前旧則經征，行飭各处，实征实解，俟大事平定，地方安然，諸事就緒，再行改照奏定新章征收。并請将宾州、五常二厅所征杂木税課暫免征收，庶期借以安撫、而紓民困。并令各就收税地方明彰税則，务使城乡人民比戶皆知納税章程，俾得裕国便民"等情。到本将軍副都統。

查屬地方經兵燹之后，民情困苦，自屬实情，所有本年应征各項税課，自应仍照以前旧章征收，一俟平定后，再照新章征收，以紓民困。除通行所屬各就地方抄录以前税則张貼、俾使家喻戶晓外；为此論仰合省軍民商賈人等一体知悉：自示之后，倘有不肖书役从中舞弊，借端勒索，許被扰者指名扭控，定必从重懲办，决不姑寬！其各懔遵，毋违！特示。光緒二十六年十月　日。

謹将吉林通省旗屬經征山海土产各宗税課民署經征牛馬牲畜等物杂税照旧征收数目开列于后。計开：牛鹿筋十斤，税銀一錢二分；鹿角一斤，税銀三厘；綫蔴百斤，税銀九分；綹蔴百斤，税銀四分五厘；蔴油百斤，税銀三分六厘；牛油百斤，税銀一錢零四厘；花蘑十斤，税銀四分五厘；榆蘑十斤，税銀九分；杂魚十斤，税銀九厘；魚骨一斤，税銀三分；海茄十斤，税銀三分三厘；海菜百斤，税銀六分；豹皮一张，税銀一錢二分六厘；水獭皮一张，税銀九分七厘；貂皮一张，税銀三分；

狢皮一张，稅銀二分五厘；羊皮十张，稅銀九分；狗皮十张，稅銀六厘；狐皮一张，稅銀四分；猸皮一张，稅銀三分二厘；虎皮一张，稅銀一錢零四厘；貛皮十张，稅銀四分五厘；鼴鼠皮百张，稅銀二錢六分；灰鼠皮百张，稅銀一錢二分；芝麻一斗，稅銀九厘；青靛百斤，稅銀六分；苏油百斤，稅銀三分六厘；豆油百斤，稅銀三分六厘；瓜子十斤，稅銀九厘；大盐百斤，稅銀九厘；冻蘑百斤，稅銀一錢五分；木耳十斤，稅銀五分五厘；蟹肉十斤，稅銀三分；海参十斤，稅銀一錢五分；鹿茸每吊，稅銀一分五厘；虎骨每吊，稅銀一分五厘；土面碱百斤，稅銀三分；牛、馬、驴、騾，每头匹按卖价銀一两，收稅銀三分；錢一吊，收稅錢三十文。烧酒每百斤，銀款收稅銀四分；錢款收稅錢八十文。宰猪、羊每口，銀款收稅銀三分；錢款收稅錢六十文。黄菸每百斤，銀款收稅銀二錢；錢款收稅錢四百文。活猪每口，銀款收稅銀五分；錢款收稅錢一百文。当鋪每座，收稅銀五十两。店行每座，收稅銀二两。香磨每盘，收稅銀二两。秤每杆，收稅銀一两五錢。牛皮每张，收稅銀三分。

应征木植稅則列后：杉松解木、杉松过樑、杉松檁子、杉松椽子、杉松檄子、杉松长条、車料、大件木器，以上八宗，均按十抽一，照时价变銀解交。其余零星木植，概不抽收稅課。

嵩崑諭保安營軍官文　十一月二十一日

本大臣示諭保安营各官知悉：現聞往卜奎拉运貨物之車，回脚頗有（原作必）私販枪械火葯子母之事，实属胆大妄为，接济鬍匪，以致任意搶屯綁票，民遭慘害，不可胜数。自示諭各营速即严查。外来之車，藏枪之法，奇想設法，或掩入草底，或冻塞牛皮。該营等切須加意留神。此諭。十一月廿一日申刻交两营官，由左司速轉两营官。

保安营統領西隆阿为报告与鬍匪交战情形稟嵩崑帖

伯都訥保安营統領西隆阿謹稟欽宪大人麾下鈞安。敬稟者：

窃职于月之二十三日躬亲带領馬步队一百余名，抵至郭家窝堡住宿，职偶受微疾，不覚沉重，探詢此股賊匪杳无信息。于次日黎明时由彼馳往祥发号屯，正要探詢間，突遇馬步騎匪三十余名，职带队实力向前迎头攻击，立将該匪陣毙二十名，夺获枪械馬匹車輛，其余夥匪敗逃潰散。职即查点队伍，惟有右营左哨正兵厢白旗披甲魁升，被賊将左腿打伤，不致甚重，令派該哨正兵将伊送防調治。职立即起队奔赴六家子迤东，偵探別股賊匪，如有警信，定必搜剿；三四日若无信息，不日旋回。攸关宪念，謹此先行布聞之处，理合备禀陈明，伏乞鉴核施行。

西隆阿为报告与騎匪交战情形再禀嵩崑帖

伯都訥保安营統領西隆阿为呈报事：窃职带队出城，遇賊打仗，陣毙盗匪二十名，夺获枪械馬兵，余匪敗逃各情，前已速先报明去后；职即督队正在追剿在逃各匪間，据民間声称，尙有盗匪与敗逃者現据別屯，約有四五十名，等語。随派兵偵探，該匪等果然在馬长腿窝堡地方盘踞。职即整頓队伍，奔抵該处扑拿，而匪等胆敢列陣抗拒，我兵奋不顾身，向前攻緝两时之久，該匪等力不能敌，紛紛敗逃。当經五品頂戴补用防御驍騎校委哨官富亮、五品頂戴披甲委哨官富景阿，不避鋒鏑，奋勇直前，各先带兵赶賊剿杀，职督队追捕。当經我軍枪毙盗匪十余名，复經哨官富景阿等擒获盗匪七人，又夺获枪炮車馬等物。余剩逃賊庶属无几，仍行追捕，天已昏黑，而逃匪无踪，是以收队；幸甚未伤我兵一名。随飭各哨割取沿路枪毙盗匪耳級。先后与賊打仗，共毙盗匪三十余名，生擒七名，理应带案法办，用示警戒，俾安人心，借杜盗匪复萌。随割取伤重該匪等首級，連枪毙各匪耳級，一并送署呈驗，以昭信献；夺获枪械車馬等物，留营候示。

此次与賊打仗，勇敢获胜尤为出力官兵，可否保奖，恩典出自上裁，如蒙允行，再将出力者繕单請奖。

职思此次乘隙带队各处搜剿三四日，賊匪虽未淨尽，而余党畲夜

远颺分窜，距城佐近稍覺安謐，应即轉回护守城池。理合将得获脏物、車馬、抬枪、洋炮、火枪各数目，分晰繕具清折，备文呈明，伏乞欽先鉴核批示遵行，須至咨者。

吉林將軍衙門为查找鉄路木料致伯都訥副都統咨文

将軍衙門为咨行事：照得前因軍务繁兴，鉄路停工，所有沿江备存木料，民間乘势紛紛取用，甚至藏匿、鋸截，轉售得价，种种損坏，深堪痛恨。現在和局已定，鉄路急待开工，自应派員代为查找，以济要需。当經札派佐領錫恩、防御景亮、王成全、张祥、张永福等五員，带同木把，循江按号查找。无論旗民捞获，或用价买鉄路各項木料，即由委員飭传該处屯达乡地，勒令交出；倘有損坏，即行勒令包賠。并責成附近該管衙門，以及屯达乡地等，妥为看管，以免再有損失之虞。除分札外，相应备文咨行貴副都統，請煩查照。俟委員到日，遇有查获料件，务当妥为照料，不得再有遺失。切切！須至咨者。

吉林將軍長順为查找鉄路木料致嵩崑咨文

将軍长为咨会事：交涉总局案呈："准鉄路公司单开：据木把张祥、王成全、张永福等报称：本年夏間，运送哈尔滨大小木植二十二牌，行至訥城，被該城都护衙門将木排并器皿等項，概为截留。开单恳請照数发还等情，到局。查新城截留牌木，前已开单呈請咨查在案。茲又續报。截留各項料件，自应代为查还，方昭大信，理合呈請咨查"等情。到本軍督大臣。据此，相应抄粘原单，备文咨会貴副都統，請煩查照，将此項牌木，并一切器皿找查一处，以便照复鉄路公司派人前往認領。望速見复施行。

嵩崑为鉄路木料等事复長順函

鶴汀仁兄將軍麾下，逕启者：

据通事李寿丰由哈执茹监工函，来訥面递，弟閱悉該通事在訥庫

寄銀各情，当即复函交該通事带去。合将茹监工来函，及弟所复之函，一并抄呈奉閱。专此敬請勛安，統希霽照不宣。

再启者：昨接来文，据木把张祥等报称，夏間运送哈尔滨大小木植二十二牌，行至訥城，被該城都护衙門派烏委員，将木排并器皿等項，概为截留等情。弟查夏間軍务繁兴，长春开仗，阮营官陣亡，人心惶恐，該把头早已弃排远逃，又值江水暴涨，将排漂散，以致流落各处；該把头何謂弟派委員截留？現又接来文，仁兄已派員赴訥查找漂流各木，弟甚欣慰。而木排漂散，沿江各戶捞获偷卖者在所不免，弟实未派員截留。俟仁兄委員到日查訥，涇渭可分矣。

再启者：前由将軍发給义和团練之銀三千两到訥，适招至五十五名，置鍋刀、籠屜、号衣、刀矛、烛香各物，又置棉衣褲等項，統共用銀八百四十七两八錢七分，下存二千一百五十二两一錢三分，幸存弟府。及洋人、鬍匪两次犯城，弟之家人均藏入盐菜破缸，竟自未丢。現将此項存入交涉局，应候洋人往来茶水飲食器皿礼物应酬之款，当务之急也，可否作正开銷？弟又启。

嵩崑請求代为索还俄軍所掠銀兩等事致俄国茹总監工等函

茹、依总监工二位閣下：

昨据通事李寿丰来訥面递华函，誦悉。七月間，敝訥接据水师帮带金貴送到通事李寿丰，及鏴銀七块，內有結监工銀五千五百两，照数还交給該通事等語。惟此項銀两，当时金帮带送案时，除賞該帮带銀二千两，所賸五块，如数存庫。迨于前八月十七日，貴国大队至敝訥北江，本副都統遵依和約之文，并照以前所定条約，以礼款待，随遣通事李福禧携带牛条、白面，前往迎接；于十八日大队陆續抵訥，在官仓处扎营。随又遣統領带队接見，款待，候点队数；而貴国队官将訥队馬匹留下，并各兵枪械收繳。后又到署，經貴国馬队統領来牟刚甫大人，带兵将銀庫門鎖鍘劈开，庫內所有抵充官兵俸餉銀二万七千四百九十九两四錢二分三厘五毫一絲三忽七微五纖三沙，又应存备用

四八季办公、副都統津貼等項，錢一万一千四百四十吊，又江省委員佐領庄善寄存銀十一箱，三万三千余两，又庫存銀功牌大小三十八面，及李寿丰寄存銀两五大块，悉数搜取一空。且当日李寿丰曾向貴国之官求取时，未允准；此乃人所共知，亦經李寿丰所目睹者。务祈閣下函致貴国队官詢取，不惟此項得有着落；今已两国仍修旧好，訥城办公万分拮据，仰叨邻誼及敝訥庫內之項，俾得惠还，則感謝无极矣。专此复械，敬請勛安，統希朗照不庄。〔嵩崑〕。

嵩崑查找鉄路木料告示

为晓諭事：

現接将軍来文："吉林将軍长、副都統成咨开：照得前因軍务繁兴，鉄路停工，所有沿江备存木料，民間乘势紛紛取用，甚至藏匿、鋸截，轉售得价，种种損坏，殊堪痛恨。現在和局已定，鉄路急待开工，自应派員代为查找，以济要需。"等因，咨照。夏天江水泛涨，洪浪滔天，水到城濠，冲散各排，沿江而下。当日正办江防，恐木排横江，于兵防不利，派人传知各排木把，均靠江守候。并有照称，把头已逃，无飯食可領，官处若借給飯食，可以看守，免致不利江防等語。是以由司借給飯食。俟洋人大兵一到，船、排、舵各工，均弃船、排逃走，从此任其漂去，順流而下。今将軍派人来查，尔旗屯人等，倘有私卖偸售各事，速即将所买之木交出，送該火車总公司，决不与尔等为难；若含糊詭賴，本管旗务大臣，定将尔等送交将軍处，与洋官定罪懲办，决不寬貸。至訥城民戶，应由地方官传知乡地，諭知民戶，一体遵办，是为至要。此示。除照会孤榆树撫民厅① 訥城分防巡检② 等照办外，合亟出示晓諭合属城乡旗屯人等，一体知悉：如有偸买私售排木者，即遵諭而行；倘或执迷不悟，胆敢故作无事者，或被查出，或被告发，定必重懲不

① 当时伯都訥厅撫民同知李鶴亭(汉軍正紅旗人)駐孤榆树。

② 訥城即伯都訥，亦名新城，即今吉林扶余县城。当时分防新城巡检郭家树（順天府宛平县人)駐此。

貸！勿违，切切！特示。

嵩崑查找木排告示

为晓諭事：

伯都訥合城乡旗員兵等，均为本副都統管轄，七月中俄开仗，洋人华商各木排，均因长春界开仗、阮营官陣亡，华洋各兵四窜，沿江船戶、木把，均弃业逃命，以致木排順流而下，江面壅塞，洪水泛滥。本城正值江防吃重之际，恐木排横江，为敌桥道，派人查告木把，各守各排，不可擅离；并无札飭晓諭称令委員截留洋人木排之語，有文札可証，岂能牵扯含糊张冠李戴！現奉将軍来諭，派佐領錫恩、防御景亮等来訥查找此木，尔旗人等，若貪利私买者，立即照数交出；倘已經私买木植，今被查出，仍然无恥狡賴者，本副都統定必从重办罪！勿謂言之不預也！特諭。

嵩崑为伯都訥增添練軍等事致長順咨文

欽派团練大臣伯都訥副都統加六級紀录三十二次嵩为咨請事：案准吉林将軍长、副都統成咨开："案据全省營务处总理庆祿禀称：'窃职遵奉宪諭，以餉无来源，存款支絀，边防新旧各軍，业經一概裁撤，練軍各队所存无几。今值大乱初平，弹压地面、緝捕盜賊，处处皆需兵力，应就本省筹款添挑捕盜队伍，以資保卫。惟时艰餉絀，必須撙节开支，方能源源有济等諭。奉此。仰見宪台慨念时艰，痌恤民隐之至意。遵查吉省原有馬步練軍四千四百三十八員名，自各城失利后停餉裁撤。謹按現在通省新定額数核減餉項，計通省应添馬步官兵什勇共四千三百一十一員名，每年按六大建、六小建，共約需銀二十九万一千三百九十两零五錢九分六厘，遇閏加增。其历年应需旗纛、号衣、車馱脚价，并現經改設营务处应支各項銀两，不在此数之內。拟請照章核发。所拟是否有当，恭候鈞裁。如蒙允准，再行呈請分别咨札照办。省城前已挑成各队，即由十一月初一日按照新章起餉。其未

成营者，分飭赶紧挑募，一俟挑齐呈报起餉。惟新定內外城捕盗队数，委因餉項奇絀，无可展布，設有大股賊匪，实覚兵力单薄，設餉源稍盆，势須随时酌添。合将內外城拟添官兵什勇数目，以及酌減餉章，分晰粘单稟請宪鉴核夺，伏候批示遵行。等因。当奉宪批："稟悉。准如所拟办理。惟民署各衙門捕盜官兵数目，及应支餉項，不必仿照新章，仍遵旧制，归吉林道办理。仰即叙稿呈請，分别咨札。此繳。"等因，奉此。除省城应添馬队一起，由职拣挑成起，另文呈报外；理合呈請分别咨札各該衙門照办，以資緝捕。'等情，到本軍督大臣、副都統。据此，相应抄粘咨行貴副都統衙門查照办理。計粘单內載伯都訥应添練軍馬队一扎兰、步队两扎兰，营总一員，月支薪水銀二十两，心紅銀四两；笔帖式二員，各月支薪水銀九两；参領三員，各月支薪水銀十五两；防御三員，各月支薪水銀十一两；驍騎校三員，各月支薪水銀十两；馬兵四十八名，各月支盐乾銀七两；步兵九十六名，各月支口粮四两。以上队伍，归副都統节制。遇事由营总分报营务处备查。拣挑齐楚，造册报省，再行起餉。"等因，准此。当即遵文照办。

惟查前因俄兵抵訥，擄掠庫款，嗣即退出；訥城又被鬍匪入城搶扰。其时本副都統被俄官逼胁北行，經协領西隆阿操練馬队三哨，步队两哨，共三百五十余名，具文詳省，应否准練；未奉指示明文。所有該練队官兵日支口分，悉由剩存各公款設法搜刮动用，若不开餉，无兵护城，究以何保守疆土、安撫难民？而附城佐近盜匪充斥，任意搶扰，加以外来者及游勇均在訥城內外浮居，人烟繁杂至极。兼轄境辽闊，实系鞭长莫及。如不照旧拨队扼要分扎，难安生业。及距城不远，聚有盗匪数百，分占村屯，綁人勒贖，或火烤逼財，受害之乡民，躲避来城告急，出队往剿，各情节节詳省，均在案。嗣因年終岁暮，盜匪飘忽靡定，而民間朝則声报有賊若干在某处搶掠，暮又报到賊欲进城，屢出惊信。虽令所練之队分路往剿，委因非常荒乱，兵力单薄，实系不敷遣用，更难鎮靜，以致人心慌慌，昼夜不安。

正在請省拨队前来弹压間，由省按現定額数核減餉項，通省共添

馬步練兵四千三百余員名，內仿照令訥应添三个扎兰約外，五城副都統处，統共应練兵不过七百余名之外，省城剩兵不下三千余名，亦未必足資弹压。第訥邑南北西近依三蒙，毗連江省及长春厅各界，皆系匪竄之路，东至拉林河，离訥四百余里，更属空虛，虽有地方官保卫，乃一有惊信，民等俱至本副都統处求救，何忍置之不理。满拟多派官軍，分往保守，不但款械无凑，又恐外国生疑，若不稍顾燃眉之急，尤恐貽悮地方大局。刻下盜匪充斥，民不安生，只有督飭已練，及奉文添練共五百余名官兵，仅可力保城池，聊安民生而已。

再自夏間遵文挑兵守城，动支公款，非本副都統擅为，有将軍电示，始敢开用。現在地面荒乱，軍民危急，若不据实声明，預为布置，倘賊突来侵城，仓猝之际，究以何御敌？是以不得不于我将軍詳陈之。

更有祈請者：将訥邑所有应送省捐稅各款，除查明被搶之外，均作練餉之用，以济急需，而省又送又領往返之徒劳。其省会于下邑籌款練兵保卫地面，岂非事同一律。但本副都統自本年六月間遵文操备防守軍事后，即被俄官胁去两月之久，以致体弱力微染症，时下比前犹加，未便以公分爭，亦难強詞多[夺]理，惟有勉力任事。至应如何緝賊、保安地方，及如何固守城池，通省权衡，悉由将軍总裁。理合备文飞行咨請欽命吉林将軍、副都統大臣鉴核，希即示复，俾資遵办，庶免民間受害，借保訥郡无虞。望速切盼。須至咨者。

吉林将軍衙門为西隆阿獲勝等事复伯都訥副都統衙門咨文

将軍衙門为咨复事：刑司案呈："光緒廿六年十二月初七日准伯都訥副都統衙門咨：'据練軍統領西隆阿带队在馬长窩堡地方遇賊，接仗获胜，陣毙盜匪二十名，当經驍騎校委哨官富亮、披甲委哨官富景阿等各勇带兵剿杀盜匪十余名，生擒盜匪楊奎綽号扫北、林明德綽号軏立脚、孟洗志綽号打五省、徐泳綽号十三站、王曾、赵海、郎三字等六名，送案法办。将击毙盜匪首級，連割取耳級，均令在于犯事地方悬杆示众。夺获枪械收庫备用，車馬脏物变价充賞原拿'等情前来。当

奉宪批：'此次协領西隆阿带队出城緝賊，先后击毙盗匪三十余名，生擒六名，并起获脏物多件，办理尚称妥速，不无微劳足录。惟查該协領前值俄兵进訥城时，并不設法保护地方，乃竟逃避农安县境，隐匿多日，始行回訥，以致訥城重遭土匪扰害。似此擅离职守，本应照例参办。姑念近来击斬盗匪，数为之夺，勉从寬免其查議，以贖前愆。至其余获盗哨官員弁，应由貴副都統择其尤为出力者，酌保数員，借示鼓励。所有此次生擒法办盗匪楊奎等六犯，仍飭录供补报，备查。均如咨办理。仰刑司备文咨复（原作付）可也。'等因，发交到司。除将获匪数名、原拿官弁銜名，飭交練軍文案处外，理合呈請咨复"等情。据此，相应咨行。为此，合咨貴副都統衙門查照：刻将已正法盗匪楊奎等六名，仍飭录供补报、备查可也。須至咨者。

吉林將軍衙門为查找木排等事复伯都訥副都統衙門咨文

將軍长为咨复事：交涉总局案呈："准鉄路代办米里臥兰斯基函称：'据包攬王成全、张祥、张永富等声称："前者包送水脚之木植共二十二排，外有王成全包砍木植五排，計张祥包砍木植七排，統共三十四排，均有家俱墊鋪，于今岁六月初十日运至伯都訥地方，經該处副都統飭派西統領、滿大人、庆占爷、德魁五、烏順、吳金才，并民署郭家树等，将木排如数扣留，逐时轉卖，当将把头等打駡交加，飭令回吉"等情前来。查該包攬等声称，委属实情。現际鉄路需木孔急，仰恳貴將軍轉飭該处副都統，迅速照数交还，勿稍延緩'等情。正拟备文咨查間，适据包攬人王成全、张祥、张永富等联名呈复：'窃身等于光緒二十五年冬，包送鉄路公司自买杂号木植大小一万八千余根，約定运至哈尔滨，每根脚价錢三吊六百文，共串成二十二排，又张祥包砍公司木植七排，王成全包砍公司木植五排，于本年六月間运到新城，即值中俄失和，当經新城副都統派員数人，随将鉄路木植共三十四排（原作簰），并各排家俱，均已径行截留。及和約后，身等曾經开单呈报交涉局，請究查还在案。今蒙訊知新城副都統函复，并未截留，并飭开

具木植斧号。身等駭异之至。伏思新城截留木植，均有鉄路公司鉄号，不难辨認。且木植早已出水上岸，轉卖燬銷大半。此事該处人所尽知，有目共睹，卽洋人亦有知其情者。副都統衙門以前不能妥为看管，思及后事，已为失計之甚。今見查究，又不速为設法弥补前錯，顾全大局，而竟希图誣賴，何益于事！将来不仅貽誤事机，尤恐貽笑于人。現有送木植各把头可証。抑或請派委員前往查訪，自能水落石出。今奉訊及，据实声复。伏乞酌夺办理施行'等情。据此，理合呈請咨复"等情。到本軍督大臣、副都統。据此，相应备文咨复，为此合咨貴副都統，請煩查照，将此項排木，迅速飭令經手員弁認眞查还。事关鉄路要需，毋稍推延。切切！須至咨者。（十二月二十六日接到）

伯都訥副都統衙門为木排事再复吉林将軍衙門咨文

十二月二十九日又复

为咨复事：本年十二月廿六日接到将軍来咨复內称云云。查該把当日乘乱弃排、偸卖木器具，訥城均有所聞；因洋野之排在江，幷未奉有将軍来文，託本城照应，亦未接有茹总监工来照会，託訥城照应洋排之事。况訥城向无木稅，亦无木植应办公事，故置之不問。今云"副都統事前不能妥为看管，已为失計"；查伯都訥副都統向不管木植之事，木稅均在省城收納，与副都統何干？今曰"失計"，可笑之甚！又"今見查究，又不速为設法弥补前錯，顾全大局，而希图誣賴"；把排卖木，与副都統何干？排木到城，又不报官，又不請驗；今排木丢失、漂沒，为副都統失計，大局与副都統幷不交涉，不知从何說起？徒然貽笑通省！又云"排木統共卅四排，于六月初十日行至訥城，經該处副都統飭派西統領"；旣曰飭派，何不将札文底子抄来为据？空口說"飭派"，能为凭乎？又称"西統領等"，查协領西隆阿本年六月初十日尙在省城，每与将軍晤面，而省城大众各官亦未尝不知西隆阿在省；該木把妄口誣賴在訥截木，誰人肯信？又为誣賴可笑！待至六月廿六日辰刻，西隆阿始压軍火枪械到旗，訥城軍械庫点交軍火，本副都

統始与西隆阿协領面見，議及防堵各事，廿七日始派西隆阿为統領。今該木把誣称六月初十日截留木排，有西統領等；其为誣賴妄举，不辨自明矣。而居然称"如数扣留"四字，旣无其人，从何扣留？旣曰"如数"，必有合同清单为据；今将軍均未行来作証，誣賴二字尙有何說！

又査六月初十日中俄并未失和，是日夜两点鈡始接到将軍来电，沈阳得旨失和，而我吉省依然与俄和好，至十八、九日，长春府界有自南来俄兵，与阮营官开仗，后阮营官陣亡，则吉林始与俄为失和矣。然与初十日相差十余日矣。十八、九失和，初十日截俄国交木把送哈之木排，木排之件均系大物，截留何用？当于长春开仗之先，訥城木把紛燬售排，人皆传說，来往土工日数千名，众口难防，該把当日弃排偸卖，均有传聞。今和局已成，恐木植公司向該把等追詢，故生凭空誣賴之計，又不将失和月日、西統領到城、到任、派充統領各日子査明，而遽然随意乱写日月，全行不符，空口誣賴，能照办乎！

况昨接南郭尔罗斯公来文內称："于本〔年〕十二月十四日准貴副都統衙門咨开：'咨請貴公将該管旗界居人留有俄人木排，及屬界江沿所有木排，一并査明咨报'等因，准此。査据本处以前特派往査委員旋称：'屬界自苯藿塔屯起，至塔呼屯止，査得共計大小木植二千四百卅五根。詢据佐近屯人声称：所拾木植，皆系今秋江水泛溢漂流木植，无有認主。惟有东塔庫屯所有木植，系台吉奈满吉兰太奴丁七十三等价买放排民人张富之木，等情前来。当郎仍令附近村屯屯达等严加看守，不准丟失去訖。嗣經农安县官車将所査木植，有載运拉去者。玆准将軍衙門咨飭，凡有俄人木植，无論价买捞取者，一律勒令交还等情。应郎遵办。合将査出江沿所有有主无主之木，并台吉奈满吉兰太等价买木植，以备査交，暫将俄人木植，仍飭出派官員在于江岸一带，再行細加査察'，等情。合并咨复等情，咨行貴衙門査核。俟文到日，应如何办理之处，希郎示复，遵办施行。"第木把张富偸卖木植，訥城只管北江岸，〔南岸〕乃蒙界，非訥应管之地，今南公来文亦称七十三买自木把之木，其为木把自行借乱偸卖，毫无疑义矣。今該把

等誣賴情节，种种显然，若不由我将軍及早将此确据实情行知总监工及鉄路公司代办，恐該把希卽无恥誣攀，妄造非言，調唆是非，关非鮮浅。虽則誣賴显然，旣奉到将軍来文，仍应严飭各沿訥界之江，如有存留洋人之木，速为交出，勿使該把等有所借口也。相应咨报将軍衙門，謹請查核办理施行。（十二月二十九日又复）

嵩崑为木排事复長順函 十二月二十九日发

鶴汀仁兄将軍麾下，拜启者：

木排一事，前已肃函，諒蒙鈞鉴。惟于本月廿六日接准大咨，弟詳閱之下，更为詫异。文內叙及于六月初十日經西統領截留各情；弟查西統領今年春間軍宪飭赴本任，因軍务繁兴，訥无枪械，經弟飭令由省就近請領軍械，弟处有文稿可稽。六月初十日該員正在省之际，并未到訥，何得截排？再因木排，前已两奉大咨，均系据該把一面謬妄之詞。初次来文，內叙嵩都护派烏委員截留大小七排，粘单內指有截排之人数名；二次来文，又多廿二排之木，粘单內开截排人八名；前后情节不符，数目不符，指截留之人，此次有而彼次无，更属不符。弟虽不敏，以将軍印文不敢視为故紙，然朝令夕改，弟实无所遵循。耑此，請安不庄。

再启者：弟与将軍服官一省，同舟共济，遭此次兵燹大劫，可謂难兄难弟，不得不謂眞交情也。今木把张祥、王成金等暗中包攬众人之木，挺身出头，大言不慚；而将軍亦不查該員何日到任，何依其誣賴之呈，行文〔敝〕处。文到訥，故众語譁然，均謂現在強邻在邇，設遇交涉之事，若仿此凭一面之詞、不加詳查，照会外国，被其据理来詢，其将何詞以对？弟虽未識荆，同舟已年余矣，将軍慈善忠厚，交友情长，洁已奉公，此弟所欽佩者也。今若以羣小朦蔽令德，〔崑〕旣有愚悰，敢不直言奉告：张祥系訥城回民，招搖妄称交涉委員，意在消弭卖出之木及运哈脚价；現聞站丁及蒙界均称，买自木把张富之手；該把暗中卖出，今勒令要回，居心尙可問耶！弟与〔其〕素不相識，該員亦与其

毫无仇隙，何其忍心害理，移祸于人？然竟无确据。总祈詳查。大清国向无管木之副都統，所以木把并未到旗署呈报，木排来訥，亦未过問。因兵事猝起，木排塞江，七月廿二、八月初九等日，恐奸細偸渡，曾派巡江各員昼夜留神，并非六月未失和以先之事；若以失和之事論及，議和之时尚可間耶！然严堵江防，亦系奉将軍之文，非己之所擅为者也。弟又頓。

吉林将軍衙門不許伯都訥增添練軍复伯都訥副都統衙門咨文

将軍衙門为咨复事：兵司案呈："于光緒二十六年十二月二十一日准伯都訥副都統嵩咨开：'案准吉林将軍长、副都統成咨开：案据全省营务处总理庆祿禀称：（中删，見298頁《嵩崑为伯都訥增添練軍等事致长順咨文》）須至咨者。'等因，前来。当奉宪批：'查訥城續挑練队三百五十名，前据西协領暨准貴副都統咨报，拟将本地厘稅捐款拨充前項練餉；当以时艰款絀，事多窒碍，应照新章办理，先后咨复在案。乃現接来咨，前練兵队不但未照新章裁減，反拟添增馬步队一百五十名，共成一营之数。在貴副都統以地方經兵燹之余，盗匪充斥，必須多練兵队，方足以資保卫；即本将軍亦明知新定練軍，統省仅止四千三百余名，如在承平之时，尚嫌兵力单薄，何况値此荒乱之际，更覚不敷分布。无如京中和議未定，俄人特于兵械二事，最为留意，动轍[輒]心生疑忌，势难理喻。所有訥城練队，未接新章以前，仍照一百名发給口粮。其接新章以后，即按馬队一扎兰、步队二扎兰起餉；余多队伍，就地能以筹款，不妨改为团練，以掩外人耳目。倘当地力有未逮，应仍查照迭次咨复，如数遣散；断难作正开支。非本将軍固执成見，实緣定此練队数目，前与俄員往返筹商，已属費尽唇舌，始行議妥。且餉无来源，用項愈鉅，近据四司十旗会禀，将岁出岁入款項，通盘筹画，吉省一年应发官兵俸餉等項，共需銀六十七万余两；应征地丁租稅仅銀六十二万余两；彼此抵充，已不敷銀五万余两。加以新定練队，每年約需銀三十余万两，总計不敷銀四十余〔万〕两。际此道途梗阻，內

省旣不能撥款协济，而本地租賦緩征，厘稅又复減收，种种支絀，亏短愈多。以故新定練餉尙在虛悬，若在額外加增，不特餉更无出，尤慮为彼觉察，責我失信。設彼亦因此反复，是以三百余名之兵，掣动通省全局，其中孰得孰失，諒貴副都統智珠在握，定能洞悉也。仰兵司备文咨复’等諭。奉此。相应呈請咨复伯都訥副都統衙門查照可也。”須至咨者。

吉林將軍衙門为已代奏俄兵搶掠伯都訥情形致伯都訥副都統衙門咨文

將軍衙門为咨行事：戶司案呈：“光緒二十六年十二月二十一日，本衙門附片具奏：‘再，准伯都訥副都統嵩崑咨称：“本年八月十八日俄兵抵訥，照約款待。二十八日夜，副都統为俄官邀往呼伦貝尔，十月初二日旋回，十一月二十日回任。察看署中蹂躪不堪，档案概行遺失，軍火悉被占用。所有銀庫賸存号荒大租、备用义仓粜谷，并扣存減平发商生息利銀等項，共銀二万七千四百九十九两零；隆科城压荒大租、号荒小租、四八季办公，并津貼等項，共市錢一万一千四百四十千；又黑龙江領餉委員佐領庄善寄存原封銀十一箱；又寄存通事李福喜銀五块，計重五千两；全行搶去。至公仓及前后义仓廒門棚板、門窗器具，均被燒尽。現时盘查公仓，短谷一千五百七十九仓石零；义仓前仓少谷七百七十六仓石零；后仓少谷三十九仓石零；其余未尽事宜，查明再报”等因。咨明前来。除咨該副都統造册送核、再行报部外，謹先附片陈明，伏乞圣鉴。謹奏’等因。具奏之处，除俟奉到諭旨再行恭录咨报外，相应呈請咨报查核”等情。据此，拟合咨报，为此合咨戶部，請煩查核外，暨咨行伯都訥副都統查照可也。須至咨者。

長順为查找鉄路木料等事复嵩崑函

〔光緒二十七年〕正月二十四日发，二月初八日到

书农仁兄都护大人麾下，敬启者：

昨展惠翰，如接雄談。慨时事之变迁，叹危疆之莫补，撫衷循省，寢饋难安。比以鉄路木排一事，远承責备，益用悚惶。惟前咨內叙各节，皆俄員哔哩窝兰斯基函內之言，列叙文內，不过欲使尊处知彼族办事恣肆情形，将来办理此事，必多費手。至切要关鍵，可以一言賅括：在于找还木植而已。我处果能将木植如数查还，在彼自无可向我再行饒舌。此时惟有耐心忍性，力維艰局，一切瑣屑不关輕重之詞，似可概置不較。时事如此，夫复何言！吾兄气节勛名，炳鑠遐邇，明机审变，何待贅言。总之，弟幸叨列同舟，又复遭兹时局，窃愿遇事和衷共济，，不敢稍存私見，以言語間或挾气忿，尙希原鉴为荷。木植一事，此时但能多找一根，卽多占一分理，少惹一分气。吾兄見事明决，或不以鄙言为謬也。兹据达聶尔又复文催，敝处現在派出富协領蔭、赵牧仙瀛，前詣新城，办理找查木植一事；仍望麾下就近拣委妥員，帮同查办，俾得从速蕆事。交涉幸甚，大局幸甚！除备公牍咨行冰案外，专此泐复，敬請勛安，諸希爱宥为祷。愚弟长順頓首。

（二月初八日到，委員带来）

敬再启者：正封函間，适接惠毕，祇悉，以开江在卽，所有訥界鉄路木植，应飭把头王成全、张祥等速卽赴訥料理，免致江开冰解，漂泊难寻。展誦之余，俱見藎虑周詳，莫名欽感。弟因木植一事，关系鉄路要工，非期水落石出，不足以折服把头，而昭示大信。敝处业派富协領蔭、赵牧仙瀛，携带放排把头前往查訊矣。該員等不日到訥晉謁台端，尙祈不厌精詳，开示办法，俾該員等知所趋向，庶木排易于查齐，是为切祷。余詳前函。再請勛安。弟順又及。正月二十四日

長順为派兵保護俄国繪图人員致嵩崑咨文

将軍长为咨会事：光緒二十七年正月初三日，准俄国武廓米薩尔，会办吉林交涉事务大臣馬那金照会內开：“前因伯力总督飭办事务各节，于俄历一千九百零一年二月下旬，派进满洲俄官数員，亲历吉林各属，詳画地图，务須载明生植物产等項，約期十个月蕆事。但此次

所派俄員，必須与紳商百姓以及山內民人，均宜常相間訊，以資考核。如果紳商百姓以礼相待俄員，亲如手足，不相隔閡，則交涉事件自然水乳交融。以上情形，业經本大臣詳切面陈，永敦和好之意。务請貴將軍深体此意，拣派妥員，优为保护，以固邦交。”正核办間，續于正月初九日复准照称：“兹准伯力总督电称：已派俄員七帮，准于华历正月中旬到吉。其每帮应請貴將軍拣委妥員，同作有益之事，每帮护兵不得过五名，应需薪費口粮暫且未定。相应照会貴將軍，請煩查照，迅卽派員开单見复，以备俄員到日，分別办理”等因。先后照商前来。

查中俄現旣重修旧好，所有此次来吉繪图俄員，无論經过何处，文武地方衙門，均应妥为照料，期保无虞。聞繪图俄員分作七帮来吉，原拟由省派員分起常川保护，惟馬那金两次来文，并未指明趋向。因繪图一事，系伯力总督主政，卽馬那金亦不能指出地方，应卽从权办理，曲顾邦交。除府厅州县各衙門，及沿途各站并无委員可派，責令妥为照料，并預先派妥向导（原作道）人，一俟委員等到日，卽可前往外；其經过琿春、宁古塔、伯都訥、阿勒楚喀、三姓等处，应由各副都統衙門預派熟悉道路委員一員，束装以待。如繪图俄員到境，或請派員保护，卽飭派定委員带兵五名，常川随护。除分別咨札外，相应备文咨会貴副都統，請煩查照文內事理，望速施行。須至咨者。

嵩崑致侵占陶賴昭站某帝俄軍官函

大俄国駐扎陶賴昭站司参戎麾下：

頃接华函，知前寄之械已蒙青睞。惟云前經至訥采买东物貴部官兵，弟未派兵帮同采买，至茂兴站滋事，弟未拦阻等情；接閱之下，不胜詫异。查前于正月初六日来之統領阿发那西也夫、哨官满过夫四克等率兵多名，由江南至訥，声称查拿贼匪，未言买物。次日，弟在府款待，覩其情意急忙，言立卽起身北行拿匪，亦未叙說根由，弟殊不解其意。迨其旋回，弟始訪知，系有无业华民賭棍任姓，与茂兴站素有仇隙，在于貴官兵处巧言誣說茂兴站尽是胡匪，因而貴官兵前去搜

查。弟思隔省不能干預，事后虽有所聞，亦未便函达；尙祈原鉴，莫信传言以疏睦誼。至貴参戎赴塔，弟不能躬亲往送，实深恋恋，仍望不弃，时錫教言，为祷。泐此敬請大安，唯照不备。

敬再启者：去岁九月十一日本城鬍匪进城搶夺，占踞鋪戶，有貴国洋兵代为保护，将鬍子打跑，洋兵受伤陣亡二名，現埋葬东門外北上坡地，今本副都統办理恤賞陣亡兵丁，給其立石表功，永传不朽。祈貴参戎将此二兵之名姓开来，以便刻石旌表为要。〔嵩崑〕。

長順等为俄軍官強佔木商木料事致嵩崑咨文

欽命吉林将軍长、副都統成为咨会事：交涉总局案呈：案据新城木商同合成等十四家来省在局联名喊控，据称："商等均在新城开設木鋪，情因去夏来省，在江买得大小木植，随各穿排，运回新城。正在出岸間，乃值中俄失和，故未出齐、开鋸。比及九月間，聞中俄議和已成，小的等始各出岸开鋸。至冬月二十六日，所鋸无多，卽奉新城副都統衙門传諭，一概不准鋸截出售。緣为鉄路木植，亦于变乱时攏在該处，謶有丢失情节，恐小的等鋸截后无从辨认，致有牵累情事。令候鉄路公司查驗毕，再行开鋸，等諭。小的等遵卽停鋸。惟思前遭变乱，已属亏累，今复停鋸数月，尤觉难堪。是以屡在副都統衙門呈請先行开鋸，未蒙批准，故至今未敢擅鋸。不意于二月到去洋人布拉多拉尼夫依万尼完一，带同通事吕应昌一名，洋兵二十余名，将小的等十四家自买木植，共过梁改木六千一百余根，椽欜长条四万余根，統計四万六仟一百余根，全行号去，声言均为鉄路官木，不准出售，不日卽往哈尔滨运送，等語。小的等无奈，复到副都統衙門声訴前情，未蒙准理。是以来省投首，只求发还原木，就是恩典"等情。据此。当經回奉宪諭：查此案前派富协領蔭、赵牧仙瀛等前往查办，尙未据报如何办理情形。何以哈尔滨遽派俄員，带兵将各該木鋪自买木料全行号留。如果属实，殊欠平允。除照会鉄路总监工达代办轉飭俄員，将号留新城木商木料，暂緩下运，并札富、赵两委員查照外；相应备文咨

会貴副都統,請煩查照此案确情,究竟俄人到訥強号商木,其中有无別項情形?該木商等有无偸买鉄路木料之事?鉄路停泊訥城木排,究竟丢失若干?現在可以查还若干?幷望詳細咨复,勿稍延緩。須至咨者。

長順等为官軍出城須持俄軍所發护照等事致嵩崑咨文

欽命吉林将軍长、副都統成为咨会事:案准俄国駐吉办理武事交涉大臣馬那金来牘声称,請通行各城,凡派带械捕盜兵出城办理各項差务,均須持有三色旗,由各該处駐扎俄官繕給准带枪械护照,枪上必須烙印号目,必有俄字,以資辨认,而免惧疑等情。查各城駐扎俄队,因見华兵号衣顏色不齐,旗帜互异,往往有因疑搜索枪械之事。馬那金所請华兵出差持旗起照各节,自是从权办法,不为无見,应卽照拟办理。除分別咨札外,相应备文咨会,为此合咨貴都护,請煩查照文內事理,核办施行。(初九日)

吉林將軍衙門为奏摺事致伯都訥副都統衙門咨文

将軍衙門为咨行事:兵司案呈:光緒二十六年十月十八日本衙門恭折具奏:"为专弁探詢皇太后、皇上圣駕巡幸所在,幷縷陈吉林变計停战与俄議和情形,恭折仰祈圣鉴事:(中略。参看«义和团档案史料»下册,八一一——八一六頁«吉林将軍长順等折»。)謹繕折具陈,伏乞皇太后、皇上圣鉴。謹奏。"等因。玆于二十七年二月二十日奉到硃批(«义和团档案史料»下册,八一六頁云:"光緒二十六年十二月二十九日奉硃批"):"覽奏已悉。东三省,俄国已許交还。著仍竭力維持,随时补救,俟和議大定,分別办理。欽此。"欽遵前来。相应照抄原折,恭录硃批,呈請咨行伯都訥副都統衙門查照可也。

暫署黑龍江將軍薩保为會代奏嵩崑被擄情形致伯都訥副都統衙門咨文

欽命暫署黑龙江将軍印务齐齐哈尔花翎副都統薩为恭录咨行

事：兵司案呈："为照得本署将軍于光緒二十六年十一月初四日附片具奏，为伯都訥副都統嵩被俄逼赴該国，复經送回，幷护送回任日期。等因，一片。玆于本年三月初四日递到回片，奉硃批：'知道了。欽此。'欽遵前来。合請补抄原片，分行查照"等情。据此，除分报外，相应咨行。为此，合咨貴副都統，請煩查照施行。須至咨者。

計抄原片一紙：

再，查伯都訥副都統嵩，前于俄兵抵訥，以礼相迎，頗有彼此相安之意。忽于八月二十九日逼赴俄国，单身去訖。行至呼伦貝尔地方，遇見俄官，当令其出具情形，后于本年九月初四日，同程德全幷經俄兵护送返回，于是月十六日抵到齐齐哈尔城。查該副都統年已老迈，遇此辛险，苦累难堪，是以妥派兵役，即于二十四日由齐齐哈尔起程，护送回伯都訥副都統任所。理合附片具陈，伏乞圣鉴。謹奏。

長順等为抄錄上諭事致嵩崑咨文

三月二十六日准欽命吉林将軍长副都統成为咨行事：交涉总局案呈：光緒二十七年二月二十日准欽命全权大臣和碩庆亲王直隶总督部堂李咨开："案查和約大綱十二款，业經奉旨照允，画押盖印。該約第十款內載：中国国家务須在各府厅州县，将載明下开两端之諭旨张貼两年，俾众周知，永禁軍民人等入仇視諸国各会，违者聞死。至开列各犯所定罪名，及杀害凌虐各国人之城鎮，停止各項考試，亦在此列。中国皇帝务須諭旨一道，通行布告，以及各省督撫文武大吏及有司官，于所属境內，皆有保持平安之責。如复肇伤害他国人民之乱，再有违約之行，必須力[立]时弹压懲办，否則該管官員即行革职，永不叙用，亦不得借端开脱，别給奖叙，等諭。旋于光緒二十六年十二月十三日欽奉上諭两道，业經发抄。嗣因各国使臣坚請更改字句，复經本王、大臣据情电奏，奉旨照准。相应恭录咨行貴将軍，务照此次所录諭旨，刊刻謄黃，通飭所属府厅州县，无論大小城鎮村落，徧行张貼两年。两年期內如有剝落損

失，仍随时补行张貼。事关和議大局，勿稍延誤，致貽口实。并将遵办情形，先行声复本王、大臣备案。是为切要。附录送諭旨三道。”同日并准吏部咨同前因，等因，准此。除由省刊刷謄黃，徧行张貼，及分别咨札外；相应抄粘备文咨行。为此，合咨貴副都統，請煩欽遵办理施行，須至咨者。

計抄粘諭旨三道：

光緒二十六年十二月初十日，內閣奉上諭："世有万古不易之常經……"（下略。見《义和团档案史料》下册，九一四——九一六頁。）

光緒二十六年十二月十三日內閣奉上諭："中外定約以来，各国民人准入內地，載在条約，朝廷愼固邦交，迭經諭飭各省实力保护。乃地方官漫不經心，以致匪徒肆行滋扰，伤害各国人民之案，屢見迭出。朕維薄德，无以化导愚民，良深引疚。而地方各官，平日于洋务不知講求，于交涉罔知大体，以至燎原引火，貽害君国，撫心自問，当亦难安。自今以往，其各振刷精神，捐除成見。須知修好睦邻，古今通义，远人来华，或通商以懋迁有无，或游历以增长学識，即传教之士，亦以劝人行善为本，梯山航海，备极难辛。我中国既称秉义之邦，宜尽宾主之誼。况近年华民出洋者，不下数十万人，身家財产，悉賴各国保全，即以报施而論，亦岂得稍存歧視。著再責成各直省文武大吏，通飭所屬，遇有各国官民入境，务須切实照料保护。倘有不逞之徒，假託义憤，凌虐戕害洋人，立即馳往弹压，获犯懲办，不得稍涉玩延。如或漫无覚察，甚至有意縱容，釀成巨案，或另有违約之行，不即时弹压，犯事之人，不立行懲办者，将該管督撫文武大吏，及地方有司各官，一概革职，永不叙用，不准投効他省，希图开复。并将此次諭旨，一并刊布，出示晓諭，以期官民交警，永革澆风。欽此。”（編者按：此上諭，亦見于翦伯贊等編《义和团》第四册，第八十三頁）

上諭：各省会徒，借灭洋为名，糾众立会，攻击各国人民，迭經

降旨严禁，不啻三令五申。乃近年山东各属，竟有大刀会、义和拳等名目，到处传习，肆行杀掠，蔓延直境，闌入京师，以致燒焚教堂，各国人民房产等业，围攻使館，开罪邻邦，貽誤大局。朕以保护未至，負疚滋深。尔百姓平日食毛践土，具受国恩，乃敢逞其好勇斗狠之心，习为符咒邪妄之术，拒捕戕官，杀害各国人民，肆无忌憚。遂尔肇此奇祸，上貽君父之忧。追念之余，尤深痛恨。业經严飭各路統兵大臣，实力剿办，务淨根株。并将縱庇义和拳之王大臣，各照应得之罪，分别輕重，尽法严懲。杀害凌虐各国人民之各城鎮，概停文武各項考試五年，以示懲儆。惟恐乡僻愚民尚未周知，特再严行申禁，以免不教而誅。尔軍民人等，須知結党入会，例禁綦严，列朝办理会匪之案，从未稍寬。况各国皆属友邦，教民亦系赤子，朝廷一視同仁，毫无歧視。无論教民，即或果有被欺情事，亦应呈报官司，听候持平判断，何得輕听謠传，借詞报复，託名义憤，藐視刑章，迨事敗之后，黠者远颺，懦者受戮，法所难容，情实可憫。自此次严諭之后，各宜悔悟自新，痛改旧习。如再有怙恶不悛之徒，私立擅入仇視各国民人各会，持械格斗，公然劫掠，除将首从各犯严密查拿，尽法懲治，决不寬貸。各省将軍督撫大吏，均有牧民之責，务即严飭所属，剴切晓諭，并将此次諭旨，刊刻謄黄，徧行张貼，务使家喻戶晓，勉为善良，以无負朝廷諄諄誥誡、辟以止辟之至意。将此通諭知之。欽此。

吉林將軍衙門为抄錄招撫降"匪"等事致副都統衙門咨文

将軍衙門为咨行事：照得本将軍、副都統于光緒二十七年七月二十六日附片具奏，为招撫各股降匪連璧等情形一片，除俟奉到批，再行恭录咨行外，相应照抄原片，备文咨行。为此，合咨貴副都統衙門，請煩查照施行。

計粘抄原片：

再，吉林剿撫土匪情形，业經〔长〕等于前月二十日专折具陈

在案。嗣俄提督高哩巴尔斯由奉界带回連壁、邹殿升等五六百名，卽前折所称該提督邀往击賊者也。又在奉省招撫陈得胜等五千九百余名。該提督因陈得胜招降有功，将其所部带回吉林南山。其余各股降匪，半留奉界海龙厅、通化县等处，半来吉林磨盘山一带屯扎。〔长〕等当派营务处委員隆魁，会同磨盘山州同〔长〕庚①、营总富德，先将連壁等部点驗，愿散者，收其枪械，資遣回籍；愿留者編伍归营。其陈得胜一股，責成赈撫委員、分省候补知州方朗，会同俄員分拨安插；并先由俄人垫发口粮，俾資接济。自陈得胜等收撫后，而首匪楊玉林、刘单子均愿投誠効力贖罪，〔长〕等已派員前往查看，相机酌办。又据捕盗水师营总主得凤禀报：賊首郭振貴等九名，共带匪一千五百余名，在松花江北岸黑龙江地面盘踞已久。現聞設立水师，均来投降。查其情出至誠，过江查点人数相符，当将胁从土著悉行遣散，尙賸无可归附者八百余名，請示遵办。等語。随批："暫时籠絡，发給小口粮，以免竄扰。"此近日收撫各匪之实在情形也。〔长〕等查上年扰乱，散勇土匪勾結为患，至今未已，現旣舍剿用撫，而匪众款紐，亦属将从难为継，将来另籌安插之法，方免猖蹶。是否有当，謹附片具陈。伏乞圣鉴。謹奏。

吉林將軍衙門为抄錄嵩崑等免职上諭致伯都訥副都統衙門咨文〔光緒二十七年七月〕

将軍衙門为咨行事：兵司案呈："本年七月十八日准兵部咨开：'武选司案呈：內閣抄出：光緒二十七年四月二十八日，內閣奉上諭："长順奏，副都統因病籲請开缺一折。宁古塔副都統双龄、三姓副都統明順，均着准其开缺。欽此。"又抄出同日奉上諭："伯都訥副都統嵩崑着开缺，回旗。欽此。"又抄出同日奉上論："宁古塔副都統着协

① 吉林伊通州磨盘山分防州同长庚，字西垣，蒙古正白旗人。

領全福补授。协領依英阿着补授三姓副都統。琿春副都統着协領春陞补授。欽此。"又抄出光緒二十七年四月二十九日奉上諭："伯都訥副都統着打牲烏拉总管云生①补授。欽此。"抄出到部。相应由驛行文該将軍遵照可也。'等因，前来。相应呈請咨行伯都訥副都統衙門查照可也。"須至咨者。右咨伯都訥副都統衙門。

打牲烏拉总管衙門为云生赴伯都訥副都統任致伯都訥副都統衙門咨文〔光緒二十七年八月〕

二十四日，准打牲烏拉总管衙門为咨行事：印务处案呈："于本年八月十三日，本衙門恭折具奏，'为恭报奴才交卸总管印务、启程日期，恭折具陈，仰祈圣鉴事：窃奴才于本年六月十七日准将軍长文开：光緒二十七年四月二十九日奉上諭："伯都訥副都統著打牲烏拉总管云补授。欽此。"当卽恭折叩謝天恩，懇請陛見。嗣經将軍长奏請，飭令奴才先行赴任，俟东三省和局大定，再行循例办理。等因，行知前来。奴才接奉之下，随卽商妥长，遵将总管印信文卷档案等項，于八月十三日暫交右翼統領台春，妥愼署理。奴才卽于是日交卸，赶紧束装于八月十八日由烏启程，馳赴新任。除俟到任再行恭报外，所有交卸总管印务、启程日期，理合恭折具陈，伏乞皇太后、皇上圣鉴。謹奏。'等因。具奏之处，理合备文咨行。"等情。据此，拟合咨行貴副都統衙門知照可也。为此合咨。須至咨者。

① 云生，字奇峯，汉軍正白旗人。

嵩崑庚子日記

編者案：«嵩崑庚子日記»手稿現藏北京图书館，原名«光緒庚子辛丑日記»，起光緒二十六年（庚子）正月初一日，止于光緒二十七年（辛丑）四月二十九日，长約一万七千余言。我們从二十六年五月二十六日至八月二十八日的一段日記中，选录了約四千字。

嵩崑的日記虽簡略，但与«洋事記册»参看，則可互相补充发明。如«洋事記册»中的一些函电，有的缺少收发日期，但在日記中却有記載。又如«洋事記册»中只提到俄軍侵占伯都訥时曾大肆搶劫，但此日記中却还記載着嵩崑极力巴結洋人的情形。

光緒二十六年五月廿六日，設坛求雨。大风。到各庙行香。将軍①来信，兵事。

廿八日，求雨，微雨。維周来談义拳事。又画稿。見黄瓜。晚又雨。

廿九日，求雨，三坛一祀，共一百九十二叩，尙不覚乏。将軍来电：天津洋人敗。卽复电。

三十日，奉到謄黃。半阴。加紀录二次，又加一級。

六月初二日，半阴。維周来，写留信②。将軍来电：京教堂为义团烧，教人被杀困。卽复电。又写信，留維周办洋务。

初三日，写亨九号信。派密探委員各札。

初五日，进署。維周来，积谷事。八点，蔭园来，談奉电已断、不通矣。

① 将軍，指吉林将軍长順。

② 五月十四日記云："維周来，已調敦化县巡检；本城調王权〔字〕子鈞。"嵩崑为暫留郭家树致长順函，見本书 202—203 頁。

初六日，晴，紅日。蔭园来，送将軍电，保护事。已复。

初七日，半阴，日色紅，午雨一小陣。两司議团防事。

初八日，晴。維周来。义团到寬城，住財神庙。两司来議事。

初九日，打到文。晴，风。进署。将軍回电：无論何款，先用。維周来談。晚雨。

初十日，早晴，凉。进署驗軍器。又到維周处，議团防事。晚接将軍来电：瀋已奉旨：无論何国，痛击。吉省尚未奉旨，只严备。維周来。

十一日，晴。到教場点兵。置銀合馬一匹，二百卅千。維周来。

十二日，晴。維周来議事。义和团到。

十三日，将軍来信二封，已准留維周任；大喜。

十四日，早，雨、风。写家信。維周来，民团事。

十六日，封家信。接英佐領京信。維周来，各处均有来探报：奉天教堂各处均燒，义和团英勇异常。晚，神拳在上房院二人。

十七日，晴。謠言最多：奉天增祺袒护楊統領，私接济洋人軍火枪炮，晋昌①参出；京中由裕祿宅搜拿着康有为，裕祿交部治罪；又皮硝李②害上，事发，毒死；又李鴻章呑金死。以上各謠如果属实，尙可問耶！晚义和拳来府演习。維周来。

十八日，晴。晚，神拳来。維周議公守助約。

十九日，卜魁③电：爱渾[琿]十八日开仗。

二十日，将軍来电：寬城子洋人开仗。本城义和团已拿教堂洋人。左右司来回事。晚雨，夜雨。蔭园来，維周〔来〕，公事。

二十一日，晴。卜魁来电：大获全胜。左右司来回事。維周来。晚雨。交派各营，防教民生事。

---

① 晋昌，盛京副都統。

② 即李蓮英。

③ 卜魁，亦作卜奎，見本书208頁注①。

二十二日，各营、維周来議事。省信：增祺已收獄；鉄岭县刘被义和团杀死；奉天五部参增祺，交部議处。

二十三日，接到廷寄，〔被任为〕欽差义和团練大臣；文武各官来道喜，各营水师营均来見庆。营官已将拦江木排洋人奸細二名首級拿呈。晚，大雷雨半夜。

廿四日，行香关帝庙，送駕各营摆队。晴。蒙古船房禀知，拿奸細十二名，訊明非是，已释矣。

廿五日陶站报：洋队果扰，已派兵往剿。維周来。传苏德胜派拦江索差。

廿六日，朝賀，进署。晴。早西协領到，軍火到。

廿七日，早，拜客。西統領来，各委員司中来回事。又奉旨：派拆鉄路；已派唐潤田去打鉄器。

廿八日，文武来議兵事。热。

廿九日，文武議軍事。晚，雷雨。統領来談。永海禀：陶站俄去。

七月初一日，行香城隍各庙。統領带各营禀安。陶驛俄逃、路拆。又唐以仓往拉林拆路起身，又散土工事。

初二日，极热。文武来办事。寿帅① 来电，又复电。明月川来信，又回信。夜，寿、长二帅电：哈〔尔〕滨开仗。夜，大雨。

初三日，文武議事。定折底。給寿帅兵米电。閱商团甚齐整。晚，将軍来支吾器械电。夜大雨。

初四日，早，风。議兵。得土煤四船。

初五日，晴。議防事。

初六日，議事。将軍来电，許械，准調六統領队。

初七日，議事。給将軍信。写折，当日发。

初八日，拆来鉄路到府呈样。封家信。发折謝恩。各官、各营均

① 寿帅，指署黑龙江将軍寿山。

一律伺候。

初九日，办軍事。統領議北江防。南公① 蒙官色勒等来見。阿营官、金管带水师营拿李通事来，得銀七千两，充餉。晚雨。給寿将軍信，少逸信，建甫謝信。

初十日，各官議軍事。蔭园来。晴朗。将軍来信：俄銀入奏，惜迟矣。金水师营福田来，金呈擒获俄通事，起俄餉銀七块；已賞伊二块，約二千两。統領来。下余五块交戶司收庫，以备奏聞。

十一日，打到文。义和团上苏窝鋪。統領来。伊营总来見。

十二日，开用关防，統領各营文武各官，均来賀。又出門拜客。

十三日，晴。义和团由苏家窝回。教民拿回后，求老师令，到庙跪香。六統領来。发寿帅、薩大人信。晚寿帅来电，奉軍三营事。

十四日，議教民事。寿帅来电。統領来議事。

十五日，释非教民。邵老爷来，求护照。晚雨一陣。統領来。

十六日，統領来。金帮带大船作埋伏。未，大雨一陣。释教民。批呈。

十七日，早，韮菜坨子来代教民求释呈，已准。邵爷又来，騾子事。

十八日，寿帅来电。制衣矛。教首正法，义和团获来。晚干石桥延大爷、鉄匠〔胡同〕奇外甥由卜魁来，进京，談許久。晴。

十九日，請奇、延二位飯。祭江水。又去拜談許久，奇、延二位晚飯。紅灯照小姑娘家来，請去焚香，云哈〔尔〕滨已完。

廿二日，晚，聞省城义团捆官之說。

廿三日，晴。王統領来。奉〔天〕义和拳舞刀街市；省城捆官幷无其事。

廿四日，早，大雾。王統領来辞，往黑龙江开；寿帅来电催。大岭戒严。徐梦祥道台来請护照。仁字軍已开。

---

① 南公，指郭尔罗斯公奇木特色木普。按郭尔罗斯在伯都訥之南。

廿五日，晴朗。省报有义和团杀药鋪奉教之人，剝皮剜眼之事；又有大团由奉天来者六十人；又云省城已杀此人矣。

廿八日，卜魁张营官来見。阴天。夜，六統領来文，阿城① 失守。

廿九日，晴。张营官来回买面事。統領来。夜，寿帅来电，八九两少爷来。

卅日，寿帅六姪庆楨来，談省、长事：奉营到一营后，联侍卫在后尚有二营云。奉省增祺仍与洋人私通信息，丧尽天良，不知将来作何了局之語。

八月初一日，寿帅来电：棉衣、械等。奉餉，庄善来抵餉价。統領祭纛，申时演炮。

初二日，早微雨。寿帅来电：庄善餉到，存庫备用。

初三日，早晴。維周夫人仙逝。极暖。統領来。长帅来电：与俄講和，已遣人去。統領来。

初四日，祭昭忠祠。遣人。仁字营王統領（字識孙）华光来見。統領来。

初五日，进署。到維周署行情，挡駕。卜魁哨官永祥来領烏拉。大风。

初六日，阴。卜奎陈委員来。卜奎庄佐領善到。統領来。夜，毛遂老师到，传詩四句云："俄人生来艺不高，千条妙計逞英豪；黎民死了无其数，到此后来得安牢。"

初七日，庄委員交卜奎寄餉五万两，除还棉衣、軍械等項，尙存庫四万余；有公事。

初八日，寿将軍太太到，住和成店，往拜見；八九少爷又来回拜。长帅来电，商卜奎事，所有軍械餉項交訥存庫。

初九日，庄委員来。长来电：奉催仁字軍回奉。

初十日，卜奎各委員来，已为設法归吉。卜輪到。訥电不通省。

① 阿城，在哈尔滨东南。

雨。

十一日，早阴。众議卜奎事。晚雨。

十二日，晴。众議卜奎事。长帅来电，办卜奎事，問綽薩家眷事。

十三日，換季，晴。办发卜奎軍餉运車脚价，卜軍火上船送省。

十四日，文朗臣等来。半琴、凌幼甫均来談。办寿帅信。

十五日，行香火神、龙神祠。文武均来賀节。长帅来文，停战矣；俟伯力回信。适聞金場人均到，俄国逃去矣。

十六日，文朗臣来，唐营官来。晚，朗臣又来吵餉，令找庄善佐領。

十七日，聞热河电：京中英巳和約。晴。祭武庙。城內安堵矣。又拜文朗臣，送行。晚，俄兵到，扎东門外府門；章京戈什全散。

十八日，俄查街官来談，名尼各来也夫，設酒，談許久。署中无人，两庫均开。

十九日，催大会送物。俄官找船。統領来。賡音布送信未回。

二十日，仍催物，晚始送去。統領来。

二十一日，楊鑕、刘福回来。俄統領进城看。接将軍电。

廿二日，統領来談。尼果来也夫来，看病，又送其茶奶、小皮袄、参膏，极乐，云："放心养病，我定护保无事。"富隆額递折未到京，回来。

廿三日，洋将軍俄众官均来，談許久。晚九点，請在府吃酒，大乐，令其兵唱寿歌云："你好好养，我們虽来，三五日去，你副都統照常办事，与你官的荣耀，絲毫不錯"等語。

廿四日，俄官将所买各物，均照市价发清；各商安乐。郭維周送菜四碗，来拜寿。晚，請通事李寿峯、卢通事、于晓峯飯。

廿五日，洋人来，查街官来見，又搬大会住。海拉耳馬队官連年刚波福来文。

廿六日，海拉耳之文，廿五日复。李寿峯、孙掌柜来。

廿七日，洋查街官留过尼木克住衙門。晚，于小峯来。

廿八日，塔庆恩等来，庄善来，于通事来。晚洋人来，挾往海拉耳，二更起程，往海拉耳，直至十月初二日回新城。

自八月廿八日晚由訥起程后，八月廿九日到水师营，卜奎地界与訥交界，意想从此不能回城矣，望闕行礼。夜上車北行。〔閏八月初六日到富拉尔磯〕，廿五至呼伦貝尔城，卽海拉耳。廿六日住施医院。廿九日，俄巡撫因和約已成，举酒祝天，将余与卜奎候补知县程德全号雪楼者云，現均无事，同天共事矣，各听其便。至〔九月〕初三日遣洋車一并往火車道送还。十六日至黑龙江省城，住薩吉亭①府，吉亭姪婿与三姑太太夫妇款待极优渥。十六日夜，大病，吐泄不止，病不能支者五六日。廿四日始将車置齐起身，薩大人派官护送，一路均平安。卅日过江，住伯都訥站，住公所。又大病，腹泄，住二日。〔十月〕初二日由站起〔程〕，本城官兵均到站接。离城十余里，文武各官均来接，合城百姓、回民、奉教各民万余人，男女老幼均来路傍跪叩，欢喜来接。午刻到府，軟弱已极，延医調治。据云，风寒辛苦，气血均亏，症不易治，須緩用葯。自初三日卧病，筹画善后事宜，日与护理印务西协領商办。

① 薩保，字吉亭，时任黑龙江齐齐哈尔副都統。

庚子交涉隅录

程德全等撰

李　燚編輯

編者案：«庚子交涉隅录»宣統二年鉛印本，民国二十三年重印。程德全原系安徽候补知县，光緒二十六年在署黑龙江将軍寿山幕中办理文案。是年七月下旬，奉寿山之命由齐齐哈尔省城赴博尔多（今黑龙江訥河县）前綫督战。其时，北西两路清軍节节潰退，北路帝俄軍队先后攻陷瑷琿、墨尔根（今黑龙江嫩江县）等地，兵临訥謨尔河畔，向齐齐哈尔进逼。程氏又奉命向俄軍求和。

本书輯录程氏在博尔多等地与寿山往来书信二十余件，另附程氏上盛京将軍增祺等人书数篇。这些文件反映的情况包括：博尔多前綫清軍不战而潰，程氏向俄軍妥协求和，对坚持抵抗反对妥协投降的义和团的鎮压，以及寿山惊慌失措，忽而打算亲赴前敌与俄軍决战，忽而又打算亲赴俄营求和，忽而打算率兵勤王，忽而又决定自杀，最后在俄兵炮轰省城时終于自杀。

本书可与«洋事記册»、«嵩崑庚子日記»以及«义和团档案史料»諸书互相参閱。

奉劄赴前敌途中上眉帅①書 光緒二十六年七月二十二日

将軍鈞鉴：

自叩辞后，以人馬新挑，初次上道，未便操之过蹙，只令按轡徐行，于日暮行四十五里至馬蹄崗住宿。今晨行十二里至塔哈站早膳，探問前途泥濘，拟再行七十五里至宁年站住宿，俟人馬习慣风霜，由漸而入，卽兼程前进，庶不致有疲乏之患。惟自瑷琿迁徙者絡繹于

① 署黑龙江将軍寿山，字眉峯。

道，詢知我兵尽屯大岭关帝庙一带。聞該处往北十余里有茅道，輕車可以来往，向南二十余里亦有間道，可通二三站等处，恳电恆翼长先为設卡。全拟抵墨城，即派探分出，候到彼詳查敌人虚实，探子亦必回来，地利形势了然于中，即可随时禀承方略，相机办理，請紓宪廑。又聞墨尔根亦有間道可以行車直达叶家屯，較之常云所称可以直达胡馬尔者，尤为捷便；祈先飭墨城派兵不时梭巡，或多作疑兵以壮声势。至沿途經过村屯，全皆传該屯长詳悉开导，令其挖壕；尤乞通飭各处，随时兴工，庶无貽誤为叩。

眉帅七月二十三日来函 附录

雪哥大人如晤：

接哈站来书，具悉种切。昨晚接北路急电：昨日寅刻，敌已包抄过岭，势不可当，崇統領、瑞营官陣亡，其余伤亡甚多，我軍退守四站等情。正詫异間，今日又接墨城电局来电：墨城已先自乱，紛紛搶掠，都护畏避逃走，电局退至博尔多。如此大局何堪設想？除电飭严加弹压，并飭前敌多出哨探外；請吾哥飞速前往，沿途何处得形势，何处应如何守法，即密記之，以备临时扼守。昨飞咨博尔多业都护①，囑該衙門于訥謨尔河多备渡船，以便大軍到时径渡。此事关系紧要，吾哥过該处飭令速备，切盼，切盼！盖我軍过博尔多，尙可扼守訥謨尔河南岸也。省城壕沟，已託薩都护②加价僱人，勒令一二日內竣事，不审如何？吾哥沿途劝挖壕沟，甚好甚好，現已飭由兵司通飭矣。

駐博尔多营次上眉帅書 七月二十六日

將軍鈞鉴：

昨与恆翼长、富統領晤于博尔多，据云：前敌不满千人，又皆疲乏

① 布特哈副都統业普春（駐博尔多），蒙古正黃旗人。

② 齐齐哈尔副都統薩保。

不堪，板桥子有馬队五十，喀米尼哈有步队数百，博大人在此，业都护昨日清晨亦起身逃避喀米尼哈。博尔多街上大乱，全督飭馬兵十余名，立将搶劫当鋪者斬二人，始稍靜謐。未刻，博、业二公均到，当将各情拟电交紀东甫，紀云，报生等在河南安局。并商恆翼长今日仍赴前敌，富在此收队。戌刻，据差官弹压河岸者回称：河水陡涨，摆渡无人料理，难民数万，号哭震野，等語。全以日間站丁人等本已逃散，其在船摆渡者系全哨队兵等強支，而两只渡船先坏其一，一只又被难民推上河中沙滩，不能轉动。前日尙有艣艭数只，今仅两只；如此忙乱，难民尙不得了，而前敌官弁，不将尽为河魚乎！ 全等万分焦急。当由职鶴督队在街上摘取各鋪門板等物，全带十余人尽力拿麻繩至河岸，堆在船房，亲告难民人等：有車者出車，有人者出人，前往博尔多取木板繩索等物，以备扎筏；面許今夜扎好，明日准該难民等往站在各鋪自取米面。周历河干七八里，諄諄告諭，人人乐从。并备灯籠十余分，以队兵执灯，督难民合作，均各允許。全至船房坐未稍定，而差官来称：难民允許者又各四散，不肯前去；全又遍加劝諭，并令差官強拉壯者前行，湊足二三十人，派兵一名执灯前导，湊得三五輛車，亦派兵一名前押而去，計至半夜，約去可百余人，車二三十輛。全困极假寐，倏已惊醒，聞卸板声，据云已拉至数車矣。未及天明，急起查驗，而板片仅到三車，繩子一大堆，而难民四散；聞該民等有一拉而走，有半路折回，任呼罔应。全焦急无法，而来伴琴亦至，眼見难民无数，无如都不动手；仍飭队兵自扎，并将繩子拖至对岸，拴在柳条丛中，不意水流太急，繩子虽已套穩，而板片太小，人不敢上。福龄来說，万不可行，另用車輛排入河中，或足济事。全又飭队兵将沙滩坏船拖出，收拾应用，而旋即沉沒；至排車渡河之說，虽湊車数十輛，竟无人下手，难民呼天号地，慘不忍聞！

正在設法，而随恩祥前往喀米尼哈之哨官回称：义和团昨夜声称偸营，带小孩八人出門，不知所之，等語。可笑可叹！ 又据板桥子撤回馬队声称：俄人現未来攻，但队单馬乏，不敢久住；但見俄人西去者甚

多，等語。又据难民自墨尔根逃者声称：俄人入城不过五百余人，眞正俄人不过百余，其他皆山东民人。当入城之初，难民不得逃去者暗藏草中，亲見俄人大家欢舞痛飲，沉醉如泥，始得乘間逃出。又云：聞山东人有称，拟向西路会攻云云，餘不敢扯謊，等語。

查恩祥二哨、恆軍馬步在喀米尼哈者不过五百人，不能再战，博尔多旗丁、站丁无一存者，河之两岸，难民遍地，目不忍睹。昨商韞山，虽云湊足三营，其实殘疲不堪，不足一战。东西两路，不知情形如何？此刻墨城俄人实在不多，不知作何詭計？仍从大道长驅直入，毫无阻滞，固属可虑；若撤回瑷琿，用輪船駛入松花江，并力攻我呼兰，截断新城大路，腹背受敌，逃生无路，疆土既失，江省百万生灵，不将尽入网罗乎？涉思及此，万死不足蔽辜。

增帅会同五部电奏，长帅会同三省电奏，帅宪請旨交刑部治罪电奏，均已奉到上諭否？应如何处置？念念。京城有无动靜？此外有无良法？万乞赶紧定夺。如京都危急，自应照原禀会同增帅先行陈奏，以便临时趋赴行在。倘神天加护，匕鬯无惊，江省惟有効死弗去而已。惟生民如何拯救？照会該国无伤我民，此一紙空談，万不中用。請和一节，非我輩所能言；然时已至此，长帅如能保护江省人民，亦是莫大功德，不妨仍商长帅，悬代設法。前电长帅有"万不可由我輩露出請和"字样一語，恐长帅必不愿听，盖我不請和，彼亦未尝請和也。再发长帅电，务将此意說破，不可再有异言，致貽长帅口实。再此刻兵已頹靡，不可整頓，而恆統領、来总理仍立意要強，不肯作退后一語。全思东西两路如能支持，北路自当仍应強支，作恢复地步。倘情形竟同一律，或京都有警，则我兵亟应集聚一处，撤归省城，并力死守，再作打算。乞速示复，以便遵办。

眉帅七月二十四日兩次來函 附录

雪哥大人麾下：

敌旣过岭，他无可守，惟查博尔多河水势倘大，可以借扼賊之

来路，望麾下詳审图之。如果奉天三营能速到，定卽派往援应。万祈激励諸軍稳守为要，并多防其抄袭也。切切！

雪哥大人麾下：

大岭旣失，事益危急；弟一身不足惜，惟合省商民，不忍令其再罹兵革，而一經迁徙，又震动人心，应如何办理？祈速示复。查西路各队，若有不支，尙可相繼南行；若东路再有紧急，将如何是好？并望兄一代图維，速卽告我。事急，草草。

又上眉帅書 七月二十七日

将軍鈞鉴：

屢探敌情，尙复如故，只有五百余在墨城；板桥子偶有探子，人数不多，随来随去；其西行者，亦属无几。敌在墨城左近各屯，或数十人分头搜寻，幸未大加杀戮，其实各屯亦并无多人也。

囑办照会，昨夜未能过河，今早天甫发亮，卽飞行前往矣。全又派善走者步行前探，务得确情，昨夜、今日分两班前去，明日或可得确信。我兵現在河南屯住扎，多半馬队，博、业两都护均在河南，今日来見，議定由伊两人寄信与武固毕尔那托尔，大意謂民皆离散，瘡痍滿目，請他暫行退兵，俾民間得以收获，不然，人皆餓死，等語；已由全派人送去。东、西情形如何？奉、吉、京师有无回信？乞速示知为盼。羊羣尙存七百余只，惟設法运至河南屯，实在不能，已飭队兵分投捆綁，按二十人賞一只。难民現幸渡竣，其零星来者，亦可随时渡过，恳释慈念。穆总理、西协領等亦在此处。烏拉、棉衣均在此分发。来总理明日起程回省，面禀一切。余容再禀。附繳电报二份。

眉帅七月二十五日兩次來函 附录

雪哥大人如晤：

頃接唐书勛禀：奉省拳民，有眞有伪，眞者难得，伪者百般騷

扰，无恶不为。現增、晋①两帅已經窺破，設法驅逐，皆陆續投奔吉、江两省云云。兹将原函抄稿奉閱。現已张貼示諭，并分电东、北两路，大致謂：此項拳民，无論具何本領，必視其人是否正派，如果正派，必能为我出力；否则徒具邪术，有損无益等語。窃謂不独伪义和团有損无益，卽系眞者，恐亦徒乱人意，无裨实用。今日根喜及山海关富都护②电称："洋队十七日至通州，宋、馬二将进京，京师城門紧閉，枪炮对击。又逃兵潰勇到处皆是，沿途大不安靜，数次电奏，均不能寄，由驛递回。"大局如此，奈何！奈何！

雪哥大人如晤：

昨晚接拉哈两书，已另复矣。頃接电局电称："前敌官兵所剩无几，恆翼长、来总理已退至喀米尼哈站。省中二十二等日电諭，无人敢送。卑局复移河南屯"等語。該局旣无人送电赴前敌，则所聞者必不甚确，应請吾哥星馳前往。如实立脚不住，可先为权宜之計，由吾哥照会該国带兵官，告以官兵实在不支，請緩五日限，将难民赶紧送回，我軍从此亦决不再战矣。募人迅速送去。

再长帅今早来电云："昨承轉到楊使电称：俄外、戶两部仍以剿平乱匪为名，进兵实非得已。国书亦言中俄邦交最篤，东三省何妨遵国书命意，照会俄带兵官，言彼兵旣为平乱而来，現在乱匪亦将剿灭，无煩彼国兵力。若仍然进兵，非平乱民，是扰我良民也。如此立說，或者可以阻止"等語。又李相及楊使电，兹另抄附閱。

詳陈在博尔多与俄人交涉一切情形上眉帅二書 七月二十八日

将軍鈞鉴：

韓广业送照会，今午回来，据云：行抵喀米尼哈前二十里双泉眼地方，卽遇俄探，韓卽手摇白旗，奔馬前往。俄以馬队二十余名将韓

① 晋，指盛京副都統晋昌。

② 山海关副都統富順。

圈住，引去謁俄軍主将，据称："两国如何失和，我們不知。但停战与否，我速寄信黑河，俟得回信，再为定夺。此刻我飭各队，不即前进打仗"云云。此語系两个官阶稍大者同声如此。有一小官在旁，声称："你們打白旗，我們不打；我們在黑河执白旗送信者，却被你們打死。"两大員怒目向之，不准再說，小官即不言語。两大員又云："你們文书說匪乱已平，是义和拳否？"韓云：即是。又云："义和拳是否已經正法？"韓云："将軍已将該匪等收捕监禁。又奉皇上諭旨，不准义和拳妄打。"俄大員又云："你們既不打很好。若說难民及受伤兵勇，我亦收养。但民間执械与我为难者，不得不仇讐相視。"現发来安民告示，大致謂"民須安业，毋稍惊慌"云云。时有俄兵等見我白旗，皆脫帽跪地，称从此得生路矣。以上皆韓广业回营后面呈一切情形。但韓系称由省派来者，故所回之信，間交何处。信面系书明宪台，查系一面俄文，一面法文，祈速繙示。

韓到后困乏已极，問其大致，即飭歇息，速繕稟知。旋又称：俄带兵官业已跟随前来，称来河南与全相見。全思敌兵过河，又深一层矣；草此稟訖，迅即渡河，俟俄兵官来，即与会晤，免彼过来。原信系全拆閱，恭此奉呈，余容晤俄官再稟。

再，恆翼长先在河边对岸，面談俄兵官云要見全，恆飞飭馬队来迎。时富統領、桂营官、福帮办俱至，均愿前往。全思人多不便，且恆、富等系带兵官，更不宜見，是以只带随同笔帖式及戈什二人前往。現商恆翼长等赶紧預备，俟两日后再为相机办理，伏乞迅为指示。

将軍鈞鉴：

申刻俄兵到博尔多，即拟渡河，全赶紧前往，該俄官已在河干守候。晤面方說数語，旋詣至帐棚內，席地而坐，餉以酒茶点心等物，带兵官有十余員，均在帐棚內同坐。全称："議和停战，系貴国外、戶两部商之我欽差，轉电我国索取国书，幷称如匪乱已平，三省将軍愿和，即速具国书彼此再議等語。我国即发国书，命楊欽差向外、戶两部面

議，是以一面传知卽速撤兵至博尔多河南岸，照会貴国带兵官停战候旨。业将前情照会，承允回书，当卽飞馬递送省城。应請卽在河之北岸候信，不能渡河一步。"俄官云："我們并未奉旨。軍規甚严，不敢停留，兵馬已临河岸，卽当速渡，若稍迟延，我們卽担不是。"且云："貴国北京，前四日我已接电，业被各国占据。貴国皇上不知現在何处。"全云："北京无恙。假使眞正失守，則东三省皆貴国兵力所到，何劳前进。若我北京尙在，两国大皇帝如何商議和局，我等打仗之人，皆不能預聞。卽貴国之兵力所到，为进境地步，北岸卽是博尔多，为布特哈城治所，該城南界尙多，你旣得我三城，亦不过如此，更不必前进。"辯駁再四，俄官仍称非渡河不可。全誓死不令渡河，俄官云："連今日候两天何如？"全称："你旣寄照会回黑河候信，明天一日如何能到？且照会系我給你，你回信乃給將軍，我卽不敢拆閱，无論如何，总要彼此候到回信。"俄官坚执不允，只許候明天一日。往复辯論，全称："彼此打仗，胜敗本所常有，我之兵士不敌，卽全軍尽沒，亦不能怨你。何故将华民之在貴界者，无辜小民，忍心殘害？瑷琿城池旣为貴国兵力攻破，房屋人民皆貴国所有，何故任意殘杀焚毁？"俄官云"我們所杀所燒之人，皆系执械与我为仇者。"全云："老幼妇女，岂亦执械攻击乎？万国公法，恐无此例，不意貴俄大国，乃为此伤天害理之事！"俄官詞穷，乃云："我之接統兵队，在兵到貴国二站之后，攻杀瑷琿，并非我手之事。自我接統后，所过墨尔根各处，并未伤害一人。"全云："百姓聞你們殘忍不仁，扶老携幼，流离满途，先期逃散，你卽欲妄杀，亦无从下手。今河南难民，不計其数，皆我近日亲督渡去，你若渡河，伊等聞风必寻自尽，否亦飢寒困踣，必死道路，貴带兵官如稍有人心，想亦不肯出此。"俄官力辯不忍伤害百姓，又将告示取交二紙云："叫百姓回来，卽在博尔多照常生理，公买公卖，决不伤害一人。"全当飭带去之站丁二名向俄官訴說苦状云："此刻卽捆綁亦不能回来。且去此甚远，何能速回？"俄官云："你說百姓在河南屯，何以又說去远？"全云："有力之家，早已逃散。其貧苦及墨尔根逃来者，今午才过去。"俄

官仍叫站丁劝回。該站丁云："我們愿死在河南，万不回来。"全云："所謂停兵二三日者，不过謂候信耳，若二三日无信，岂卽不候乎?"俄官云："明日无信，定卽渡河。卽看貴大人面子，我不开炮开枪，亦应过河。"全云："我們軍規亦严，現奉旨只准退至河南，照会貴国彼此候信，若无旨意，我軍岂敢由大岭退至此乎。現旣奉旨守此，卽不能再退一步。你兵过河，卽不开炮开枪，我亦并力抵御。卽貴国兵強器利，我兵如尙有一人一枪，亦当攻击，决不准任意渡河。"俄官又云："我为难民起見，渡河好为安撫。"全云："无論不受安撫，如我兵不敌，民卽你国之人，我旣不能护庇，杀与不杀，任你所为。"言至此，俄之头目卽出帐棚，与通事密語。全在棚內与諸带兵官閑談。須臾复入，謂全："究竟是何主見?"全云："我所爭不在难民不难民，惟在貴带兵官愿和不愿和。"俄官云："深愿两国和好，彼此免遭涂炭。"全云："旣是愿和，卽当候信，若不候信，径行渡河，卽明明不愿和矣。旣不肯和，何必候明天一日，不如卽行开炮，反为痛快。若将我在此杀戮，尤为成全。"俄官云："万不至此，只須候明天一日卽可，否則再候一日。"全云："本已說明只爭候信不候信，若二日信仍不至，岂非空談。"俄官云："候至三十日晚八鈡，彼此再晤一商。"全云："旣是两日，我卽在你营內守候，决不回去。"此話申說十数次，俄官不允，始議俄住北岸，我住南岸，彼此不准妄渡一人，妄发一枪。南岸河边帐棚，全当指令两人空手住此，借探信息。如明、后两日无信，七点鈡时仍渡河在你营候信，你若渡河，仍先杀我，不然仍当在你营候信也。彼此击掌为信，握手而散。合肃恭录問答大致，伏乞鈞鉴，迅速賜示，以便遵办。

請密撤兵队并懲治拳匪各情上眉帅書 七月二十九日

将軍鈞鉴:

奉諭后，細商，各营总宜暫退，若径撤回省城，更恐人心惊惧，且俄人明見我兵撤退，亦属非宜。現拟由富統領、桂营官等督飭各队于今晚暗撤至拉哈，分道至楊家屯、小榆树一带住扎，再听消息。或調

宁年、塔哈尔或省城均可。翼长及全仍住河南屯。明日虽約候八鈡，然須早去，恐天黑不能辨認，反多窒碍也。河干所弃之米，昨早赶运五十余袋，此刻分发各营，尙可敷衍。此处所留，仅凑成馬队約二百名。如俄人必欲过河，只要議定不伤百姓，我軍亦可緩撤，俟我退一步，俄进一步方好。万一和議不成，逼人太甚，只好死守省垣，背城一战。此語最关紧要，乞先与各司旗說明，如跪求仍不饒命，大家务須拼死一战，不得借口和議，人各分散也。

至义和团沿途騷扰，不受約束，一味妖言惑众。昨日已議与俄停战，該拳师张某乃故意奔突，口称必与拼命，可恶已极。兵勇等以二龙一役，因义和团狂奔前往，致伤亡二百余名，怨恨不平，在翼长处传該拳师試枪，意在击死其人。全思昨与俄約，彼此不开一枪，若有枪响，恐賚借口。惟此等妖孽，已誤大事，未宜姑容。因传該团民等审訊如何設教，如何練习；据称：我等并不愿学义和拳，拳师不能避枪炮，我們早已識破，仍求当兵，謹守营規等語。查此等无知愚民，实为拳师煽惑；因令众曰：用枪試不如用刀試。当飭将該拳师綁住，列队押赴西屯，一斬而誅，人人称快。团民等跪求仍入队当兵；即飭恩营官带回編入队伍，不准再穿該团号衣。省城此項拳师，万不可縱，务乞除此孽种，以息浮言为恳。

复眉帅書 七月二十九日

將軍鈞鉴：

三示讀悉，痛极无泪！只有办一日算一日，万乞不必悲伤。慷慨赴难，从容就死，惟宪酌之。京师失守，据俄人称，前四日已接电报，是实不虛矣。河北之羊千余头，費尽力量，只捆送二百余头过河，現存八百余头，权宜設詞，謂系特留河北为犒賞俄軍之賚。博尔多街上燒酒甚多，昨聞有人加入毒葯，全因明告俄人，謂此間匪人太多，街上百物可动，惟酒不可飲。俄官称：百物俱不准动。时有俄軍围住黃牛数只，当被俄官面加重責，牛交河干，囑全收回，全不肯收，亦作犒軍

之用。俄人初不肯收，再三推託，始极口称謝，并謂該軍远来，无物回敬，俟他日酬答；并当面諄囑站丁，誓不宜伤害人民及受伤軍士。据韓广业称：俄見白旗后，旋将我伤兵数名、妇人数口均已收撫，以后想不至再有殘害。刻下河干难民均已渡尽，其落后者，俄允不伤。全亦云，如我不能护庇，民卽貴国之民，杀否听其自便；俄人似极愧悔，但云："墨尔根何以又将我民杀伤二名，拋置城内？"查此二俄人，卽巴营所解者，博大人云，不知被何旗何佐无知之輩，妄将該二人殘害不堪，又未将尸首掩埋。全云："墨城聞大岭旣失，官民早已逃散，我軍奉旨撤队，亦并未入墨城；系何人所害，实在不知。所有省城收养之人，万万无虑。"俄官当詢系何名姓，全称：实在不能記忆。惟西路监工敖汗必拉及兵役人等四五千人，实系未伤一人，已保护送出境外。俄意稍解。省城收留之俄人，务乞曲加安撫，或使分途告知停战，以免惊扰。

至撤兵回省垣并力守御一节，伴琴屢来相商，全非拘泥，以若不誹說明白，胡乱退去，恐多伤损，决难瓦全。况难民如此其众，何法保之？現拟明日商酌恆翼长等，俟两日限滿，俄如无信，全仍渡河面議。倘必欲将兵馬渡河，亦必婉言說明，我們不再打仗，总要使我兵保送难民，一步跟一步，容我退一站，准俄进一站，或可全队回城；不然，将无一人可保，不能回見我宪，同死一处矣。

敝眷未行甚好，前与內子商議，与其走而被辱，仍不能保全，不如同死城内为是。想內子必訊明此义，乞飭人撫慰，不必妄求偸生苟活也。东西两路若能同时停战，并将难民官兵議定不再伤害，则宪与全死无遺恨矣。事至于今，只此办法。

眉帅七月三十日兩次來函 附录

雪哥大人如握：

頃接二十九日丑刻来书，所办一切，甚妥甚妥。惟刻間又接拉哈电局来报："我兵已退至拉哈"，岂俄兵已过河南耶？窃思前敌之兵，旣不可战，省城又不过曹、陈两营、怀德三营（怀德左营今日可

到省，中营明日可到，后营后日可到），实在无能为役，与其強战，徒致多戕民命，无济大局；卽不如拚弟一人，而保全无数人。刻准于初二日亲赴前敌，大約初三必到。到时面与俄約，如能如約不再前进固善，否則以身殉之，决不再活。蓋无論如何退让，亦难保全省城；是弟始終仍須一死，与其迟死令人議論，何如早死为痛快乎！况弟旣殉国，余人皆可告无罪，卽俄人亦不至再加伤残，所保全者甚众，当不止商民已也。我哥以为何如？飞此布聞。

雪哥大人如握：

頃接电报：本月二十日上諭："李鴻章著授为全权大臣，准其便宜行事。时事艰难，該大臣公忠素著，必能保全大局，以慰廑念。将此由六百里諭令知之。欽此。"伏念朝廷旣已派有全权大臣与各国議和，則俄自在其內；京师旣已与俄議和，則东三省亦自在其內；請兄将此旨宣示，囑令俄人靜听朝議。

現在省中五司八旗，亦一再电催长帅，請其电商茄格維志，如能于一二日內卽有回信，先行停战，則省城自可保守；否則人心皇皇，恐有难于一战者。現在五司八旗公議，謂京师不守，义应勤王。身属旗仆，断不能改隶夷籍，反顏事虏；而妇孺大小百万口，亦无一律殉节之理；如本省不支，情愿退让，但求携带迁避。

弟早間拟赴前敌一节，大家尤不以为然，以为和与不和，非該带兵官所能主持，徒去无益，徒死亦无益。而将軍一走，省城先乱，某等不死于賊，先死于土匪也。仍宜商由程总理与彼婉商，能听固佳，否則卽便退去。且謂省城存兵无多，各路之兵，疲憊万状，卽使并力一战，亦不过多戮生命，仍須奉让。且謂京师旣已如此，将来議和，亦必割土，东三省必割与俄无疑，此时不让，将来終須退让各等語。再四筹酌，弟此时实亦不能自主。

現由弟办一照会，致黑河之武固毕尔拉託尔，到时請兄速卽派人送去。該带兵官見此照会，或可稍候，亦未可知；总以商令暂不

过河最为要著。一面再由五司八旗电催长帅，速与茹格維志开議。如候得及，自当力謀守土；否則即由五司八旗公商奉、吉两省，为幷力勤王之举。弟再具折专弁入告，其五司八旗亦公具一折，随同进呈。

窃思东西两路以及省城，此时尚可湊出二十余营，携以入卫，尚属大枝，借此将旗丁全数迁出，亦是正办。惟須和議速成，乃可成行耳。吾哥以为如何？飞此布聞。

再，頃又接到来函，內有办理义和拳一节，若輩之不可靠，弟早知之，因在朝諸臣及各省大吏，人人重視，以致决裂如此。現在团民众多，誅不胜誅，已一律严飭，不准再以妖言惑众。外侮方偪，未可更醸內乱，似不必与此項人为仇也。

密陈战和事宜請眉帅从速决議書 七月三十日

軍帅鈞鉴：

今丑刻电复一切，諒登宪覽。惟忆前禀，由草道赴热河一节，宪似未明全意。盖京城稳固，应与省城共存亡。現既失守，未卜至尊确耗，是宜分探詳情，收合余烬，幷与敌人約明，只要不伤百姓，尽可飭愿留本地者，仍安居乐业；其愿随宪节者，赶紧由草道直达热河，趋赴行在待罪，此"子在，回何敢死"及"归死司寇"之义也。背城一战，試思八旗五司尙有血性男子可以激励士卒与城俱尽者乎？

此事宪可传集一議，大意謂："諸人皆有生理，惟我万死难辞。若能与俄商妥，你們仍是安业，不走亦是正理，不必拘执。我所以不敢遽死者，以天子蒙尘，一息尙存，亦当与同休戚。倘皇上不諒苦衷，謂我不应偸生，即立正典刑，死亦瞑目。否則率諸人同死，徒伤生灵，或被俄凌辱，徒伤国体耳。但我之言，原为大家生命起見，若大家欲死，我仍督飭一战，与城存亡，决不弃諸人远去也。"等語。反复速議定夺，战則不准一人退后，一人独生；和則俄人既不伤害我人民，当带愿走者馳赴皇上行宮，不得故意阻拦。全意如此，伏乞宪夺施行。

敬再稟者：俄之兵卒，一聞停战，无不欢喜。若我註之再四，彼仍不肯，是俄之驕横已极，兵心必不听用。宪可以传諭司、旗，以我之忿恨拼死，当彼之驕蹇不睦，天誘其衷，得一大胜，再与議和，事机或有挽回之象。祖宗深仁厚泽，綿延无穷，于此兆之，亦未可知也。

与俄人議訂大概办法上眉帅書 七月三十日

将軍鈞鉴：

今午渡河面議，求俄不必渡河，仍在此候信，再三不允。乃議定：将留省之俄人老幼男妇，一并派人送来。俄明日渡河住拉哈，我兵住榛子街，相距十八里。俄允：如省留俄人送到，一名不伤，必不以炮攻城，并不伤害黎民等語。乞速派員保护送来为要。

全三十日酉刻在河北岸发稟，正回走十里許，奉电各节，已詳叙之，不必再贅。全誓死抵御，空言竟属无补，奈何！前电議未妥先发，今議定矣。

退駐榛子街請眉帅速筹馳赴行在預备各節書 八月初一日

軍帅鈞鉴：密稟者：

全昨亥刻由河南屯启程，黎明至拉哈站，已将昨日面議各情馳稟去訖。早飯后西行，午刻已抵榛子街，拟即歇宿，乃与敌約住之所也。

惟查此次我之挫辱已极，敌之驕蹇特甚，孤軍深入，在彼是取敗之道。若以异族利害，激励士心，众志成城，不难背城一战。至我五司八旗，皆属土著，身家念重，畏战乐和。如晓以大义，于事克济，固属甚善。否則听其請和，我帅只有亲率愿随者，由草道馳赴行在，叩闕請罪。事不宜迟，亦不宜露；望即拿定主意，与西樵、振甫諸人密商，切不可使外人知觉。智利快枪如到，务选择亲信諳練之人带兵往取，各执一杆，住扎左近，以听消息。盖此器进城，恐愿降者虑敗和局，走漏风声，則誤事不浅也。

东西两路如何布置？是否归并一处？望速定夺。嫩江船只大桥

有无預备？全意人心已散，恐不能激励，故不得不留退步；且一面議和，一面严防，亦事所应为，想宪台必見及此。城存与存，此为人心团聚同拼一死之謀；若諸人瓦解，帅独殉难，弃天子于不顾，亦非計之得者，祈熟思审处为叩。

眉帅八月初二日兩次來函 附录

雪哥大人如握：

三十日酉刻、朔日巳刻各函均到，讀之涕零！省城五司八旗，均无固志；怀德三营，亦实不能得力；其余新营，更无把握。再四筹酌，万难再战，战则徒戕民命耳。現在长帅已一再照会茹格維志，請茹轉商停战，如能有成，大約一二日內必有回信。否則弟于明日一准亲赴前敌，面与俄約，以弟一身而贖万人之命。

吾哥忠肝义胆，欽佩无似。惟閣下无地方之責，弟一切未了之公事、私事，均望代为收束。姑不言其他，即以合省軍民論之，戶口数十万，性命数十万，于无可如何之中設法保全，此事重大，决非苟且所能了。弟苟延殘喘，絕无别端之希冀，邀天之福，得以保此孑遺，与世长辞，便可瞑目泉下。方今众人恃弟为安危，弟恃足下为左右手，倘吾兄不能忍受暂时之恥辱，殉沟瀆之小节，为兄計固善矣。留弟未死之身以支持殘局，遇事将誰与謀？弟褊急之性，惟有速死以相从于地下，其如羣生何？其如大局何？且弟之以身殉，咎由自取也，职分应尔也。兄虽曾任差事，同处患难，然无应死之責。况千秋万世后，弟須求一立脚地步，幸而我朝有福，运合中兴，弟身后未了之事，与夫生前支持危局之苦心，备尝之磨难，非兄之眞知灼見，誰为泉下人表彰者？自念締交以来，两心相印，一力扶持，舍兄外更无二人，异姓同胞，神天共鉴，惟望詳察鄙言，毋視为泛泛寬解之辞，則弟受賜多多矣。

近来办理洋务，当局无有不受气者，万望苦心磋磨，极力对付，柔克刚克，高明必有定見，忍辱負重之言，惟足下深念之也。

頃又接王延祥探报：俄兵已由火了沟前进，将西路各軍隔絕，腹背受敌。照会业已言明，彼此不再开仗，該带兵官又何必务穷兵力，以激困兽之斗，而坏目前之和局耶！此层亦恳与彼痛切陈說，以冀解此倒悬之急，是所至盼。

現在城中人心皇皇，商戶亦多閉戶逃命去者，幕中各位，均已紛紛作行計，弟均酌給川資，听人自便，只胆大者数人尚相随办事，此极可感。伴琴、全斋均已到矣。草草奉复。

雪哥大人如晤：

此番赴敌，足为江省吐气，感叹曷极！弟一生知己，今于死生之际，仅有兄一人是眞朋友，是眞丈夫，弟之瞎眼，借兄一人可以睁开，思之肝腸痛断，无可为詞！事已至此，惟賴吾兄指教，使弟稍得免万一之罪，虽死犹生。

前拟初二赴敌，継思未便如此，仍拟忍恥，暂顾目前。現定仍請吾兄与俄酋力請候我朝旨，大致已另函陈明。弟非徒苟延一时，恐弟一死，敌人猝至，不但全省归人，可惜所有后来队伍及軍械，必尽委敌，更虑兵潰为匪，不得不勉強支持，靦顔筹布后事。故拟收拾余灰，将本省所有旗仆及現有各队，招集一处，尽令趋赴行在，以保危局。統俟安排妥协，迤邐西上后，請兄帮同薩都护收尾，庶不致有潰乱之虞。一切完毕，弟再从容殉难署中，以为解嘲之計；此刻万勿宣露。更求兄务允弟請，助薩西行，否則此心白費矣。千万不可执定同死之見，使弟寃沉海底，无人剖白，万望格外成全。况兄又无守土之責，大可图展鴻謨于他日，并可代弟吐气于将来也。千恳万恳，俯从弟請；如蒙金諾，弟当啣感于生生世世。余詳另函，书不尽言；好在晤談在邇，諸望珍重。弟方寸虽尚未乱，而心气似覚不佳，乃致語无伦次，未能詳陈顚末，統希神会鄙意而已矣。

赴俄軍議事上眉帅書 八月初二日

将軍鈞鉴：

今早連奉三十日两示，敬悉一切。李相全权、照会議和、集兵入卫各节，頗得要領，即求如此办去，作为定議。至全之与我帅，由交契而堂属，誼同生死，神人共鉴。然必諸务就緒，行者无阻，止者无伤，方为了事。至我帅从容殉节，固属千秋佳話，但无闔家共难之理，敬求将宪眷委全，则帮蘆都护收尾之命，自当竭尽心力，以图报称。否则宪眷不出，全亦义不独生也。

昨晚韓广业回称，俄已至拉哈，嘱全速往。今早馳抵宁年站，已刻遵派韓广业执照会往迎，全随后亲往阻拦。俟会議情形如何，容再續禀。

現虽能聚二十营，必須声望素著統将，方足胜任，愚以为非恆翼长不可。并望飭五司八旗头目，速馳前来，以凭商办为叩。

致于振甫、張西樵兩君書

振甫、西樵两兄大人如晤：

全之此行，自幸頗得死所，眷属去留存亡，早巳置之度外。幸好助帅宪严密固守，必到省城危急之际，或如弟禀，亦是一办法。諸侯失国，收合余烬，翼戴天子，此亦光明磊落之事，未識高明以为何如？会同增、晋、嵩三大臣先行电奏，最为要紧；然必京师万分吃紧，方可如此，否則迹近借口矣。前途战守，相机为之，决不退縮，使本地人謂我輩尽說空話。以后賜示，并恳将京师、奉天、吉林撮叙一二，以便統筹。切恳，切恳！

寄呈奉天将軍增吉林将軍长瀝陈俄軍入境眉帅殉难后省城危迫情形稟

敬禀者：

卑职一介书生，蒙眉帅札遇，于七月二十一日派赴璦琿前敌督

队。二十三日，行次拉哈站，卽接前敌敗潰、俄人抄过大岭之报，当督飭随带亲兵馬队五十名，兼程前进。二十四辰刻，馳抵博尔多站，探聞俄兵已入墨尔根城，沿途潰卒难民，逃竄紛紛，哀鴻遍地，触目慘心！卽一面收集余烬，并預备战壕及撫恤伤勇、賑济难民各事。廿五日，恆統領至，来鶴由前敌亦旋，面商暫移营至博尔多河南屯駐扎，会同点名，勉成四营，队伍不足五成，潰敗之余，軍械缺乏。

正筹办間，俄兵馬队四五千，于二十八日忽至，只以我兵实不滿千，且无軍械，何能御此強敌？惟有暫作緩兵之計，以待后援。卽輕騎径入敌营，与伊带兵官連年刚博夫晤面，說以中俄和好邻邦，何故殘杀至此；并以我国駐俄楊大臣来电，业准伊外、戶两部停战議和之約，并我宪会奏停战等因，陈說再三，伊方允歇兵三日，在河北岸扎营候电。卑职卽行回营，一面布置防守，一面請示救援。

二十九、三十等日，迭奉眉帅电函，后路无兵，令卽撤回同守省垣等諭，复于三十日晚間再与俄議停兵，不允，抵死相阻，且哭且詈，万难阻止。始与議定不攻省城，不杀无辜，不掠財产，俄兵駐扎城北江岸十余里，彼此候电再議。一面飞报，一面撤队，初二日抵宁年，奉眉帅諭，仍飭面見俄酋，再議停兵。复于二十里台地方接見，而俄已长驅直入，虽馬上与卑职婉言，須臾卽抵宁年矣。是夜俄住宁年。卑职星夜馳回，初三抵省，始知眉帅因众人阻止，不訌赴敌，服毒一次。正劝解并筹商間，眉帅只言人无固志，万难一战，飭卑职仍須見俄官，阻其进兵；且囑后事，万不准拘执同死，以致生灵无恃，尽被杀戮等語，卑职唯唯而退。乃商之营务、粮餉各員，速将軍火、餉銀运送出城，仓卒之际，虽竭一夜之力，仅将奉省援队撤出省城，余竟无济。

先是卑职在博尔多，見俄兵甚強，我兵甚弱，屡奉帅示，飭勿速死，务須保全后事，已知事无可为。早經禀明，先将軍火、粮餉运到头站，援队及奏招之队，并新购之枪，均齐集头站，西北两路撤回之队，亦萃集于此，訌出省城，严陣以待。謂彼此旣已停战議和，卽应候信，如迫人太甚，卽須拚死一战。卽有不胜，早与嵩大臣議定，互相声援，

緩緩撤退，以图恢复。不意潰敗之余，人心瓦解，一至于此。然仍謂俄兵只扎省北，赶紧收撫，亦不难聚集。

乃初四清晨，卑职留住塔哈尔之委員、差弁等飞步回报，始悉卑职与俄軍分手后，即有通事姜某向俄称：卑职故設圈套，将俄官誘入省城，备大炮数十尊、精兵数十营，为聚而歼旃之計。俄将大罵卑职奸猾，誓必攻城，并将所留之人馬枪械，一概拿去；飭报卑职速来送死。卑职当即飞馬出城，迎面与辯，而俄兵已由城东南下，阻拦不听，至五里墩地方始停。而我兵南面营房內高悬紅旗，撤退之际，又各严列队伍，大张紅旗，向南开拔。俄見此愈謂中卑职詭計，登时开炮，并将卑职派兵看守，卑职拚死向前，幸我兵并未回炮，俄炮始息。俄犹飭馬队数百，馳往围住，我兵尽弃枪械号衣而散，是役計死伤数十人。而眉帅当俄炮猝发之际，身病垂危，不能赴敌，竟吞金二次，复飭戈什用枪連击而逝。

是时，城中大乱，全协領弹压甚严，幸得稍靖。卑职仍随俄队至船套子地方安营，細揣俄意，疑犹未释，口称必得眉帅甘心，即死亦須亲視尸首，否則仍以大炮轰城。卑职是以不离俄营一步，坚卧俄酋帐中。初六，俄派員与卑职寬解，一面即派兵入城，将仓庫火葯、粮餉及节署各物，一概搬运彼营。薩都护及八旗五司各官，皆以为无兵可御，莫可如何。現在虽无动靜，而勒索馬牛，強要粮草，多出情理之外。

卑职初意只要保全生灵，他非敢議，事毕即可抽身赴新城办理眉帅身后之事，而五司八旗哀求不放；俄酋亦称无人办理交涉。此刻省城，萃四城十余站难民，不下数百万，恃卑职为生，去則不忍，留則无顏，且亦无計。而人心惶惶，均謂卑职一走，則死且无日；进退失据，为之奈何！惟望我帅念此間棠蔭桑梓之地，和議如何定局，迅速示知，以解闔省倒悬，是为至盼。

并抄录迭稟眉帅稟稿，伏維垂察，万勿浪战。一面赶紧派員前往俄营，传宣諭旨，并将卑职所說各节，依样告知，当可保全生灵，尤为

至要。怱具蕪稟，专丁至新城加封递呈鈞覽。〔程德全謹稟，八月初六日晚四鼓〕

拟呈俄国伯力总督請代遞上俄国皇帝書

大淸国安徽候补知县程德全玆有上貴国大皇帝书一件，伏乞大俄国伯力总督阿穆尔省武固毕尔拉託尔麾下轉奏，不胜叩祷之至。

程德全謹上大俄国大皇帝陛下：伏以国无盛衰，非信不立；民为邦本，自古皆然。中俄二百余年交好，万国皆知，凡属下风，罔不欽佩。

今岁中国拳匪作乱，致启祸端，他处德全不知，惟黑龙江一省开仗之由，彼此互有曲直，玆不具論。

德全于去岁八月，蒙前任将軍恩泽，奏調来江，办理文案。本年七月二十一日，将軍寿山派往前敌議和停战。二十八日，在博尔多河畔，与带兵官連年刚博夫晤面，其时带兵官因未奉大皇帝停战之旨，不能擅专。德全見博尔多河南搬家难民，不下数十万，携老扶幼，情殊可怜；恐俄兵渡河，难民惊扰，懇緩二日，准其远徙道旁，让出大路，与俄兵行走。

八月初四日，大兵已至省城，将軍寿山自戕。省中人民及璦琿、呼伦貝尔、墨尔根、布特哈四城并台站二十余处，所有人民，均迁徙在此，露宿风飡，瘡痍满目，慘不忍睹！况值秋成之际；亟宜收获，喂馬秧草，亦須此时預备，再延十余日，則冬間毫无盖藏，不惟本地人民牛馬必皆餓死；卽大俄国兵馬在此，轉运恐亦不易。民人仓皇失措，大半离散，商賈远逃，懋迁无人，自应由大皇帝速撤兵队回国，以靖地方而振商务。

日昨带兵官奉到伯力总督来电：称奉大皇帝諭旨，欲以德全担任将軍职务；聞之悚惶万状。德全以羈旅之人，寄居江省，值此变乱，初意本以保全生灵为主。今荷大皇帝篤重邦交，省城得以安然无恙，德全受賜已多。今乃以将軍殉难，主任无人，欲德全便宜从事。无論德

全未奉我敝国大皇帝諭旨，固不敢自专；而自思失律之臣，偷生人世，已属厚顏，有何面目冒居将軍之任？反复思維，万无生理，是以投江自尽，而带兵官复設法将德全救活，并派人多方劝解，妥为照料，务使德全不再寻短見而后已。但此刻敝国大皇帝消息不知，德全椎心泣血，忧惧昏迷，苟延殘喘，何能办理地方政务？惟念黑龙江全省尚未大定，呼兰、巴彥、苏北林子尚有兵队，貴国必須力保平和，免致开仗，再伤生灵。其关于地方官一切应办之事，仍祈責成各該員与带兵官妥为办理，則将来大皇帝与敝国之交誼，可永保亲睦于万世也。

如蒙依允，尚有要求数事条具于左，事关两国邦交，德全敢为大淸国数百万生民九頓首以請：

一、求不伤害生灵；

一、求不夺人財产；

一、求毋奸淫妇女；

一、求中国人民照旧优待；

一、求毋更张大淸国政令；

一、求官員人民有愿迁徙者，发給护照；

一、求发給各城、各站人民执照，飭速归业；

一、求前往呼兰等处收撫，不必多带人馬，免民間惊恐；并求先发告示，大张曉諭，俾众周知。

上俄国兵部大臣書

大淸国黑龙江省銀圓局总董兼办将軍文案安徽候补知县程德全，謹呈大俄国兵部大臣閣下，敬禀者：

本年七月二十一日，因奉旨停战議和。又因瑷琿失守后，民人旗仆尽遭杀戮，慘不忍言。其流离于道者，携老扶幼，日行十余里不等。亟宜飞速派人，前求俄官停战，緩以时日，俾道途难民得以迁徙；省城商人好为安撫，照旧生业。或可保全民命，地方元气，不至大亏，俄兵入城，鉄路、商务、秋收、粮米均有裨益。否則大兵一到，无論攻城与

否，商民人等鉴于瑷琿之慘，逃散一空，秋收无望，地方涂炭，不堪設想。因此，特恳将軍派德全为行营营务处，星夜前往。

二十四日，抵博尔多河，見难民之临流待渡者，呼号震天，不下数十万口。德全一面飭韓广业設法搶渡；一面自办照会。二十六日，难民过渡大半。二十七日，韓广业执照会清晨赴喀米哈站，二十八日，在該站之北十余里投递，大队旋即南行。申刻，德全面晤前鋒領队官連年刚博夫于河北，并将奉旨緣由及将軍囑咐一切情形恳求停兵候信，承允两日。三十日，德全再見連，以未奉大俄国大皇帝停兵之詔，不敢自专。德全求之再四，謂大兵前进，不过为城池地方起見，然地方非有商賈居民不可，应仍住兵河北，請将軍或本地五司八旗人等来此面議和約之事。如此办理，不但兵不血刃，而大俄国大皇帝仁风所播，带兵官声威所及，人人悅服；不惟江省人民感激，即奉天、吉林亦必聞风兴慕。連执意不从。德全无面見将軍及江省人民，拔刀自刺；連急夺刀，竟不得死。始議：不伤人民；不夺財帛；不用炮攻城池；在城北十余里江滨扎营；彼此听候朝命，連給凭据画押。

〔八月〕初一日，德全随大队向省城进发。初三日，奉将軍諭，仍劝連在城外远处扎营，俾免民人惊慌，諸事均可商量；連执前言不改。德全約定，彼此击掌。

回城，先見将軍，本拟次日出城，将軍亲率五司八旗見連面議。不知連因何故，带兵繞向城南，大有攻城之势。急命德全往迎，問在何处扎营。德全見連，屢問不理，催队向南行，至五里墩地方，見我軍撤队南行，輒开炮二十余响。德全情急，挺身当炮口而立，冀以身殉，以謝闔城生灵。連見我軍弃枪漫散，并未回击，乃止炮不发，自带馬队急追；派兵数名，将德全看守。良久連回，飭德全带領向城西江边扎营，并索将軍来見。

探詢始知当开炮之时，城中大乱，商民紛紛逃竄，将軍无法弹压，又見事难挽回，遂即自尽。又聞我兵及难民被枪炮打死者数十人，服毒投江者更多，德全聞知，心如刀割。維念城中住戶及外来难民不下

数十万，若不力与周旋，并将枪炮收尽，誠恐生事，伤人必多。因即随至江边安营，当有本地官員福全斋同至，德全向連面称：将軍已死，城中幸未伤害，我事已了；所有城中一切官物以及枪炮、粮餉、仓庫，均由福全斋禀明副都統，点查清楚。我再領五司八旗一同来見，城池人民，各有专司，我当远去，請发护照。連唯唯。是夜，德全恐散兵滋事，又恐連不放心，是以住連帐中。

初五日午后，进城，邀請副都統及五司八旗，一一說明，称述：俄兵营规甚好，連带兵官教管亦严，你們放心，决不伤害；又传商人头目，面嘱：俄兵买物，均系公平交易，随我明日同去見面，如要买物，尽可面議，以后照常生业，切无［勿］惊恐，逃者速寄信叫他回来。初六日辰刻，副都統及商人等同去見連，枪炮粮餉，业已一一点清，大家見面，均各无詞。德全又求护照，連欣然应允，当即給发。少頃，連复謂諸事尚未就緒，嘱帮同料理，暫留数日何如。德全謂：地方事件，現有官員，我即无事可办。但人心未定，暫留以安众心，未始不可。不过我亦有家眷，不知逃至何处，急須寻着，我旣不死，义不得听其逃散。連称：前途荒乱，即有护照，恐亦不能暢行，不如遣人寻找，仍回齐齐哈尔，由黑河、伯力、海参崴至上海南归，甚为妥当等語。德全以为如此便是两全，言訖入城。初七日，派人执照往寻。

初八日，連至富拉尔基。初九日，德全与福全斋議，拟往見連，商量呼兰各城办法。初十辰刻，連遣通事王良貴来邀德全及副都統、八旗等入营議事，据称要一万人修鉄路，車二千輛，米面荅当麦称是，馬三百匹等語；又称奉伯力总督来电，要德全担任将軍事务。德全謂：“旣未奉我国大皇帝諭旨，万万不能代办。惟随同赴呼兰各城，安撫难民，乃我应尽之責，事属可行。但須貴国兵官不伤生灵，不夺財产。他事我便不問，亦不能办。”連固执不允，德全一时无法，遂起短見，投江自尽。連急派人救起，遂将德全在江边看管，不准离营，并要将护照繳回。連又往富拉尔基去訖，十一日回来，将帐房拔去。十二日，連开队向新城进发。

德全屡求先行出示晓諭，自繳枪炮，免伤人命。德全又一函求轉呈伯力总督轉奏大俄国大皇帝陛下，連不肯收。又求西路官員轉呈，亦不敢收。德全困守江边，二十日，与福全斋往見干密丹，求办理安民之事。干密丹称："富拉尔基有上司传諭，我們皇上要你赴森彼得堡，你們今日即去商量，不可迟延。"当即起程。

二十一日早，到富拉尔基，又聞德全为人告发，提往七都，实属不知何者为是，隐忍偷生，只求得見大俄国明理之人，逐一声叙。我本为江省数百万生灵起見，别无他意。今中国不振，自应早死，免貽笑話。无奈江省人民，因我此去，哭泣恐惧，虑遭瑷琿之惨，再四哀求德全毋死，連向七都一行，求放江省百万人民生路。是以忍死来此，幸遇大俄国兵部大臣密訪人員，不啻重見天日。謹述大略，求为轉达，并代奏大俄国大皇帝陛下：俯念两国二百余年交好，此次打仗，实属非中国大皇帝及江省将軍本意。今北京不守，天子蒙尘，万恳矜怜，毋失睦誼，和約未定以前，仍照原約办理。并飭带兵官毋伤生灵；毋夺財产；毋奸擄妇女；毋苛虐民人；毋勒改政令；其有外来人民情愿回家，本地官員有愿迁徙者，听其自便。如此办理，江省人民不啻重生；而俄国大皇帝事事合乎公理公法，五洲莫不称頌。德全不胜迫切待命之至。惟道中无笔无紙，草率不恭，又心緒繚乱，語无伦次，統乞矜鉴，曲予含容，尤为切祷。右呈大俄国兵部大臣閣下。程德全謹禀。

附书事三則

書瑷琿失陷事

瑷琿自与俄划江为界，左岸旗屯六十有四，載在約章，照旧居住，迄今四十余年无异詞。通商既久，矿务、船政、开垦、懋迁及一切苦力諸役，无一不借資华人。鉄路創修以来，俄人自內地招徠，及华人之聞风自往，凡在海参崴、伯力、庙尔、徐尔固、海兰泡及受佣于各金厂者，奚翅数千百万。加以火磨、火船，商人之賃屋于海兰泡及投于俄

人之家者，积財至数十万之多，累日至十年二十年之久，如是者亦不可以数計。是則流民土著，由两国邦交之睦，生于斯、聚于斯、歌哭于斯者，几忘中外之畛域。以故旗屯則辟地日广，服田力穡，以供俄人衣食；流民則服諸般苦工，以供俄人驅使；商人則懋迁有无，以供俄人日用。黑龙江上下数千里，火柴羊草，半皆取給江右。是中国对于俄国，他处姑无具論，独瑷琿一隅，彼此相依为命，宜乎仰体两国大皇帝好生之意，无論各处如何紛爭，此間万不可自相殘杀，自絕生理。善夫原任俄伯力总督、現任兵部侍郎杜何甫司基之言曰："江左旗屯，虽属华人，究居俄界，商人、流民远来旅居者，既在俄界謀食，即应一体优待。他处万一不幸，或生衅端，独黑龙江沿江数千里，凡夹岸而居、往来貿易者，俄国均当以全力保护，不使稍有兵革之惨。"此杜何甫司基君去任之日，与中俄商民临别泣贈之語，至今談者无不推为仁人长者，故遺爱至今不忘也。

庚子之乱，我中国大皇帝及黑龙江将軍寿公，均无与俄开衅之意；故当瑷琿創設俄文学堂，朝廷特飭譯署拣精于俄国語言文字者，来江教授。即阿穆尔省武固毕尔拉托尔設立中文学堂，一紙书来，寿公独捐千金，特命舌人送繳，此六月初旬事也。以故畿津一带，祸乱虽成，沈阳、吉林，警报沓至，而寿公犹鎮靜自持，屢与伯力总督及阿穆尔省巡撫、哈尔滨总监工等电报，力任保护鉄路。凡江左旗屯与华人之旅居俄界者，不准一人渡江，以泯猜忌。即六月十五日，富拉尔基俄国监工人等聞警逃避，西路陆行者約有数千名口，无不保送出境。其流落在后者，均交素識商人收养，毫无凌虐。由哈尔滨乘船順流而下者，听其駛行，不准阻拦。凡此各节，均有电报公文可查；并有送还之俄人足証，一一可以复按，可以传詢也。

不意天不佑我，拳匪遍地，瑷琿啓衅，兵連祸結，其杀戮之惨，殊难言状。嗚呼！胜敗強弱，自关国势，此次衅由內作，将复誰尤？独惜瑷琿一隅，江左旗屯，流民商旅数十万众，旣惑于杜何甫司基之言，又迫于寿公不准內渡之令，迨俄兵一至，騈首族誅。海兰泡商民，亦皆

俯首就戮。其逃至江干与迫令入江者，又复开枪轰击，僵仆相望。及瑷城既陷，城厢屯鎮难民紛逃，未及远出者，尽被俄兵圈去，有杀无赦。尤可惨者，佐領王庆被擒，生而臠割，骨肉无存。其他殘刻，笔难罄述。嗚呼！华人何辜，横遭惨劫，乃至如是之剧耶！間有倖而逃出者，現皆露处野宿，无衣无食，輾轉沟壑，势非顛踣死亡、不遺噍类不止，嗚呼酷已！荀君紀修，江左旗人也，于瑷琿失陷情形，知之最稔，言之最詳，特撮叙大略如此。

書黑龍江將軍寿公殉城事

光緒二十五年己亥冬十有二月，黑龙江将軍恩壮敏公出缺，遺疏密保帮办边务黑龙江副都統寿公山奋发有为，奏奉朝旨，权署将軍印务。二十六年春正月六日，自瑷琿赴省。余以上年冬十一月到瑷，因恩公、寿公奏調来此者也，时亦随节晋省。

寿公以本籍之人，深悉江省弊端；又感天子不次之擢，非常之遇，思欲得当以报，故寢食刻无稍暇。每謂余曰："人心之坏，习气太深。当此強敌日迫，祸不旋踵，若不逐事整理，必至仓皇失措。"故凡閱伍簡器，必躬必亲。若机器之設备，銀圓之鑄造，輪船之购置，荒务之詸求，同时并举，尤汲汲不遺余力。如瑷琿之逊必拉、法必拉，呼伦貝尔之阿力公河，札賚特，郭尔罗斯蒙地，湯旺河、观音山及各金厂，并統領、营官駐扎附近之所，无不飭招流民，速为开垦。江省俸餉，向恃各省协济，呼兰开荒后，大租可抵全餉之半，而历年水旱为災，协餉积欠者三百余万。边軍之餉，新陈三十六营，专由部庫請領。故江省将軍，敷衍塞責，则安然无事，岁入私囊頗丰。稍一整理，罅漏百出，人多不便，必設法掣肘，而經費又一无所出。

四月中，公择事之急宜举办者数端，拟为条奏，約計經費非数十万不可；即初年試办，亦非十万金不能举事。計无所出，乃电商奉天督部增公，反复計議，增公亦以无款不能代筹見复。奏疏三四易稿，尚未拜发。

五月十三日，駐扎瑷琿之鎮边新軍后路統領恆玉电禀：由俄人电传：直隶、山东及近畿一带，民教为仇，杀伤无算；又有所謂义和拳者，持誦符咒，自謂能避枪炮，所在焚燬教堂，西洋各国，羣起为难，奉旨剿办拳匪，請酌带数营入关会剿等情。时省垣并无所聞，乃电詢北洋。十七日回电，語簡未甚明晰。复詢增公，始知奉属錦州、宁远、新民、广宁沿边一带，时有拳民出沒，勾結土著良民之曾受教民欺凌者，一唱百和，妇孺皆起。天主堂、耶穌堂，俄人之鉄路公司、煤矿公司，凡涉洋人者，无論何国，拳民皆立与燬坏，其鋒万难遏抑。是时乱事由天津先起，电音阻隔，山海关以內，音信不通。旋因鉄岭俄人滋事，奉天亦隔絕不相聞問。公派侍卫連瑞、府經历唐树勛恭賫摺件入京探詢，比至奉天，事已决裂，不可收拾。副都統晉公飭連侍卫等不必入京，卽在奉招募，以备援应，馳函报公，并盛传义和拳之可用。

先是五月二十九日，增公轉电：奉到廷寄："各省将軍督撫，务将和之一字，先除于胸，胆气自为之一壮。"又称："洋債一概不还，赶紧各备战守，旧式枪炮，发交民間，卽以义和名团，快枪快炮，留营使用"各等因。六月初旬，电报复通，諸公之称义和拳民屡著奇功者，不一而足；上諭之通传者，亦指拳民迭見神效。时乱民遍野，訛言四滋，未知其为眞为伪也。于是土夫之营工鉄路者，千百成羣，时欲与监工人等为难，外人紛紛走避；未几而瑷琿之祸作矣。

公时內感时艰，外忧強敌，往往中夜徬徨，仰天侘傺。蓋拳焰猖獗，公虽心知其不可，而势有所迫，未敢昌言。及奉天来电，又有所謂眞拳伪拳之説，公輒遍张告諭，微示风旨。并私函告余曰："不独伪义和拳有損无益，卽系眞者，亦徒乱人意，无裨实用"云云。然是时祸乱方棘，已成滔天之势，公挽救无术，惟志在一死以謝朝廷，其心亦大可哀也！

七月中旬，瑷琿、墨尔根各城相繼陷沒，俄軍长驅直入，难民絡繹，枕藉于道。余因請于公，愿躬赴前敌，規度防守事宜。甫行而前軍挫衄，敌已过岭，险阻全失，省城大震。于是东北数百里土地人民，

糜烂不可收拾矣。是月杪，余在博尔多河营次，得公二十五日函云："奉我駐俄楊大臣电称：俄外、戶两部有意締和。长帅亦电告：俄总监工茹格維志曾来书請和。"因飭余迅与俄兵官交涉，愿各停战以待朝命。时俄軍与我軍夹河而屯，余屡渡河，亲与該兵官会議，仅允暂停三日，容将难民迁徙。

八月初一日，俄軍南渡，余阻之不得，誓以死殉，拔刀自刎，俄官急掣余腕曰："何至于是！"因与議定：不攻城、不夺財产、不戕生命、人民官吏愿去者不阻、俄軍在城北二十里安营、我軍向南撤退各条，即日飞禀报公。

初二日，公仍命余止俄軍、愿亲出与款議，如不得諧，意拚一死、以保全城生命也。俄軍既必欲抵省，余急馳回，而公方以司旗商民等坚挽不听輕出，憤极仰葯，多方救治，死而复苏。余归見公状，心痛如割，彼此相持涕泣，侍談竟夜。

迟明，聞探报：有姜某者，俄語通事也，私如俄軍密告，謂省城四面有伏兵，余之議和，乃誘令近城，将为聚而歼旃之計。俄官聞之憤极，輒督兵向城南行，势将开炮。余恐事败，亟辞公行，公欷歔謂余曰："如俄人不食前言，幸甚；否則城亡与亡，今为生死别矣。但全城生灵百万，責在汝身，汝其忍耐，为我保全。"余揮泪拜辞，飞騎出城，詰問俄官违約之由；与之并轡徐行，反复辯論。俄軍至五里墩，甫議安营，瞥見我軍有向南撤退者，輒发炮裹击。公聞炮声，以为事已决裂，遂跃身入棺，持枪自击，洞胸而死，时八月初四日也。

先是俄軍南进，公知事不可为，即料理身后諸务，核庫儲，检文牍，派員賫送王命、旗牌、印信等件于副都統署，草具遺疏，声明此次开战，实由廓米薩尔先发难端，非在防文武妄开边衅。并謂和議定后，如江省仍为我有，亟应以改設民官、振兴垦务，为安內御外之至計。至于家人生死，概不置念；可謂从容就义者矣。

余又尝讀公遺疏，有曰："或謂将軍統轄全省，不在齐齐哈尔一城之守不守也，不能守亦何不能退？不知西路敌兵既至庫庫尔、科运河

等处，几尽江西之地而有之，是江西不能退；北路敌兵既至訥謨尔河暨莽鼐公地方，稍东即入呼兰东界，附背扼吭，危险略与省城同，是呼兰又不能退；至省南各站，更无形势足扼之地。除越境无可駐足，然越境一步，奴才无死所矣。”余讀至此，輒拊膺叹曰：嗟乎！公临难审愼，神明不挠，倘所謂“寄百里之命，临大节而不可夺”者歟！

書遇俄国紅十字会友得生还事

余尝讀西书，見所謂紅十字会，为世界最大之慈善事业，心窃慕之。謂此会推行既广，将胥天下无量数瘡痍痛苦之人，尽登仁寿之域。即有时两国开衅，兵革繁兴，伤殘遍地，而会中善男信女，不分畛域，救死扶伤，惟日不足。又到处建設医院，診治百病，衣食寒燠，以时調护，虽家人父子，不是过也。推其意必使天下万国，无一夫不得其所，而后其心始安，其情始暢。惜乎吾中国风气未开，不能如法設立，未尝不歉然于中。而余以风尘下走，飢驅四方，未能涉历全球，与会中人晤言討論，私心尤引为大憾。

庚子之变，山左、畿輔各处民教相仇，激成祸乱，浸淫至于东三省，由沈阳、吉林蔓延至黑龙江，而瑷琿一隅，被祸尤烈。余既承帅檄，与俄人会訂不攻城、不杀戮之約，乃为細人譖构，几坏大局，俄炮一震，疆帅授命，至可痛也！余感寿公知遇之厚，屢思得当一死以报公，值俄炮裹发时，輒奋身当前，迎弹而立，俄人亦不复逞。是夕即坚臥俄軍帐中，盖以释誘敌之疑也。及聞寿公死状，慟不欲生。而省城官商来俄帐視余者不絕于道，咸以为寿公遺命，諄諄以闔城生灵为託，不可相負；余始允复入城照料。

八月初十日，俄官来邀余及薩都护至其江干营次議事，謂奉伯力总督电示，俄廷命余权理将軍事务，并要索种种；余聞之大駭，据理爭辯。不堪迫胁，阴念曰：是我死日矣，輒聳身向江心猛扑，投入中洪。正昏迷間，为俄兵十余人泅水捞救得苏，于是留居俄帐者凡五昼夜。十四日，俄軍拔队他往，余乃入城。

二十日，薩公曁协佐各員，請余見俄留守省城之干密丹，商求安民数事。干密丹謂富拉尔基另有长官，此事当往与面議；并即日派队送余行；比至，始知須押解七都。又聞有解余赴森彼得堡城之风說。

二十三日，自富拉尔基首途，行三百里至札兰屯，遇俄馬步队数起，皆赳桓熊虎之士。忽見有男女各四人，眉宇間善气栩栩迎人，胸前左臂并有紅十字标記，意必此会中人，喜而就之。談次頗以齐齐哈尔闔城疾苦为念，力任救济，但中外势隔，恐人民或不見信，乞余一书为之介紹，余欣然应之。并請薩公张示晓諭，为会友备館舍。难民数百万，自此或庶有豸乎！

二十五日，至海拉儿城，此城向非繁盛，自經兵燹，居民一空，室庐殘破，不堪栖止，而俄兵之屯住于此者尤伙，余至遂无可安置。俄人畀余一毳幕，俗所謂蒙古包也，余偕同伴数人，寢兴其中，卧起皆席地，躬亲爨汲，艰苦万状。而朔地早寒，閏八月二日，大雪弥天，狂飈振野，沙砾乱飞，人馬瑟縮。余迭更患难，早置生死于度外，然終日困躓顚連于冰天雪窖中，严寒砭骨，往往僵卧至不能轉側，慨念身世，亦未尝不泣数行下矣！凡住蒙古包者二十有一日。幸此地有紅十字会友，时来慰問，每以肉食餉遺。一日謂余曰："时方严冻，君归无期，奈何！"余唯唯。又曰："城内新修医院，凡老病废疾者皆收养之，君有意往与同居乎？"余唯唯。越日，会友以車来約往視医院工程。又十日落成，因同入院居住。

同余行者，荀君紀修，韓君广业，皆嫻俄語，明大义，自請伴余北来也；欢然謂余曰："自省城至此，今日可謂出水火登衽席矣。"余欷歔不自胜！入院之明日，伯都訥副都統嵩公偕一商人許某同来，会友待嵩公如待余，公年已七十，途間风霜困苦，強自支持，故下榻輒病，譫語呶呶，情殊可憫。会友亲为調湯葯，进飲食，两日而瘳。适七都武固毕尔托拉尔节鉞賁临，会友等代余及嵩公具呈辯訴，余亦同往，当蒙宣示：大俄国大皇帝于我国大皇帝至交，現在和好如初，凡属臣民，一切如旧，請各任便归国。因举酒酹地，免冠称謝。余亦免冠随謝

毕，仍回医院。会友等設茗款談，謂余曰："今君归計已諧，既稔悉予輩会中人之善行，亦知此会之所由来乎？"余举所聞于西籍者以对，曰："是两国公例，非吾俄国現行之例也。此会主之者为俄皇太后、皇后，我輩皆奉懿旨而来，为皇太后、皇后造无疆之福，专以济困扶危为主义者也。君之得归，乃我皇太后、皇后之賜，非武固毕尔托拉尔所得自专，亦非我会友等所敢擅請也。"余聞之謹識不敢忘。退而书此，交会友設法轉呈，并乞登載报章，以揚大俄国皇太后、皇后之仁风，暨大皇帝継述刑于之雅化。余今归矣，凡所經历通都大埠，盆将遍登中外各报，俾咸晓然于紅十字会为世界最大慈善事业。一国之内，应悉由皇后躬亲倡率，使男妇各尽其心，各修其职，如大俄国今日之盛举。而我国皇太后、皇后仁心所发，无远弗届，既无一夫之不获，数年后新政勃兴，安見此等慈善社会，不将布满全国，与环球相竞，日躋于优胜之域，此尤草莽羈臣所日夕企祷不忘者也。

是役同行者：伯都訥副都統嵩公崑，字书农，年七十岁，京都满洲某旗人。許君著，字景堂，吉林伯都訥厅人，年五十五岁；荀君紀修，字庆堂，黑龙江城水师营人，年三十六岁；韓君广业，字子勤，山东莱州府掖县人，年二十五岁；余籍隶四川夔州府云阳县，年四十一岁，上年蒙原任将軍恩公、寿公奏調来江者也。嵩公前以巡撫貴州，因事落职，上年蒙恩簡任伯都訥副都統。許君在伯都訥城貿易，世为农人，其先由山东迁来者。

荀君于俄語甚精，久耳其名而未見。当八月初四日俄兵开炮时，奉寿公之命为余作舌人。时因阻止俄炮，俄兵官謂我兵队、难民、步騎、車行者各止原处，方可不击，否則一命不留。荀君策馬往諭意，而炮弹雨射随之；同时相識者无不謂其必死于难，乃竟生全，亦一奇矣。余初十日投江后，因卧俄帐中，荀君夜間来談，劝慰再四，余良久未答。旋欷歔伏地不起，謂余必不可死，寿公之言尚在耳，百万生命悬諸掌握，誓与余同生死，共保危局。韓君則在博尔多时，冒险往投議和照会者，此君随余未久，因博尔多河畔难民不能飞渡，君亦身入水

曳船以济，独力主持者三日，难民得以无恙，余甚嘉之，不独賞其敢赴俄軍之勇也。余二十日之行，本不知将赴七都，及聞此耗，苟君、韓君皆慨然愿偕行。尚有十余人赶至富拉尔基，揮之不去，随至札兰屯，因俄官不允，乃废然而返，人多故不具书。

黑龍江八旗协佐暨兵民商旅人等函呈二件 附录 （删）